

護惜加窮袴。莫是隄防用檻車。蟻蟻一生忙不定。牛羊他日此相於。漆園再向枯髀語。為問王孫意底如。謝

吳書敬

吳江吳蔭堂先生名燮。乾隆丙辰。嘗舉博學鴻詞科。不遇。浮沈諸生中。年七十餘。無家室。宿食紫陽書院。後輩輕薄。腸肥腦滿。視蔭堂如怪物。無與言者。一日書院課期。蘇州太守孔公。名傳炯。點名及蔭堂。蔭堂趨而前。與太守執手問好。太守怒曰。汝一老諸生。太無禮節。敢與我抗禮耶。蔭堂遂挺立慢罵曰。汝父與我同舉鴻博科。汝尚在子姪行。豈有孔門子孫而輕視長者乎。太守大駭。詢之他人。知其實。跼蹐謝罪。人稱為吳書敬。

朱文正公逸事

朱文正公相業巍巍。莫不稱為正人君子。待人接物。必恭必敬。晚年益自刻厲。宏獎人材。後輩門生。仰之如泰山北斗。一日有通家子某某欲晉謁。閤人辭以請客。問請何人。閤人曰。昨日請老師。父執及前輩。今日請同年同寅。皆已故者。某駭然。問其禮。每一席設五六位不等。椅坐上書某名某公。以尊卑分次序。而自居末座。衣冠肅然。坐

定命僕行酒上菜上飯上茶。一如生禮祭畢。則送諸門外。如是者三日。莫知其故也。越月而薨。

易于傳播

畢秋帆先生為陝西巡撫。重修馬嵬驛。伊墨卿太守在惠州。重修朝雲墓。陳雲伯太守在常熟。重修河東君墓。皆民事之不甚急者。而易于傳播。人人樂道之何耶。如阮雲臺宮保提學山東。重修鄭康成祠於浙江。重修曝書亭。巡撫江西。重修玉茗堂。唐陶山方伯令吳時。重修桃花庵。林少穆中丞為杭嘉湖道。重修放鶴亭。陶雲汀制府。梁宦林方伯在蘇州。重修滄浪亭。并肇建五百名賢祠。及梁伯鸞祠。孫淵如觀察在山東。重修閔子墓。並訪義士左伯桃。羊角哀墓於范縣之義城寺東。則又在畢秋帆諸公上矣。

福慧庵

余舊居之東。有福慧庵。者地頗幽閒。又謂之靜室。有蓮華域。憩雲窩。文昌閣。諸勝。國初有杲道人來。卓錫於此。道人名圓通。相傳為崇禎某科進士。文章書畫。無所不長。至於彫文刻鏤。皆親自製作。良工見之縮手。嘗手寫蓮華經七卷。楞嚴經十卷。而葡

荀一幅尤為絕作。隱然以溫日觀自命。余少時讀書庵中。嘗披閱之。辛巳秋日。偶過圓公塔院。題壁二首云。艱難心事總成灰。師自紅羊劫裏來。收束儒書歸佛剎。獨持禪悅老巖隈。空門安用彫龍手。舉世誰憐吐鳳才。留得葡萄遺墨在。焚香展讀不勝哀。廿年不到想雲窩。殿屋蒼涼絆薜蘿。拂面紅塵成底事。滿頭白雪又來過。窮通有命憑誰問。福慧難兼奈老何。禮罷遠公舊時塔。數聲清梵莫雲多。

紅白盛事

蘇杭之間。每呼婚喪喜慶為紅白事。其來久矣。乾隆六十年冬。阮雲臺先生以詹事府正詹提督浙江學政。旋有旨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其明年正續配夫人孔氏。為衍聖公胞姊。公館在錢塘門外。先生乘八座行親迎禮。鹵簿鼓吹填塞道路。杭城內外士民婦女觀者以數萬計。是年秋。孫補山先生靈柩由廣西賜葬錢塘。奉旨入城輿馬之盛。執事之多。從來未有。其上一年。富陽董相國丁邴太夫人憂。從京師扶柩歸里。自鎮浙將軍都統巡撫鹽政司道以下。暨合郡縉紳。皆素衣跪送。而滿城兵甲侍從。旌旆飛揚。自江頭至六扣塔。直接秋濤宮。分列皆滿。蕭公福祿。其先本回部人。為狼山鎮總兵官。年已七十二。忽然喪耦。尚欲續弦。久之無有應者。嘉興馬姓亦

是教門有閨女年三十八尚末字人早擬守貞以終其身矣至是蕭來求親女私念曰婿年雖老究屬二品官一嫁便作夫人較守貞不字老苦於空房自為優也欣然願嫁擇日成婚未期月蕭公陞浙江提督與夫人赴任道出嘉興行歸寧之禮旌旗輿馬笳鼓喧闐自參將以下與標兵三千餘人皆披甲掛刀排列成行跪迎於西城門外觀者萬人咸為歎美吳門韓旭亭公與潘榕臯農部及其弟雲浦公皆八十稱觴旭翁以子對貴封光祿大夫刑部尚書雲翁以子世恩貴亦封光祿大夫戶部尚書俱蒙欽賜壽杖福字荷包等物榮耀鄉閭而榕臯嗣君世璜亦鼎甲稱觴之日數郡畢至胞姪殿撰公世恩中翰公世榮俱侍左右晉接賓朋此皆紅白事之最盛者也

話經精舍

嘉慶初年楊州阮雲臺先生一為浙江學政兩為浙江巡撫於西湖聖因寺旁設話經精舍選諸生中經學修明通於一藝者習業其中有東京馬融氏之遺風余每遊湖上必至精舍盤桓一兩日聽諸君議論風生有不能者輒沙撈面赤家竹汀宮詹聞之笑曰此真所謂洙泗之間齟齬如也其精舍中肄業諸生則有洪頤煊洪震

煊。徐養源。徐養浩。陳鴻壽。陳文杰。胡敬。徐能飛。吳東發。汪嘉禧。孫同元。趙春沂。趙坦。范景福。何蘭汀。徐鯤。丁子復。李遇孫。金廷棟。陶定山。張鑑。沈濤。周聯奎。顧廷綸。邵葆初。蔣炯。李方湛。吳文健。陸克春。朱壬。湯錫蕃。王仁。朱為弼。何起瀛。錢林。張立本。輩凡三十餘人。為一時之盛。及先生還朝。諸生皆散去。或仕或不仕。近且彫落。作古人者。又不一其人矣。

畢

唐杜牧之。夢改名畢而卒。宋鄒忠公。夢道君。賜筆而卒。蓋畢字古人已有。忌之者。畢秋帆尚書。名沅。為兩湖總督八年。忽以事降調山東。巡撫心竊喜之。未幾仍復兩湖之任。遂愀然不樂。謂人曰。吾將終老於斯乎。已而苗匪起事。領兵堵禦。沒於當陽。乃知姓名亦有忌諱焉。

茂林

族弟槃溪家。有一青衣名茂林者。滕姓。湖南辰州府滕家堡人。係武世家族。中有十三武舉。兩進士。自言嘉慶元年。苗匪滋事。福大將軍督師。一夕有苗千餘人來撲官軍。官軍急馳救於滕家堡。率父兄弟持器械出佐官軍。殺苗數百人。苗遁去。將軍

以為功題陞十餘輩不數日。苗知為滕氏兵。遂約數千人。直殲滕氏。滕氏亦號救官軍。官軍皆不應。無一人出者。此堡遂成瓦礫場。茂林其遺孤也。余時寓息園。聞其語。為歎息者久之。

陸香校書

陸香校書者。本舊家子。長洲人。能畫工詞曲。其父某曾為府司馬。父沒後與母獨居。遂落籍。余嘗有詩云。鸞飄鳳泊尋常事。一墮迷樓最可憐。又云。見卿惟念南無佛。安得開籠放雪衣。蓋惜之也。後為鴟母凌虐。憂鬱成疾。不知其所終。

楊婉春

庚申六月十二日。余出都。從路河歸。權有楊氏女婉春者。蘇州人。年十五。善言笑。在某王府度曲。將附余舟。余以同鄉誼弗卻也。行至泇河。適逢七夕。婉春乃言曰。今夕當唱唐明皇拜月一曲。其聰慧如此。遂命僕人吹笛和之。歌聲嘹亮。聽者莫不淒然。因書三絕句為贈云。泇河水碧鶯雙飛。人到良期心事違。賴有盈盈年十五。能令秋客坐忘機。客裏年華去若馳。撫今追昔不勝悲。聽卿一曲長生殿。想見開元全盛時。銀河有影度窗紗。烏鵲無心踏彩霞。同是孤舟淪落客。不知好夢屬誰家。

趙梅卿

白璧千雙珠作闕。金釵十二玉為裾。人間多少繁華夢。比到梅花總不如。此王惕甫學博詩也。道光乙酉年。蘇州閶門外。有妓趙梅卿。素未著名。吳江周蓉裳見之。大為賞識。戲書此詩於梅卿扇上。自是聲價十倍。車馬盈門。

定數

乾隆十二年秋。東北風起。海水大上。南人謂之海嘯。漂沒人民屋舍無算。有一人既溺於水矣。忽有一紅面者挽之曰。此吾家人也。不一二年。火起寢室。其人燒死。始知紅面者是火神也。又壬寅六月立秋日。沿海崇明寶山福山一帶。亦海嘯。死者無算。有老婦年八十二歲。亦死。此厄生時自言海嘯已經七次。俱得救援。至此而仍溺於水。又蘇州葉某者。性迂拙。一無所能。其父死。既無產業。且有逋負。葉終日不樂。屢欲尋死。或獨宿於枯廟。或時走於荒墳。欲投井。則有人救之。欲自經。則有人解之。遂投入太湖。忽見朱衣人持梃驅之。得達彼岸。適遇其戚。送以歸。葉自述如此。而人亦謂歷經諸難不死。將來必有後福。居無何。竟竊及自戕。昔晉惠公死於高梁。卜者先知。周亞夫餓紋入口。卒死於獄。乃知人之死於水火。命之短長。俱有定數。

芥巴雞

吾邑瘍醫竇西巖之父少時在金陵以千錢買蜀賈芥巴子三升已用其半曝於庭為家畜白雞啄食之雞日漸高大金胸翠鬣雪羽朱冠鮮妍五彩巨過於鵝而高倍之人不識為雞也人來觀者如市膏藥遂大售日進千錢子孫溫裕者三世

機神廟

機杼之盛莫過於蘇杭皆有機神廟蘇州之機神奉張平子不知其由廟在祥符寺巷杭州之機神奉褚河南廟在張御史巷相傳河南子某者遷居錢唐始教民織染至今父子並祀奉為機神并有褚姓者為奉祀生即居廟右余於戊辰歲為阮雲臺中丞書褚公廟碑記因悉其事按唐時以七月七日祭機杼想又以織女星為機神也

烏槍打雨

嘉慶元年苗人滋事上遣福公原安提兵征討時值四五月霖雨間作無一日晴者福公憂之命道士祈晴不應乃遣烏槍兵向天而開始放日光隔數日雖開槍亦不應也此余弟子楊生補帆在軍中親見其事聞甘肅省每遇陰霾致損田禾須開烏

槍打散亦此意也

五雲

五雲者丹徒王夢樓太守所蓄素雲、霄雲、輕雲、綠雲、鮮雲也。年俱十二三，垂髻織足，善歌舞。余時年二十五六，猶及見之。越數年，五雲漸長成矣。太守惟以輕雲、綠雲、鮮雲遣嫁，攜素雲、霄雲至湖地，送畢，秋帆制府審視之，則男子也。制府太笑，乃謂兩雲曰：吾為汝開釋之，乃雜其頭，放其足，為僮僕云。

換棉花

余族人有名焜者，住居無錫城北門外，以數百金開棉花莊，換布以為生理。鄰居有女子，年可十三四，嬌豔絕人，常以布來換棉花。焜常多與之，並無他志也。不二年，焜本利虧折，遂歇閉，慨然出門，流落京師者十餘載，貧病相連，狀如乞丐。一日行西直門外，忽見車馬儀仗甚盛，有一綠幃朱輪大車，坐一女，珠翠盈頭，焜遙望不敢近。其女見焜，亦注目良久，遂呼僕從召至車前，曰：君何至此也？焜已不識，認渾如夢中。唯唯而已。遂命從者牽一馬隨之入城，至一朱門大宅，見其女進內宮門去。蓋某王府副福晉也。頃之，召焜進，謂之曰：余即鄰女某人，向與君換棉花者。感君厚德，故召

君因認為中表兄妹出入王府。三四年間，焜得數千金。上館充膳錄生，以議叙得縣尉。旋陞內黃縣，擢直隸河間府同知，署太守印篆。此乾隆初年事。

刺史新聞

有某州刺史者，故賊也。先是壬子癸丑間，有雲南劉某入京謁選，隨一僕住驢馬市。篋中頗裕，有同寓客知之，故與僕善。殷勤異常，僕偶出，客必為其主左右之。較僕尤為周慎，劉甚感。未一年，掣籤得縣丞，分發河南。客大喜，說曰：「小人有胞弟，在河南藩署當門上，擬隨老爺同行可乎？」劉亦喜，乃束裝。雖僮僕之親，無以過也。行至邯鄲，劉忽病，杪一日死。僕與客俱大哭抱持，殯殮寄棺古寺中。客忽向僕曰：「吾兩人所恃者，主人耳。今主人死，尚復何言？雖然，有計焉。」幸篋中憑文在，吾為官，爾為官親，誰復知之耶？遂與僕行，未渡河，僕又死。客抵省中，祇一人耳。乃繳憑，未匝月，委署某縣丞。獲巨盜有功，陞知縣，乃改名。不數月，屢獲盜，連破七案。又陞某州刺史，以良能稱。一日有探差來報云：「探得州境百里外某鋪，有夫人自雲南來，隨一弟曰舅爺，早晚將抵署矣。」刺史佯喜，即遣兩妾前迎，詢其所來。妾還報曰：「太太衣履甚破，行囊亦罄竭矣。」刺史急取衣飾滿一箱白金百餘兩，仍遣兩妾前為開發路費。且曰：「某日最良，可

以進署復以白金二百兩與舅翁辭以署齋甚窄斷不能款留請即回滇命一差送之越四五日刺史命僕從執事鼓吹人等接太太入署而刺史託故他往謂家人曰今夜回衙恐遲爾等勿伺候宜早息僅留一姬守內宅門可也至三更時始回署而直入夫人之室諸妾婢僕皆早睡但聞主人進房切切私語而已後二年正月有老僧踵轅門適刺史回署遙拱手曰僧與大老翁別二十年今為大官矣刺史懼不與言使家人許其三千金僧不允謾罵曰汝今逃避何處去耶蓋此僧是名捕也刺史急吞金死而劉夫人亦為殯殮寄棺某寺中而與兩妾收拾行李積蓄萬餘金同歸雲南車輛甚多

刑罰不中

自古來官家辦命案莫不舍重就輕輒引尚書罪宜惟輕一語或者曰實刑罰不中耳

奇案

余友陳春嘯大令嘗官盛京錦縣知縣凡八九年有一案甚奇有民家迎娶新娘已登輿矣行至數里忽大風雪不能行由小路入一枯廟中暫避誰知風雪更甚計五

日夜不止至雪晴後則已二十餘日矣。兩家始通音問。杳無蹤蹟。大為駭異。尋至數日方得之。計兩家隨從男女七十餘人。皆凍餓死。

富賊貴賊

吾邑有富翁某開寶庫。每到庫中。必於無人處竊小物。以為得意。其夥皆知之。以此開鎖而向主母索還。以為常也。又虎邱杜開周翁。言有某觀察者。母日必竊他人物一兩件。一日管門家人有皮馬褂。置在籤押房。觀察竊之。家人不敢問。乃推杜翁索之。翁以是問觀察。觀察曰。不知也。翁固問。始笑曰。吾早知爾衣亦不取矣。此二人一富一貴。皆犯竊疾。何也。

經訓堂帖

乾隆庚戌歲三月三日。余寓畢秋帆尚書樂園之賜閒堂。時正為尚書刻經訓堂帖。遂取松雪齋所藏蘭亭五字未損本。及唐懷素小草千文。徐季海朱巨川告蔡君謨自書詩。蘇東坡橘頌。陳簡齋詩卷。宋晦庵城南詩。虞伯生誅蚊賦。趙松雪枯樹賦。諸墨蹟。置諸案頭。同觀者。為彭尺木進士。潘榕臯農部。張東畬大令。郭匏雅陸。謹庭兩孝廉。彈琴賦詩。歡叙竟日。為一時佳話。尚書歿後。家產蕩然。家人輩捐之為餬口。

計可憐也。忽忽三十年。講公半皆凋謝。卷冊亦已散亡。惟經訓堂帖歸然獨存。金石之可貴如此。

悟情

悟情女士。姓翁氏。揚州人。其妙雲卿。為和希齋大司空側室。和歿後。雲卿殉節。時悟情年十五六。同在京師。親見其事。忽悟曰。人生富貴功名。一死便了。又何必作於菟之傾心。楊花之飄蕩耶。乃慨然出京。相依京口駱佩香夫人。以守貞自誓。嘉慶甲子十月。余偶過丹徒。見之。悟情狀如男子。意氣豪放。善吹簫。能填詞。尤嫻騎射。上馬如飛。一時名公卿皆敬其為人。真奇女子也。後出家為比丘尼。趙甌北先生有詩贈之。

裹足

婦女裹足之說。不載於經史。經史所載者。惟曰窈窕曰美而豔。或言頰言齒。言眉目。從未有言及足者。案太平御覽云。昔製履。男子方頭。婦人圓頭。見宋書五行志。唐六典內官尚服注。謂皇后太子妃青襪。烏加金飾。開元時。或著丈夫衣靴。則唐時尚未裹足也。雜事秘辛載。漢保林吳姁。足長八寸。脛跗豐妍。底平趾斂。杜牧詩。鈿尺裁量減四分。鈿尺長八寸。減四分為七寸六分。韓渥詩。六寸膚圓光緻。李太白詩。履上足

如霜。不着鴉頭襪。杜甫詩。羅襪紅渠豔。乃青履紅襪。非金蓮之謂也。即大唐新語並國史補亦祇云。馬嵬店媪收得楊妃錦鞦一隻。並不言足之大小也。又唐詩紀事。段成式光風亭夜宴。伎有醉毆者。詩云。擲履仙鳧起。捨衣蝴蝶飄。毆時其履可以擲人者。其不小可知。然則裹足之事。始於何時。道山新聞云。李後主窈娘以帛繞足。令纖小。屈足新月狀。唐縞有詩云。蓮中花更好。雲裏月常新。因窈娘而作也。或言起於東昏侯。使潘妃以帛纏足。金蓮帖地。謂之步步生蓮花。張邦基墨莊漫錄亦謂弓足起於南唐李後主。是為裹足之始。至宋時有裹不裹。湛淵靜語云。程伊川先生家婦女俱不裹足。不貫耳。陶九成輟耕錄謂。札腳始於五代。以來方為之。熙寧元豐之間。為之者尚少。此二說皆在宋元之間。去五代未遠。必有所見。非臆說也。大約此風至金元時始盛。自此相沿而成俗矣。其足小而銳者。考之於古。亦有所出。出於古之舞服。史記云。臨淄女子彈絃。縱足。又云。榆修袖躡利屣。集解徐廣注云。利屣舞屣也。舞則見屣。舞屣赤色。花紋薄底。頭利銳。綴以珠。似即今女人之鞋式也。他如張衡西京賦。振朱屣於盤樽。許昌賦。振華足而卻蹈。又文選舞賦。庾信舞賦。顧野王舞賦。以及曹植妾薄命詩。簡文帝昭明太子舞詩。俱有言及足者。蓋古者女衣長而拽地不

見足惟舞見足故言履言屐也因知窈娘裹足乃舞服也

說文尸部屨履中薦也吳中古蹟記有西施纏屨屨似即今女人鞋中之高屨故行步有聲足之稍大者欲令便小則用高屨言高薦也今人謂之高底者非也要之亦舞服也古樂府有雙行纏曲或疑為裹足之證曲云朱絲擊腕纏真如白雪凝非但我言好衆情共所稱又云新羅纏行纏足跌如春妍他人不言好我獨知可憐謝靈運詩可憐誰家婦緣流洗素足陶淵明閒情賦願在絲而為履同素足以周旋又唐人詩兩足白如霜夫賦足而言其白言其素言其妍其不纏也可知矣所謂雙行纏者乃纏其兩股非纏其足也總之婦女之足勿論大小有高屨無高屨貴乎起步小徐徐而行即焦仲卿詩所謂纖纖作細步精妙世無雙也若行步蹣跚醜態畢露雖小亦奚以為

大凡女人之德自以性情柔和為第一義容貌端莊為第二義至足之大小本無足重輕然元明以來士大夫家以至編民小戶莫不裹足似足之不能不裹而為容貌之一助也其足之小者莫如燕趙齊魯秦晉之間推其能小之道蓋亦有法焉凡女子兩三歲便能行走四五歲之間即將兩足以布條關住不使長不使大至六七歲

已成片段不纏而自小矣。而兩廣兩湖雲貴諸省雖大家亦有不纏者。今以江浙兩省而言。足之大莫如蘇杭嘉四府。為其母者。先憐其女纏足之苦。必至七八歲方裹。是時兩足已長。豈不知之而不推其故。往往緊纏使小。女則痛楚號哭。因而鞭撻之。至鄰里之所不忍聞者。此蘇杭人習焉。不察之故也。然則蘇杭皆大足耶。曰否。得其法則小。不得其法則大。

天下事貴自然。不貴造作。人之情行其易。不行其難。惟裹足則反是。並無益於民生。實有關於世教。且稽之三代。考之經史。無有一言美之者。而舉世之人皆沿習成風。家家裹足。似足不小不可以為人。不可以為婦女者。真所謂戕賊人以為仁義亦惑之甚矣。國朝八旗婦女皆不裹足。古道猶存。其風足尚。莊子云。天子之侍御不爪。不穿耳。耳尚不穿。豈可裹足耶。蓋請地方太吏出示禁約。凡屬貴臣望族以及詩禮之大家俱遵王制。其倡優隸卒及目不識丁之小戶聽其自便。如以此法行之十年則積習漸消。天下萬民皆行古之道矣。

本朝崇德三年七月奉諭旨。有效他國裹足者。重治其罪。順治二年。禁裹足。康熙三年。又禁裹足。七年七月。禮部題為恭請酌復舊章。以昭政典事。都察院左都御史王

熙疏內開。順治十八年以前。民間之女。未禁裹足。康熙三年。遵奉上諭。下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科道官員會議。元年以後所生之女。禁止裹足。其禁止之法。該部議覆等因。於本年正月內。臣部題定。元年以後所生之女。若有違法裹足者。其父有官者。交吏兵二部議處。兵民則交付刑部。責四十板。流徙十家長不行稽查。枷一箇月。責四十板。該管督撫以下文職官員。有疏忽失於覺察者。聽吏兵二部議處。在案。查立法太嚴。或混將元年以前所生者。捏為元年以後。誣妄出首。牽連無辜。亦未可知。相應免其禁止可也。裹足自此弛禁。事見蚘庵瑣語。及池北偶談。

考古者有丁男丁女。惟裹足則失之。試看南唐裹足。宋不裹足得之。宋金間人裹足。元不裹足得之。元後復裹足。明太祖江北人不裹足得之。明季后妃宮人皆裹足。本朝不裹足得之。從此水垂萬世。由是觀之。裹足為不祥之兆明矣。而舉世猶效之。何也。蓋婦女裹足。則兩儀不完。兩儀不完。則所生男女必柔弱。男女一柔弱。而萬事聽矣。且裹足為賤者之服。豈可以行之天下。而且行之公卿大夫之眷屬耶。子所以喋喋言之者。實有係於天下蒼生。非僅考訂其源流而已。

履園叢話卷二十三終

復園叢話卷二十四

雜記下

清 勾吳錢泳梅溪輯

阿文成公

阿文成功業魏魏富貴福壽近世無比高宗純皇帝賜其七十壽聯云耆筵錫慶高千叟雲閣銘勳贊上台八十壽聯云純嘏懋勳延帶礪耆齡碩望重絲綸嘉慶元年九月以疾乞假其明年八月薨年八十有一圖像紫光閣者四次兩子四孫俱登顯秩真所謂出將入相全壽全歸者也乾隆五十四年四月文成奉命勘荊州隄工余時在畢秋帆尚書幕下見之乃身裁短小弱不勝衣並無龍威燕頤之相也亦奇矣哉

示子

欲子弟為好人必令勤讀書識義理方為家門之幸否則根本拔矣今人既不能讀書豈能通義理而欲為好人得乎天下豈有不讀書不通義理之好人乎語云忤逆弗天打一代還一代其言雖俗甚是有理余則曰欲知祖宗功德今日所受者是也欲知子孫賢愚今日所行者是也

勿以小善為無益。小善積得多。便成大善。勿以小惡為無傷。小惡積得多。便是大惡。君子小人之分。在乎公私之間而已。存心於公。公則正。正則便是君子。存心於私。則邪。邪則便為小人。

婦言是聽。兄弟必成寇仇。惟利是圖。父子將同陌路。而不知兄弟者。手足也不可偏廢。父子者。根本也。豈可離心。

凶人為不善。善人自必笑其非。而善人為善。凶人亦必笑其非也。故賢者視己似己。非而人是。愚者視己必己。是而人非。

得隆慶失隆慶

嘉慶元年。吾鄉秦荅莊都轉。購得族中舊第。曰寶仁堂。土中掘得一小碣。上有六字。曰得隆慶失隆慶。詢此屋蓋建於明隆慶初年。至乾隆六十年冬。始行立議。嘉慶元年交儻。故曰失隆慶也。亦奇矣哉。

知音犬

吾鄉徐方伯藩家有一犬。聞曲聲便至。坐於笙笛者之前。喑喑然似遙相和。狀驅之不去。聞之又來。共呼之曰。知音犬。此犬前世必是優伶。聞紀曉嵐相國之祖妣安公。

有里人負其金不還。反出怨言。其人死後。姚安公忽夢此人來。適園中生一青驃。疑其託生。以其名呼之。輒昂首作怒狀。此人平生好彈三弦。唱邊關調。辛彤甫先生有詩云。六道誰言事杳冥。人羊轉較迅無停。三弦彈出邊關調。親見青驃側耳聽。卽紀其事也。

蘇小妹

或有問於余曰。俗傳蘇小妹嫁秦少游事。有之乎。余謝曰。不知也。時余適修高郵州志。翻閱淮海集。乃知少游之夫人。姓徐氏。為里中富人徐天德之女。天德字魯瞻。號元孚。有義行。少游為作事狀。載集中。而舊志竟未及。案墨莊漫錄。荆坡叢話。俱載東坡止有兩妹。一適柳子玉。一適程璿之子之才也。

劉王氏

陽湖有劉王氏者。甚美麗。嫁某氏子。十七而寡。再嫁劉氏。不一年。劉又沒。其族人又欲嫁之。王大哭曰。吾再嫁已無面目。安能三醮耶。遂自經。死時無為。吳盤齋為縣令。驗其尸得實。遂將所逼人置之法。惟王氏雖烈。是已醮婦。於例不能請旌。乃賦一詩刻諸墓上云。分釵劈鳳已聯年。就義何妨晚蓋愆。鳩以換巢難擇木。鶴經別調任更

弦也。同豫讓傳千古。莫恨蘇章有二天。究勝世間長樂老。幾回生敬又生憐。

秀才

乾隆乙巳歲。余春秋二十有七。始識袁簡齋先生於吳門。偶與先生大論時文。一時傾倒。因呈所作西湖詩就正。遂載於隨園詩話中。及刻成後。先生稱余為秀才。嘗寄書求改。先生答曰。秀才二字。昉於漢。在可改不可改之間。昔楊素稱孔子為秀才。非今之生員也。強辭奪理。可發一噱。

小棺材

蘇州府城隍廟住持。有哀守中者。所居月渚山房。因以自號。余嘗借寓其齋。見案頭有紫檀木小棺材一具。長三寸許。有一蓋。可闔可開。笑曰。君製此物何用耶。袁曰。人生必有死。死則便入此中。吾怪世之人。但知富貴功名。利慾嗜好。忙碌一生。而不知有死者。比比是也。故吾每有不如意事。輒取視之。可使一心頓釋。萬事皆空。即以當嚴師之訓誡。座右之箴銘可耳。余聞之悚然。守中其有道之士歟。

前世事

每見士大夫家。忽出一子弟。澹於榮祿。繡佛長齋。與釋子往來。常誦經禮拜。此人前

世必是高僧。每見平等人家。忽出一女子。喜於筆墨。弄粉調朱。寫趙昌之花。吟徐淑之句。此人前世必是名士。

大蛇

吾鄉長邱頭有大蛇。其穴在於水車棚之下。有早起耕田者見之。身長數丈。仰頭吸露於高阜之上。其人驚而逸去。近民受其毒者不一其人。皆浮腫死。居民患之。非一日矣。有一年十二月。居民聚數十人。欲捕之。其先一日。設香燭酒醴祭土神。告以故。忽起東南風。黑氣一條。逆颺向西北去。其次日發之。惟有古墓磚大如箕。杳無蹤跡。蓋龍蛇之靈。事誠有之。今京師都察院有蟒蛇。其圍如大柱。而能出入窗櫺。內務府西十庫內。亦有蟒二條。皆首轟一角。鱗甲作黃金色。將啟鑰。必先鳴鉦。恐見之也。京中士大夫莫不知之。

難得糊塗

鄭板橋嘗書四字於座右曰。難得糊塗。此極聰明人語也。余謂糊塗人難得聰明。聰明人又難得糊塗。須要於聰明中帶一點糊塗。方為處世守身之道。若一味聰明。便生荆棘。必招怨尤。反糊塗之為妙用也。

東澗老人墓

虞山錢受翁。才名滿天下。而所欠惟一死。遂至罵名千載。乃不及柳夫人削髮投繯。忠於受翁也。嘉慶二十年間。錢塘陳雲伯為常熟令。訪得柳夫人墓在拂水巖下。為清理立石。而受翁之塚。即在其西偏。竟無有人為之表者。第聞受翁之後已絕。墓亦荒廢。余為集刻蘇文忠書曰。東澗老人墓五字。碣立於墓前。觀者莫不笑之。記查初白有詩云。生不並時憐我晚。死無他恨惜公遲。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信哉。

豪侈

朱鳴虞素豪侈。一日忽有僧踵門請見。朱出迎。僧貌甚古。延之坐。問其何來。僧曰。吾與君同住空山。修行數十年。竟忘本來面目耶。特來點化耳。命取三盃清水來。曰。請君看前生。視水中一老僧也。次看今生。即己形容也。再看來生。一瘋丐也。朱大詫。僧曰。君如再不悟。暴殄天物。雖瘋丐亦不可得矣。遂出門去。朱急遣人尾之。忽不見。

四字

嫖賭喫著四字。人得其一。即可破家。有兼之者。其破更速。吳門有二紳。俱官縣令。一好喫。一好賭。好喫者有一姬。善烹調。一僕善買辦。其蒸炙之法。肴饌之美。迥非時輩。

庖人所能夢見。每一日餐費。至十餘金。猶嫌無下箸處。其後家事日落。嫗僕亦相繼死。至不能食糠粃。卧死牛衣中。其賭者。家中無上無下俱好之。遊手之徒。亦由此入門。凡田地產業。書籍器用。盡付博。不及十年。一家蕩然。其人死後。至兩女尚未適人。亦邀羣兒賭博。不知其所終云。

紅裙

婦人無貴賤。母以子貴。妻以夫貴。古之定禮也。至於服色。無有一定。今作妾者。不許著紅裙。比妬婦之立論。不可遂為典據。杜少陵納涼遇雨詩。越女紅裙溼。白香山琵琶行。血色羅裙翻酒污。東坡詩云。更將文字惱紅裙。則紅裙者。唐宋時妓女所用。無所為貴賤也。今大小百家皆服之。青樓之假冒良家者。亦服之。又誰為之分辨耶。按大清會典。婦女之服飾。惟八旗有定制。然今亦不用。况民間耶。

尺

尺寸古今不同。余嘗仿製一尺。準以上部營造尺為則。將周制銅劍莖較於今尺。則五寸一分半。以曲阜顏氏所藏周尺較於今尺。則六寸七分。以漢元延尺較於今尺。則七寸二分。以漢建初尺較於今尺。則七寸三分半。以晉尺較於今尺。則七寸六分半。以宋

三司布帛尺較今尺則八寸九分半。可知尺寸之長短。一代長於一代。若以今之裁衣尺較工部尺則又盈一寸許矣。

貧官

金陵瑣事載南坦劉公罷嘉興太守。訓蒙自給。遠庵李公罷江西副使。殊無生計。投徒於高淳。又顧橫涇先生罷河南副使。歸家環堵蕭然。客來從鄰家乞火煮茗。當時傳為佳話。近日長洲蔣少司馬元益。歷官主試學政。致仕家居。惟以硯田糊口。典質度日。吾鄉鄒曉屏相國歸田時。年已七十又四。一裘三十年。僅存其袴。賴門生贈遺。以為薪水。其子光駿。官徽州司馬。署府篆。有巨商某嘗捐郎中。在刑部行走。其家出喪。以三千金為壽。乞太守一至為榮。往返再三。終不應笑曰。豈能以阿堵物污吾家風耶。其廉如此。

一品夫人

吳門韓旭亭封公。初聘蔣氏。蘭石司馬女也。始生日。其伯父西原太史命門下士某為女推算。曰異哉。據命當為一品夫人。然日上衝剋太甚。而必歿折。何也。至八歲果殤。韓又娶顧氏。賢淑知大義。力勸封公迎初聘蔣遺像歸。而自居繼配。後以仲子封。

貴。歷官至刑部尚書。豐恩覃贈一品夫人。

孫春陽

蘇州臯橋西偏。有孫春陽南貨鋪。天下聞名。鋪中之物。亦貢上用。案春陽寧波人。明萬曆中。年甫弱冠。應童子試。不售。遂棄舉子業。為貿遷之術。始來吳門。開一小鋪。在今吳趨坊北口。其地為唐六如讀書處。有梓樹一株。其大合抱。僅存皮骨。尚舊物也。其為鋪也。如州縣署。亦有六房。曰南北貨房。海貨房。醃臘房。醬貨房。蜜餞房。蠟燭房。售者由櫃上給錢。取一票。自往各房發貨。而管總者掌其綱。一日一小結。一年一大結。自明至今。已二百三十四年。子孫尚食其利。無他姓頂代者。吳中五方雜處。為東南一大都會。羣貨聚集。何啻數十萬家。惟孫春陽為前明舊業。其店規之嚴。選製之精。合郡無有也。國初。趙吉士載入寄園。余澹心板橋雜記亦載之。近時袁簡齋食單。亦有其名。但未詳耳。

形家言

堪輿家每視地輒曰。某形某像。以定吉凶。雖渺茫不足信。然亦有其事者。吳門汪康訪坵。少孤露。年二十餘。以蒙館自給。在陽山聚徒數年。因父母未葬。以二金買一地。

在瓜山絕頂峻險異常。葬後便出門遊京師。冒宛平籍入泮。連捷中進士。不二十年官至雲南按察使。因思父母墓葬山頂難於祭掃。託所親就山下築石路一條。蟠曲而上。費至二十金。甚堅固也。一日有形家過其墓曰。此穴如燕巢棲於梁間。惜築甬道如長蛇注穴中。禍不旋踵矣。未幾果以虧空事謫戍。家產入官。此乾隆四十五年事。

陳狀元犯土禁

術家有太歲大將軍之說。凡動土遷移者必避其方。犯者輒不利。其說皆出之陰陽家。前史所未聞也。吳門陳永齋觀察卜築於因果巷之薛家街。不信陰陽選擇之言。乃自擇一日啟工開土。至尺許忽見有物如豬頭滿頭生眼。競為張閉觀察心甚懼。又竊自解曰。吾狀元是文曲星。可以壓之。少頃忽不見餘無他異。說者以為即太歲也。築至後堂見骷髏甚多。急命工人同瓦礫堆於後圃堂後。又有一巨棺硃漆尚堅。十餘人擡之不動。不得已仍覆土而築牆。半棺在牆內半棺在牆外也。工始畢其長子在京謁選。忽生腰疽而沒。訃至其媳大慟。吞金幾死。不一二年觀察卒。未幾將夫人亦卒。咸以為犯土禁所致云。

命中缺水

歸安王勿庵侍郎以銜。初生時星家推算八字中缺水。或謂其太夫人曰。必令小兒在漁舟上乳養百日以補之。乃召一漁人婦。畀其錢米寄養百日。及中狀元。歸侍郎。忽念此婦養育之恩。使人蹤蹟之。其婦尚在年七十餘矣。招致家中。向婦四拜。不數日。此婦病乃送回。即死。咸以為折福所致云。

樟柳神

星命之學。自古傳之。而絕不可解者。年用夏正而月首寅。日用周朔而時起子也。宋儲泳祛疑說會辨之。究未明晰。且年月日時相同者。而富貴貧賤各異。又何說焉。於是看五星辨分野。說愈歧而術愈謬矣。然而巫蠱厭勝。皆用本人生命。今吳越間有所謂沿街算命者。每用幼孩八字。呪而斃之。名曰樟柳神。星卜家爭相售買。得之者。為人推算。靈應異常。然不過推已往之事。未來者則不驗也。乾隆甲辰七月。有鄰人行荒野中。聞有小兒聲。似言奈何。傾聽之。又言奈何。乃在草間拾得一小木人。即星卜家之所謂樟柳神也。先兄柏溪見之。持歸戲玩。留家兩三日。諸小兒皆不安。或作寒熱。或啼哭不止。先君子曰。此不祥物也。速還之。安然如故。

治賊

盜賊橫行。捕役底縱。最為里閭之害。而殺人放火。奸宄百出。亦因此而生焉。是皆地方官平日不能留心。視為無甚要緊。以至釀成大案。比比是也。余友陳春嘯名。以舉班大挑。得知縣。分發浙江。其令桐鄉時。獨坐二堂飲酒。捕偶獲一小賊。來問之。無有實供。令含笑自若。謂賊曰。汝能飲酒乎。曰能。遂賜以酒數盃。賊醉矣。復問之。近石門縣有棉花案。半年未破。汝知之乎。賊曰。非小的地界。春嘯訝曰。然則汝地界在何所。賊分說甚明。又曰。汝窩有若干人。賊不肯說。令大怒。示以刑。賊惶遽。遂招三處。即乘夜親率捕役民壯四十餘人。以此賊為眼目。一夜中獲數窩。得三十餘賊。起賊無算。訊之。連破十三案。棉花案亦與焉。春嘯令桐鄉二年。境內肅清。可以開門過夜。近有周太守名燾者。為通州知州時。每獲一賊。即斷其腳脛。有一賊甚強項。謂刺史曰。小的做賊多年。亦頗知讀大清律例。割腳脛在何條例。周笑曰。汝言甚是。惟吾亦問汝三百六十行。行行喫飯着衣裳。汝在那一行。賊口噤。遂割其腳脛。眾賊聞之。皆逃散。士民感德。

嘉慶丙辰八月余在兩浙轉運使幕中十五日夜與許石春山孫君復初攜古琴茶具出湧金門泛舟西湖小泊聖因寺前於時已二更餘萬籟寂然月明如畫因命烹師烹茶余撫琴作數弄忽有兩女子著碧羅衫挽墮馬髻容儀不凡翩翩從柳影中來竊聽者久之余與春山復初皆肅然不敢問訊究不知是仙是鬼也其明年春偶過陳雪樵寓齋晤陳雲伯桃燈夜話為述其事雲伯賦琴心曲云珠簾窄地春燈紅主人醉客邀春風團圍明月夜三五一庭花霧香濛濛座中慘綠江南客攜琴獨坐花間月自譜新聲信手彈細將舊事從頭說蘭橈雙槳去年秋曾向西湖載月遊紅豆低吟波渺渺白蘋閒採水悠悠高城夜靜沈魚鑰桂花流影驚飛鷺佳客相逢得許衡詞人更復招孫綽片片流雲送畫橈高樓何處夜吹簫迴環梵宇排三塔指點蘇隄認六橋銀浦無聲沈萬籟賓朋連襪邀情話風月無邊明遠詩湖山如此華源畫午夜無聲月滿天一聲柔櫓破孤煙秋江三疊臨風弄欲託琴心問水仙紅牆隱隱離宮近樓臺金碧琉璃映秋花深鎖六宮閒夜烏夢穩雙隄靜玉宇高寒展畫圖此身濯魄到冰壺夜山如影人聲寂瑟瑟西風度綠蕪忽聞笑語花間出兩美雙雙隄上立顧影低徊若有情月華如水秋衣濕對此蒼茫百感生憑將幽意託瑤琴冰

絃掩抑焦桐語。寫盡相如曲曲心。最憐此際情難識。半是躊躇半憐惜。人影遙隨花影流。芳心暗與琴心合。羅帶風飄雲鬢斜。分明咫尺隔天涯。空教綠綺憐君意。何處紅樓是妾家。苦向篙師詳姓氏。曲中暮雨依稀是。衣香人影最魂消。一葉扁舟歸去矣。此時珠斗影闌干。囊住龍腰不再彈。獨對銀蟾愁不語。夜潮聲急海門寒。歸舟載取新愁重。玉釵惆悵牆東來。天風環珮蕩餘音。殘燈紅暈芙蓉夢。魂彷彿向瑤臺。依舊明珠約步來。涼月影中情縹緲。萬花深處意徘徊。花前月下還相見。分將團扇遮嬌面。自言天上謫仙人。謝君深意空留戀。雖聲啞啞動晨光。一枕遊仙未許長。自寫新詞憐蛺蝶。空將錦字託鴛鴦。從此段家橋畔路。愁過當時鼓琴處。滿地苔錢燕子飛。桃花門巷迷崔護。屈指相思秋復春。鏡中眉黛畫中身。祇應一片西泠月。曾照微波解佩人。我聞此言重太息。世間萬事空陳迹。花月姻緣事有無。情禪參破成鴻雪。我亦人間有半生。花前曾解唱雙行。月中人去琴聲悄。一曲長歌萬古情。此詩刻入碧城仙館集中。

唐竹莊

吳門唐竹莊名景煜。本富家子。因家事中落。為人販買。入漢。往返瀋陽者凡數次。而

好為詩。著有出關詩草。出塞云。驅車出邊塞。天地何茫茫。四顧不見人。千里塵沙黃。橫視一氣中。山海交青蒼。北風裂地來。沙磔皆飛揚。嚴陽盛寒氣。白日無晶光。堅冰不可渡。駑馬停彷徨。區區衣食事。驅我適遠方。白雲自南來。浩然思故鄉。燕臺懷古云。騎馬出遠郊。落日天蒼皇。經過碣石館。不見燕昭王。市駿得國士。報齊關土疆。迨後六國衰。全秦獨橫強。丹雖寡謀識。激烈志慨慷。脫不披逆鱗。燕亦終淪亡。至今易水上。風色猶悲涼。遙遠建國始。布政流風長。召伯有餘烈。吾其思甘棠。筆力沈雄。直接漢魏。非袖黃對白家所能道也。登澄海樓云。到此長城盡。洪波入杳冥。百蠻分島嶼。一氣混空青。故土思南國。高樓俯北溟。何當趁風色。萬里獨揚舲。度淩惶嶺。至山海關望長城云。策馬嶺雲高。關門倚石牢。千峰蟠朔漠。一綫走臨洮。樓角侵邊色。城根撼海濤。每懷今古事。不盡水滔滔。宵征云。肅肅戒征鞍。蒼蒼夜色闌。草枯風力勁。林靜月光寒。邊柝宵爭發。霜鐘曉未殘。關心長路客。子役敢求安。途中寒食云。寒食青山下。鶯花客路稀。雲陰低古戍。柳色上征衣。墟落新煙起。溪橋夕照微。那堪逢令節。遊子未忘歸。登泰山云。靈鎮東邦望。秩崇巖巖岱。兵荷神功陰。陽混合三元。上齊魯青蒼。一氣中。碣石煙橫霄漢紫。扶桑日曜海濤紅。蓬萊宮闕分明近。抗手羣仙欲

御風山海關云。雄關特立勢巖岿。東北封疆此鬱蟠。匝地海聲騰朔漠。極天山勢控
辰韓。龍沙積雪三邊白。雁蹟風高萬里寒。牢落長征豪氣在。重來躍馬問登壇。吉林
感懷云。朝朝靜對吉林峰。迢遞音書意萬重。知己向誰尋鮑叔。小人有母愧茅容。心
依羌笛三邊月。夢繞江楓夜半鐘。鄉土不同時物換。一樽濁酒度嚴冬。皆慷慨激裂
之音。

牛次原

天津牛次原名坤。中嘉慶己未進士。乾隆士子。余初入京師。即識之。貌不甚揚。而聰
明絕世。廣於交遊。偶作詩。亦清新可喜。嘗記其臨清即事一首云。幾樹垂楊官道斜。
不成村落野人家。偶從三尺竹牆裏。時露一枝山杏花。畫水人稀初叱犢。隴深麥淺
不藏鴉。仲春天氣寒猶峭。想得江南摘早茶。

喪子

顧南雅學士。視學雲南。忽喪其子。至於痛哭不輟。廢寢忘餐。余作詩慰之云。亡羊當
補牢。喪馬勿輕逐。君是南國才。豈效西河哭。不見東家翁。有子俱碌碌。不見西家子。
雖多何足齒。酒囊飯袋奚以為。臧獲輿臺亦如此。人生擾擾無彭殤。直是一夢吹黃

梁百年長作牛馬走。促促總為兒孫忙。吁嗟乎。多男多累何時了。有子不如無子好。東門不哭增離憂。伯道無兒少煩惱。我聞青邱言。君應傳真詮。惡兒亦何須顧得。一子賢。無災無悔到卿相。昂然直上青雲顛。

言過其實

贊美之辭。往往言過其實。東坡與米元章書云。獨念吾元章邁往凌雲之氣。清雄絕世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余觀元章露筋碑相論。及五七言詩。與其平時筆札。殊無過人處。今人祇重其書法之神妙。不暇計其詩文之工拙也。元暉尤遜。乃翁其奉勅審定。晉唐名人墨蹟。不過但書右某人書。臣某鑒定。恭跋數字。從無一字論斷。亦無一字考訂者。乃知古人贊美。不可盡信。東坡贊人尚如此。何況他人耶。

滄江虹

滄江虹。揚州阮雲臺宮保坐船也。壬午六月。陛見出京。道出邗上。乘滄江虹。直達洪都。時宮保為兩廣總督。舟中賦詩云。可是江天夜。夜虹蒲帆。一路月明中。開窗遠接滄浪水。板柁初回。船舫風。銀漢微明。低入海。匡廬深碧。上連空。米家書畫。尋常事。莫與雷家劍氣同。是年九月。余于役金陵。亦乘此船。宮保是詩。尚在篷板上也。又書四

絕句于後云。挂席滄江正好。颯舉頭西望。水連空。柁樓喜讀新詩句。知是米家買月。如兩岸衰楊水一灣。蒼蒼都是六朝山。古來無數興亡事。盡入寒濤暮靄間。蕭蕭蘆荻已深秋。我比蘆花亦白頭。三十餘年如一夢。也將舊事付東流。指點金陵話昔時。白雲紅樹最相思。故人猶有何哉在。書寄羊城開府知。

陳足吾

陳足吾名格。前工部尚書文和公五世孫。少工詩。稿多散失。祇記其感懷云。桂花香冷露華新。小院秋風伴客身。料得今宵明月下。一家團坐說征人。留別云。莫向臨岐折柳枝。柳枝原不管相思。人生難得惟知己。天下傷心是別離。皆妙。

浮簽

蔣礪堂相國。以乾隆四十三年入泮。時方十齡。後中鄉榜。成進士。入翰林。至道光五年大拜。偶於舊麓中檢得童子試卷。上浮簽一紙云。蔣攸銛年十歲。廂藍旗金文淵。佐領下。身小。面白無鬚。習易經。坐東文場餘字第二號。三十三字。按此號在聚奎堂後。會經堂席舍中也。次年丙戌。適典試禮闈。復得至會經堂。此紙之出。若為之先兆者。相國因囑順天府學官。將是年滿洲蒙古漢軍同進諸生名。注明旗籍。彙為一冊。

裴池而什襲之。而請曹盧英諸相國題詩。一時和者甚衆。其明年丁亥。相國出為兩江總督。是時延州張芥航先生。為南河河帥。亦賦七律四章。云。童子掄科肇有唐。羌無故實隸青綱。詞林此日添佳話。名紙多年閱古香。身小已疑公輔器。文成知噪鳳鸞翔。十齡集泮何勞羨。不朽勲猷紀太常。綸閣平章贊太清。春風桃李又持衡。檢來故紙呈符識。抱得初心答聖明。舊地曾經身再到。髣髴譚易客皆驚。蟬聯科第看雙鳳。早注餘慶作瑞徵。卅八春秋迹已陳。當時片楮亦堪珍。弄持可但同鶻鶻。呵護端疑有鬼神。淡墨填將年賞備。錦綵裝就色香新。朱文記錄皆名貴。鄭重留題老健身。更憑若個話前游。九十人中第一流。苦憶主司衡鑑好。也教同學姓名留。秀才本色基台鼎。元老深情託倡酬。誰續樵言須記取。宗臣韻事足千秋。

豔雪山房藁

小湘公子。名文煊。內府正黃旗人。以玉牒館議叙。得知縣。未補。道光己丑歲始出京師。省其尊甫監督公於淮上。時余在袁浦節署。遇之。嘗以所著豔雪山房藁見示。從戎曲云。玉門關下飲葡萄。霜氣稜稜逼戰袍。醉後渾忘家萬里。枕戈笑看月如刀。沙場白髮積成山。二十從戎老未還。夜半驚聞傳羽檄。將軍即刻破完顏。深得唐人

樂府遺意。能暗用狄青故事尤妙。又紀夢二絕云。春來心事等飛鷗。夢到青溪舊酒樓。滿樹桃花人不見。斜陽紅暎碧波流。夾岸垂楊風動搖。醒時轉側尚魂消。分明記得溪頭路。杖策聽鶯過板橋。亦復清新有味。可補熙朝雅頌之遺。

題壁詩

嘉慶庚午秋。偶過燕子磯山亭。蔓草侵階。頽垣欲倒。見粉牆上有七絕一首云。垂垂楊柳碧山嵌。風捲楊花上客帆。燕子無家飛不起。半江絲雨濕春衫。後無姓名。不知誰作。隔三四年。復過其處。則修葺一新。此詩尚未抹去。豈巧者亦知詩耶。

有人過邯鄲。見題壁云。生死世間原草草。功名夢裏太恹恹。不如歸去滄江上。醉倒花香鳥語中。又京口題壁云。滿蓬飛雪覺春寒。怪底停舟縮頸看。似此風波公莫渡。不如歸去老江干。兩詩皆用不如歸去。可見出門者有何意味。而必欲朝秦暮楚何耶。清江浦已近東省。凡小民廬舍。大半皆以蘆荻為之。道光辛卯歲四五月。大雨平地水深三尺。民房半皆漂沒。有旅客題壁云。盲風怪雨日縱橫。紙閣蘆簾拽水行。堪笑主人同客窘。一時攜手入愁城。旅寓之苦如此。尤不堪以一日居也。高李迪詩云。富老不如貧少。美遊不如惡歸。可為久客者誦之。

題壁詩鮮有佳者。有不寐詩云：夜永寒偏覺，迢迢送更潮。風何凜冽殘，月轉淒清。失學羞言祿，無田莫問耕。曉來翻欲臥，曙色半窗明。讀其詩，全是天籟。後題秋舫山人，不知誰氏。

釋道詩

釋道詩最易工，何也？以其所居境界清閒，力學甚易也。亦最難工，何也？自幼披剃，即讀經懺，誰能以經史子集貫於胸中哉？若讀書人半路出家，自有不得已之事。即有一二詩篇，亦必寫其牢騷抑鬱，而終非釋道之詩也。記目存和尚題張憶娘簪花圖云：他年得入維摩室，不許簪花許散花。乃為得體。若祥上人之水藻半浮苔，半濕浣紗人去不多時。佛裔之魚亦憐儂，水中影。悞他爭啞鬢，邊花句雖新，乃色鬼語。尚得為釋道耶。

有青螺庵客僧，名量周者，貌甚惡俗。惟念佛而已。一日有諸名士集庵中作詩社賦梅花詩，輕視此僧不之顧。量周忽技癢，求分韻得音字云：幾被霜侵與雪侵，孤根留得到而今。誰於冷處垂青眼，只合空山抱素心。茆屋風高門正掩，板橋凍折路難尋。稜稜莫謂無相識，曾有何郎為賞音。諸名士皆垂頭喪氣為之擱筆。

余偶見禪鑑僧詠四皓云。因秦生白髮。為漢出青山。一聯甚妙。又墨禪師盤山詩云。一鳥墮寒翠。千峰明夕陽。隆光師即景云。水繞柴門碧。花欹釣檻紅。又雨後云。返照一條溪畔路。晴雲幾疊畫中山。皆僧道中不可得之句也。

閨秀詩

沈佩玉夫人。葉中丞世倬孫媳。克昌孝廉室也。有月下睡起云。蛩啞深夜月。人卧一庭花。十字頗為士林傳誦。又云。四壁蟲聲秋已老。半窗月色夜如年。清明有懷云。走馬路迷紅杏雨。啼鶯聲斷綠楊煙。

虞山女史邵秋士。名廣仁。五六歲時。祖母蘇太恭人。授以詩。即能吟誦。後歸仁和家。小謝廷煊。為謝庵吏部之媳。卒年二十六。有詠白秋海棠云。閑房寂寂掩重門。相伴冰肌玉一盆。涼月西風成獨對。花光人影共消魂。頗多慘綠淒清態。絕去媽紅點染痕。粧閣不須銀燭照。斜陽亭院未黄昏。題黃仲則悔存齋詩稿後云。纔去愁魔又病魔。詩人心力漸消磨。才如李賀天還忌。哭比唐衢淚更多。入坐無言惟懶慢。挑燈有得費吟哦。吾家衣鉢相傳後。自注仲則先生曾受業於先伯祖叔公彩筆從今嘆逝波。著有吟秋閣遺稿。吳山尊學士為之序。

吳筠字湘屏。號晚芬。上虞學博。吳竹溪季女。適嘉興李杏村。孝廉貽德。杏村好學。善詩歌。晚芬相與唱酬。常欲出杏村上。有句贈杏村云。柳絮因風傳謝女。梅花何福作林妻。其風致可想見也。

余以癸酉年春卜居翁家莊。相傳為翁司寇叔元舊宅也。嘗作七律四首自寫胸臆。一時和者至數十家。字字珠璣。不能盡錄。周勗齋太守押門字韻云。虞山拱筍青延屋。春水如油綠到門。袁茂才治押仙字云。不求聞達寧非福。得聚妻孥便是仙。席上舍世楠押肩字云。莫將清福看如水。好去紅塵息此肩。陳上舍柘慈炳云。載酒定多人問字。司花應遣鶴看門。又云。已逢叔度思投轄。乍見洪崖笑拍肩。皆名句也。惟第一首悲字最難押。如王艾軒之得完太璞非容易。一鎖名縲便可悲。袁茂才之邱壑從心容我嬾。煙花過眼替人悲。俱妙。陳柘慈為伯恭學士之長君。其夫人王氏名崑藻。號綺思。華亭人所和四首。尤為絕妙。附錄於此。其一云。軟紅撲面復何為。收拾歸心上釣絲。已卜鶯遷酬燕喜。何勞鶴怨與猿悲。高情陶令營三徑。妙喻莊生戀一枝。看盡稻花香十里。耦耕生計未嫌遲。其二云。振衣千仞恥徒論。占得臨溪郭外村。豈為逃名辭越水。偶因長嘯寄蘇門。緩歌漫吊前朝蹟。風雅能歸異代孫。定有新詩吟

白紵清樽檀板付桃根。其三云。小住吳中隔一牆。做居何幸近華堂。花開綺陌青春短。燕蹴晶簾白日長。落紙乍驚詩筆健。當歌不厭酒杯忙。請看袞袞登臺者。可有閒情把玉觴。其四云。才名夙昔動幽燕。瞥眼星霜歷廿年。筆陣鍾王無敵手。譚鋒荀陸本齊肩。早趨朱邸稱詞客。晚卧滄江作散仙。最是撐腸五千卷。一甌茶熟正高眠。

沈采石夫人名穀嘉興人。父山漁明經諱光春。故未中宿學。著有醉墨齋詩集。母許氏諱英。號梅村。著有清芬閣吟藁。采石少學詩於明經。旋學畫於母氏。而又與其弟西雍太守相切磋。一時有左太沖貴嬪之目。著有白雲洞天詩一卷。出塞曲云。漢王不輕戰。命將守塞口。行行日已遠。夜夜驚刁斗。丈夫重意氣。君恩故難負。日落塵沙昏。身當三軍首。大破強胡膽。執馘獻我后。功繪麒麟閣。名垂千載後。中興四將歌云。中興有四將。韓岳乃可稱。張劉何為者。而亦居其名。張驕劉情不足。道握兵乃比韓岳早。韓岳自是生死臣。金牌痛哭騎驢老。圖其像者劉松年。笑他亦廁韓岳間。此圖傳之萬萬古。論功論罪俱昭然。吁嗟乎。張劉地下如有知。請看靈巖西湖兩墓定國元勳碑。題劉阮入天台圖云。做到神仙便有情。會仙石上訂三生。重遊未必來時路。幾樹桃花照眼明。春遊云。知我春遊天乍晴。烏啼花落踏春行。雲山佳處真如畫。一

幅生綃寫不成。聞鄰曲云。歌聲宛轉是誰家。自啟珠簾月半斜。聽到四絃淒絕處。一庭銀海浸梨花。皆妙。

李璠字瑤圃。嘉興人。明經。李金瀚姊也。適同里太學生張芝。梁芝。梁貧不能治生。終年館於外。瑤圃親操井臼。奉姑教子之外。輒喜吟詠。著有倚閣吟百餘首。嘉慶戊辰正月。忽有別外子詩云。廿載蕭鹽甘澹泊。一宵風雪了因緣。是夕死。

虞山王雲上。名岱。能詩。家素貧。常出門負米。其夫人席氏亦工吟咏。有愁連雙鬢。貧覺一身多之句。傳誦藝林。

合肥女史趙景淑。字筠涓。少有夙慧。喜讀書。嘗集古今名媛四百餘人。各為小傳。題曰壺夫人著香奩雜考一卷。徵引詳博。至於韻語。特其餘事耳。其論本朝詩。則取王阮亭。李丹壑一派。而不喜明七子。輒效李長吉。蓋天性然也。記其舟中聞雁一首云。柁樓不寐寒燈挑。愁聽征雁聲。嗷嗷西風穿林霜。月小北斗插地秋。天高羈臣海上魂。應斷。獨客天涯渺河漢。祇有漁舟自在眠。空江影落寒星亂。又湖上弔韓蘄王云。君相籌邊只議和。北來鼙鼓震關河。小朝已定紅羊劫。大將空悲白雁歌。三字獄成同調少。兩宮讎在痛心多。江山滿眼都殘雲。忍向西湖策蹇過。慷慨沈雄能寫出。蘄

王一生心事。則又絕去阮亭蹊徑矣。沒時纔廿四。尚未字人。惜哉。

蒙城張麗坡將軍。好風雅。嘗為江蘇撫標中軍參將。有女公子名襄。號雲裳。年十餘。齡即能詩。不三四年。著書盈尺矣。有錦槎軒詩集十卷。各體俱備。擬古別離云。漠漠塞上雲。渺渺榆林樹。青山幾萬重。一別從茲去。前程尚模糊。安問歸時路。風雲滿征衣。今宵宿何處。遊山云。指點青山郭。真堪作畫圖。心隨流水逝。目送片雲孤。樹色分朝暮。山光乍有無。歸來忘遠近。喜不藉人扶。岳大將軍鍾琪。奉詔起征金川。留別故人之作二首云。未許身開水石閒。九重恩詔起衰顏。將侯已擬長開徑。李廣無端又出山。老別那能期後會。壯行原不計生還。卻憐舊雨紛紛集。亂樹寒雲擁劍關。乍拋釣艇脫羊裘。共唱陽關賦遠遊。憐我已成強弩末。感君還望大刀頭。牙旗影落邊城月。鼙鼓聲高絕塞秋。此去百蠻應見笑。邯鄲夢裡又封侯。公常有句云。只因未了塵寰事。又作封侯夢。一場春日閒居云。深閨夢短思悠悠。為怯春寒嬾下樓。自笑年來嬌養慣。滿簾紅日未梳頭。七言如穿雲慣舞雙龍劍。踏月能開十石弓。捲起湘簾看寶劍。燒殘銀燭讀陰符。俱有穿雲裂石之聲。真將家子也。

自古婦人工詩畫者甚多。而能評論古今作詩話者絕少。如臯有能澹仙夫人者。名

理苦節一生老而好學嘗著詩話四卷其略云詩本性情如松間之巖石上之泉胸
之成聲自然天籟古人用筆各有妙處不可別執一見棄此尚彼又云詩境即畫境
也畫宜峭詩亦宜峭詩宜曲畫亦宜曲詩宜遠畫亦宜遠風神氣骨都從興到故昔
人謂畫中有詩詩中有畫也澹仙詩詞俱妙出於性靈題黃月溪乞食圖云田園蕩
盡故交稀舞榭歌筵一夢非未必相逢皆白眼憑他黃犬吠鴉衣借題發揮罵蓋世
人澹仙又有感悼詞數十首集曰長恨編類皆為閨中薄命者作也未能全錄茲僅
記其題辭金縷曲一闕云薄命千般苦極堪哀生生死死情癡何補多少幽貞人未
識湖蕙香消荒圃埋不了茫茫黃土花落鴉啼悽欲絕剪輕綃那是招魂處靜裏把
芳名數 同聲一哭三生誤恁無端聰明磨折無分今古憐色憐才憑弔裏望斷天
風海霧未全入江郎恨賦我為紅顏頰吐氣拂霜毫填盡淒涼譜閨中怨從誰訴
莫羨雲鬢香仁和人著有蘋香詞長短調俱絕妙實今之李易安也記其有虞美人
二闕云風漪八尺玲瓏展午睡何曾慣自煎湯藥倦離書長日如年強半病消除綠
沈瓜是清涼飲熱惱須臾盡斜陽偏到小窗紅爭得階前添種碧梧桐曉窗睡起簾
初卷十指寒如剪昨宵疏雨昨宵風無數海棠搖得可憐紅分明人也因花病幾度

慵看鏡日高猶是不梳頭。只聽喃喃燕子話春愁。清平樂二首云。一庭苦雨送了秋
歸去。只有詩情無着處。散入碧雲紅樹。黃昏月冷煙愁。湘簾不下銀鉤。今夜夢隨風
度。忍寒飛上瓊樓。彎彎月子。偏照深閨裏。病骨闌珊扶不起。祇把紗窗深閉。幾家銀
燭金荷。幾人檀板笙歌。一樣黃昏院落。傷心誰似儂多。可想見其心事矣。蘋香尤多
穎悟。心境甚遠。記其金縷曲後半首云。心情漸覺今非昨。看庭前殘紅滿地。又添離
索。想藉胭脂香粉散。多半隔宵風惡。因悟到人生榮落。回首繁華原若夢。再休捉我
命如花薄。茵與溷。偶然錯讀之。令人下淚。

任監昭。字夢檀。嘉興人。生數月而孤。六歲復失恃。育于祖母姚。幼聰慧。耽書史。倚兩
姑習女紅。分題拈韻調笑為樂。年十九嫁同邑諸生陸。少枚頤高。其于歸時。有別兩
姑詩云。分手各無言。惟有淚如雨。寄語世間人。生男莫生女。生男離別少。生女離別
多。鼓吹喧滿堂。行矣將如何。頗有古樂府音節。少枚遊學廣陵。夢檀食貧自若。不數
年而沒。年二十七。

畢秋帆先生。購得朱長文樂園。不過十金。沒後未幾。有旨抄其家產。園已造為家廟。
例不入官。一家眷屬。盡居園中。近亦荒廢不治。無有過之者。有女史胡智珠題壁一

絕云清池峭石古亭臺。深鎖園扉畫不開。此日恰逢搖落後。花時悔我未曾來。智珠又有詠蠶豆云。花開低傍麥畦邊。面面勻圓結實鮮。且喜嘗新共櫻筍。正當四月養蠶天。燈謎詞云。胸中不必多書卷。只要聰明悟得來。不即不離清新有味。其女淑慧。號定生。亦能詩。

國初王文簡公。嘗為揚州推官。提唱風雅。極一時之盛。後盧雅雨先生。為兩淮轉運使。在平山堂。祿園築三賢祠。以歐蘇兩文忠。配以文簡。四方遊客。每來謁祠。輒有議論。以文簡尚不稱與歐蘇同祀也。近復移三賢祠於桃花菴。又以汀州伊墨卿太守。附入為四賢者。嘉慶己卯六月。有蓮因女史過祠下。題壁云。誰人于此祀三賢。風雅騷壇有後先。堪笑揚州花月地。不知水部與樊川。語中帶刺。頗見心思。

做詩阿娘

長洲蔣竹浦封翁。尊慈陳太淑人。用一嫗。素不識字。而喜吟詩。時贈公客齋。暨其兄辛齋兩先生。項篪唱和。殆無虛日。此嫗每從門屏竊聽。有明白易解者。輒記不忘。久之。亦能自為詩。中秋無月云。最怕中秋風雨來。人家佇月尚徘徊。七齡小姐癡憨甚。拜祝天門兩扇開。用唐人七歲女子賦詩事。尤典切。後辛齋以病廢。長卧牀褥。知嫗

能詩。召而詢之。適榻前有佛手柑二枚。置于几上。指以為題。姬應聲云。十指拳拳不
肯開。掌中定捧寸珠來。何緣得近詩人榻。香氣還宜問蠟梅。時有婢名蠟梅者。亦侍
于旁。蓋戲之也。辛齋為之歎賞。給以吳綾一端。笑謂答齋曰。此姬可匹鄭婢。初宅中
婢僕素輕姬。以為癡。及見主人優禮。咸呼之曰。做詩阿娘。阿娘又有句云。讀書盼望
為官早。畢竟為官進讀書。亦妙。

穆慶能為駢體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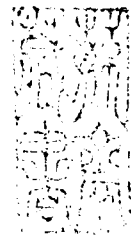
嘉慶初。吳門蔣氏玉照堂。有小僕穆慶者。喜為駢體文。許穆堂侍御偶過其家。聞鸚
鵡能言。春日晴和。新鶯百轉。秋風蕭瑟。病蝶孤飛。詢之。乃穆慶所撰也。

優伶能解韻語

近日優伶中。亦有能解韻語者。陸晚卿云。吟詩忘月出。弄酒喜更長。潘映蓮云。愁至
聞歌解。花開晤別難。顧蓉卿云。日暮楊鞭疲馬倦。更深擊柝素娥來。有沈文振者。曾
搭集秀班。能書仿松雪天冠山詩尤奇。

履園叢話卷二十四終

清
慵訥居士著



咫
聞
錄

咫聞錄提要

全書十二卷不著撰者姓名自署墉訥居士大約清道光時人其所敘述牛鬼蛇神語涉怪異每則加以評論諷世警時似得曉嵐老人閱微草堂之遺旨自云凡可作人鏡鑑自堪勵策者均筆之成篇可以知其意之所在矣

自序

誌怪之作始自山海經後世仿之不下數百種或借此以抒情懷或搜羅以博聞見或彰闡以警冥頑莫不有深意存焉非徒以醒睡眠供談笑而已然總不出古人範圍予資魯筆鈍未嘗學問雖博聞強識月亡所能而又不求甚解惟聞怪異之事凡可作人鏡鑑自堪勵策者輒記之而不忘蓋由性之相近而然也今夏賦閒羊城旅館適有采薪之憂不可以風回想從前耳之所聞目之所見偶馬成篇藉以養疴積之月餘哀然成帙辭粗筆率較之古人垂唾萬不及一真所謂狗尾續貂者也以故藏諸書簾不敢出以示人因朋儕悠忽聊以登之梨棗知不免詒誚雕蟲爾

道光癸卯歲孟夏慵訥居士書於病鶴軒

--	--	--	--	--	--	--	--	--	--	--	--

咫聞錄目次

卷一

談三

章生

屠板生珠

猴子賊

劉議

木車度鬼

無衣人

布客

鷄毛鬼

無無老僧

貓鬼神

徐巫

文姓子

綠蘿山神

陰陽鏡

尤婢

白衣怪

吳都閻

瓦盂

神假物

稻稽化鼠

邊將

沈處士

拜五經題

焦女

鄭秀才

武生

劉君召

新酒起痘

卷二

龍神祠

響馬

蛇毒

賊授徒

劉蕪

陳安張福

辨子

人參

鄉民趙子壽

治狐

醉封翁

李老人

雷彩霞

葛青天

雷擊蜈蚣

廣信府署

卷三

柝擊狐

郭介

蚌中珠佛

狀元姚菜

高成

王解官

風捲經幡

大骷髏

某觀察

雷擊回心

崔曉秋

木匠魔咒

蝮蛇

瞿鋒式

佛從土出

某公子

鄧姓

狗報恩

吳洪

漏網夫人

冷先生

蔡十

梁登祥

鄉場事五條

小孤山

卷四

飛雲

楊舟

養鳥報

賣監生

虎拆家

延安府署樓

呂大生

送鐘

海中巨魚

山和尚

驟長人

泥皂隸賒酒

泥皂隸破案

異疾

鬼誤

某中丞

狗哺嬰兒

卷五

秋豔

大熊

張生

泰山

黑虎

宰猪無血

韓生

歐陽賈

太原賈生

乞婦

鸚鵡管匙

滇南李參軍

錯吞馬蝗

畢發

汪誠軒

巨蝎

買龜放生

驅蛇書

巨鱧

牛聽誦經

鄧都府

黃客

某提督

江恂

卷六

蜂幻

土地放火

兩世緣

兩世人

王姓

一言害三命

情格

教子

偷嫁觀音

秘戲圖

妓報

吳興仲子

張變理

陰騰舉人

陶木椿

卷七

屠赤水

婁真人

何三化虎

鬼死

支離叟

牛鞭驅鬼

臭蟲

石馬精

尚鎰

廣南許信

冷姓

孫仙

駱償前生債

姚家婦

玉魚

占桂知榜

巧騙

烏蟬

菜葉治病

裁縫做褲

下盡

羅誠

三橋夢

鬼宅

薛長隨

朱翁

卷八

陰陽太守

陰騰地

嫌貧害婿

海鰓魚

徐兄李弟

痲瘋

黑旋風

郭佳

殺兩姦婦

醫者

失火酬神

薛之桐

貞節婦

鬼截路

賊截路

兩姓祠

卷九

秀水盛生

劉嫗

夏夫人

鞠烈婦

嫁禍自害

巧脫

鬼賊

許姓

水蓮洞

三戒

顧友

元寶飛

金二

杏樹

虎口餘生

某巡檢

陳秋巖

揚州王姓

海馬

鬼書

卷十

瞳神失一

賈十

查三

生變猪

方姓

二老爺

龍搶珠

缺耳遊擊

老實翁

狗知朔望

廖某

普依祠

兩頭人

北虎青衛

夢難信

顧孟姜

改惡報

人頭蛇

王三

混報入祠鄉賢

卷十一

換身

天妃廟

憑空行

夏士古

嚴舟子

題主

蕭某

鐵人為邪

張通判

徐尚書墓竒四則

徐婉

百菊溪

天井山

幕友

雷一鳴

洪三

雷州太守程咬金

卷十二

劉士範

謝應龍

山陰秀才

城隍廟鬼逃監

水鬼報冤

周大司農

張封翁

義犬

起家不正報

珠姬

城隍娶妻

李五

五通神

邑宰同廟神捍海

騙二猪害三命

鴨卵珍珠

杜友

向來福

沙色先生傳

殉國名臣

咫聞錄目次終

咫聞錄卷一

清 慵訥居士著

談三

談三。開平人瞽。家貧。竟有絕技。寓居廣州府城。傍晚。一肩負大布袋。裝笙簫琴笛。鑼鼓。鈔。凡和音叶律之物。無不齊備。一肩負木架。右手持鈔。左手攜竹杖。索隱。摘填。凡聞鈔音一聲。即談三來也。欲試其技。則呼之入室。以席布地。架懸大鑼。將大鈔。小鈔。鑼鼓各物。按布地中。身坐席上。先吹打一會。口吹鎖鈔。肘敲大鑼。右足撞鈔。順擊教鑼。左足敲鼓。搖板在門外聞者。不知其幾許人也。吹打盡。則戲曲齊來。口唱各調。手彈琵琶。足敲鼓。而打板。按腔合拍。生旦淨丑。聲音畢具。遇武劇。則大鑼大鼓。恍如殺退賊兵。班凱回朝。更覺周到。夫以一丐瞽。而周身上下。無不有用。且各出其奇。並無合掌雷同之弊。雖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亦不能造於至極。問其從何學來。答曰。無人傳授。小時無目靜坐。先以一二音器。合試撞擊。各得其音。則又加一器以演之。熟則復加。所難者。左右手足。必使各有變化。如左足擊鼓。右足敲板。鼓還鼓音。板還板音。方謂合拍。足呆也。手活也。以手之活。尚不能於兩手。而兩得其音。况於足乎。

兩手得音。固非易易。況兩手兩足而各有音乎。兩手兩足得音固難。而況欲輕重捷徐。不出夫調乎。是必靜坐揣摩。聽音學調。乃得之矣。此真所謂五官並用也。或曰。瞽目者。心靜不亂。心清不濁。可學之矣。對曰。不然。彼無目而拜吾為師者。不知凡幾。教以秘訣。傳以心法。竟無一就。是蓋半由天授。而非可純以學而能之者也。

章生

乾隆己酉科。有鎮海縣章生。入闈染病。歸家。月餘不愈。一日。令妻出房。曰。馬某來。當迴避。馬某者。同邑廩生。亡已久。其妻不出。章曰。是何執拗。乃爾也。妻乃出聽。似有二。人言。窺之。則無。馬曰。我在薛將軍廟。充當買辦。將來兄當判官。我代兄求。不知能脫否。須臾靜寂。妻入。其家田傭負租。芒芒然歸。問曰。我相公病若何。適在田上。見馬某。行過。說相公當薛將軍廟判官。左鄰亦二章秀才。聞而出。喝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傭曰。方纔馬某說。薛將軍廟有六判官。俱要秀才充當。鄰生不覺毛骨竦然。越日。馬某復來。又令妻避。聽言曰。事難挽回。兄其不免矣。是晚。章生卒。至三來復後。其妻遣人訪查薛廟。尋至慈溪縣章橋。拆建薛廟。好事者添塑判官六。分列兩旁。歸以告其妻。備餉往祭。見一判官。過肖夫形。其妻痛哭幾欲絕。泥判官亦似有欲淚意。噫。買辦

賤役也判官胥吏也而冥中愛斯文一以秀才當之良以曉明大義不肯稍涉苟且云
屠板生珠

廣東十三行街為西洋諸國貿易之所岸有趙屠設案市肉歷有年矣一日鬼子行至願市其案板屠欲五十金鬼子持銀至屠曰前言戲之耳子欲售必須重價鬼子增至五百金屠思二板值價百錢今計數千倍之多不知是何寶也不售恐錯過時候售之疑價太賤游移未決遷延三年鬼子回國屠恐人竊去收藏房中次年鬼子復來問屠引至案前大笑而去屠曰自子去後攜入室中朝夕拂拭珍藏待價須求其異鬼子曰內有大蜈蚣日飲猪血已有定風珠誠希世之寶也必得養之斯不害今藏日久蜈蚣已死珠亦韜晦屠不之信劈案視之果有蜈蚣一條死馬口內啣珠白如魚目屠乃悔前此不售計相左矣

猴子賊

江北田家畜一猴見人玩耍則學之因教以竊取諸物相為戲笑一日脫鎖逸去奔至鄰家竊得手鐺首飾回獻主人田歎其靈慧乃作布袋懸猴項下教令裝物遂無所不能由是左右諸大家頻失重物不疑此猴為盜嗚之官往勘並無失竊情形責

捕跣緝亦無從破業。數年來田乃致富。猴亦技熟。乃至浮屠最高處樓焉。不復回家。田亦無法收之。商之獵者以下而禦高。固非易事。况匿在塔峰。非鎗箭可施。商之鷹人以捕雉之法捕之。猴見鷹來。兩目睜圓。仰卧塔頂。此以翅擊。彼以爪抓。鷹之勇馬能及猴之靈。翅擊三四力脫。為猴抓住。分其身而斃者甚多。一日有童子携小鷹至。見猴在塔上。即欲立飛相攫。遂放之。鷹鼓翅直上。高塔丈餘。回翔審視。忽然橫飛過去。其疾如矢。只聽猴大叫一聲。眾譁然大笑。逾時。鷹復鼓翼射去。見翅上有物。踈踈而下。猴以爪遮目。鷹乘勢奮擊。擲於地下。猴首碎而殞。其布袋猶繫項前。而鷹之翎毛盡有灰沙。田以猴起家。而以鷹致死。心有不甘。為之埋焉。

劉議

劉議。旌德人。讀書未成。落拓不羈。貧病村口有土地祠。甚靈。香烟紛繞。議俟無人燒香時。到祠跪祝曰。神靈最著。有求必應。某貧窶極矣。乞神賜假銀數兩。暫救一家殘命。祝畢。取艾曰。如蒙俞允。賜一勝艾。投之地。果一陰一陽。議以神許。洋洋而回。初不知其座後有同族弟劉漢也。漢知議乃書寫。聽其祝告何事。聽畢暗笑。議真癡人。神有何銀可假。明晚必來神前。纏繞圖設計玩之。以博一笑。遷至錫鋪。囑以錫鎔成鹽。

劈子兩錠。私置神爐。稍露銀形。彼來見之。必摸去也。次日依計而行。手持假銀歸。置於房中桌上。其妻燃燈進房。見桌上紙所包者。不知何物。啟視之。乃銀也。妻不識銀真偽。第見銀光可愛。藏之。開箱取換。漢不知其故。次晚將銀潛裝神爐。仍在座後。俟議果來禮拜跪求。起見爐內露有銀形。摸得一錠。視之果銀。再摸。又得一錠。喜極叩謝而去。漢疑明日議赴肆易錢。恐以使用假銀。迭官以戲而陷人。以罪過在己矣。蚤起瞰議過市入肆。漢遙喊曰。假也。肆人竟易之以錢。漢過視。果白銀。歎曰。吾村土地神。若是之靈也。即以寶告。議歸。備牲醴酬神。漢歸家。告其妻。妻曰。昨汝之銀。吾愛新錠有光。故換之。取出還夫。漢曰。以玩而真。非議竊取。不使與論。然神之靈。竟有如此之極耶。可不虔以崇祀與。四方聞其事。香烟更盛於前。

水車度鬼

騰越近緬甸處。四面皆山。開墾後始有居民。有徐四郎者。乾隆間。宅內平地。下陷。湧出白鏹數堆。遂成巨富。廣潤屋宇。欲於山深處募人開墾田園。慮無灌溉。雖有一綫溪流。涓滴不多。於是兩岸築土。層層磊石相拒。使水不能直下。蓄積成河。溪流更急。障以樹木。因想何法。可使倒灌上田。乃為水車。輪大丈餘。周圍斜繫竹筒編架。逆豎

水中置有機關。復成接水木槽。長可三四丈。輪逢逆流。即轉。竹筒吸水而上。到槽而
出。順流於田。晝夜不絕。無須人力。名曰水翻車。而山畦高町。竟無旱澇之災。於石
橋旁場圃間。建祠設醮。數日而成。後四郎夢人語曰。此處離鄴都甚遠。冥中縱有恩
惠。一時不能驟及。我等在此數千年。受盡苦楚。蒙君薦醮。又設轉輪。若再超度。君可
獲福。四郎曰。予之水車。為耕稼而設。何言轉輪。對曰。冥間聞君水車甚妙。欲仿此式。
添造轉輪。送十殿中去。使遠處冤魂。早得超生。四郎驚悟。虔作醮事。後夢前人來曰。
冥府已添轉輪殿矣。加以君之超拔。我等罪孽消釋。君之功德無量矣。拜謝而出。後
四郎壽至九十。臨終遺訓。令世世子孫。禮佛不衰。

無衣人

黃山上多仙跡。昔有樵子。遇大雨雪。山白路迷。棲於石室。見一無衣人。披髮至地。爪
長八九寸。徧體生毛。足長二尺許。驚異再拜。訪問長生之術。其人了無顧盼。惟大笑
一聲。響振山谷。倏忽晴霽。穿林越澗而去。樵子荷柴行至半山。復遇其人。謂之曰。女
患脚瘋乎。曰然。以掌拊樵肩。炎熱如火。摩頂放踵。於石隙中。取松脂白石子。各數十
枚。令跪吞之。取樹間松毛。鋒利如針。刺足。膿流而成穴。樵子朦朧睡去。醒而疾愈。回

視無衣人。已不知所往。問於土人。曰。此白石道人也。夏則見其狐裘蒙茸。嘗聽其歌曰。非圃非農。無夏無冬。餐霞飲露。逝水淙淙。至真可樂。富貴庸庸。彼薄幸者。莫躡我蹤。噫。樵夫乃有幸之人也。

布客

從化縣在廣東省北。地僻山深。有某布客過之。至更許。欲止宿。苦無旅店。忽見林薄中。燈火熒煌。有人衣緋衣。戴金幘。儀仗鮮明。前呼後擁。隊伍整齊。昇輿而出。客訝不知是何官。客懼不敢行。伏於林中。比曉。問諸土人。皆曰。山中虎神也。欲食人。則脫衣變為斑虎。大聲哮吼而前。行旅戒塗。子其幸免。布客聞之。不覺胆裂心寒。毛髮直豎。嗚呼。聰明正直為神。虎欲食人。豈能成神哉。今其出也。儼然赫弈之形。何至脫衣幘而食人。是蓋今之神。而有以虎成之者。若古之神。但有降龍伏虎之術矣。

雞毛鬼

晉評賈詢兄弟也。世居鄉村。評負販為業。娶妻而賢。詢素以浪蕩為事。衣食皆仰給於兄。且多匪僻之為。屢戒不悛。一日。評外出經商。詢廣收雞毛。嫂問何用。對曰。將以清水澆花耳。遂於暗室中。用麻線穿雞毛。編織為衣。如羊裘然。自首至足。裹蓋周密。僅

留兩眼小孔。以使外觀。夜半披之潛出。遇富室。則越牆穿窬。偷取衣物。遇負戴人。則趨奔邀劫。遇空手。則作鬼聲。蹲踞於地。人見其毛衣蒙茸。信以為鬼懼而避之。於是同里鄉鄰。頻頻失竊。并傳有雞毛鬼為害。詢一夜方披毛衣欲出。嫂在房織布。聞庭中有悉索之聲。窺見人影在地。乃大聲疾呼。詢恐識破。無顏見嫂。開門奔去。遺落毛衣一片。其嫂呼詢不應。猶以為出外未歸也。鄰人聞呼驚起。羣相過問。嫂告以親見雞毛鬼。今有一塊遺在室中。明是人。非鬼也。指眾逐之。詢情急飛逃。黑暗中。失足跌入路旁池內。眾皆拋磚擲石。池淺泥淤。身不能動。叢擊而斃。昇屍上岸。乃詢也。嫂以夫弟不賢。流為匪類。雖死由於擊。究之擊由於竊。不便報官。連累鄉鄰。買棺殮埋。書致於夫。評曰。吾固不知弟之敗行。今死於非命。亦由弟之自作孽也。今亦可以安心矣。噫。穿窬之輩。暗出暗入。恐人知覺。控送到官。是懷刑也。今賈詢以雞毛砌身。復護其面。使人不識。尚有恥也。設有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者。可以感格之矣。

無無老僧

江寧太平門外。佛國寺。乾隆二十五年。秋初。來一老僧。龐眉素髯。像貌奇古。言自我崑山來。法名無無。不念經。亦不長宣佛號。惟飽食酣睡而已。次年夏間。出門募化。乾

柴枯樹。人以為炊煮之用。多寡與之。約積有二十餘捆。運歸。不許寺僧取燃。至七月晦日。對僧眾曰。我將西去。可以火化。自將柴。疊架層累而上。高可數尺。午刻。無無僧身。服袈裟。攀援上坐。柴上。時圍繞觀者。不下數千人。忽一僧笑出曰。我來我來。代為舉火。俄而烈焰蔽空。火及其身。焚及於鬚。僧端坐不動。隨手將所帶觀音兒。覆蔽其面。烟焰上升。柴堆崩倒。空中見僧冉冉向西而沒。嗣索舉火之僧。杳不可得。寺僧收其骨殖而藏之。並獲舍利子十餘粒。供於塔焉。陳丙齋目覩其事。為予言之。

貓鬼神

甘肅涼州界。民間崇祀貓鬼神。即北史所載高氏祀貓鬼之類也。其怪用貓糞。死齋醮七七。即能通靈。後易木牌。立於門後。貓主敬祀之。旁以布袋約五寸長。備待貓用。每竊人物。至四更許。雞未鳴時。袋忽不見。少頃懸於屋角。用梯取下。釋袋口。傾注櫃中。或米或豆。可獲二石。蓋妖邪所致。少可容多。祀者往往富可立致。有郡守某生辰。同僚餽乾麵十餘石。貯於大桶。數日後。守遣人分貯。見桶上麵懸結如竹紙。隔下視。則空空然。驚白諸守。命役訪治。時府廨後有祀此貓者。役搜得其像。當堂重責木牌四十。並答其民笑而遣之。後聞牌責之後。神不驗矣。晦庵朱子曰。神之靈。由於民之

誠而結成之。非真有神也。一人向背。則靈亦散。故衆民向崇之神。守擊而散之矣。

徐巫

滇黔風俗尚鬼。人有疾病。必延巫師。如有怪異。則降馬脚。何言乎馬脚。南方謂之馬脚。北方謂之雞脚也。有巫師徐姓者。鄰人方流病。延視病源。徐言遇怪。理宜禳禳。徐雖業巫。其術不精。不過謀旦夕升斗之計耳。遂言擇日跳神。先取老蛙。置空桑中。以為取信於人。方戚張某。往見之。以蛇易蛙。是日。徐率弟子至。婆娑夜半。華妝偽作仙姬。拳一足作商羊舞。禹步作法。終夜呢喃。取童子以為馬脚。鼓吹而至。觀者如堵。徐執指書符。手入桑中。將取怪物。忽被蛇螫。吞嚙大指。鈞牙呷舌。拳曲不開。盤於身上。徐痛呼號。弟子羣擊蛇螫。毒發血污。僵於樹旁。弟子奔至徐宅。次日而醒。手腫如瓜。連傷其肱。延醫調治。皮膚潰爛。手指盡脫。大病半年而愈。至今不復作巫。病者延之。喃喃斂手而退。此雖由於張之易蛇所致。亦由徐之巫術不精。騙錢活身之報也。安知非神之惡徐之偽。而使張為之馬。彼夫世之學技者。當自知分量。安可以畧得皮毛。即欲輕試乎哉。

文姓子

滇黔文姓。生二子。居山種菽。長喜。次歡兒。兄弟牧牛。喜於八九歲時。入山。頻取鳥獸。捷如猿猴。獲禽獸。則生啖之。率以為常。數年。四方雞犬。每於人不知時。往攫取。磨而食之。或見之。曰。茹毛飲血。上古之風。於今再見。今當水火既濟之後。何能生食乎。一日。喜偕歡去。遊戲深林。曰。百獸百禽。味已各別。聞人肉美。未知何味。子之心肝。細嫩肥脆。今我饑餓。可能為我一果腹乎。手撲歡兒。以共刀欲挖其心。時值耕夫荷秧針至。曰。弟兄如此長大。尚博戲為耶。初不疑其戕害也。遂解其厄。歡兒歸家。告知父母。遂鞭扑嚴禁。喜兒不出。數月後。禁稍弛。喜乘間逸。攫歡兒至竹深處。剖取心肝。吸血而食。其母訝歡兒久不見。至適喜自外至。微聞身有腥氣。驚視唇上。尚有血痕。疑而詢問。鞭得其情。其父尋至。歡兒屍所。哭而瘞之。復用鐵索牽喜兒於河畔。用棒擊死。拋入深坑。水化其屍。以償弟之寃。一夕。其父夢神示之。曰。爾二子。寃仇也。前生喜本獵狗。歡乃狡兔。狗見兔。則追之。兔見狗。追之急。而詐死。狗極足以待主之至。誰知主至而兔逸。主人擊之。誤斃其狗。狗恨狡兔心毒。控之冥府。使之同生一家。以報仇。此真所謂歡喜寃家也。

綠蘿山神

羅村周一壽。世居山中。宅圍峭壁。無路可通。山腰有洞。遠近望見。如臨屋脊。有女名阿
從。風姿娟秀。豔色輕盈。許字毛姓。嫁有日矣。一夜月明。母命出汲。仰望洞口。似有人窺
探者。女方驚匿。即有數人如飛鳥之飄落。恍惚牽去。見高堂大廈。曲廡巖廊。巨燭煌
煌。憧憧往來。笙簫管籥。音韻鏗鏘。堂中有美男子坐馬。堂上一呼。堂下百諾。女呼號
求去。美男子曰。勿相畏。我姓袁。綠蘿山神也。與子有夙世緣。得來此間。小有清福。竊
恐人世未必有此樂育也。因命左右呼女為娘娘。令媪出扶女入。始而驚恐。久而安
定。室中金光燦爛。珠翠鮮妍。凡有異方寶玩。山珍海錯。以及布帛菽粟。無不完足。齊
備。惟無寒暑。以花卉開謝。草木零落。為春秋。每當桃花開時。美男子輒有事出。令人
灑守之。惟恐女去。數日始返。女至洞口。遙望美男子。着白衣冠。出入市廛。遠在咫尺。
雖見父母在下。灑澆浣濯。女極口大呼。聲不能聞之於耳。欲通信於家。又無後僮可
遣。一日。夕陽將頽。滿山紅紫相間。美男子曰。曾幾何時。桃花又開矣。有事。又當去。洞
中人不足供使。令盡隨去。惟留老嫗伴女。女俟其出。徘徊洞口。俯見家園。慘然不悅。曰。
與其背親而生。不如見親而死。飛身崖下。青草離離。若鋪茵褥。身亦無恙。惟頭眩目
暈。匍匐而行。先是毛家行納幣禮。請周筮吉以迎。周已報允。至期忽失女。尋覓不見。

密訪無踪而彩輿已至門矣。計無可出。婦在側曰：事已至此，尚何諱？周始實告。婿變色曰：非匿女改適，必叛夫背逃。訟於邑宰。繫周至，百端窮詰，竟不能得其情。惟選役四路偵緝，杳無踪跡。婿父以子年幼，尚可待聘，亦不窮追。事乃懈。後周夫婦在園納涼，見女忽入，驚訊其所自來。女詳述之。周急奔告婿家。來夜靜偷娶之。若恐石洞中美男子聞之者。次日伐木作長梯，高出雲表，牽蘿攀藤，百計始達洞口。老嫗見人走入石壁，隨之入洞。幽深黝黑，進之見草色迷離，並無堂奧，而野花紛郁，靈岫斑斕，迥異人間世界。

陰陽鏡

山東微湖相傳有人取魚網，重百斤，強曳登舟。見一石匣，鐵封甚固，牢不可開。取斧劈破，重重包裹，珍藏若密。啟視一小鏡，光彩灼爍，表裏通明。正面照之，見天地人物，昆蟲草木，反面照之，見陰曹十八層地獄，劍樹刀山，牛鬼蛇神，盡在其中。相說異聞，忽雷電合章，風雨交作。人乃變色，頭目昏暈，跌入水中。鏡亦隨手而墜，沒水求之，杳不可得。後有土人取石匣視之，上有古篆，類秦漢文，鐫陰陽鏡匣四字。方知鏡欲出匣，借人力而開也。

尤婢

三楚尤姓。卜居深山。不履城市。竹籬茆舍。讀書其中。值春作興。男耕女餉。率以為常。一日遣婢採薪。至夜不歸。尋訪無踪。人以為飲虎腹矣。如是數年。尤至山後古廟避雨。昏黑不能行。獨宿廟中。夜將半。忽見門啟。有一女子入跪神前。誦誦祝告。細聆其聲。尤婢語也。遂於神後大聲言曰。爾既欲歸。爾主在此。可同去。女子唯唯。尤出細認。真前失婢也。驚詢數年相失之故。婢曰。入山時。誤墮枯坑。深有丈餘。欲上不能。松柏叢覆。惟清泉一掬。渴則飲之。黃精萬叢。飢則餐之。數月身輕。可飛矣。尤令出廟。約明晨同歸。次早。婢入坑中。逾時始上。飛緣樹杪。以左右望。超巖越壁而去。尤大怒。持鎗靜俟。其來。燃火欲擊之。婢始驚懼而下。攜至家中。鎖以暗室。飼以煙火之味。數日身重。不能飛去。

白衣怪

欽州守戎署花園中。有亭植榴二株。一夕。家丁經過其樹。仆地遂絕。其妻急以熱水噴面。良久始甦。詢其故。丁云。見一白衣婦。在於榴下。以手相招。後遂昏然。時守戎李某方蒞任。丁白其故。閭署咸疑有異。偶於春夜譙集。酒闌人散。李見白衣婦立簾下。

徘徊左右。却顧逡巡。大喝一聲。即不見。後頻頻作祟。心甚惡之。一日。同城州倅至。談及鬼最畏火藥。置鎗擊之。則形消影滅矣。一夜守戎署中。倅聞爆竹鎗聲。絡繹不絕。火藥硫磺之氣。如霧如雲。黎明倅過問。李談昨夜遇鬼施鎗之事。遂留小酌。忽入內去。見前白衣婦在門。現其半體。神情嬉笑。意甚狎褻。由是夜靜必至。目一文曉。則人鬼已在陽臺矣。坐卧不離。人亦不避。伉儷情深。形容悴甚。延醫招巫。竟無治術。後聞白衣婦忽不見。而李亦出征巴蜀。陣亡。噫。李之以鎗藥轟擊者。是欲遠其鬼也。胡為乎見其狎狎之形。而又親之。胆小心邪。其不於鬼而亡身。而至於陣而殞命。亦由於祖宗德厚。而流光於子孫。以襲職也。

吳都閻

吳都閻。諱傑。浙江人。康熙年間。以軍功授黔西都閻。為人不矜細行。常獨坐園中。聞牆外笑語。初不為意。久覺漸近。忽見紅杏花間。有女攀援而上。楚楚若仙。心甚悅之。一轉瞬間。女已飛下。悅其媚。神往心迷。攜手空齋。綢繆甚洽。雞鳴即去。一夕。贈吳細髮一束。約有二丈餘。吳驚異之。旋吐丹丸。表裏通明。囑吳收藏。隨手置於匣內。突起火光。驚即取去。女笑吞之。家人恒於夜間。聽上房內有談論聲。窺之不見。慮吳為鬼。

魅所述。竊勸吳絕。吳攜佩刀於枕邊。潛俟女至。出刀遽絕之。斷其左手大指。女嘆曰。忍哉子乎。誓必相報。出門不見。年餘。忽有虎出。每夕必傷雞犬。羣相告誡。時總戎方繼集。客散後。見虎在山。怒吼。取兵符調吳圍擒。吳領令出行。至通衢。突見女至。怒嚙左手大指去。流血滿身。俄聞吳卒羣見虎來。係婦人足。入城內。奎山石洞深處。總戎遣弁邏守之。數月不出。怪遂絕。乃於奎山巔建魅屋閣以鎮之。

瓦孟

沙溪王老言。鄉有大洞。洞裏有泉。聚沫迸流。跳珠濺石。清澈可飲。一見。有田婦出汲。見有瓦孟流下。薛痕侵蝕。塵埃蔽翳。取為飼犬之具。犬食過半。遺飯少許。次早視之。白粲青精。充物其中。易以碎布斷帛。亦如之。婦疑為怪。攜棄泉上。見孟逆流徐入洞去。傳為奇事。內有一人曰。此聚寶盆也。若以零銀碎金置之。次早必滿孟。夫以至珍之物。已到目前。而人不識。反為飼犬之器。以穢棄之。不如藏之深山。韜光養晦。故由洞而入。韓子曰。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此言即可徵此物矣。

神假物

沙溪王老。又言大洞之西。斜去數武。又有一洞。橫寬數丈。平坦空濶。入洞里許。溪澗三丈餘。不知何年。古船橫置其間。鐵索貫之。如浮橋。過船有沙岸。方十餘里。五色石卵。燦爛若錦。水藻搖漾。石笋嶙嶙。深處有石室。供大佛像。俗有喜事。可假器具。以供客饌。焚香尸祝。約時以償。次日。祈假之物。置於洞口。人自取之。貧者或待舉火。拜跪宣苦情。次啟神厨。必如祝。獲利須償之。不償神不之怒。後求不驗而已。此所謂大慈大悲救苦救難佛也。

稻楷化鼠

天地間所何不有。試以化生言之。大則鯨化為鰲。小則蟻化為蚤。未親見者。常以盡信。書則不如無書。為論。予嘗至戚家。見渠田間。堆積稻楷。數月。日蒸雨沁。朽爛腐爛。命工鋤而去之。見草堆中。若大若小。悉成鼠形。有鼠頭而草尾者。有草足而鼠腹者。記曰。腐草為螢。田鼠化鴛。物因時變。是蓋閱歷之言也。

邊將

豫有郵署。至夜分。恒聞空中有言語歌謠。不能辨析。咸稱有怪。人不敢居。遂成廢解。有邊將。奮力過人。路過此宿於此。館人告以多怪。將笑曰。吾在朔方。百戰百捷。殺賊

如麻。豈畏鬼怪哉。屏去從卒。獨處其中。至二更許。忽見粗莽大漢。手持洞簫。按孔吹來。工商合拍。唱則左手如蟬翼鳴。音韻疾徐。口中惟喚武三郎。時時而嘯。將曰。如此吹簫。實為鬼物。其怪大慙。顏色遽變。拔劍斫之。斷其右手。跳躍而逃。天曉視之。遺簫在地。乃一蘆管。脈肩一具。血痕星散。尋至古墓。後有深洞。燃燭垂視。見大黑猪。少一前蹄。死焉。

沈處士

浙有沈處士者。聰明穎悟。博學多聞。詩書經史。一覽無遺。偶見東嶽廟中。經卷甚多。與僧借閱。僧以水陸齋會名魂施食等咒。與之。曰。齋朗誦。忽見蓬頭野鬼。大小數十。為羣。聚集階下。滿室醜醜作聲。咸謂蒙師薦拔。羣來領命。沈大驚。思欲退鬼。茫然無法。窘極而病。急召僧作道場。而鬼乃寂然。病亦尋愈。子素不信鬼。一夕。起議劇錢。招僧放鉢。甫陳祭筵冥物。即有人於南樓。見四路神燈對對而來。鬼燈簇簇而至。踵壇而滅。僧念散孤咒後。忽聽鬼聲嗚嗚。是蓋以誠而致之也。是夕。起會在于。而樂助者在人。眾皆竭其誠心。餽必潔盛。事必周到。故能若是耶。

拜五經題

徐友讀書質鈍志堅。恒記書一章。雖數十回。猶不能全領在胸。於是陳列四書五經。朝夕參拜。如僧禮佛。人或誂之。對曰。吾資質魯鈍。經書不能記憶。拜而讀之。或可有得。獨於雞鳴時。焚香占卦。工深膠開。忽焉會心。遂於易理洞然。一日。學使按臨。徐將五經逐句分析。枚卜而拈。得易履之上爻。珍而藏之。揣摩熟練。及應試。經題視履者。祥其放元吉。遂獲雋。此亦由於讀書之勤。而求之誠。所由致也。彼夫心靈敏慧。而輕浮自棄者。當以徐生為鑒可也。

焦女

何深。湯溪人也。年二十。讀書無成。去而學道。時往戚家。攜有酒餚。學戴仲容攜柑聽黃鸝聲之意。偶於適意處。鋪筵乘興飲之。醉迷路。卧山中石上。見小山上。有酒肆。光潤潔淨。信步而行。屋房廊舍。四壁鋪錦。地軟如綿。有美人出迎。衣服青翠。揖客而進。窗櫺內聞機聲。軋軋。頃刻錦成。精巧絕倫。移時。女着五色衣。舞袖迴風。歌一曲曰。情人最解是相思。隱約花前織柳絲。莫怪背郎羞半面。簾櫳偷立已多時。郎來郎去未曾知。儂到春深有所思。郎處不須紅豆子。殷勤寄取繫紅絲。歌罷。雷雨大作。陰雲騰沓。暝霧迷漫。風聲呼嘯。所居之屋。搖搖如懸旌。何大恐。美人曰。無畏。久晴故也。條忽

夜闌宿醒頓醒。但覺寒氣侵人。零雨未止。遙望林梢。若有鳥巢懸於樹間。驚視之。乃鷦鷯房也。對巢溯夢。寔即此以生幻境也。惆悵久之。

鄭秀才

潮州上水門有鄭秀才。歲試拔列前茅。散步至市。見衣舖繫一線縐袍。藍色鮮妍。愛而驚之。時值學使簪花。着以應名。至出校士館。覺身重。急歸寓所。脫袍置諸帳內。至更深人定。忽聞窗外窸窣之聲。問之莫應。方謂暗蟲打窗。不以為異。遂就寢。正在朦朧間。聽戶外吟詩云。飢驅棄學過漳泉。海醜難防命亦捐。老母倚閭難慰望。孤魂飄泊賴攜旂。綠袍且作緋袍贈。桂榜高棲杏榜懸。免死狐悲敦古誼。啣環結草自年年。問其姓名。答曰。姓吳名新。廣西人也。幼業儒。幸列膠庠。家貧親老。棄舉業而習經營。往來洋面。已五載矣。行抵臺灣。被盜劫財斃命。孤魂無寄。聊附藍袍。君今收買。祈推同類之情。送至篋輒之室。朽骨雖沉渤海汪洋之境。殘魂得依祖宗邱墓之鄉。種此福田。騰茲雲路。鄭半睡半醒。似夢非夢。因思此冤魂也。不與寄歸。則魂終附此袍矣。廣西不遠。所費無幾。吾當決此一行。以副其所托。翌日出省。訪至其家。只一老母。因子久客不歸。積憂成疾。常親牀褥。鄰里有持湯藥以進者。日一過之而已。鄭將藍袍

托鄰付其母。並贈以銀。是夜夢吳謂曰。蒙君帶某魂歸家。並承厚惠。君本大器。來科
當中高魁。會試連捷。授職編修。閱二年。放福建學使。時有黃蘊奇持刺來謁。即覓予
之盜。請君留意。鄭歸。時時憶前事之奇。後鄉試中式第五名。會試詩題圓靈水鏡得
私字。三更後。鄭試文已登卷。將欲作詩。恍惚間。忽聽吟聲云。啟世光纔滿。推輪影漸
移。太清原不滓。普照本無私。遂以二韻寫之。主司擊節歎賞。榜魁天下。閱兩載。果放
福建學使。按臨三日。適巨商黃蘊奇來見。鄭以並非科甲鄉紳。敢來謁見。將欲嚴飭。
因憶黃蘊奇之名。乃數年前夢中吳君所告者。傳之使見。鄭正色危坐。黃進跪叩。問
曰。爾作何業。曰。富商。曰。幾年矣。曰。四年。又問由何業而起家。曰。作水客。鄭厲聲曰。汝
即在臺灣劫財斃命之黃蘊奇乎。我已知之久矣。認則作自首免罪而辦。不認即送法
司。拷拶研求。黃聽言皆有固事。難隱諱。即伏地叩頭。一一承認。鄭即咨中丞。拏送按
辦。並面告以買袍附魂。夢中訴冤情事。中丞將黃蘊奇依律正法。籍沒家貲入官。念
吳新母老無依。賞給銀五百兩。咨粵西中丞。飭領完案。嗟乎。民之為盜也。由于貧。至
於富為巨商。遂欲交結公卿。出入幕府。自附于正人之列。若非先入於夢。而學使幾
為朦混矣。夫乃歎彼蒼之報應不爽毫釐也。

武生

鄒邑武生家頗小康好鬥鷓鴣見有佳者不吝重價羣居終日論鷓鴣之貌決相鬥之奇此外即置之淡然提籠出門金決輪忘殆無虛日數年家業一空只餘山田數畝薄土一幅無力倩傭自耕自耒妻提榼往田餽餉至道旁見草中有鷓鴣紫羽對門爭啄不已其妻踞地坐觀自己至午二鷓鴣力倦息於田間乃掩取之藏於榼內生飢回家方轉山坳見妻行草間訊之告以故生啟榼取視曰此鐵嘴鷓鴣也世希有之然傷已重須調養匝月乃可出門飼以壯食日夜把持縱兩肘酸麻猶不釋手見其傷平將田出典以博勝負妻苦勸不從遂入省門適遇族中少年喜事者來店生先以白金出賭詎鷓鴣猶未復元數嘴即脫翩然飛去眾笑其怯輸白鏹三十猶存一鷓鴣不敢與鬥即攜回加意調養月餘羽毛改色聲氣雄壯曰今可出門矣與妻商曰吾家僅剩土與牛焉能養活不如沽之與決雌雄能勝則家業可復不能勝再尋生機妻然之又沽銀三十挈籠至省賭之屢鬥屢勝以一敵百不數日即獲白金三千餘兩一日有茶客出重貲來鬥生以為唾手可得開籠而視鷓鴣已斃矣生悵然失望歎惜埋之而歸生回至鄒田土盡復不作田間農夫矣生曰失而復得不

可再使之再失也。守之而已矣。故觀門鶴鷄者過。雖見獵心喜。亦不復入其場矣。

劉君名

劉君名旌。德冕。溪武生也。其貌魁梧奇偉。精於鎗法。見飛禽走獸。過發鎗必中。而其
所用之鎗桿。用烏木箴以細花金絲。所養獵狗。喂以牛肉拌飯。遇獵時。帶狗而出。狗
則亂竄搜尋。人即飛跑。跟亦不及。每每覓狗而回。以故置布袋二三箇。獵時。將狗以袋
盛之。負之登山。遇獸則放之。狗見獸。則圍而搖尾亂咬。用鎗擊之。獲獸更捷。劉性喜
閒雅。另築小齋。養花栽木。獨處其間。一夕。正在濃睡。夢人示曰。明日休出門。劉即醒。
聽鼓已三更。心思夢中之言。何足為憑。未幾。又睡去。忽有人推其身曰。明日休出門。
須繫記。即醒。曰。一連二夢。戒我之言相同。真奇事也。次日。諭下人曰。若有客來。為我
盡復以外出。至日午。有朝夕往還富友數人。到齋。直入其房。下人急不能阻。而劉亦
躲匿不及矣。邀劉同往遊玩。晚仍回此。擾酒食也。劉曰。在此歡飲。則可遊玩。不敢奉
陪也。友曰。不遠行。即在此後山。何必固辭。數人拉之同行。劉強從之。友見劉許同行。
又欲帶其鎗與狗。劉又阻之。友人自持其鎗。裝以藥彈。以袋藏狗。負之而行。登後山。
適有巨鹿走出。友即放狗。以鎗交劉。令擊之。劉思夜夢恐有奇禍。持鎗向天而放。誰

知鎗發。而鹿以獵狗之追。從劉之頭上。縱身高跳過去。其鎗適中鹿頸而斃。衆人昇鹿負鎗。狗而回。剝皮而專劉分肉。而共食。友人曰。子不擊於鹿之來。而中於鹿之去。視勢而擊。真神鎗手也。劉又思昨夜之兩次托夢。必是鹿知傷於我手。而求我勿出也。今以友人之逼而出。適傷其生。數也。數不可逃矣。劉以鹿皮為褥。夜坐其上。柔軟而滑。時稱適體。至天暑。命僕易褥而晒之。毛間有彫。僕持藤鞭擊之。而毛落如飛。劉正在簷口。脫衣蹲身。而洗臉淨身。鹿毛盡飛。劉身拈住肉上。如生。拔之而疼。凡拔毛處。肉即潰爛。且流黃水。潰處日久。之而週身俱潰。肉自落。不一月。而肉盡。見骨。乃殯。人曰。此乃鹿之為祟也。吾以為不然。夫劉之得夢也。已戒出門。其放鎗也。向天而擊。意在全命。而鹿從劉首高跳過去。明明數在。應死。論其罪。在于友人之逼。而出。持鎗而逼其擊也。於劉何與焉。此皆由於劉之性耽遊獵。愛烹野鮮。故有此報也。

新酒起痘

昔有友之幼子。年五齡。出痘。毒重而死。有舊僕人。甚勤謹。精于釀事。其女子歸後。亦思麴蘖生涯。請父以舊僕與伊家主釀事。父與之。因聞幼弟患痘。即使舊僕往探。僕至而幼子適死。昇之廳旁。眠椅上。用席撫之。父對僕曰。余家為痘症兇險。一連五六

晝夜上下大小。未曾安枕。眾皆敬倦。是子生前常喜爾扶抱玩耍。今已死。着爾看守一宵。明早買棺殮埋。爾素性愛酒。新酒已成。俱在缸內。爾可儘量而飲。舊僕應命。守至二更。寂寞獨坐。自覺孤寒。取酒烹而飲之。飲至半酣。思死者生時常常同飲。曰。寧我一人獨酌乎。將席移開。以酒灌死者之口。緩能潤下。因自飲一杯。灌死者一杯。直至酩酊。自縮至桌下橫睡。而置死者於不管矣。黎明主人起。負錢欲出買棺。見僕已醉倒。而死者所撫之席已去。罵曰。酒鬼酒鬼。令爾管屍。而任屍露睡。糊塗極矣。呼之不醒。急至屍間。見臉上陷下之痘。顆顆分明起來。口有氣而手能動矣。喚妻出看。喜極。復抱進房調養。次日頭面手足週身上下。痘竟密洒如珠。越數日。潰爛臭不可聞。人勸延醫。曰。生死有命。醫者無能為也。漸之潰爛結疤。月餘脫落之疤。大如糊臉。惜乎美如冠玉小子。變為爛臭麻子矣。此皆由於是子之氣體弱。而痘毒重。不能發越于外。毒攻其心。無有不死。乃以新酒灌之。得助其氣。而托其毒。毒出而心怡。心怡而人甦矣。今之為醫者。第以毒重者其火必旺。於是用寒劑以瀉火。峻藥以攻毒。殊不知體弱者。非內托不可。攻毒則體愈虛。瀉火則毒愈陷。是不死之人。而速使之死也。庸醫殺人。深為可慘。余故載此一事。以為痘家準繩焉。

咫聞錄卷一終

咫聞錄卷二

清 慵訥居士著

龍神祠

雲南大理山。多龍洞。昆明有士人。夏月讀書山寺。一夜。月光如霽。見老人策杖而至。揖與之言。清談娓娓。議論風生。疑以為同寓寺中也。由是夕必至。談必至三更。月餘。老人別曰。我謫居此地。明日限滿。當去。我居大理府外平溪。異日君得志經過。當有良晤。後數年。士人以貢生選授浪穹縣教諭。訪之。果有平溪。至其境。即有童子來迎。曰。吾奉主命。掃徑以待。士曰。爾主何人。曰。吾主卽昔年山寺中月明談心老人也。因隨之。同入深林。見有宮殿。窈窕。老人已拱候門外。迎揖而入。款洽甚殷。老人曰。前約不虛。亦夙緣也。既到此。姑盤桓數日。以申曠隔之情。重逢舊雨。更覺綢繆。每食豐潔異常。固辭得歸。老人送至林外。呼童子取豆一盂。曰。僻處山林。無物為敬。聊以將意。士人辭不受。老人強納諸袖。士人輕視夫豆。隨行隨落。至半途。舉手摸取視之。乃瓜子金也。悔之。仍由舊路覓尋。但見靈湫深邃。潭水澄鮮。上有小廟。顏曰龍神祠。曰。此老或卽是神也。士人撮土為香。伏謁盡禮。惆悵而返。噫。士人之遇龍神也。幸矣。當其

別時。已露謫居之言。則已知非凡人也。而偏忽之。迨後踐約相遇。見宮殿寬敞。儼然貴胄之家。而猶漫不為意。反輕其所贈之物。以至大半失去。是蓋貪首着之命也。可不必往尋矣。而又反尋之。可謂愚亦極矣。然此士人以瓜子金而返。非謂龍神而返之也。不見其廟。彼猶蚩蚩焉耳。

響馬

響馬者。山東路上。跨馬帶鈴。自作暗號之跡也。人多俠氣。服甚豪華。莫辨其非。難識其夕。圖財於至秘。謀命於無形。昔有布客。馱本獨行。往來齊魯間。已有年矣。一日薄暮。見少年驅車至。面黃似病。同行入店。食邀布客共之。銀則自出。布客見其慷慨揮霍。行則並驅。宿則同居。數日。路遇四五人。相貌魁梧。少年認為同里富室子弟。入京應試者。同伴行止。調笑喧嘩。布客欣欣得意。以為此次途中。可無弔影歎孤矣。又歷數日。復有客六七十人。雕車肥馬。服飾華麗。途遇少年。停驂顧問。和愉之色。形於面。布客問少年曰。予之姻婭也。欲往密雲一帶。販棉花耳。亦眾為伴。又過數日。至半路山中。風雨凄其。車不能進。馬亦難驅。同投小店宿焉。是夜三更。店主見客房中。燈火煌煌。照透窗寮。從隙相窺。布客捲帳獨睡於牀。諸客圍燭跏坐於地。輕聲低耳。不知所

談何事。店主呼曰。諸客何不安寢。明早辨色可行也。諸人答以即欲睡也。旋店主腹
疼如廁。仍從窗隙窺之。燈已滅矣。廁中聞大叫一聲。回復問之。寂然無人。答應。店主
以為客夢中顛倒之聲也。亦不為意。迨雞止啼。而天將曙。客皆起身。店主查點出客
入店內少一。曰。昨宵入客共十四人。今出何十三也。必有其故。攔而窮追。諸客曰。爾
老眼昏花也。齊足而進。齊足而出。少之者誰乎。店主不能應。即上車去。店主細想昨
夜之異報於捕役。通於地保。白於鄉鄰。入觀其室。並無蹤迹。迴環審視。板扉有指頭
血印三點。店主曰。諸客悉是盜也。蓋執之。於是各持械出追。盜猶抵拒。已傷二人。捕
役集居民數百。聚於巷之隘口。同聲齊集。圍而擒之。一無遁逸。得其車馬。搜其身。各
有布包。啟視則一段血肉。檢其行李。各攜一團濕灰。驚送之官。一訊而服。僉供少年
為綠林之魁。稔知布客負重賢。獨自往還。約盜先後聚集僻店。殺其身。解其體。以灰
醃之。不致血溢。分攜其肉。藏帶於身。擲之靜密坑中。以掩其跡。初不虞店主之疑。而
查也。官得其情。實諸盜於法。埋布客之骨肉。而賞其店主焉。衛秋橋自晉遠來。聞諸
老於風塵者。轉述此事。時予瘧疾復發。因頓欲睡。秋橋遽去。驚歎久之。惜此事忘問
在於何時。在於何地。細想盜藪。疑在陽穀壽張東阿滕嶧之間。故略而記之。以為東

西作客者。使之閱此。而留心於跋涉焉。

蛇毒

曾聞一滇人云。有術士精於命學。其靈驗一時喧傳。細民黃達。業於農。求其推測。術士曰。大運進絕。流年逢煞。春間午未日。當小心。恐遭蛇害。然避亦難免。黃達在半信半疑之間。一日。正在耘田。忽驚。腿上如針刺。大喊起而視之。乃蛇傷也。倏忽浮腫。疼亦難忍。急取刈草之刀。剗其肉。大如棋子。棄之於地。血出盃餘而疼止。毒亦散。達以為已應術士之言也。難已過矣。易數日。復至田間。見遺棄之肉。膨脹如斗。用竹刺之。暴裂。瀆水。水入眼中。疼痛異常。僮鄰農挽扶回家。初流黑水。繼之以血。血盡而斃。其子閱時憲書。正午未日也。噫。禍患之來。既已應之於前。不能避之於後。莫非命也。數有前定。非人力所能回也。彼術士者。可以知幾矣。

賊授徒

王阿乙者。穿箭之雄也。夜則出入富宦之家。凡有金銀衣服寶物。挾之而起。從無人知。亦從無破案。皆稱為老師傅。後以年老足硬。目茫手鈍。不能再作此道。乃以法授徒。往往不能如意。中有一徒名阿肥。數年不教作一事。亦不教以行竊之法。忽請於

師曰。弟子師事有年。見師行動。略知一二。然未蒙明訓。不敢出手。今欲出試。未識可以發軔否。乙曰。東巷徐宅。室小人稀。今夜同往一試之。夜深人靜後。師徒至徐牆外。先開一竅。叫肥以足先入。倒腿進去。肥曰。此何意也。乙曰。恐有人知。可即出來。若以頭進。出之不易。內人知之。出亦不及矣。肥如其言而入。乙以荊棘塞竅。肥於黑暗中。摸取牀頭草帽。戴之。鑽而出。乙曰。小子有造。遂問室有何物。肥對以只有鷄籠。乙曰。主人可告知爾置物之處乎。肥曰。心藏深。不聞不語。何以知之。乙曰。爾至雞籠前。將身上破衣。緩緩撕裂。如鼠嚙物狀。肥如其教。徐夫婦在牀聞聲。問曰。今日沽來棉布。放置何處。聽鼠裂布之聲。恐為所傷。婦曰。無妨。布在褥下。肥出告乙。乙曰。可叫主人取與爾。肥又請計。乙曰。爾再入室。用長繩繫雞足。將籠輕輕提開。我隱入門後。拔闕。牽雞而行。雞必驚叫。徐夫婦必共起視。爾有隙可乘矣。肥遂依其言。徐宅果驚。曰。野狸拖雞。夫令婦取大然燈。婦曰。籠已移矣。雞亦無也。夫急出追狸。雞去逾遠。肥竟席卷捆布。匿于牀後。俟徐夫婦睡熟。仍由竅出。乙曰。孺子可教也。彼挖竅而入。予已知之矣。然賊徑甚偉。教之不得詳也。凡近人房挖竅。當以木人頭進試之。恐狼心人俟賊之進。而以刀殺之也。又開門而進。安放膽大。開有響聲。可探若家之或醒。

既進門仍須關好。方可取物。蓋恐來往人見其門之開而喊之也。又開其房門。須以
攪橫截於外。惟恐主人驚醒起追。爾可攜賊跑走。主人由門追出。攪攪其足。必跌。俟
其起而復追。則已遠遁矣。設遇力弱文人。一跌喊疼。亦不復追。得賊而出。必驚醒他
家。使之知覺緊防。免致他賊再進偷取。蓋再進者。倘被獲住。必至官追賊。彼看失竊
情形。即知何方之賊。賊非伊得。其肯認刑。不招出我乎。招之。索被伊破矣。至於身邊
所帶器具。鐵尺之外。鐵線三角鑽。斷不可少。逢有鎖處。摸其鎖門。而即以鐵線鈕成
一匙。無有不中。三角鑽可以穿門。又可以插牆歇足。此乃躲閃之地。設在樓上。攪腮
主人聞聲而起。爾須身向外面。兩手反扳樓簷。俟其牕檻推開。只可乘其勢。而兩足
翻身。上屋。無從可追矣。如欲取人食物。將筋數枝。用手搓之。其聲恍如猫之食物。主
人必告之。此其道。總以心靈妙想。不能一一教導。然總不可姦淫婦女。其業必破。可
穿箭之道。密矣。深矣。非下愚所能學也。孔子曰。惟上知與下愚不移。此言蓋近之矣。

劉蕪

閩中甯洋縣。鄉婦劉張氏。有姑無翁。姑年老多病。婦事之甚謹。其夫劉蕪。耕種為家。
奉母亦孝。婦產子甫及彌月。家畜一母雞。殺而烹之。以為資補。雞尚未熟。婦出溪浣。

氏夫亦出田。艾耘時鄰居孫姓有婦王氏喜走人家。不安於室。恒挾人之隱。揚人之短。捉影捕風。起鄉鄰之口舌。指鹿為馬。嫁奇禍於他人。然未陷人於死。故天不加戮。此時忽至劉室。見其庭中有毛鍋。內煮雞。因見無人。不停足而適戚家。周姓之婦亦不在家。聞知失雞。在外尋覓。王遂密與言曰。爾尋雞乎。適見劉家烹雞。不知即是爾家雞乎。盍往觀之。周婦即入劉室。不見婦。即見兒在牀啼。開鍋視之。果烹雞。周婦疑劉之攘雞。否則予之雞錯入其家。順取殺之。乃以其兒投之鍋中。易雞而歸。此婦浣衣入室。尋兒不見。開鍋視雞不見。而兒已糜爛矣。大哭失聲。氣咽而絕。姑在牀聞聲。自內房扶杖出視。大驚。痰湧仆地。亦斃。其夫自外至。見庭中闕寂無人。進窺房。母與婦俱死。兒亦潰於鍋中。痛一家之俱無。傷殘命之何依。觸階而死。一時死者四人。外人不知也。午間。天忽稠雲隊起。風雨交加。雷電合章。俄而晴霽。見劉家門外有二婦人。跪在簷前。衣裂見體。背上有朱字。一書搬弄是非。釀成四命。一書殺兒絕嗣。害人滅家。衆驚視之。即鄰婦王氏周氏也。階前有一死野狸。及未脫毛生雞半隻在焉。衆驚問劉家。何無一人出入。視其室始揣其情。而報之於官。官赴驗。見一家四命。恐有挾仇謀害之事。雖有雷擊朱書為憑。難以通詳立案。研訊四鄰。鄰受苦刑。竟無確供。

一日晚堂帶訊。內有一人聲改女音。將前事一一供明。其疑乃決。官即以鬼魂附身之言。及雷神所書朱字。列之詳內。上網乃信其事之真。而准其立案焉。

陳安張福

嶧縣陳安。往泰山販油。至山下。誤入一巖。行五十餘步。見黃白金銀滿洞。起意搬運。遂擔油入內。見兩旁各有石臼。將油納諸臼內。盡裝金銀。利心起。而忘油具。乃竹編成。仔於肩而底脫。急尋木藤葺治牢固。又欲肩而出之。忽有巨石當洞。其口祇可令一人行走。不能使人肩物而出也。陳徘徊躊躇。計無所出。忽聞石上有聲。舉頭見一藍面人。擲寸許楮包。取視得白金一塊。權之適符油價。又有張福入城探親。路經山下。往岔而走。見磚路一道。平正寬大。步穩行速。心甚愛之。忽踏一礮磚。步重磚翻。露出元寶一。福喜極。挨次啟磚而視。俱有元寶。路尾有銀牌一面。福脫夜色。銀重不能舉。仍將銀置於路。結草為記。回喚妻子。持筐同運。至則尋覓失蹤。惟銀牌尚在。視之。上有字云。翻元寶一遍。賞銀牌一面。福同妻子還舍。感歎惋惜者累日。又廣西宣武縣城對河。石山重重。山有一洞。屈曲而進。內有元寶百餘車。人人思取。總不能得。或有備牲牢祭而求銀者。銀藏於身。即目冒頭眩。難以出洞。擲之即神清氣爽。出洞必

有碎銀可檢。檢之。祇可當牲禮之值。而不能多餘分毫也。乾隆五十六年。有一上人。妄聽人言。欲得此銀。必以童男女祭之。若人有一子。年九歲。兩目皆瞽。有一女。年十一歲。帶刀騙子女上山。至洞口。思瞽者不得逃走。須先殺女。一刀劈去。女負痛聲呼。震地。而瞽者驚翻山下。適有人見而獲之。送之於官。將若人鎖禁。醫愈其女。官恐將來為害者不止一人。用生鐵數萬觔。鑄洞口。人不得入。今欲入此洞者。必由山頂小洞而下。入必一日。且黑暗難行。即進銀處。亦難運出。由是不復思此銀矣。夫有是銀也。必有人得之。天地豈有長棄之寶乎。第不知銀出何時。得自何人。此數已早定。彼蜚蜚者。可不必妄思此寶矣。

辨子

一農人生子。家貧。甫生而鬻於富厚之無子者。催乳母以養之。迨成人。貌極清秀。教以讀書。文頗通順。其生父愛慕是子。欲令還家。其子不知貧者乃是父也。享安閒之福久矣。焉肯舍錦袍而就韋布。去玉食而飲簞瓢。以故鈎挑不動。硬向富者贖之。富者曰。子乃斷賣。難言贖也。吾養此子。已廢數千金。如我金予子還。貧者不能應。因謀於訟師。曰。例載異姓歸宗。子可控之於官。當斷還於汝也。可不必以銀贖之。作詞以

控富者訴子以親生。非由買來。官問之不能決。問其子。子亦不知身從何來也。官思何法以辨其真偽。因命原差將其父子分三處以管之。勿令其親戚探望。至五日。官又傳差進而諭曰。汝於二老前偽說子有病。次日又說病重。視二老之情形。密稟於我。差領命而往。告於二老。貧者淚下。富者持銀與差。使代延醫以治之。差稟於官。又諭明日傳知子死。再視其情形。密來稟知。黎明差告二老曰。爾子於五更死矣。貧者痛哭不已。富者口第歎氣。差令其壽棺殮之。富者曰。彼認此子而訐訟。當令彼收殮而埋葬。差又稟官。即坐堂審訊曰。子之真偽已知之矣。命原差一一質之。富者俯首無辭。斷曰。買子延嗣。世或有之。例載歸宗。姓難亂也。是子當以生父之姓為姓。以養父之姓為名。應考赴試。念其思養已久。其子仍留養父之家。使之侍老。以報鞠育之恩。俟養父死後。方准歸宗。將來為養父持喪期年。為生父斬衰三年。着養父須擇立繼子為後。其家產分給一半與義子。留則與之。不留仍與繼子。不准帶回生父之家。此判。人之最關切者。莫如子。若人之賣子也。由于貧。其愛子之情。不能因已賣而改之。彼屬毛雞。裏者迥不同矣。是案也。分三處以管之。使之不得通風。偽言死而辨其情。辨其情而斷其案。是亦精明之官。可為後世法矣。

人參

宜良山有廢寺。有邱道士。募緣創修祖師殿。師徒二人同居。有年。殿前峭石奇巖異。草怪木。穴雜菲莠。常見兩小兒。在山門外遊戲。道士時遇之。久而漸熟。餌以甘果。不敢入殿。如是數年。道士一日攜鮮桃數枚。置于香几。一小兒在門外窺見。遽入殿中。道士急抱之。至香積厨。褫衣。用水洗淨。至于大鍋內。上用木蓋。壓以大石。使不走氣。令徒架薪煮之。戒勿斷火。毋啟視。我將上山。俟我回來會之。其徒思出家人。時以行善為本。今道長如此殘忍。謬云。惡人住善地。奪之。即斯之謂歟。忽聞小兒在鍋內叫號。心欲放之。又念道長平日法戒甚嚴。不敢違令。已而小兒寂然無聲。想已煮熟。逾時已久。師尚未回。恐鍋中水涸焦枯。開視之。忽然滿釜一聲。小兒躍出而遁。其徒駭然變色。即追無蹤。道士自外來。手握青草一團。見其情形。泣而歎曰。汝誤我矣。我創此寺三十餘年。費盡心力。原為此物。此非小兒。乃千年人參也。合藥服之。可以長生。今我無福。不必作昇仙想矣。尚留其衣。食之。可得上壽。洗兒之水。飲之一生無病。隨視其衣。已失所在。水為犬所飲。道士失望。與徒別曰。汝護守寺門。我去矣。後聞犬生黑毛。披拂細潤絕倫。入山不返。人以為仙去云。凡人之成仙也。必其身具道骨。加

以正心修煉乃能成仙。是道也。既無道骨。又不加靜修之功。而徒思食天地至寶之物。以昇仙。悞矣。悞矣。無怪得而復失。不如犬之心。無嗜慾。而得食此麥也。從知心有嗜慾。即非清淨。其何能得道。而妄思昇仙耶。

鄉民趙子壽

友人魯竹庵述。湖南沅州山中。鄉民趙子壽。恃富而驕。日肆飲博。不數年。將祖遺家業。蕩然一空。只餘瘠田二十餘畝。十年三收。賦役甚重。脫售無人。因思族姓有容。臃腫多病。家殷忠厚。商同族長有寬。勸與售之。有容念係一脈相承。不忍視其枵腹而坐。強如所勸。允售。子壽因得價五百金。一日。忽聞山頭轟聲如雷。石中涌出清泉。一股環繞此田。可藉灌溉。至秋禾大熟。較之往年。則加三四倍。由是無呼旱號涸之苦。而瘠壤竟成膏腴矣。時同族有安心羨之。遂與子壽言曰。爾賣與有容之田。前則瘠而價賤。今則腴而價昂。爾可往有容索增價值。否則我借銀與爾收贖。轉賣與我。愿加數百金。商議已定。子壽遂如其教。向有容欲增其價。有容曰。此田我本不願接售。因族長再三勸說。通情買受。今我不能加價。如有人售。還我原贖。有安照原數給子壽銀贖回。加銀三百兩。與之賣之。遂當官立契納稅。以杜再有翻異。時維九月。轉瞬

春耕忽一夜雷風大作山頭大石崩塞前出清泉復成瘠田未幾有安家業斬替與子壽等矣而有容安富如故古語云富貴若從奸巧得世間呆子吸西風即此之謂歟予曰此乃天之助貧者也子壽只此瘠田一賣而盡無可再有生機矣故决裂其泉使瘠者改肥則貪者起慾有安殘刻人也其銀豈易出乎必如是而有安能出其銀子壽得增其財巧莫如天想子壽平日祇知化銀而無忌跡矣

治狐

昔汶上縣令諱大春者滿洲名進士也有神君之稱其邑之北門底有貢生盧某一妻一子一女子已要而女未嫁家小康人少而厦屋渠渠閒房隙舍向有狐居習不為怪一日盧女啟檢衣篋見三寸許長小兒眠于衣上呼嫂視之突來巨貓遂却而去急追無及從此狐與為讐矣倏而憑空叫罵有時真置食中甚至兒媳穢物常納翁衾舉家驚悸盧翁聞某宅有女狐稱九姑者從不為害於人時與婦女隔壁談笑且喜代人調和競事命妻往求之九姑笑曰此畜名叫黑胡同併無小兒不過設此以肇孽耳其雌者在麒麟臺下迷人害命已被雷擊彼匿在比干墓裏賢者寢陵雷亦於式獲免其劫今復敢來此作祟耶且向彼言之再為復命次日九姑寄口信云

事不諧矣。此畜占定汝女為妻。以汝後樓為巢穴。樓中尚要供奉大仙黑胡同之位。日獻雞酒香茶。方免其禍。盧翁怒曰。城隍理一邑陰事。素著靈異。我惟有赴城隍廟告彼耳。狐在房上應曰。我不憚爾告。正要汝告也。言罷。寂然無聲。是夜三更。忽有人大呼曰。神道誠隍至矣。盧父子出視。但見廳上燐火大熒熒。中至一穿紅袍者。呼盧之名。而聽其所罵之辭。皆屬狐言語。盧知狐扮為神。以巨石擊之。一閃而散。盧女正在室中。忽然倒地。哀呼莫救。母與嫂急扶起而視之。遍體青紫。舉家胆戰心慄。守至天曙。恰值縣尹傳眾紳士議事。盧亦與焉。公議畢。獨指盧而問之曰。年兄氣色昏迷。得無有異事在心耶。盧悉陳顛末。公偽怒曰。凡人奚可與仙爭拗。且仙以喪子而要女。可謂理正情順。惟汝女跌傷未愈。一二月不能成禮。奈何。汝歸。先將上樓整潔。即安大仙黑胡同之位。日獻酒醴。以供奉之。俟女傷痊。擇期成禮。為足。臨別。又以目授意曰。汝勿憂。我非刻舟求劍者。盧歸。即遵諭恭敬位置。精潔具獻。狐樂不可支。公於是夜沐浴齋戒。次早閉門辦案。不令人知。至晚傳集眾役。親赴西鄉捕盜。行至城隍廟。降輿入拜。取懷中牒文焚之。出諭眾役曰。出北門去。道過盧宅。敲門直進。盧迎之入。公問曰。汝供仙之樓。要在盧引登之。公手指狐位。怒呵曰。妖狐敢在此作祟耶。將牌

位取擲樓下。命用稻草包似人形而杖之。杖下三十。草人忽跳起。作欲逃之狀。公以手加額曰。仰賴神威。執狐至此。命衆隸用亂板擊之。不多時。草潰而木爛矣。焚之有燒毛臭味焉。公復詣廟謝神。巨聲請曰。還亡神恩。於三月內。將狐黨盡行逐去。使闔境安堵。官民獲占神庇矣。祝畢。返署。至夜。滿城狐狸嗚嗚四起。有哭黑胡同者。有罵盧貢生者。通無有敢怨及大令者。凡令所涉之處。而哭聲頓息。三月後。寂然無聲。九姑雖不害人。究屬狐類。諒亦在驅逐之中。不知所往。而盧女無恙焉。盧貢生項香詣謝闔縣紳耆。不約而至者無算。公笑曰。吾非王道士。何以能捉妖。不過本之以誠。誠則有靈。邪不勝正耳。均皆待之以禮。而汶上縣治。至今無狐。猶頌大令之德也。同時鉅野縣令。姓尉名柱者。聞汶上逐狐之事。心羨慕焉。訪知境內距城五十里之太平集。有狐作祟。尉公亦齋沐牒於城隍。復出告示。遣役賞至彼處張掛。役乘月色而往。行至中途。足疲憩息于白楊樹下。戲罵曰。何物妖狐。作祟為害。累他親爹。半夜三更奔走數十里。樹上有人答曰。官頭休破口。有話好好講。我輩亦非不知情理者。言罷。從樹上擲下一物。拾視之。乃紅紙包。啟得元絲銀三錠。役納之歸。由是太平集之狐亦斂跡矣。

乾隆年間浙之甯郡有某姓者家有狐妖其摠似病非病形日委頓病者知命不能保將夢中少年纏繞情景一一訴知于夫乃選壯而有膂力者夜必三四人秉燭坐守狐之來也先有陰風襲之即倦力士即起拔劍而舞狐亦畏之一夕坐守者皆餓至大缸取粥而飲故雖視之粥似宿已三朝面起黃化臭惡難聞而缸中之大猶紅衆皆喧罵有憑空而碰傷其額者有在牀卧而翻跌于地者有坐玩易經使狐之不敢近者誰知對面亦翻書頁不見其人攪擾異常其翁延道士作法化符時符飛去適燒其鬚而道士變為太監矣翁乃控城隍並控于縣時有邑令錢名維喬字竹初者收其主而齋戒三日親詣城隍行香焚牒月餘天師府中行來一文啟視之即某家控狐作祟事文內乃城隍牒附有硃符二道鐵牌符一面錢邑令即傳某翁來示以文給以符與鐵牌命貼符於前後門埋鐵牌于病婦之房夜即安寢人亦復元而狐不知何往也咸訝事之奇後翁到江西拜謁天師問之曰此狐勢大非郡邑城隍所能制也故城隍牒之於余又問城隍之文從何來曰府之後園有一池文來則浮水面早晚必往池覘之有文則查是何妖應何法制則發符以治之若查非妖乃真有病則不發符僅移城隍不移郡邑也

野史氏曰。陰陽雖隔。其理相通。陽可以理陰。陰亦可以理陽。狐之秉天地之氣而生也。本屬陽間之物。而其性屬陰。故出沒無常。變幻不測。神之不加以誅也。因其尚未蹈殺身之罪耳。然為害於民。皆嗟問卷。官應驅之。而不識其巢穴。自宜牒之城隍。併力而驅。則狐無所遁匿矣。而城隍之所以能隨官而動者。亦由官之公正為懷。是以捷如影響。傳曰。苟有明信。齋戒沐浴。可以祀上帝。凡事必由於至誠。中庸云。未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醉封翁

醉封翁年逾六旬。性耽于酒。恕以待人。嚴以教子。有子三人。長已肄業庶常。次與三同登賢書。公車北上。封翁心愈樂。而飲愈豪矣。時屆麥秋。家止一僕。老且病。翁親赴山莊收獲。馬先時有一丐者。名允兒。不知何處人也。年約十五六。而與翁同姓。允兒悉陳致丐之由。翁以事試之。誠實殷勤。喜而留為驅使。日久信用。凡置辦衣履。以及赴山莊飲食之役。皆憑允兒。一日者。翁與四五鄰翁。聚飲于垂楊之下。俱入醉鄉。適有拾麥婦女行過其前。翁指一女曰。此女大有福相。一翁曰。此即某翁令嫗。尚未議婚。翁醉曰。我兩家聯姻何如。某翁變色曰。二位公子。俱已婚娶。我門弟雖不敵公。豈

肯以女作公子妾耶。封翁自知失言。笑答曰。非也。我因三子俱將出仕。理家無人。允兒是我同宗。嗣為第四子矣。某翁曰。公果繼之為子。我即妻之以女。傍一翁曰。我執舅斧。又一翁曰。我作女柯。正在哄議間。允捧饋提壺而至。眾鼓掌曰。新婿來矣。速拜岳翁。岳翁云。須先定父子名分。再言婚姻。毋貽後悔。令人議論也。眾曰。此言是矣。眾遂立扯允跪於封翁前。翁曰。今而後我繼爾為四子。聘某翁女為爾妻。待爾同親生一般。並無屬毛離裏之分。允即首謝。眾又扯允行求媒謝婚禮。奉酒而拜。拜又奉酒。觀者如堵。飲至夕陽已晚。盡皆倒掛接羅而歸。次日。向午。封翁困酒在牀。兩媒至。呼曰。猶未起也。甯以昨日之事。猶有變卦。故懶於牀耳。翁聞聲亟出。曰。子甯不知我諾如季布乎。况偶然遇之。卒成大事。此天緣也。急整衣冠。向媒拜謝。擇日備禮行聘。而某翁因醉中已與允兒有翁婿之稱。人所共聞。遂受聘焉。旬餘。收獲事畢。允隨翁歸。是日。翁三子俱自都還。翁悉言允事。三子喜曰。有弟可代親勞。得遂兒等迎養之願矣。友愛如同胞焉。次年為之完娶。對年即生一子。天姿聰敏。隨伯父任所讀書。科第連登。扶搖直上。政蹟文章。膾炙人口。仕為名宦。沒祠鄉賢。宗族戚友。亦無議論。犖牛之子。駢且角者。當其抬也。允不過藉此以餬口。故夫勤矢慎。初未嘗計及終身之計。

即侍遊供宴。亦不過視為敘集耆友。調笑以樂暮年。孰料假以成真。賤以子貴。世之論其事者。以為允之誠謹之報。吾謂允之子不貴。後必有議醉翁之以賤亂貴。議某翁之以貴適賤者。收僕為子。嫁女與僕。此人之難能之事。而二翁能之。是天之顯貴於允之子者。正所以彰二翁之善也。易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其斯之謂歟。

字老人

余聞諸友曰。陝西樓觀台。相傳即老子騎青牛停騎駐足處也。山川秀麗。觀閣崇重。道士往來。不計其數。有一道人字老者。不言何處人。聽其言語。似北方音。亦不言年歲。時有年九旬者。幼時即見其身穿大袖布衲。頭戴草帽。夏暑冬寒。皆赤足而行。亦不更衣。咸稱為赤脚李半仙。其所談多明末及國初時事。凡天下之名山勝跡。各省之要隘巖區。以及五方之民情土俗。歷歷指陳。纖悉無遺。問之如親履焉。時或來省。必寓於紅布街武帝廟。夜無牀被。惟有磚槽上打坐而已。日遊街市。有向人討而食者。有因人讓而食者。亦有人讓而不食者。或數日不食。或一食而兼數人之餐。舖中見其異。向占一曰之子母。時多應驗。與之以錢。則納諸懷中。不與亦不索酬。省垣之官紳士庶。亦多往還。交無貴賤。不解禮儀。侃侃而談。語多奇合。問以休咎。則不答。或

亦有時自言之。偶爾以財自娛。而旋即散去。不稍靳焉。其行徑奇特。不可勝言。僅述目覩五事。以誌其異。

一陝省西門外。有太白行宮。規模極為宏闊。照壁在大街正中。致道路窄隘。兩車相遇。不能讓轍而行。街道梗塞。民怨咨嗟。且間有覆車傷人之事。老人陳于當道。願自募鳩工。移照壁於街北。時有競言風水者阻之。老人亟請曰。大人以愛民為心。幸無以術士之妄言。而息便民之美舉。縱有不利。道士願當其咎。當道憐其誠。而允其請。自開工後。一夜所修。捷於日間百倍。不日而工竣矣。人皆不解其故。或謂老人乃公輸子之流。亞鍊。至今往來此街者。車聲轟轟。莫不誦老人之德也。

一幕府某翁。年將六旬。患兩脇飽脹。四肢羸弱之症。百醫無功。聞半仙名。延之醫。坐於坑。悉陳病狀。老人曰。我不知醫。聞之古人云。氣愈行而愈暢。力愈用而益增。翁之病。由於氣不行。與力不用耳。因將一大指。豎直於坑棹上。全體空懸。離榻數寸。而盤膝如故。曰。若能如此。病自愈矣。某翁驚曰。德甚矣。焉能為之。老人曰。尚有易者。遂立身。度中。謂之曰。汝見戲臺上裝霸王乎。始出場時。以左手扯右袍袖。而右手盡力一揮。右足盡力一踢。復以右手扯袍袖。亦如之。早晚行之。勿懈。久則氣暢而力增矣。翁

如其教。初則勉強而行。似覺力乏。繼則不知不覺。後竟壯健如少年。心感之。願執弟子之禮。

一候補某。由議敘分發關中者。上無門第之交。下鮮孔方之助。移居陋巷。而聞見多疎。典盡衣篋。而饔飧無措。四處張羅。一無布置。情急倉皇。老人偶遇於街頭。審視良久。踵至其寓。問其姓名官職。及現歷景況。為之別尋公館。博置衣裳。僕從車馬。食用器具。無不周備。又為之延譽營謀。無路不通。有求必遂。且賢能之譽。普徧西安。微老人之力。不至此。而老人者。始則無日不至。繼而數日一來。久之絕跡。某數謁之。而終不遇。若逆知而預避者。友人問之。老人曰。我欠前生債。今還矣。某又何必再欠我債耶。請煩寄語。請某公自為努力功名。自圖進取為善。

一江蘇某公。道經長安。遇老人。笑言問答。情如舊雨。一日。老人忽謂公曰。子氣色不佳。急宜歸去。且須兼程而返。尚可無悞耳。臨別。又贈一囊。曰。約計行至江北。應遇親人。囊可開看。公果於廣陵見次子。始知太夫人大病。啟囊視之。醫者姓名住址。俱載囊中。一面遣子迎醫。一面駕輕而返。太夫人已昏迷數次矣。公寸心如割。呼天搶地。幸而子偕醫來。眾視之。即舉城所稱催命鬼者。男婦均以為不可。公深信老人之言。

命醫之。藥三進。而太夫人兩目張矣。熟視公曰。兒果來也。我在昏迷之中。見一赤足大仙。謂我曰。汝子孝且賢。增汝壽一紀。可歸爾。我病愈矣。公感激涕零。望西跪拜而謝。

一公子某。才本中人。而性嗜談道。與老人頗親近焉。一日者。老人請至齋曰。一人在此用功。置一書於案頭。公子覽之。至云。但得此心無障礙。何須世外覓蓬萊之句。老人曰。但得此二語足矣。遂納書於袖。令僮移榻於天井東牆下。公子曰。今日夏至。天氣夫歎。稍遲。日光移照。奈何。老人曰。我正惟恐天氣不熱。日不照耳。面西盤膝而坐。自辰至酉。依然垂目。撫其首。如冰之冷。搖其身。如巨樹生根。忽下榻曰。我去矣。兩獻物。又將來也。公子正挽留之。果有二友。皆老人素所厭惡者。扯公子手而行。將出門曰。明日絕早。汝到我廟中一敘。何如。公子曰。我非父命。不敢出署也。次日。竟不獲往。命司閭者覆之。老人曰。此定數也。有緣再會可耳。此夜坐化于石洞之中。公子聞之。惋惜數日。四方得信而至者。以萬計。當道亦過而奠醢。且大興功德焉。後數年。有差官自蜀回者。據云在棧道遇老人。見面貌辰冠。依然如舊。惟行走甚速。追之不及。未得與言。亦不知然乎否也。

雷彩霞

昔年緬甸有事。大帥督師征勦。有州牧劉公。非直人也。專辦糧台。攜僕雷彩霞者。年未二十。貌如張子房。而勇如顏考叔。人多以木蘭呼之。一日者。大帥令其子沿途督催軍糧。令劉公隨往。彩霞手執勁弓。腰插強矢。乘駿馬以從。行至荒山。霞縱馬先登。遙見裸賊數十騎。擁塵突至。飛矢拂霞。霞揮袖矢落。賊又發一矢。霞隨手接之。即其矢。迅挽弓而發。中項仆地。駢駭反奔。又抽箠矢再發。斃一騎。餘皆遁。官軍見者。無不驚異。軍楷行李。得安抵營。公子親其勇。而愛其美。重賞以獎勵之。多方以招致之。霞曰。下走賤質。竟為公子憐。然改事他人。使舊主零落沙場。心何忍焉。若能代主敘功。而加以秩。使得回任供職。我願留此不返。公子喜過望。遂照霞所教。敘劉功而告於父。大帥列奏。薦劉晉銜。返署。公子詠詩一首。以招霞。其詩云。木蘭是女無人識。子是男兒螺黛勻。我受一言安爾主。也應踐約續前因。霞覽之。忽易短服。掣佩刀。直入公子營。責曰。爾乃將門之子。不能出奇報國。偶遇雀符。縮頭戰慄。賴我奮衛險途。迄於安吉。所以為公子者至矣。胡乃恣行不義。思欲玷污清白。吾豈張好好龍陽君之流。與。遂以刀擬公子。且前且却曰。有追我者。我即斷其頭。如山中獐矣。兩旁觀者如堵。

無有一人敢與之撻者。公子心驚胆落。惟有鞠躬導罪。息其盛怒而已。霞至營門。已有青衣數輩。控馬以待。遂馳出營。向衆告別而去。公子戒軍士曰。此事無使大帥知也。後復遣赴劉處詢之。亦未見其返。而竟不知所終。此真奇士也。今之為賊役者。惟恐無見愛之人。得其愛。即忘其身。或藉此以成功名。或恃寵而驕於世。或圖財以輝其身。今霞之守節不阿。不顧華胄之子。不憚斧鉞之加。衛主以成名。操刀以示義。舒氣隱身。莫蹤其跡。是與崑崙之盜紅綃。使郭令公默而不言者同焉。

葛清天

蘇州長洲邑宰。葛建楚。山東濮州孝廉也。鞠案出奇。辦事如神。一日。有老婦紡織。養生筐盛錢一千二百枚。進城購棉。行至半途。如廁遺溺。將筐置於廁門。適有強人過。攫之而去。老婦大喊。急追不及。老婦哭曰。吾家之所仰賴者。惟此微貲。今為攫去。是絕我命也。乃奔至縣堂擊鼓。葛公問悉前情。曰。不必飭捕。可于廁上條石。訊得其情也。即差役帶婦。領指廁石。命扛至署。一堂閤然大笑。而差以官命。不得不扛石而歸。稟之于官。懸牌示審。牌內大書某日。審某廁條石。以致閩郡喧傳為異。至日。民之來觀者。自頭門以至大堂。擁擠無餘。葛公乃坐大堂。命差緊閉大門。諭衆民曰。此間非

游牧之區。爾等應安居守業。奚可無故進衙。本欲扑作教刑。念爾等無知愚民。各罰錢一枚。以放之。民以所罰甚微。樂從其罰。各投一錢而去。拾其錢。竟有七八千之多。賞與老婦。以完其案。葛公曰。爾等笑我審石之痴。子不見是婦。乃貧老之婦也。若俟緝獲。追給。不知在于何日。老婦命難保矣。不審石。焉得如許人來。今吾于稠人之中。取茲蝇利。以助老婦。所謂聚斂易舉。而老婦又以一失而得七八倍之利。豈不佳乎。然得其錢者不追。則強橫之風益熾。當另飭差認真緝。弋獲追究可也。又有米行失一柳斗。見對門雜貨舖內柳斗相若。逕往攜回。致相爭毆。控之于官。葛公訊曰。柳斗所值幾何。並無記號。或屬彼行。或屬此舖。均可使得。今以一柳斗而至結訟。是罪在柳斗。不在于民也。即抽簽。將柳斗杖責二十板。衆皆駭然。杖畢。葛公出位。詣杖地視有芝蔴。問曰。兩家誰賣芝蔴。雜貨舖曰。小人舖內賣之。米行人失色。磕頭求恕。葛公曰。冒認他物。本有應得之咎。念係經紀小民。姑從寬宥。由是民皆呼為葛青天。亦不敢以猜疑之事控案。數月後。真成卧治矣。夫國家之設官也。原以拯民。故事必分緩急。緩則可求其實。急則先治其表。乃能拯民于水火之中。且事必有理。亦必有情。得其理則情乃出。得其情則理乃見。故善于聽訟者。能于案中而推其實。則推之不

能則旁敲側擊以引之。此可為善于聽斷也。若萬公者其庶幾乎。蓋亦由其心之靈而生其巧耳。此一事可以開執政者之智識亦可杜萬民之狡詐。故識之。

雷擊蜈蚣

嘉慶壬戌秋祭愍忠寺。其陪祭漢大臣劉名壙。號石菴。彭名元瑞。號雲楣。紀名昫。號晚嵐。三人先至寺候王祭王大臣及陪祭滿大臣到而開祭。未幾黑雲蔽天。轟雷震地。駭雷繞棟。傾雨盈階。晚嵐曰。吾二人中甯有一人應際雷劫乎。此時大雨阻道。轎車難行。王大臣自亦有持傘。余服已朽矣。家居最近者雲楣先生耳。當命价過宅。令烹羹作餐。以饗朝會可也。雲楣曰。吾心亦作如是想也。三人脫帽露頂。退居宴室。候會至而飲。忽見晚嵐珊瑚頂上。有寸許蜈蚣一條。倚頂不動。呼僕驅之。僕持冠至。簷指彈而去。雷即擊來。各俱驚立。僕隨仆地而蜈蚣忽變身長五尺。有奇。寬三寸許。雷聲即止。雨氣立收。紅日當天。逾時僕乃甦。而蜈蚣死矣。吁。蜈之為怪也久矣。其化小。而依于一品之頂者。欲避劫也。第劫不可逃。仍然擊斃。從知官至六卿。乃天降之宿。非偶焉而生也。

廣信府署

廣信府署。所稱三大王者。蛇也。大與二。相傳謂已化龍而去。其二者。猶潛于署。不常見。見則官必升擢。人必發財。署之東西角門。封閉不開。開有奇異。以為兩門。乃蛇眼也。署後有小廟。即供三大王之位。朔望行香。歲時薦牲。牲之外。多陳雞卵。卵為蛇所喜也。前有太守不信舊語。閉中門。而開角門。地即震動。屋搖牆傾。乃循其舊。而復閉之。後有京選新任顧太守。先遣家奴至廣。葺署整衙。宿于門房。夜聞響聲不絕。如殿中打靜鞭者。次早問于役。曰。此三大王也。告以故。遂沽香燭楮錢。焚而跪禱。次晚寂然無聲。迨官抵任。奴亦稟知。顧詣行香。祝曰。此陰郡署。全在大王。今聞王之名。願見王之形。乞賜一見。以開鄙眼。命即備雞卵三百。分作三盤。供于神前。信香明燭。晝夜不絕。守至五更。人皆倦卧。官乃晨起。至廟而觀。卵已盡矣。回步出廟。見一蛇身大如斗。遍身鱗甲。從樹林迴繞而上。聽林杪之聲。見木葉之落。恍如急雨欲來。大風先至。令人站立不穩。顧即驚仆。家奴扶之而歸。盪湯灌之。而蘇。旋即丁憂。顧曰。人言之誕也。吾望升官而求見。今見而喪親。是怪雖不害人。究為不祥之物。後顧服闋。拜至廣西廉使而止。蓋是蛇之得見。亦由顧之爵位不小耳。他官之無心而見者。蛇已知其升期將至。今顧之見。乃應其求而露形。當時固難以此而即決吉祥之兆矣。

咫聞錄卷二終

咫聞錄卷三

清 慵訥居士著

析擊狐

黃溶小字邦懷。究鎮沙溝營之邏卒也。方馬生疎。守將屢欲攬斥。而憐其老。令重門擊柝焉。一夕直宿城上。殘月在樹。朝暾漸出。遙見城半懸一白狐。四足憑空。首向東方。張口吞吸日影。以柝擊之。應手而墜。後數年。忽有人踵門告黃曰。君非黃邦懷乎。曰然。揖之曰。予姓蔣。訪數日矣。寒家不遠。請移玉趾。有事相求。君其勿辭。黃曰。何事。曰。此處不便徑告。到舍自知。然此事非君不能也。黃以籍名行伍。未敢擅離。蔣同請於營守。限三日回焉。許之。行至中途。黃心思究係何事。能與不能。我自知之。不可以難事而枉行之。固請曰。有事不妨明告。蔣曰。子嶧山人。只有弱如恍恍惚惚。為怪所迷。怪畏君名。請為我一驅逐之。黃辭以平素不諳驅怪術。然既行矣。姑試之。忽憶彼家妖怪。即是前擊城半懸狐乎。悔應蔣命。惴惴然猶慮狐報恨而受辱也。先是蔣女在室。夜有美男子相與寢處。驚懼不敢語。人久覺顏色憔悴。形容枯槁。父母訝之。女知病深。生而不告其故。死而誰知其情。乃以狐告。父母為之百計厭勝。終莫能效。女謂

狐曰。家有符咒。爾將去矣。狐曰。我白公子也。世俗勅勅。傳說已久。何物巫師。敢能制我。所可畏者。獨黃邦懷耳。女問黃何如人。狐言不過六十餘歲。在營更柝。最為利害。前年幾為所獲。女父聞之。遂親具幣。請黃至家。設醴盛饌。禮貌甚恭。潛以情告。黃漫應之。詢用何物。一無所需。時方夜半。以女處幃幙中。令群姬守之。黃橫寢門而坐。馬俄聞門外如風吹墜木葉聲。即有少年至。驚問曰。爾何人也。遽集於此。黃厲聲曰。子乃黃邦懷也。少年聞之。駭極而奔。乃以柝用力擊之。嗥唻而逝。怪遂絕。越宿。黃告別。蔣苦相留。黃以營令不可誤限。蔣乃厚贈以歸。

郭介

桂林萬生。入山採藥。見死蛤蚧。長二尺許。心甚惻然。用藥鏟破土瘞之。夜夢一人。黃衣短褐。綠襖黑裙。踵門告曰。子郭介也。誤行山穴。為蛇所吸。蒙君掩之。毒消病去。今已得生。然尚有難。明日有人攜竹植。謁君者。籃中物即子也。倘能再救。恩澤無窮矣。醒而異之。翌午。果有同牒。徐生來訪。攜一竹籃。萬問之。徐曰。適行山中。忽見古木。叢間有兩蛤蚧。思處中馬病。正須此物。喜而捕之。得其雄者。將為藥醫馬也。萬曰。舍之。徐不允。遂詳述夢中之託。徐異其言。而放焉。後萬閒步山林。忽出一蛇。即首閃舌。飛越。

過來萬情急欲思避於巖隙中已無及矣見一小蛇跳起立於蛇首大蛇俯首不動萬往視乃蛤蚧也蛇已死之想即是勸救之蛤蚧今來報德也

蚌中珠佛

江南巢縣巢湖乾隆乙未仲夏大旱水忽涸輟舟楫需牛一夜月明漁子俯見船頭習習風生水深尺許若有物呼吸者遂揚帆行任其所之天曉已行百餘里風止水竭見一巨蚌大如盤盂頗有光彩異而剖之中有珠佛一座眉目身體纖毫畢具至夜輒有光芒攜至珠寶肆中寄賣時西洋人貢使臣見而悅之願以三萬銀易漁子希增高價遲之又久詣使臣所問售使臣曰前此沽我加一倍則可今不值一錢也漁子驚問曰子何前貴而後賤也曰前珠雖妙尚須栽培以藥養之尚有長分今已死矣不過一雕刻之物供人玩好耳漁子重至珍寶肆中售錢五百

狀元姚萊

姚萊浙江慈溪人明時狀元幼即靈慧九歲時其父負債累累至臘底債主帶余枕臥索者甚多嚷嚷兇鬧萊向父取錢四百枚父曰子欲錢何萊曰償債父曰吾負債數千金汝豈能以四百錢了此大債汝年少何知無非欲錢售玩物耳不許萊又向

母索之。母向父曰。即與錢四百。任他何用。父與之。來到戲子家。對小花面曰。我與錢四百。至夜。潛到吾家。扮演奎星。我在樓讀書。爾站在我座後。三宵而已。小花面許之。當晚。菜在樓上讀書。至三更而止。次晚。又讓內有一索債人曰。是子年少。勤于攻書。異日必發。上樓窺之。見一奎星站後。若人下樓。即向各債主曰。公等請回。某所欠銀。皆我一人代償。過元宵後。當邀諸公至此。照券完楚。眾皆散。如期。某一一為其代楚。菜父拜謝。某曰。令郎與我作壻。吾當延師教之。菜父曰。爾肯與女兒為婦。實為萬幸。擇日納徵畢。接菜過家。聘師教讀。後點狀元回。菜曰。我微時。承小花面裝扮奎星。伺候三宵。得債主成就功名。須先往拜。小花面出門。攬輿跪曰。小的實因家貧。故騙錢度歲。未曾扮演過。來求開恩。菜方知昔日之魁星。乃真魁星也。夫天生達人。必有異才。以四百錢而開發巨債。以小子而哄動長老。此真狀元才也。

高成

關東有高成者。父安和。由科目選授江西吉水縣令。廉潔自持。頗有政聲。數年病殞。官囊蕭索。成隨父任。貧不能歸。僑寓旅店。時當夏令。溽暑炎歎。一夕。皎月映戶。與友坐街納涼。忽見一黃衣人。由遠而近。行走甚速。成心疑為鬼。急站起。大喝一聲。其人

趨避不及。蜈蚣入成衣底。似在衣中左右衝突。忽聞裂帛一聲。但見濃烟一縷。緣領而出。取衣視之。自背面以至足下。線縫裂斷。層層昏然。急為纫綴。針不能入。竟成廢衣。同伴咸謂不祥。咸驚懼久之。無他異。其叔南池為子言。

王解官

廣東仕宦。自丞牧以下。均有餉差。惟滇省最遠。山川危險。往返萬有餘里。行者心悸。乾隆年間。有嵯務大使姓王者。領餉到滇。行至雲南平彝縣境。山巒高峻。林木葱鬱。忽一陣狂風。輿夫棄官而遁。王在輿中。恍惚不知所為。仰首見一黃虎。怒目張牙。徐步而來。至輿四面。以鼻嗅之。王已胆落。寂然無聲。虎即搖尾大吼而去。山鳴谷應。百獸震恐。移時。輿夫復至。羣訝曰。官雖無恙。而魂胆已裂矣。亟負至解。用湯灌之。始甦。曰。青蓮所詠劍閣之險。亦不過如是耶。由是恍惚如病。聞響即驚。驚則遍身汗出。色藍如靛。醫云。其胆已破。汁隨毛孔而出。非藥力所能回也。年逾乃死。

風捲經幡

大寺有僧如空者。似有道行。嘗與民家作緣會。徒眾盡行齋戒。一日。有行脚僧。名心印。至寺。自云能誦諸經。時民人徐安之父新喪。延為法事。遂於廳事懸佛像。設供具。

門外建立高幡一竿。幡長二丈餘。示人以齋戒誦經之區。可使不潔者迴避。將至日。晡。陡起大風。截其竿。而幡如紙鷲。飄去。直騰雲中。天矯如游龍。約二時許。倏然西下。踪之。得于三十里外大路旁。鋪於田。是夜即夢徐父云。我在冥中受苦。爾等誦經。必延高僧。胡為以玩秀入理清淨道場也。今以不潔。致天風示警。亟請無慚于空門者。延令再誦孔雀明王佛經。方得超冤脫孽。并多化楮幣。以數冥用。言畢。夢醒。徐如其言。另招僧禮誦焉。予于傳異記。見崔元微遇數美人。自謂李氏桃氏。或曰每苦惡風。常求十八姨相庇。處士作一朱幡。圖日月五星。則免。崔從之。二月朔日。暴風拔木。而苑中桃李無恙。是幡可禦風。胡為反遭風劫。蓋誦經之期。乃二月朔日。幡上所圖。又非日月五星。風姨視為詫異。而誦經之僧。又非李氏。可比。故折竿裂幡焉。未知然否。引之以博一笑。

大骷髏

扶輿靈秀之氣。往往鍾于山川。非建衙署。即多寺觀。到處皆然。黔之水西。先置總兵。後設副將。嗣因承平日久。地非緊要。改設遊擊。舊有都閫廢署。買與民間。某以五百金易之。鳩工改善。煥然一新。惟大堂中有石廣二丈許。四圍俱方。土工起石。將施版。

蒸下有骷髏大如車輪。工見之。愕然竦然。某亦為之改免。遠命仍以石掩之。不復居住。轉售焉。說者謂防風時之骨與。或異獸之首與。抑土龍之老前解骨與。俱未可知。誌之以俟博物君子。

某觀察

賭博之遺。其門不一。有聞牌估標者。有擲色開寶者。聞牌估標。定有成數。其輸贏也少。擲色開寶。任人施注。其輸贏也大。入其場者。奸盜詐偽。居多。即其人本中止。一入此場。即變為狡猾。昔有父為尚書。子援例觀察者。在部候選。家本素豪。寓中無事。日與賓朋賭博消遣。所愛者。惟有開寶。日在私室。裝成寶匣。令親信小子來福捧出。安置客廳几上。前後左右。或金或銀。任人臆度。下注未開以前。如出場士子候榜。無不欣欣得意。既開以後。有譏其落想平常。有悔不與某某同路而行。此等形景。局外人莫不拍手大笑。而觀察本不以銀錢為重輕。專以鬧熱為開懷。有張姓者。常出入其門。賓主極稱相得。一日。見福携匣出來。急取金釧。倩福開視。知其情。隨將銀二千金。二百。獨門孤注。眾見其平日胆怯畏輸。下注謹慎。茲何胆大若此。必有所見。而然也。各如其門買之。開之果中。管事人白觀察曰。以閒悶而消遣。張某竟起吞心。致隨同

附和情殊可惡。觀察令照數賠償。給公等銀票。令各赴舖自取。局竣。約費二十餘萬。觀察曰。諸公請進書房。一叙衷曲。行至一處。高軒敞亮。讓次坐定。觀察色莊厲聲曰。我與諸公相聚有年。今日之局。必是來福携匣洩漏機關。命僕捷之。來福泣告其故。觀察云。張某在吾家往來數年。每年給渠千餘金。情分不為不厚。我聞時聚局。不過取樂。何以財物陷人不義。使我耗費多金。交遊之誼。請從此絕。即命家人叱逐張姓。而來福給伊父母領回。觀察亦由此斷賭焉。

雷擊回心

吾家左鄰彭三者。幼失父教。橫行鄉曲。無惡不作。役母若婢。母以溺愛。隱忍不言。雖未遭鞭撻。然一種嬌慣肆行之態。難以言狀。一日。彭自外來。午炊未熟。大詈其母。忽黑雲壺起。電光燭戶。霹靂一聲。彭即長跪母前。誓以改過自新。求母救之。母乃焚香。願求神赦。倏忽天霽。彭延僧至舍。誦經懺悔。先跪家堂神前。次至城隍各廟。誓祝從此事母至孝。力行善事。前後如出兩人。予親見其事。

崔曉秋

江西廩生。崔曉秋。久因棘闈。援例輸納。益曹來粵。嘉慶壬申年。改補陸豐河田巡檢。

甫入境。吏役來迎。見一頂戴白石者。袍飾甚華。赤足扶輿而行。民間見一輿坐兩宮。面目衣裳皆同。眾皆驚異。到任公座。職事人役。見有兩官並坐。所諭言語。俱出一口。觀者如堵。而崔不知也。成相告。崔驚懼。蒞任後。不理民事。漸漸成疾。久則臥床。褥不起。醫者不知何病。延道士祈禳稍愈。後吐血而沒。夫一人而有兩人之形。何也。魄也。魄也。始則魂。雖出而猶附于魄。故人見其言貌相同。行坐亦同。已知其不久在人世矣。迨至魂遠于魄。則歿矣。豈另有鬼作祟乎。故醫生道士均不能治之也。

木匠魔咒

周端如籍隸黔中。其家大門年久朽敗。延匠重修。周刻薄待匠。錙銖較量。匠有算法。合其意用好筭。不合其意用惡筭。匠恨周之刻。將朱漆竹箸數十枝。遍掃土上。以土掩之。蓋欲其速敗得快意也。方欲咒時。忽仰首見主人在前觀視。匠不得已。大聲咒曰。一進門樓第一家。旗杆林立喜如麻。人間富貴榮華老。桂子蘭孫着意誇。嗣以後門壞爛。周復延此匠修治。匠思前此幾為看破。先為魔魅。遂刻木人一。木馬一。碎米一。置于門限之內。周于窗櫺見之。急出問訊。匠為禹步戟指。看見主人。遂噴水而咒曰。叱咄赫赫陽陽。日出東方。公子封翁。未粟盈倉。輿僕畢至。驛馬成行。自求多福。

雲集千祥。急急如律令。勅。百餘年來。竟如匠祝諺曰。人有千算。不如天算。正此謂也。
喃蛇

廣西多喃蛇。必以至大者獻之于官。有某縣官到任。民獻喃蛇。官見而懼之。令舁去。而民求收。官責之。民曰。此蛇本小。閱數日。又以大者來獻。官見之更怯。曰。吾非嫌蛇小而責也。責其不可以蛇獻也。今不順吾意。不識吾音。爾等當傳諭知之。又滕縣雞頭者。過村。見酒肆。飲之大醉。倒睡樹下。適喃蛇遊至。見而吞諸腹。雞頭者覺。週身色粟。漸漸緊切。目不能開。亟取肚囊中雞刀。向前開割。裂腹而出。蛇已死。而若人之頭面手足。皮已脫矣。採藥治之。雖愈。而皮皺盡如湯火傷痕。至今仍以雞頭為業。又宣化縣河漲大水。而水面浮一物。蛇身牛頭有角。咸以為龍。喧聚萬人。設法打撈而起。乃喃蛇也。口中吞水牛一匹。身已下喉。而角撐其口。蛇已死。剝皮剖腹。牛身已化半矣。悉以友說。故合而載之。

瞿鋒式

瞿鋒式。滿灑豪俠。弱冠補弟子。員寓京師。前門外。少年老成。時人目之。遠大之器也。偶至真武觀前。見術人與之占演。談斷甚奇。心羨之。立于案頭。術人曰。觀子之貌。某

年當入泮。某年當食餼。某年秋闈得而復失。數當准貢。某年某月某時。墻倒壓斃。予為異人。傳授深得柳庄妙訣。毫釐不爽。予其志之後。鋒式食餼准貢。年月悉皆脗合。一日。信步復至真武觀前墻下。追念前事。凜然大懼。見一少婦携幼子。哭泣前來。行色倉皇。鋒式追問其故。少婦曰。吾家甚貧。吾夫病歿。不能市棺。行將相從于地下。欲携幼子赴水而死。鋒式止之。遂將膏火銀五兩與之。忽見墻外有物如球。光怪陸離。滾滾而出。急趨避之。纔舉足數武。墻忽倒于身側。幾為所壓。回首見前術人在旁。笑曰。異哉。予乎陰隙紋滿面。且延壽矣。後以明經老。而壽至九十餘。古人云。有心為善。便非真善。今鋒式見其母子哀泣情形。即起惻隱之心。與銀五兩。非有市恩沽名之意。乃真善也。故免其墻壓之罪。而且延其壽。則知天之報善罰惡。分毫不爽。人可不自相勸戒乎。

佛從土出

徽州土厚而鬆。有一游僧。至新嶺涼亭。棲足三宵。忽揚言見嶺上放光。當有異事。越日。果見金佛從土而出。先透頂。次露面。三日全身自現。僧以為活佛降世。日夜誦經。勸人施舍。落成殿宇。哄動愚民。聚眾數萬。眾見佛像自土中漸漸而出。真佛欲棲此。

土也。僧又雕木如意簪數千枝。凡有善心施捨者。投之以銀。即拔簪而與之。曰。帶之可以延壽。不二十日。而獲捨金萬餘。僧捲之而走。後查知是僧。在破寺中。偷取一座木佛像。在新嶺旁挖坑。先以黃豆數斗。墊底。裝木佛于上。用土埋之。早夜以水灌之。豆漲土鬆。聳佛而上。裂土而出。豆漲透而佛身全現。民見佛能從土中自出。並不假手于人。雖至靈之人。亦以為奇。初不知佛下有黃豆也。是僧之巧。可稱絕世。若此。可作騙子手矣。

某公子

某尚書公子。生而穎悟。個儻不凡。日以僕從游狎為事。尚書屢次訓誡。不悛。一日。有王舉人。春闈落第。散步街前。見公子鮮衣怒馬。騶從如雲。擁簇過去。目逆送之。曰。國器也。問諸途人。始知為某公子。次日。即持刺投謁。閤人拒之。時尚書自朝退食。回見之。詢知落第舉人。意其缺乏盤費。欲我攸助耳。命邀見之。詢其來意。舉人對以某見公子聰明俊傑。偉貌超羣。日作閒遊。不讀書。殊可惜耳。尚書曰。此子矯橫。吾屢教訓。其奈不聽何。舉人曰。古者易子而教之。如荷不棄寒微。某學毛遂之自薦。可為公子師否。尚書曰。善。即延至書房。喚公子出。諭之曰。自今以往。惟師命是聽。遂將公子與

師同處一室。舉人並不談及詩書。如有弓矢。即以技射教之。如有管籥。即以音律教之。隨其所欲。即引今證古。而開導之。雖事近嬉戲。而智識日開。所謂循循然善誘人也。一日。公子忽曰。古人有書。何不讀之。舉人曰。孺子可教也。子欲讀書。必須變化氣質。方可。即白尚書。重拜為師。尚書喜甚。舉人即以師長自居。不妄言。不苟笑。畀以周易。使之熟誦。讖緯術數。盡測其蘊。不半年而學成。舉人復白尚書曰。公子學業已成。某不能為之師矣。請從此辭。尚書挽留不得。翩然而去。後聞公子以廩生補官。出為監司。屢至軍前。著立奇功。為大帥馬。子幼時聞人言。尚書失其姓。即以某公子言之。舉人失其名。即以王舉人言之。

鄧姓

子幼時。聞人言。某公子為大帥時。凡有異容。供給甚繁。視其才藝。分為三等。聽其去留。門下食客千餘。帳前參謀軍務。有孟嘗君之名。一日。有鄧姓占課如神。欲往投軍。行至半途。時將暮。投宿旅店。見先有客在焉。鄧袖占。知客床前土牆應仆。遂勸客他徙。客哂曰。不妨。此牆寅時因風雨而傾。然向外不向內也。鄧以為若人之學。甯勝于我耶。任之以待其驗。果至將曙。雷雨大作。牆果外仆。鄧始駭然。驚詢其所從來。客曰。

適自某公子軍營來。郟曰：汝有霸術，何復行之？客曰：勝于予術者甚多，如予輩不啻千百在彼矣。不入等第，徒然哺啜，不如歸里矣。郟聞之，爽然若失。晨興，同客而返。

狗報恩

某商家養一狗，尤惡異常。見衣冠齊整者進之，視而不吠；衣衫襤褸者進之，非惟吠必咬之。至晚猶緊，以故友欲往探，必整其衣冠，而若商自得此犬，從未失竊。一夕，竊從後院逾牆而進，是犬領衆犬將賊圍住，隨吠隨咬，勢甚兇勇，無可躲避。見有一高桶在院，賊即覆轉，藏躲桶中。計俟犬散可逃，誰知犬皆守住，不能脫身。次早，主人見狗圍桶，究屬何意，啟之，乃一人也。賊以實告，哀求釋放。主人意未失，而釋之。後是犬養已多年，毛落殘，至更深，犬對主語曰：前生我貧難度活，承養我年餘，心起不良，欲圖汝銀，以致逐出，復以此為恨，在外辱罵，冥府罰我在汝家作狗。今過已消矣，當辭去。次日狗斃，主人念其守夜甚勤，而埋之。

吳洪

德興吳洪，魁梧奇偉，性好張矢挾彈，凡禽之捷飛獸之奔逸，一發即中。一日晚間，忽然遍身發腫，咽喉喧隔，謔語喃喃，室中拋磚擲石，敲戶擊扉，如是者數夕。適街西有

徐道士演茅山法。延之至舍。設壇誦經作法。左顧右盼。取木牌拍桌連響三聲。見一蓬頭鬼蹣跚而來。道士將鬼用手一捉。裝入紙瓶。携之屋後埋之而去。從此室內安甯數月。一日午間。洪又見前蓬頭鬼。引千百禽獸。喧呼討命。擾攘更甚于前。家人仍延徐道士驅逐之。道士曰。此皆鬼孽所致。不可救治矣。宛詞謝去。洪形軀日削。瘦怯骨立。竟至不起。夫洪之學。初未嘗期于獲禽。不過借禽以為準的。迨其後。工成而技精。射禽而供腹。遂至殺生害物。禍不旋踵。孟子曰。天豈不仁于函人哉。夫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故術不可不慎也。

漏網夫人

瓊州田姓。有女及笄。忽見女腹碩如有孕。父母疑女有私通事。嚴加追詰。且日夜詬譎。惟恐醜聲外揚。壻家知之。逼其自盡。女以未嘗失節。不甘自戕。欲俟分娩。視何妖孽。可辨己之貞。而解親之疑也。如是數月。壻家諷吉欲娶矣。田見女如此。計無所出。怒謂女曰。今日即汝畢命之期也。死亦由汝。不死亦由汝。我將殺汝矣。置佩刀于地。盛氣而出。並訕其妻。妻愛女。割雞為黍。令其食盡。然後死之。正在蒸雞。女臥床。始淚已之。死在冤枉。繼而恍惚睡去。聞蒸雞香甚。陰中習習作癢。有虫接續出。由股而

下。醒即解視之。見蜈蚣大小數十條。女驚呼母。指以告之。時值田歸。妻告其故。知女非有污行。始悟女腹碩。由蜈蚣。今藥雞香出也。病可除矣。令妻置雞于木桶中。女踞其上。少間。蜈蚣已滿。凡三易之。蜈蚣盡。而女腹消矣。田乃喜甚。迨莫雁于歸。魚水和諧。接婿過門。戲笑間。談及此事。婿亦驚甚。而指妻為漏網之人也。咸呼為漏網夫人。

冷先生

祁昭淮南人家。本素封。好置大廈。一日坐月下。忽有一人持刺來謁。上書冷青拜。祁訝素昧平生。此人不俟傳命。昂然徑入中庭。祁視客已近。髦鬢身偉。長鬚飄然。出塵祁異之。揖而坐。曰。承君相訪。有何見教。冷自陳予山左人。聞子宅寬敞。後有房精緻。意欲借居。不敢污穢。若承允諾。刻日即至。祁辭以逼近家堂。同宅居住。早晚不便。客不答。怫然而去。祁以客何為。粗率乃爾。無何。覺有車馬喧闐。男婦紛紜。悟冷先生已攜眷來。然不見其形。群相驚疑。恐其為害。戒家人勿往後宅。遂加鑰關斷焉。頗覺其詭。年餘。炊夫取柴。瞥見青蛇一條。大如柱。盤踞柴房。大驚。即出告于眾。群相喧譁。舉械亂擊。忽空中有人喚曰。勿相擊。此非他。乃後房冷二爺也。適從何來。胡醉至此。幸

我相救。否則皮革寸裂矣。祁恐獲罪。乃謝過曰。庖人無知。幾傷尊體。既為賓主。尚祈原諒。祝罷。冷忽至。曰。適在東鄰飲酒醉歸。姑就柴房暫憩。偶爾現形。幸得山妻相救。再留此。恐主人畏懼。坐臥不安。行將去矣。遂不見。

蔡十

甘肅甯夏。有蔡十者。家貧。遠遊于黔。僑寄鎮甯州。偶見市上負薪者。以漆木棍作挑。細小有力。可駕二百餘斤。驚訝久之。俟其止足停薪。細視棍圓滑光潤。俟過門時。喚入。飲以酒。其人將棍豎。斲門首。見棍尖上沾犀牛毛數莖。遂以白金一兩與渠換之。蔡即舞弄良久。負薪者以為合意。思欲加價。忽其弟來曰。嫂氏猝患痰症。急請去。負薪者持棍而回。思欲增價。次日上山。尋取新柔堅潤之木。另作挑棍。使合其用。乃能增其價。遂往山尋而得之。刀鋸治之。曰。此必合其意也。可圖增價矣。次早持棍特來。蔡見之。數惜大笑。令其自用。不復售矣。細問前條棍上有毛之故。對曰。我在山中採薪。居人以牛犂田。見山中潭內。出有大黑牛。上岸出門。我用木棍擊散。遂有毛在棍頭上。揮之不去。此後不論重物。竹肩覺輕。蔡曰。潭在何處。可引我去。次日。負薪者引蔡十同行。約五十餘里。見山峯轟轟。秀色參天。多栽黃果。此處即以黃果樹名之。下

有溪闊五丈許。水聲汨汨。屈曲而流。溪尾有石橋五洞。乃天然成也。登橋下視。內外高低相去五六丈。溪水至此直衝而下。成方池。池闊十丈有奇。四圍高五六十尺。潄水成潭。遙見對面有亭。傍山倚壁。迴峰若城。層巒錯出。令人慕想無窮。詣亭環視石橋。見瀑布二道。足練飛灑。而橋石玲瓏。苔生古砌。夕陽斜照。粉郁斑斕。縱有巧畫精工。施采鮮妍。未必能繪此四面勝景。即西遊記之水簾洞。未必有如此可愛也。霽岫宜生霽物。無怪犀牛居之。何以見其有犀牛也。偶而霞光五采。水面騰輝。知是水牛出也。近此者時見之。蔡十于峭壁巉巖。腰有石洞。常產霽芝之處。伐茆結廬于旁。愛其清靜。坐臥其中。日俟犀牛。設有人無出之機關。裝易進難退之堅壘。總欲得牛。取其皮革。以為至寶。服其霽芝。得以上昇。守逾三年。一日午間。蔡十濃睡。逾時方醒。起視石洞之芝。為物咬盡。遍地牛迹。循跡而望。入潭而止。望之涕零。曰。吾居此三年。坐亦犀牛也。行亦犀牛也。夢亦犀牛也。今以半晌之閒。失其出沒。我無此緣。我亦厭立人世矣。乃作絕命詩七絕十首。其詩曰。曉餐松子飲飛泉。靜臥山林志道堅。何日巖前曳牛尾。逍遙世外小神仙。山腰石洞淨無泥。捨卻田園舊侶携。幻想兩塵能不隔。依依巒壑待霽犀。九光三秀影離離。此物人閒信足奇。堪歎我生緣已左。箇中消息

又違時。癡守三年失一朝。神犀已遠向何招。霞光倒影無餘彩。怕聽溪流過石橋。葱
蔥佳氣滿烟鬟。羈絆癡人住此閒。萬里鄉關歸不到。妻孥應上望夫山。紫華搖動等
閒香。潭影澄鮮荷帶長。望水亭臺飛瀑布。五更殘月斷人腸。黑甜一枕樂南柯。鎮日
淹淹着睡魔。草木無心人有意。最難寬解歷年多。辟寒辟暑歇生涯。鳳腦無期遇合
乖。鹿鶴連蹤花滿徑。空留放蕩此形骸。茫茫大地等浮漚。回首斜陽涕泗流。欲學十
洲三島客。長生未得此生休。文犀之本兩相須。往事吁嗟自笑愚。彷彿舍身崖下路
珊珊。仙骨我生無吟罷。縱火焚其廬。投巖而殞。土人哀之。即葬于山腰石洞中。至今
傳為古蹟。吁人之愚也。莫如蔡十。寶之生也。由於天。而寶之得也。由於命。命不齊而
妄思得寶。雖日在目前。而終不能得。守之而不得。當安之於命而已。茲以不得而自
殞其身。是欲昇仙而入於魔境也。是亦不足惜之矣。

梁登祥

上饒梁登祥。賦性樸厚。博聞強記。乾隆中邑庠生也。一夜方欲誦讀。恍惚見門外有
黑犬高三尺。怒目而視。昂首搖尾。似有欲噬之狀。轉瞬不見。急至後園。見樹上一蛇
倏然從身旁飛過。方驚異聞。樹旁有一長人。高丈餘。方巾白鬚。曰。汝兩世冤孽。數應

死。我已救此一劫矣。明夜犬還來此。汝於清晨沽羊一腔。去頭除蹄。麪作人畜。置于衣服之上。汝靜息樓間。不可作聲。梁如其教。由板穴中窺之。至漏滴三鼓。果見黑犬入房。至床。將衣脚下。咬碎面首。大嚼其羊。食畢欲出。梁曰。孽畜如此兇惡。犬舉頭仰視。似知有人。號惶跳躍而去。次夜。又見方巾者來。曰。汝今世犬厄已脫。不應言語。致犬知覺。來生尚須相報。尚有一厄。晚間又須防之。汝用木棍。以猪血塗之。置于床覆以衾。汝當出臥于地。梁謹奉戒而行。將半夜。起視燈滅。頭碰一物。星光入室。鑽穴而視。見一巨蛇。粗如桶。雙目如燈。吞噬木棍。徐徐而去。俄見方巾者出。曰。子前生口利。挾人隱過。均遭殺身之禍。一化為犬。一化為蛇。尋仇以報。今難已過矣。還當懺悔。以消之。梁頓首拜謝。曰。兩蒙垂救。未知何路神道。祈指示。方巾曰。汝祖父有德于予。故來相救。不必細述。久當自知。言訖而隱。後城外迎神賽會。梁出而觀之。入其廟。瞻仰神像。服飾容貌。悉如所見。急市幣楮。再拜叩祝。詢之土人。曰。此處向無神祠。乃梁之祖父創建也。嗟乎。不有仇。何有復。不有德。何有報。德則未必盡報。仇則必有其復。與其使人復仇。不如使人忘德。何也。仇必害身。德乃安逸也。

鄉場事五條

乾隆年間京宦某公山左人也有二子俱隨父在京一友人謂曰今科鄉試兩公子
例入官號北場官卷只中一人何不一試于東一試於北家學淵源可期同登賢書
何如公深以為是酌命長君東旋次君留都其次君功名念切書北闈東場二紙黎
明赴前門外關帝神前跪祝之拈得東場而急請於父兄父曰汝兄由廩生捐貢錄
遺易汝是俊秀捐監外省監生有十不錄一之條恐難錄科對曰兒期中舉何憂錄
科之難父喜其言之壯而許之又約同志者詣呂祖祠乞夢人皆無夢惟次君夢一
高脚牌上寫童子六七人五字稟於父父曰小場題目尚像大場斷不出此等題也
且仙人亦不肯以題直告於人爾亦不可以夢中之題張揚恐取禍焉公子退而依
題作一文洩勝手改而誦之及錄科題是童子六七人浴乎沂兩句公子以為夢應
于錄遺而於三場無與遺可望錄而中恐不能也熱心轉冷大場中祇凝思完卷試
畢親友攢金設宴接場公子勉強應席而悶悶之心時形于面席中一破落戶江二
者善戲謔舉觴謂公子曰題雖與夢不符榜名卻與夢應衆問之對曰公子妙齡十
九尚未完姻猶童子也六七人者六七四十二今科定中四十二名舉席哄然大笑
公子亦喜曰果如君言富貴共之揭曉日公子果中而名次亦符公方信夢兆之驗

也。長君北場未售。旋就教職。次君歷仕至郡守。江與之俱。以終其身。

山東鄉試。歷在天衢雲路兩坊。先唱名挨點。五鼓開門。點教官畢。始照府綱依次點進。有宋公某者。由明經而授教職者也。頭二場頗得意。入三場。天尚未明。尋至號。將場具交與號軍。赴號底道夫。見一女子立於廁側。厲聲呵之。即不見。出廁歸。號問於號軍。曰。此乃鬼也。初六日。已見此矣。有人時少為安靜。無人則公然哭。誓不休。問之言。要向某縣。顧某索命。公立於號門。有人入此號者。必問籍與姓。日已近午。來一少年。貌美秀而衣鮮明。詢之。即女鬼所尋之人也。公邀入己號。告之。顧面色如土。求救於公。公曰。冤鬼纏繞。恐難望中。與其受害於場。莫若乘院門未封。假病而出。再作理會。為妙。顧然其言。即求巡場官引至龍門。果而放歸。公送之去後。因思女鬼尋仇而來。我縱其仇。必不干休。日夕垂簾而待。初夜寂然無聞。次早策題已下。專心條對。忘此事矣。中秋夜。正在寫策。忽見纖纖女手。並掩卷上。公吐氣吹去。兩手分開。急書數字。兩手復掩。旋掩旋吹。旋書旋掩。半夜無休。神疲而睡。女曰。公名已登天榜。奴敢胡為。願以情訴。奴即願某聘室。願淫表妹。轉污奴以不潔之名。以致含冤而死。今待彼於矮屋之中。以圖報復。公又縱之。惟願公異日秉筆。表氏貞潔。則冤銷矣。公許之。女

鬼再拜而沒。公場畢而出。往尋顧。知出場日。已匆匆歸去。榜發。公果中焉。

山左濱州王刺史者。中州老孝廉也。政治文章。可稱雙美。尤工書法。專摹歐陽。詢而得其奧。人咸以王歐陽稱之。近因案牘勞形。無暇握管。而求其書法者不少。思一能代者不可得。公甚苦焉。某科奉調入簾。公薦之卷。多合典試之意。偶閱一卷。文通暢而不甚出色。字畫筆筆歐陽。公愛之甚。忘其有謄錄也。三薦而中。在本房之末。草榜已定。專候拆號。揭曉。衆房官聞聚一堂。各言所取之文。一曰。我所取某號。可謂有義必搜。無筆不透矣。又一曰。我所取某號。全在題神取影。有水月鏡花之妙。惟王公笑而不言。人問之。對曰。諸公所取為人。老王所取為己。我取某號。書法逼真。歐陽與我無二。得此代筆門生。甚可喜也。或謂之曰。此生必公所素識者。是以知其書法之善也。公曰。否。吾於卷中而羨其書法也。又有人詰之曰。公所見者。殊卷耶。墨卷耶。公曰。殊卷。因悟字乃謄錄之筆。而悟薦中之悞。思欲別取一卷以換之。陳於主試。主試曰。子愛字之佳。而忘謄錄。薦而取之。亦生之祖上積德累仁所由致也。既定矣。毋庸更換。比榜發。生如謁。始知省會大族一佳公子。次年。王致仕。生會試歸。延居其宅。起居飲食。無不周備。並無出一貨。復招昔之謄錄者。同養於室。代公筆墨之勞。樂不可支。

每謂人曰。我今得享此福者。得力於歐陽耳。

山東鄉場有燭三爆一事。乾隆某科內廉章公。秉燭閱卷。其文理平庸者。擲之。優者留於案上。以備薦。偶閱一卷。文氣通順。而辭意淺薄。亦將棄之。忽燭花作爆一聲。火飛於案。恐燒試卷。急起熄之。此卷仍存案上。復閱之。嫌其終鮮佳句。又將棄焉。燭花復作爆聲。響而且明。章異焉。執卷對燈祝曰。此卷實非可中之文。而兩遇燭花之兆。如果若人應中。乞燭再作爆聲。祝畢而燭又作爆一聲。火星滿案。聞窗外巨聲曰。燭花已三爆矣。還不拈條以薦耶。章公大驚。窗外呼者。乃某房袁公也。章延之入。將卷與閱。袁笑曰。此卷固非必中之文。中之亦無磨勘之慮。薦之亦可。次日薦於副典試。閱畢。問公曰。兄典制手。何薦此清淺文也。章備述燭三爆之事。副向正者曰。尊夢應矣。與之中之。緣正典試在途。亦曾夢此三字耳。榜後。此生來謁。乃屯中一舊家子弟。年三十餘。章問曰。君家有何陰功。能使燭三爆耶。生不解。公言。悞應之曰。祝三跟隨門生來。暴女於八月初間。生一子矣。公駭然。細詢之。對曰。暴女者。祝三聘妻也。年荒逃難。賣身為婢。五載。聞是祝三之妻。喚至賞還。賜以錢物。住宅使之成婚。次日。祝三謝而又謝曰。妻猶處女也。喜其誠實。留之服役。息師下問。因具陳之。公亦將場中燭

三爆之事告之。生始知燭爆與祝暴同音。誤對之中。乃正對也。公喜極。握手曰。賢契所為。真可為天下用奴婢者勸也。

山東蕭秀才者。曹州人也。在庠二十餘年。自恃質敏。恆不好學。逢歲試期。勉強完卷。常居三等之末。己亥復值恩科。蕭于是年歲考。幸居三等之首。喜曰。我兩鬢蒼蒼。不曾鄉試。今以歲作科。我可安心觀場矣。亦有勸其場前用功者。亦有笑其不知分量者。蕭弗顧也。至省寓。日日清晨。隨筆成篇。旋即焚之。食後外游觀劇。適有演扮關帝單刀赴會者。魯肅口白。有某事仁也。某事義也。某事禮也。某事智也。單少信字之語。蕭聞而喜之。念念不忘。日誦不已。入場之夜。猶誦之。黎明見首題。子入太廟一節。蕭向來作之。多以六股成篇。今應鄉試。欲籌奇別。忽想單刀赴會。以仁義禮智襯出信字。我於此題。加散行一段。以仁義智信襯出禮字。文勢自覺流動。洋洋得意。三場畢。結伴而歸。互相論文。從無一人問及蕭文者。蕭亦絕口不談。是科典試衡文者。上下意見不睦。薦卷多不中式。搜房而得蕭卷。覽之大喜。曰。首藝中間一段。可以壓場。惜前後奮筆直書。尚少警策。不能列為榜首。中在正榜第五名。報至其家。舉邑驚異。能文者索文觀之。歎曰。此文通場應無二卷。高中宜矣。蕭後數試禮闈。年逾七旬。得蒙

恩授翰林之職。而歸。當蕭之初應試也。年逾五十矣。自以為幸錄科名。可以觀場。何嘗有望中之心。故於臨文之際。借戲中口白。作題內文章。偏為有目者賞鑒。較之功名念切。得失關懷。終日孜孜焉。皇皇焉。或奮緣于當道。或乞伎於同人。自存必得之心。終不能遂其願。以相償者。其相去為何如也。其中有命存焉。古云。君子安貧。達人知命。蕭之得中。蓋近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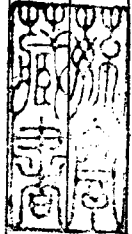
小孤山

長江小孤山。水中突起一峯。以當蜀水之來。離山四五里。已聽水聲。山極奇秀。上供姑射夫人。最著靈異。嘉慶庚申。有湖州客。自漢口回。將至是山。忽起大風。船欲覆沒。各客驚慄。而綢客焚香在船頭。仆伏叩首許願。求救于神。須臾風止。而額已破矣。深感神恩。抵家後。即過局織蟒袍。成耳環。置貨復至漢口。將近小孤山。泊舟。售備牲醴。香花。到廟酬愿。隨行隨治神供。烹魚已盡。而小孤山將近矣。起篋更衣。候至廟。登舟上山。倏又狂風大起。較前更加洶湧。客即焚香跪禱曰。弟子自蒙神祐。後刻刻感恩。故于數千里外。已備繡袍金環。今之動神怒者。蓋以修飾未潔。願自漢口回。另備牲醴。再薦。即將金耳環投之於江。風頗稍緩。適時乃息。綢客又叩頭謝恩。船即順流。

而行。未曾登廟。行至半里。見漁舫。網中獲一鱸魚。客愛其魚之大而鮮。與之售之。剖腹而得金耳環一對。視之。即投江之環也。客皆異焉。即藏諸篋中。後自漢口回。又酬神答謝。凡宰牲設饋。不假手于他人。器皿杯盤洗而又洗。至孤山。登舟詣廟。上袍納環。薦牲饋焚楮帛而歸。噫。長江之至險者也。金環物之至微者也。投之於江。安望再得。乃入魚之腹中。使客售而還之。實事之奇而神之靈也。自後客舟過小孤山者。尊敬之心。無敢稍懈焉。

尺聞錄卷三終

咫聞錄卷四



清 慵訥居士著

飛雲

天下蕩心佚志之區夥矣。最著者北路之邯鄲。西蜀之蠻營。此不過行雲流水宿霧
栖霞耳。惟潮州之六蓬船。早識遊人之底裏。盡羅豪客之資財。能使鄙嗇者忽然慷
慨。垂老者化作少年。相傳嶺南有王先生。忘其名。浙江人。老而遊幕。其為人也。溫厚
簡默。學問優長。素有疑難。裁度決斷。無不周詳。度支出入。纖毫無遺。雖個儻揮霍而
見。友人有寄情雲夢之事。輒正言勸阻。是以縉紳士大夫。重其品行。爭相聘延。所得
束修亦豐。年餘七十。橐有萬金。晚景可怡。歸行已決。對主人而辭帳。與朋友以賦離
見其留別詩集杜句云。人生七十古來稀。老大徒傷未拂衣。石筍街前却歸去。五陵
車馬自輕肥。又集白香山句云。七十無家萬里身。一時歸去作閒人。風香露重梨花
濕。野外庭前一種春。此得意還鄉之景也。又見其謝錢集杜詩云。一卧東山三十春。
天涯風俗自相親。更為後會知何地。錦里逢迎有主人。不嫌野外無供給。邂逅無端
出錢遲。一飯未曾留俗客。風流儒雅亦吾師。漸老逢春能幾回。別家三月一書來。滿

堂賓客皆嘆息。且盡生前有限杯。正在應酬唱和之間。一日有舊僕楊貴來曰。某有下情。欲以上達。第念相公在廣三十餘年。足不踵溫柔之鄉。目不視豔冶之色。言之恐拂大怒。先生曰。寧有人詆我以非乎。寧有人謀我以財乎。子姑言之。楊貴曰。相公接人以禮。待人以德。又誰誹議。相公名貴一時。威震四海。又誰謀財。某之所言者。因昨見紅妓飛雲。極慕相公盛德威儀。謂我能請先生過飲其茶。一挹之先。以五十金為酬。小人不敢應許。未識相公肯賞駕。使小人稍肥家計否。先生哂曰。借此以幫爾財。亦可使得。第天下未必有如此便宜之財。恐成畫餅。想欲圖我良金。我已行程在即。過而不留。去亦無礙。因謂楊貴曰。必俟順道而往。不能為此特行也。越日有同鄉張梧庵來訪。班荆道故。翦韭話情。楊貴在旁伺候。張出。楊貴曰。相公答拜時。必須用船。可順道往飛雲船上一行。王曰。是日爾來隨去。楊貴應命。至期。引登妓船。飛雲接進奉茶。招楊貴入。即以所許之金。如數與之。先生即行。雲亦不送。先生回。即吟詩云。卅載已忘孫壽鬢。茲為勤僕入迷津。偏逢白髮掃良興。一諾千金此婦人。又過數日。楊貴至妓船。飛雲詢曰。王先生回鄉否。錢行者尚少何人。子能邀至我船。我備酒核。枵飲者不費一錢也。子盍為我先容之。楊許諾。逕到張梧庵家。說曰。王相公行期已

定。公應餞之。一敘鄉誼也。張曰。我有此心。然居窘鄉。心有餘而力不足。奈何。楊昔曰。船妓飛雲。昨云能請王相公來船。桂酒蘭餚。只作請客者備之也。張大喜。使人邀約。曰。聞君有遠行。行者必以餞。旅寓褊窄。不堪容膝。故席設飛雲妓船。聊作平原之歡。請勿辭。先生笑曰。我與爾主同鄉。義難却。謹領命。隨作詩曰。莫辭塵土污袈裟。兩鬢蒼蒼興倍加。天若無情憐晚節。夕陽應不照桃花。至期。飛雲治酒以待。主人候舟以迎。舟大水淺。不能近岸。舟人架木為梁。渡客登舟。正在渡時。船移而板脫。滂淪一聲。先生跌入水中矣。飛雲急跳下水。抱先生起。兩人衣衫盡濕。取出錦衣。長短適稱。先生之體。深歎飛雲之周到。而誇舟中之富麗也。張曰。以一飯而授先生大驚。心實不安。先生曰。身雖勞而氣猶壯。偶然失足。何足為意。又吟詩云。闔淡衫緋稱老身。滿江春色一時新。無端失足尋常事。水性養花花護人。未幾。鋪筵設席。飛雲把盞進獻。曰。先為壓驚。次為上壽。先生興來。換盞交杯。搏戰決勝負。酌沆瀣。酒酣耳熱。不覺紅日西沉。繼之以燭。而黑雲隊隊起矣。倏忽風雨大作。逾時不息。酒闌宴罷。諸友各就所歡之船而去。惟先生獨存。急欲回寓。奈雨聲不止。張梧庵曰。天雨有情留晚客。密雲深鎖到陽臺。先生正襟危坐。俯首不答。飛雲自歸後艙。不出。先生為酒所困。斜枕而

寢至夜半。風雨更緊。篷漏牀濕。溜滴頭上。驚破其夢。大聲疾呼。竟無人應。惟飛雲依
聲。裸體持燭而出。娉婷孌娜。蓮步輕盈。先生見肌膚如雪。不覺情移。持其右臂。飛雲
乘勢縱體入懷。邀攜同入房牕。綢繆意洽。午晌方起。于是日一至焉。或問日一至焉。
至必飲酒吟詩。晚留而回。飛雲亦頗能詩。一唱一和。竟忘晨夕。而於回家之言。亦不
題起。其集青蓮句云。南湖秋水夜無煙。歌舞淹留玳瑁筵。此度別離何日見。人疑天上
坐樓船。我向淮南攀桂枝。不知霜露入秋衣。美人一笑拳珠箔。問我西行幾日歸。集
杜句云。頭白昏昏只醉眠。青娥皓齒在樓船。綠雲清切歌聲上。楚女腰肢亦可憐。來
傳纖手送青絲。酒肉如山又一時。語盡還成開口笑。渡頭翠柳豔明眉。若飲蔗漿攜
所有。此生已媿須人扶。紅顏白面花映肉。物色分明待老夫。懷抱何時好一開。隔籬
呼取盡餘杯。影遭碧水潛勾引。一日須來一百迴。集香山句云。笙歌杯酒正歡娛。鄉思
銷磨逐日無。莫怪氣粗言語大。散盃思共彩呼盧。亂蓬為鬢布為巾。且喜新正假日
頻。從此萬緣都擺落。人間少有別花人。早潮纔落晚潮來。連擊三聲畫鼓催。此地二
年留我住。平生相見即眉開。飛雲亦有集青蓮詩云。江水東流猿夜聲。掉歌搖艇月
中尋。相邀共醉杯中醪。但願君恩顧妾深。孔雀東飛何處棲。楊花落盡子規啼。為君

留下相思枕。月下沈吟久不歸。羅襪凌波生網屢。今傳尺素報情人。風流肯落他人後。欲歎離聲發絳唇。集香山句云。日高猶睡綠牕中。飲作桃花上面紅。自入春來未同醉。停舟一望思無窮。重開離宴肯留連。一半春消風雨前。忽忽眼塵猶愛睡。愁凝歌黛欲生煙。感物思君歎復歌。正抽碧線繡紅羅。雙蛾解佩啼相送。漠漠紛紛不奈何。先生因病數日未至船上。忽飛雲遣人問安。並送詩。先生讀之。乃集香山句云。江頭相見日黃昏。雨露猶來一點恩。兩地也應相憶在。門無宿客對誰言。燈前合作一家春。倚石攀蘿歇病身。自是命卑如紙薄。每勞存問媿交親。澹烟疎雨間斜陽。獨自騰騰入醉鄉。尊酒未空勸未盡。薰籠亂搭繡衣裳。兩人卷帙甚繁。不能備載。常自歎曰。誰謂風月場中。勾欄佳麗。毫無情義哉。當我前此失足落水時。家中縱有妻妾。未必能援之以手。何其歡愛若斯也。由是愛之慕之。日用飲食。以及纏頭等項。凡有所需。必如其願。未嘗違悞。未及年。而金盡牀頭。飛雲一啟齒。始猶借貸以充其欲。繼則典衣以赴其請。至於無可借無可典。而情淡意冷。猶不捨此而他適。前此當道好友。亦不為禮。搗母厭其無資。白眼相視。後竟加以詬譎。飛雲猶念其癡情。畀以二百金。先生不辭友朋。悄悄搭船而歸。夫物之害莫如蠹。人之害莫如妓。天下人斷無有不

好色者。其不好色者。皆強以抑之。其或欲附於君子之名。而不敢入於溫柔之鄉者。有之。或生成鄙吝。視財如命。而不肯絲毫輕棄者。有之。或身本孱弱。而畏死守命者。有之。均非出於情之自然也。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孟子曰。食色性也。聖賢尚如此。況蚩蚩之民乎。今王先生重視財帛。積之萬鎰之多。守之三十年之久。年餘七十。猶為迷而失守。可知性不可改。愛不可移。然潮邑以舟作居。裝成豔冶而笑春風者。不知凡幾。王先生獨不喪於他妓之手。而獨捐軀以殉於飛雲者。亦由飛雲之巧於鑽營。工於討好。水火不避。故能使之墮其術中。非若他妓之專以粉面而賣錢也。吾想王先生雖得脫離苦海。他日回鄉。入荒荒齋。登危危樓。難告家人婦子以情。倘問在廣得志斂財之景。其將何辭以答之。此事予故不便載。載之以勸將來。備

楊舟

楊舟。會稽人。勤於誦讀。艱於功名。而簡練揣摩。未嘗間輟。倦則引錐自刺其股。一夕齋中。三更人倦。忽見燈影間。隱約有人。擡頭視之。乃絕色佳麗也。駭之。疑以鄰女。問曰。何家女也。女曰。吾非鄰女。與君有夙昔之緣。故來耳。楊曰。怕被人知。有壞顏面。女曰。更深靜寂。又誰知之。楊愛其娟麗。納之。黎明。女去。次晚。又來。竟至不斷。楊曰。夜來

明去。又勞。跋洗心實不安。女曰。與君緣法不少。何必掛意。由是更靜。必至。楊曰。子來茅齋。已月餘矣。到底是何家女子。須實告我。免我常常起疑也。女曰。君不可畏。當實告之。楊曰。伉儷情深。又何畏懼。女曰。我乃九尾狐也。因君雖沈潛於學。非特不得功名。且恐有絕食之憂。特來相救。楊曰。將何以救之。女曰。須教爾學畫。日得微銀。可以餬口。明日開賬。與爾買顏料畫筆。以教之。於是女不回去。竟如夫婦。先教以用筆之訣。次教以襯托點苔之訣。三四月間。楊亦知畫法矣。兩日畫鹿一張。而鹿睛必須女點。天然精神意致。恍如生成。無不愛售。由是楊舟頗得畫家之名。而食豐履厚矣。朋來憧憧。皆以為楊得能畫之名。而楊之戀女情切。亦不歸家。致妻怨恫。始則請楊回家。詬譎繼而吵鬧到門。而女總低心下氣。逆來順受。故其妻亦不糟蹋於女。後楊舟以受氣難忍。以女之來歷。一一告諸妻。妻曰。既是狐狸。已改女形。見人並不避忌。不妨接至家中。同受其益。楊然之。於是同處一室。已有年餘。楊固愛狐之豔麗。又喜其服事周到。無不合意。竟不至妻房。妻恨益深。訴於父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是有夫而等無夫矣。大哭於庭。其父慰之曰。此乃狐也。關之必遭毒。子姑容之。我自有道。勸女歸。囑其不可聲張。其父備銀密往江西天師府控之。越日。女乃淚向楊

曰時勸汝與妻和好不可切近我身而蓄妻之怒也爾不聽令我命喪於爾之手矣楊曰愛莫如我胡為出此言也女曰爾岳父告在天師府矣已遣神將圍住不能逃此一劫楊猶慰之女含淚梳洗天光皎潔紅日無雲只聽霹靂一聲地若震動而車上水碗中浮起寸長狐狸也女亦不見楊大哭失聲嚮棺收殮將狐之平日穿戴服物盡入棺中造墓以葬而楊坐亦哭卧亦哭人慰之亦哭兩目失明醫治乃愈今所畫鹿形雖如前而神全無楊亦苦之無極至今有人向問楊仍然哭而訴焉野史氏曰妖之為害也天宜擊之是狐知楊乃餓夫化女教技使之餓口以延其生可謂仁矣天復以雷滅豈天師之輕信人詞枉於施法哉蓋楊本餓夫自得此狐幾成巨富狐已犯違天之條故不能全其死焉得此一斷楊當釋然安其命矣

養鳥報

予聞之外祖母言山西安邑縣有一富室萬姓性甚慳吝好養雀鳥凡禽中之百舌畫眉鸚鵡別哥之類俱以金絲壁籠貯之每當春夏之交園林深處翠竹蒼密之間愛其閒關調舌聲韻悠揚提籠懸杪挈酒攜柑靜以聽之獨領天機之妙竟忘人世之情偶有客至從不殺雞為黍而食即貴胄到門使子弟迎之亦不現形露面真所

謂泉石膏肓。煙霞銅疾者也。庭中懸一綠鸚鵡。設以銅架繫之。金索能作人言。名曰綠衣娘。靈慧異常。凡耳有所聞。即口能學之。而且毛色鮮妍。鼓翅而舞。綠羽襯以紅毛。萬曰綠兮。衣兮。綠衣黃裏。此禽中之嫦娥也。一日夙興。萬往視。撲架而驚。扼腕歎惜良久。命小奴用木匣貯而埋之。忽報邑宰往鄉相驗。路過其門。遠入拜之。萬使其子見之。宰怒。萬不得已出見鄉間人。從未見過官長。且以地方官蒞此。儀仗鮮明。騶從吆喝。更覺顯耀。一家匆遽。奴僕慌張。忘收木匣。宰啟視之。見有嬰小手一隻。血色鮮紅。宰大驚曰。此乃採生折割之家也。害人不淺矣。我素不輕入鄉紳之家。今忽至此。得破其案。殆有神助。當治之以除民患。即正色厲聲吩咐關門。追起屍身。萬愕然不能自白。宰令役趨上褫衣械赴縣獄。真諸深室地阱中。加以桎梏。萬不勝其苦。宰反復推求。不得確情。加以三木。萬畏刑招認。總不得其屍身。不能定案。宰又拘其家人。婦子到案。逐細跟究。亦無端倪。宰曰。有手必有身。又復捉犯。鞠之。文卷木匣俱在案上。忽聞匣中有翼翼之聲。宰命吏開匣視之。見嬰兒小手。宛轉而動。仍化鸚鵡。飛立匣上。呼曰。萬某。爾知罪乎。爾在囚園。猶鳥之在籠也。爾用鐵縲。猶我之索拘銅架也。怨已報矣。遂飛去。一堂喧然。共訝養鳥取樂之報也。案始釋。萬雖得回家。而家產

已破悔無及矣。

野史氏曰。禍之來也。由於孽。初以膏粱可恃。而輕視禽族。取其能啟耳目之歡。以消閒遊之日。殘不加痛。死不加憐。不知天之生是物也。何嘗有巨細之分。而其界是德也。亦何嘗有厚薄之殊。奚可恃人靈於禽。張羅以收之。樊籠以健之。生而育之。死而棄之。其殘忍刻薄。幾以加矣。無怪拂天之怒。化其形而陷其罪。天不置之於死者。究由人責於禽耳。然身罹死妄。蕩盡家財。天故示之。以為愛育禽鳥者戒。

賣監生

世之以貧而起家者。多由節儉。善估便宜。因以便宜。致有喫虧。浙人有姓陳者。始為佃傭。有子四人。同力合作。春則鋤雨犁雲。冬則樵山漁澤。妻孥織席。衽衣漸成小康。心思體面。欲托京客代捐監生。既懼銀之過大。又防吞之不捐。朝夕躊躇。游移未決。仍然一老農夫。其鄰居監生王姓者。深知陳意。將居除夕。無以卒歲。欺其不顧利害。只圖便宜。將計就計。以監照與之賣之。彼必受餌樂從。吾可安就過年矣。謂陳曰。子欲捐監。必托京客。今之可信者。寧有幾人。見銀圖吞者。往往有之。且部價難減。不如將我監生買之。我願讓價。子怕吞銀。我將監照交與收執。老靠已極。我為民子為監。

生何如。陳曰：要銀多少。曰：一監生須捐銀一百三十鎰。今讓三十。子與我百金可也。陳曰：八十金纔買王曰：如命。陳曰：年內先交三十金。餘俟新年二月付畢。王以挪措無門。得此三十金。亦可度歲。又許之。陳曰：爾將監照賣我。必要立券。免生後悔。王遂寫據。並監照交與陳。陳取銀三十兩。與之餘銀。王亦欲其寫立限字。陳亦邀人書據。而畫押交之。王得安逸過年。至元旦。陳戴頂欣欣得意。數神拜祖賀年。鄰居問曰：子何時捐納功名。吾輩竟不知也。陳曰：王某已將監生膏與我矣。爾等往看王某。已不帶頂矣。鄰眾笑曰：他物可買。功名不可賣也。陳曰：功名以執照為主。今王之照已在我手。亦不怕其翻悔也。眾曰：執照載明三代履歷。子能買照。不能改其三代履歷。若使官知。或被告發。非特不能戴頂。并欲治冒濫功名之罪。由此爾家業恐不能保矣。速還之。為是。陳曰：我已付銀三十。奈何。眾曰：棄之為妙。陳即往王家曰：憑照帶頂。眾以為不能將子之照作我之照也。吾將照還汝。即還我銀也。王曰：賣買分明。不能翻悔。尚有五十金。吾已抵用。爾有崇在。至日不可延緩。陳曰：眾說買照有罪。吾以農夫受刑。何足為羞。子寧肯丟臉乎。王曰：我貧甚矣。監生尚欲賣。人焉懼丟臉。子賴銀。吾將控之。陳見事不諧矣。挽鄰居說情。又與王銀二十兩。始得還票納照。以致喧

傳一時競為美談。吁。目不識丁者。當守故拙而已。乃竟自忘出身。而妄欲附于青衿之列。致手胼足胝之資。輕送于異想天開之事。從知儒與富本為相忌。故王以監生而至貧。陳以買監生而喪財矣。

虎拆家

乾隆己酉四月間。浙寧西郊。大虎失倚傍之山。而迷行平疇之所。四野橫跨。爪印如盤。民皆慌張。巽湖鄉有王永春者。為富不仁。醜名滿邑。其廬前後皆河。圍栽綠竹。房雖靈瓏。而人甚齷齪。早起從後籬門出過橋。遇人指虎爪印而視之曰。虎已至境矣。永春急閉籬門。忙趨至前。欲關門以杜虎患。誰知虎見林箬深密。認以為山。逕由進屋。其廳之西室。延一茶師周秀才居之。以作書館。館外有欄柵一條。鄰居幼子攜書上學。虎見之。即縱身撲去。虎力過大。而逾幼子之頭。驚倒仆地。旁有一人。手持棍擊之。虎用爪抓去。而若人之頭面皮肉盡脫去。而流血漂杵矣。未幾而殞。虎入書館。向牀坐視。而周秀才蒙頭裹衾。魂不附體。未幾虎出。周秀才即裸身踰牕。而逃。虎至廳。入廳後間。滿房皆酒。三層高壘。虎倚酒壘。貼身搔癢。壘側跌地。而聲響如炮。虎驚亂跳。一間醞釀。盡如泉湧。百餘缶甕。盡為瓦裂。慌入左門。進王永春內房。陳設輝煌。金

光燦爛。虎見異境。又復亂跳。跳入牀上。虎身重而藤牀已穿。虎陷其中。虎用力縱之。而牀架在虎頸。虎帶枷橫行直擊。衝至東則東物盡。衝至西則西物盡。迨虎脫枷。而陳設俱破裂如柴。虎出院中。過牆則倒。拚壁則穿。王永春見虎勢兇。入城報官。官會軍門委營弁二員。圍鎗兵十六名。躲身施鎗。彈至虎身。而不能穿其皮。虎亦不知也。鄰居之強有力者。俱登瓦上。穿穴而視。思欲以計斃之。總無善策。一人見虎昂首開口而坐。用三寸許大毛竹。直插其口。虎嚼竹如蔗。以石擲之。不驚不動。虎煩則口覆地而嘯。地皆震動。偶而施威。背高丈餘。官兵皆退。民亦無法可致。傍晚。虎進衙。倚壁踞之。一人輕步入室。從壁隙力施長刀。穿去。虎覺身疼。直縱出來。一屠戶一棍擊去。適中其鼻。頭眩頸屈。衆棍齊擊。而斃。虎雖除。而若家之渠渠。厦屋盡為澌澌。涼亭矣。并虎入廳。量其身長九尺。尾亦長九尺。重八百觔。四方士女雲集而來觀者。如狂如蟻。二畝之宅。焉能容數萬人之足。於是高豎數丈杉木。繫之屋簷。虎懸木上。夜然巨燈以灼之。觀者如市。三日夜乃稀。剝皮以獻神。作為座褥。剝肉以贈鄰。各嘗異味。肉色如灰。而臭氣如烟。味帶鹹而勒如革。雖有利齒。不能碎其一觔也。其鬚可作牙籤。齒長三寸餘。可作石壺。是虎之大極矣。酬神演劇。答謝力士。葺治房子。已化數

千金居之日。俵鬼失虎無依。日夜剽擾。又延僧建醮驅之。乃安。安未幾。日官欲虎骨。永春不允。官許銀二百售之。永春貪財而送。詎知官收骨而負銀。永春又上控各憲。批准給領。乃散家去其半。是虎之來。為拆其家而來也。永春平日刻薄成家。而安如磐石。不畏官勢。不懼民害。破其家者。惟有虎也。是永春應以虎而破家。虎應以永春而死矣。兩者之害。神使之也。

延安府署樓

壬戌夏月。予時病癘。杜門懸車。大雨時行。終夜不止。天曉晴霽。日上三竿。起而坐食。適姚農山來訪。予曰。良友遠來。有異聞乎。蓋為我言之。以供他日西牕翦燭之談刺也。姚以事有奇異。喟然曰。先嚴官陝中時。刑名幕友張玉齋言。延安府署。西有小院。中有樓三楹。對面有廊廡。扁管有年。逢太守新蒞。此任。加一封條。按任粘加。而條堆成寸矣。乾隆年間。太守某。延金先生號抱谷者。入主講席。賓主極稱相得。夏月苦暑。思欲得一涼處。與太守言曰。西樓宏敞。曷不啟之。太守以多年高閉之室。前人不故居此者。必有故也。與其居而不寧。不若順其舊而得安也。先生氣豪胆壯。曰。室應人居。有人閉之。必有人開之。此一定之理也。開之。知其從何而閉也。即有怪。吾不畏矣。

請即啟之。太守命僕開之。見枯枝敗葉。草滿階除。鴿翎鼠糞。平鋪堂楹。蓬蒿塞其徑。蛛網當其天。又鳩工拂塵去垢。剷草洗苔。自日上三竿。開門整潔完畢。而夕陽已頽。月上東牆。塗塗飾壁。鋪案陳几。與先生次坐西廊。品茗納涼。恰有一種情致。忽伺候者。仰見對面樓上。有少年婦人。將頭取下。置於膝上。持櫛梳洗。項血漂流。灑如細雨。沾入人身。冷如霜露。一股冷氣難受。衆皆譁然奔逸。太守亦為毛竦。起而出牆。見奔逸諸人。仆卧于地。有咬牙擊齒者。有鼓寒戰慄而聲喘噓者。太守即命扛卧于房。設法醫治。惟金先生不出。太守曰。真胆大也。令人入視之。不見。尋至樓簷後廁中。倒仆于地。急扶持而出。昏昏然不知人事。以薑湯灌之。移時乃甦。問之茫然。亦不解何入廁也。太守勸曰。先生不信我言。致鬼神戲侮。今仍閉之。越日皆愈。先生又曰。妖由人興。予立心正直。何懼鬼物。吾有法以治之。次日。先生用爆竹火藥。轟然擊之。烟結其房。不見人面。太守令人昇梯。率壯丁健役數十人。持械執戟。一擁而登樓。速進樓間。中列古畫。兩旁陳設樽罍。雖是瓦缶。悉由古制。片片剝落。左邊一房。牙籤玉軸。縹上隱隱有字。皆蝌蚪文。人莫能識。後至小樓觀之。見繡簾垂掛。簾綠半脫。室內箱牀。粧臺。梳妝。無不整潔。啟帷視之。見翠被錦衾。似有人睡。觸手成灰。中有無頭婦人裸體。

乾枯不識何代屍身。太守具棺而殮。葬於北邙山下。文以祭之。詩以弔之。文已無傳。惟詩尚記得七律結尾一聯。半軀骨肉今猶在。獨卧高樓數百年之句。金先生命僕灑掃潔淨。攜衾下榻其上。後聞居之亦無他異。查延安府乃陝之邊疆。或疑卽李華弔古戰場處也。是女之屍。蓋以兵燹傾陷其家。賊逼不從。願以身殉。保全名節。治後蕩平。室改為衙。見有女屍。扁而封之。白骨閉戶。無怪作祟。而官之居此者。不過三年五載。祇求避凶而已。故歷加封條。今金以避暑而開。太守整其房。瘞其骨。則死以入土為安。住之者自亦適然矣。

呂大生

黔之四方井。有土地祠。甚著靈異。鄉有銀會。用骰搖之。以點多者得銀。鄉人呂大生。遇會期。思想得銀。夢中竟出嚙語。其妻聞之。次早。勸呂赴祠。焚香點燭。許愿求得。呂如其言。拜跪禱告。祠中設有盃琖。分上中下三等。凡祈求者。擲之。以驗神之許不許也。呂亦擲之。得上上美籤。以為神已許也。欣欣得意。及至搖會之家。眾人已齊。骰子入盒。令呂先搖之。啟視。則共成六點也。見如此少色。焉能得會。暗思競傳神靈。何於我獨不施靈。後諸人以次搖之。俱成六點。眾議准先。不准後。呂得五百金。益感神之

靈而奇也。刑牲虔酬。喧傳一時。香火更盛。自後土人敬神。宰雞瀝血。用雞毛沾在神
檻。神像亦為雞血糝糊。是雖為敬。而似乎褻之。鄉人議令人酬愿者。只以雞冠瀝血
而奠。隨酌投之祠外。山上廟祝。無須喂養。雞亦不往他走。惡獸亦不食之。更徵其異。
前以一草亭而供此神。近則改建祠宇。金光燦爛。炫耀奪目。予奉差過此。停輿而望。
山亦秀媚。是蓋由於山之靈氣。而結成靈異之神也。

送鐘

廣東為富庶之區。重在洋物。民間凡有喜事。莫不鬪麗爭華。昔有大憲生辰。官紳士
商。各獻奇珍。迎合趨逐。洋商某思內地寶物。荷中都有。惟以洋貨為重。遂出重貲。鉅
萬。購得西洋自鳴鐘。高五尺。機關靈動。八音克諧。按時呈牌。不爽毫髮。至期呈送。為
顯者壽。斯時僚案畢見。和容愉色。忽見家人手持紅柬。曰。洋商送鐘。請謁拜壽。大憲
失色。怫然大怒。曰。吾位極人臣。欲享期頤之壽。他物俱可送。何獨送我以鐘。鐘與終
字不同。而音同。使我心驚肉戰。是該商明假此以咒我也。情殊可恨。即令人將鐘攜
至大堂。用鐵杵擊碎。將商發縣訊問。亦不排宴享客矣。洋商挽人求饒。不准。後情與
面俱到。乃已。是商欲以鐘而見長。今反以鐘而費禍。從知話言固當謹慎。而餽送亦

應審音。吾故載之。以為刻意逢迎。漫不警心者。作勵頌焉。

海中巨魚

海中巨魚。名人說部。已言之詳矣。予聞湖州澄海縣有泛海貿易。姓金名鏞者。駕洋艘出樟林鎮口。放大洋浪高風急。水如飛立。橫衝直擊。左傾右側。舟中人顛仆頭眩。嘔逆不絕。忽見水若藍色。突起一山。橫於舟前。約長千丈。乍沉乍浮。至夜始消。又一日。滿海無風。而船浮水面。膠滯不前。倏而水面高百餘丈。噴水有聲。舟如橫側。入深洞中。昏黑不測。舟子曰。入魚腹矣。相聚而泣。忽聞大潮聲起。將船湧出水上。高十餘丈。飛至山前沙灘而墜。舟子曰。吾生矣。此乃巨魚噴水帶舟而出也。遂與舟子上岸。行至山下。見有居民。問曰。此伊藍埠也。地屬琉球。去閩廣萬餘里矣。遂易薪米。將船修補而歸。夫天下之大。而莫測者。莫如海。而物之大。而莫測者。莫如魚。莊子曰。北溟有魚。其名為鯨。鯨之大者。不知其幾千里也。千里之魚。而遇數丈之舟。吸而入。噴而出。魚亦何嘗知也。噫。世之人。自誇為大者。蓋亦井底窺天也。

山和尚

浙之於潛縣。巖壑疊錯。草木茸蒨。怪異恒多。邑有大村。離城百里。村人有譚昇者。人

城探親行至半途。夕陽已頽。禽鳥歸巢。遙望前山林麓。烟光迷離。急趨赴之。乃茅屋一椽。圍以柵欄。燈火熒熒。中有數人。據地而飲。見客起立。訊問何來。昇告以迷路至此。乞暫借棲。遂同入室。數人飲畢。匆遽而去。孤栖獨宿。不能成寐。夜半月色皎潔。照見山腰。有怪縹衣露頂。青面獠牙。直趨而下。至茅簷穴隙相窺。知內有人。即伏地膜拜。起即開口。咬開柵欄。正欲穿屋。昇恐甚。欲匿無由。適有數人回。其怪遂遁。齊聲喊追。至山灣。隱形不見。衆回曰。此怪名為山和尚。盤踞此山。百有餘載。喜食生人腦。我等燒炭者。人衆氣旺。喧擾其巢。前月來某等人。竈將炊夫啖食。子不遇我。幾飽怪腹矣。昇聞之。坐以待旦。急同窰人擔炭而回。夫怪陰物也。人陽物也。陽盛則陰衰。陰盛則陽滅。茲怪之畏燒窰者。以其陽之盛也。今并以一人而遇大怪。陰盛極矣。適遇衆回。乃免。亦由若人之不應飽怪腹而然也。孔子曰。死生有命。物難自主矣。

驟長人

廣西宣化縣署中。有一更夫。力大人懶。誰倩為傭。迫于饑寒。因充是役。一日病傷寒。周身骨節疼痛。呼號五晝夜。而身長七尺餘矣。肩不見寬。腰不見廣。所長者惟骨。故站如竹竿。前之能肩二百觔者。今祇肩三十觔。左江王總戎聞之。招入隊伍。教以弓

箭。僅能決拾三力之弓。教以鳥鎗藤牌。轉身固慢。進退亦遲。縱跳更不能矣。竟為無用之物。于旗纛耀門。出而拜客。登場操演時。令其掌傘。官坐馬上。若人站于地下。頭與頂帽齊。撐傘當日。甚為合式。王總戎亦深喜之。夫人之生也。骨格天成。長者不能使之短。短者不能使之長。今若人于壯年時。一病而長如其半。且能于五月內。筋骨皮革。驟長三尺。皆非肉比。如何能長于一時焉。雖博于古。精于理者。不能窮其所以。此真怪事。可書之以博聞也。

泥皂隸賒酒

維揚瓜州。有一廟。中設神像。兩旁置判官之外。又塑皂隸。身繫腰牌。內有一皂隸。常至酒肆沽酒而飲。肆中人問之。乃曰。作寓於廟內也。一日。向肆中賒酒一壺。肆中以常常交易。熟認其面。與之。問其姓名。而記之於簿。次日又賒一壺。三日又賒一壺。自後不來沽酒。亦不還酒錢。攜去酒壺。亦不送來。肆人往廟問之。並無其人。心甚異焉。出至神殿上。見旁立泥皂隸。面目逼真。賒酒之人。酒壺在於足旁。肆人疑曰。寧賒酒者。卽此皂隸乎。因視腰牌姓名。與賒酒者相同。提壺啟視。酒剩半而皆水矣。喧傳一時。惑起羣心。於是有燒香點燭者。有以圖事而許願者。求之頗應。自後香煙感於中座之

神。夫廟之塑皂隸也。不過好事者為之。初不計其活而靈若是也。然物之成也。必有其數。有其數。必有其運。昔者袁柳庄見一時塑成四神之像。為之相之曰。富貴貧賤也。後一廟里下。科甲不斷。一廟里下。倉滿箱盈。一廟里下。華輅藍纓。一廟里下。跟官著役。數百年來。竟無變遷。此蓋由神之數而定也。是皂隸蓋亦數應靈。而運亦應興也。

泥皂隸破案

江南之蘇松常鎮。浙江之嘉興湖州。凡城隍廟中。裝飾皂隸。皆陽間得時皂隸。出賃鳩工。自塑形像於傍。高帽皂衣。腰牌書己姓名。望死後可作陰間皂隸也。常州金匱縣。乃康熙年間分出。以王喬林知縣事。新建城隍廟。裝設神像。當時有皂役吳太者。即塑己貌於旁。書名姓於腰牌之上。是皂隸也。平日心極慈祥。見竹板之厚者。必磨刮以薄之。枷之重者。必設法以輕之。迨後王喬林作故。有作城隍之說。而吳太亦相繼而亡。廟中皂隸。咸不靈應。惟吳太獨見其靈。有求必應。土人因其靈。將其像扛至下旁。南面而立。百餘年來。香火獨盛。乾隆中年。新任知金匱縣事者。到廟行香。見而怒曰。皂隸何得向南。急昇出燬之。眾民求之曰。皂隸素著靈異。救人之難多矣。安其靈。即所以安民也。願公仍循其舊。令曰。如果靈異。現有一案。着即顯靈破之。其案某

與某富婦通姦已久。其婦以二子長成，俱已娶媳，不甘再行穢事。令兒輩忿恨，力拒之。某於中秋日，過富婦家飲酒，興起，復欲故舊，婦堅不允，婦亦賞餽。大飲醉，因某即攜刀潛至其房，將婦連戮三刀，即斃。某即逃走，年餘，飭緝不獲。此案即着皂隸護差，獲犯破案。限一月不破，即燬此像矣。後某逃至海邊，思欲航海，忽見有一船來，皆是鄉音。問曰：公等何邑人？曰：金匱。又問曰：上年殺死某婦之案，縣中作何辦法？眾客曰：某婦好好在家，業已寢息。某曰：可與我趁船歸乎？眾曰：爾乃鄉親，有何不可？某即附船回里。甫上岸，差即獲，回首視之，客無船與矣。送之於官。官問之曰：能收犯于千里之外，獲犯于咫尺之間，真靈異也。殺牲酬神，並享皂隸，由是民間祀神者，神前用大五牲，皂隸前用小三牲。至歲時伏臘，祀享者絡繹不絕。其子孫在廟伺候，收三牲酒飯，監其肉，曬其飯，節其酒，運之家，可食數月。夫廟中皂隸有八，何以獨靈？此一皂隸者，蓋正直為神。皂隸義可以神，比然觀其平日忠厚為懷，自無惡跡，無惡跡，可依神為食矣。其子孫得受其饒餘者，亦忠厚之報耳。諺云：忠厚人常在。此言有至理存焉。

異疾

高淮齊人有內姪某十五歲時曾得一病每小遺則陰囊疼痛如有人閤割者溺中有紅白牛毛數十莖後數月不藥而愈又新村劉乙盛夏有事赴郡遷延月餘忽腹中痛不可忍房主恐其病斃遣累令兩人扶出劉亦無計急買肩輿馳歸延醫治之醫念劉久客他所炎敷暑炎鬱火內結用大黃芒硝等劑下之三劑忽瀉黑殼小蟲升餘水乾則羣然飛去病雖治而醫者不知何症後亦無他異書之以俟扁盧叩馬

鬼悞

安徽八卦門外尤劉二姓比屋而居尤常外出妻在中庭低頭縫紉日午有美婦人風致娟然飄忽而進遂於庭前問是劉家否婦猛答曰問壁姓劉我家姓尤也美人羞縮逡巡曰是我錯悞來找他是我錯悞來找他遂出尤婦責紉女曰誰開大門都不關耶趨出見門扃閉如舊母女驚異是日劉宅亦見美人進門夜靜其妻無故自經脚不離地惟以細紅絨線扣套頸上而已鬼既以冤孽索償而猶未辨其姓氏萬一誤索不知閻羅何以處之

某中丞

一宦家子遠遊滇南與大中丞某公有舊留居于署款洽頗優夏日苦暑偶與諸友

談及鬼事。以銷災悶。正在喧笑間。而中丞適至。聞之曰。諸君喜談鬼耶。曾見鬼否。衆曰。未也。中丞曰。吾曾見之。昔我在粵西郡守任時。同鄉同年某公。為鄰郡司馬。情致綢繆。音問不絕。未幾司馬病沒。子幼家貧。我即解囊厚贈。遣僕送柩。及其眷北歸。方將兩月。一日。陰雲慘淡。時已申初。忽外投一刺。上書司馬名。大驚問之。司閣對曰。某亦心駭。已自煖閣後窺看。見某命立馬待於堂簷之下。余思幽明迥隔。不能相見。今來拜。必有異也。即開門請見。形神笑貌。恍如平日。曰。世上人在情在者居多。兄乃死更加憐。運我骸骨。還我妻孥。使各安故土。真有義也。特來拜謝。余問曰。吾兄已應修文之詔。得無誤耶。對曰。不悞。上帝念我一生無欺人事。簡為江右某郡城隍。茲由此往。念兄情同骨肉。不避嫌疑。故來之。余曰。聰明正直為神。閣下可稱無愧。未識庸庸碌碌如我者。終何如也。對曰。兄居心行政。可質神明。將來壽逾七旬。功成萬里。節鉞之任。夫復何疑。但嗣後心無過細。用無過儉。以養中和。是弟所望於兄者。余曰。敢不書紳終身佩之。言畢。茶至。嗅之而不飲。立身告辭。送之大堂。揖讓上馬。從者如雲。行至儀門。大風陡起。轉瞬不見。因即專人赴江右某郡訪問。知是府城隍廟。修葺見新。開光未久。詢之土人。神極靈顯。余復焚牒以賀。嗣後無聞焉。余今七旬有二。屈指計

之將近二十年矣。自忝擢封疆以來，恒思心無過細，用無過儉。二語實我居官良方。故無論官衙私居，以及旅傳舟舍，必將此二語鉛鑿座右，上下內外，不議我為刻者，皆好友諄切相告之功也。言畢，一友人曰：夙聞大貴之人，鬼神畏之，公有一命之榮，而白晝鬼與周旋，何此鬼不畏貴人耶？宦家子曰：鬼神何可概論哉！陰陽雖無二理，邪正自分兩途。使司馬而為邪鬼，將避正之不暇，寧敢分賓抗禮相與詰舊乎？如司馬者，既以事無欺人，得受正神之位，我中丞居心行政，可質神明，其陰陽雖隔，而正直相同，故得此二語，即為終身之金石。是二語即以報中丞之德也。衆皆歡笑而散。宦家子在滇，深荷中丞噓植，稍得膏腴，次年冬，中丞以疾而終於節署，宦家子為之清理公私，送歸舊址焉。

狗哺嬰兒

有狗而哺嬰兒者，嘉慶丙子事也。李生從欽州來，見余誌近日怪事，聞至狗報恩一節，曰：狗之奇，無有奇于欽州之事者。此且所未聞，目所未見，史所未載也。廣東一人而娶三四妻者，夥矣。名曰並妻，以長為尊。欽州某鄉士民家，康過侯有三妻，長妻妬而毒，次妻生一子，甫三月，其夫遠出，日譟羣妻咸礙名分，忍氣吞聲。一日，次妻見子

熟睡。過鄰家閒談。長妻窺其牀。獨睡嬰兒。而母不在。竊提其兒。棄之穢室。次妻歸。不見兒。出而喊曰。誰抱吾兒。以往鄰曰。並不見他人。入爾室。出爾室也。尋之無踪。私想之。必獨婦藏。而欲害是子也。不敢過問。惟日夜啼哭而已。旬餘日。夫忽回。驚知之。即向長妻跟追。初猶不吐。痛擊三四次。刑楚難忍。方告前情。忙入穢室。見牡狗俯息草窠中。乳小狗。兼乳嬰兒。急抱而走。喜告次妻曰。兒已得矣。次妻曰。兒在誰家。夫曰。余家之狗。慈于余婦。昔者令尹子文。生而棄于野。虎乳之。今是子棄穢室。而狗乳之。他日必出人頭地。須珍護之。對長妻曰。狗尚知憫人之死。兒子不死。乃命也。命難奪矣。何苦用此毒心。以成惡名乎。且殺子有條。子其改之。長妻默然不應。相安數月。夫復出。辱逼更甚。次妻避其鋒。抱兒歸母家。其兄恨極。控之于庭。刺史唐直圖。亦早聞狗哺嬰兒之事。准其詞。而傳其長妻至案。大加呵斥。即將次者所生之子。交與長者。令好好撫養。諭曰。子之惡已成案矣。如再起惡。屋惡鳥之心。而暗滅是子。當重治以罪。不再寬恕。天獸之中。依人為食者。狗也。以其性之近乎人也。故能管家。能知報恩。今能知主人之兒。而恤之。分其乳以飼之。是超乎衆狗之外。而賢類乎人也。吁。世之欲食人。欲殺人者。不知凡幾。則是曾狗之不若也。可恨也。夫。

咫聞錄卷五

清慵訥居士著

秋豔

錢勝好種海棠。灌溉不失。每當秋色盛開。邀朋縱飲。忽忽八月。海棠含葩。尚未吐豔。勤以栽培。可稱惜花之史。欲其開放。苦無羯鼓之催。正徘徊間。見女郎紅衣綠襯。穿花而出。嬌豔異常。風神絕世。錢若忘所自來。亦不知是何家眷屬。欲相問訊。恐嫌孟浪。目注神遊。女嫣然一笑。身後老嫗催女去。女乃輕移細步。秋波轉送。錢不覺神魂飛越。回至書齋。顛倒夢想。寢食俱忘。一夕。月朗風清。憑欄思想。忽見花間。隱約有人冉冉前進。視之。乃日前後圃所見女郎也。頓解心胸之悶。竟忘瓜李之嫌。遂問女郎曰。僕本癡人。自見花容。病同君瑞。既乏東廂可借。又無燕子傳情。今何幸而得光降。鄙園也。女曰。妾秋豔也。感君重思。故來相報。錢曰。昔日隨侍老嫗。可同來耶。女曰。無錢曰。露冷風寒。恐殘玉貌。請入室。女曰。內有人否。錢曰。空齋。既携手揭簾而入。女曰。花中菊有鴛鴦之名。蓮有並頭之號。何以海棠獨無也。錢諧其意。竟懷抱登牀。擁衾而卧。雞鳴而起。早去。晚來。已將半月。錢覺身體輕鬆。精神暢爽。有仙人風味。自喜遇之。

奇也。轉念室後無隣。何家情女來此。秋豔已知其念。哂曰。郎君疑妾乎。請從此別。錢
苦留之。女曰。緣已盡矣。留亦無益。郎若有情。後當留意。至花深處而沒。次早到後園。
見海棠兩朵。並蒂而開。燦爛若錦。適合秋豔所問之語。即以秋豔呼之。無風自搖。每
至節序。虔設酒果。為文奠之。文曰。嗚呼。予美云亡。幽愁孰訴。憚佳期之難再。嗟良夕
之已虛。維彼海棠。厥名思婦。恒寄生於庭院。復吐豔於秋風。疇嫌有色而無香。洵足
娛朝而永夕。忽訝幻奇工化。俄驚色相天然。彼姝者子。實獲我心。有美一人。願言思
伯。姍姍其來。宛若星娥之下降。娟娟不絕。渾如月姊之重逢。步芸閣而容與。倚翠帷
而綽約。一夕定情。薦陳枕席。百年偕老。託締絲蘿。覩編禩之舞袖。鶴立鸞迴。聆宛轉
之歌喉。鶯啼燕語。信同海誓山盟。指望天長地久。無如好物不堅。恩情易斷。請從此
逝。無端影滅而音沉。悵莫能留。不禁食忘而寢廢。漫憶儀容於洛水。空懷雲雨於巫
山。自是三生石上。相見無期。連理枝頭。徒悲獨活。愛而不見。傷如之何。猶幸一叢燦
爛。還忻靈爽之式憑。此處勾留。再冀芳魂之相接。薄具園蔬。聊供杯酌。伏祈來格。用
慰離衷。讀文時。海棠躍躍而動。若受享焉。

大熊

大龜山在應山縣城外。高峻可二十里。陝人有力士余子恒者。善鳥鎗。戊子冬。雨雪方霽。裹糧入山。至綠竹萬餘之處。見葉密枝阿。四圍團結。若駕重物狀。細細仰窺隙際。有大黑熊。深目而緞喙。長三丈餘。將竹梢用手編如蒲團。踞坐其上。開鎗一擊。急遺鎗入。避小石穴中。但聞穴外破竹裂木。山崩水決之聲。吼如雷震。久而寂靜。伸頸窺之。洞口光明寬敞。石已磨平。幸未穿。不然。幾遭害矣。前後三里餘。行木俱為蹂躪。推聚於小山之側。遺鎗圓而成扁。急行十里許。見黑熊仍在對面山腰大石上。低頭坐。哺其子。子亦長五六尺。子恒膽落。不敢逕過。蹲伏於巖。此物忽然將子擲於石上。立身騰躍。大叫而僵。子恒匍匐繞徑而出。兩日始達大路。詢之居民。咸曰。深山大澤。實生怪物。子所見者。乃熊羆之屬也。幸擊其死。若遇其壯。必為齏粉矣。子恒蹌踉而返。曰。我欲殺人。人必殺我。我欲食獸。獸必食我。將軍難免陣中亡。此言真不欺歟。由是畢生不復獵較焉。

張生

黔省乾隆乙卯科鄉試。頭場已畢。二場點名時。巡綽官見宙字號中。先有一人。長髯白首。佇立而泣。問曰。誰也。號卒對曰。入場待中之舉子也。使問泣以何事。不答。啓而

見之。問係何學生。員再拜稽首而對曰。陝人也。巡綽官曰。陝人何得混入黔閩。對曰。狂者張生。殺予幼子。今特來索命。取官曰。然則子乃鬼也。今爾子已死矣。不能復生。念張生終夜勤求。數年辛苦。姑令完結三場。能延僧誦經以消懺悔。則捨之。不能則滅之。未晚也。對曰。絕人宗祀。此過之大者。已請於帝。許我報怨矣。遂不見。至午。果有張生持卷踰跟而來。官與號卒詳言之。生曰。予少時讀書山莊。喚幼僕有義。取飯來。遞以硯擊之。應手而絕。公所見者。必僕之父也。即跪而求曰。吾非有意殺爾子也。不過一時之忿。擲之以硯。喝之使改。誰知適害其命。今願延僧誦經。以超免子。其全我祝畢。立於號外。總不敢入。時已封門。場規甚嚴。勉強歸號。至夜半而卒。號卒報之於官。官為相驗。并屍收殮。見號內牆上。題有一詩云。迴憶小年性過剛。一朝忿恨命難償。未招王法申冤抑。冥責無遺天道彰。予見世人廣刻文昌帝君勸世文。雖屬後人附會。細味其言。實足以持身立世。觀張生之事。念奴僕待以寬恕之句。玩之而實有味焉。

泰山

泰山為五嶽之尊。在山東泰安縣山之上。廟觀疊疊。古蹟重重。神靈赫赫。登臨遊玩。

者。寄跡吟詩。禮拜燒香者。摩肩接踵。春夏尤盛。山頂有東嶽廟。聞有虎豹守護山門。入其廟。當肅然起敬。不可慢以招禍也。昔年一士人閒遊此山。見諸人從山下手執香楮。三步一拜。匍匐蛇行。趨至山頂。入廟進香。跪拜之間。無惰容。亦無懈骨。士人曰。此真所謂必恭敬止也。忽見一美婦。弓鞋寸許。跪於神前。士人遂在婦後。亦作跪拜之形。以兩指量婦足分寸。其婦起立。而士人兩指黏於地。若生成焉。士人失其形。如癡如迷。口之所言者。皆神責之語。廟中人聚而視者。不下萬目。半日。手乃脫。已不醒人事矣。扛移至家。三日乃甦。後聞士人閉門坐省。不敢見人。坐而待斃而已。又有夫婦在家齋戒數月。入山許願。至山下宿店。一時情起。遂犯不潔。次早不起。叩門不應。店主劈戶視之。夫婦赤身撲抱。僵於牀上。同時又有蘇州香客。攜妻及子媳四人。亦往山進香。至妓店。其子與妓苟合。行至半途。眾見大石自山頭如飛而來。由香客腦頂擦過。直至山腰而墜。視之。乃其子與妓之頭。後聞蘇州香客回時。得夢云。是神懲其淫也。於是遠近士民聞神之靈。來者無不誠敬。齋潔焉。夫嶽神乃福神也。彼齊心向慕。齋戒沐浴而來者。原為求福。茲神之異。乃加以禍。可知福非可求。作善降之以祥。作不善降之以殃。神不能以子之求。而概與以福也。況一心舉動。天地皆知。彼欲

求福者猶敢自臨殃地。是罔民也。其能不加之以殛。殛之。正所以使人改惡從善也。

黑虎

開縣深山谷中。有張獻忠墓。懸流千仞。人跡罕到。昔有行人。日盱過之。忽聞腥風撲鼻。木葉蕭蕭。突見黑虎自墓咆哮而出。搏一人去。自後無人敢入此山者。嗟嗟。獻賊遺害。不可勝計。豈數百年餘毒尚在乎。不然。年久朽骨。何能化虎。

宰猪無血

大理伍家。世祀壇神。三年一醮。謂之慶壇。巫人張掛神像。例用牲血。對門有屠。遂招致之。將猪絕絆。迎於案前。用尖刀向猪項下一攙。刀出無血。如是者三。眾見屠頭上黑氣一團。衝出屠撲地。與猪同斃。馬屠家興訟。邑宰驗屍無傷。責令事主買棺掩埋之。

韓生

乾隆丙午。淮北大饑。道殣相望。有書生韓姓。年甫弱冠。讀書鄉塾。離家百里。廢學而返。蹇以代步。天晚。行至十字路。驢蹶而起。視之。乃一餓殍。橫卧於路。大驚。急急南去。口渴心燥。鬼燐狐嘯。毛髮竦然。策蹇疾行。約更許。月落參橫。至一朱門。門啟不開。生

幸有人居。逕歷階趨進。乞求水火。無童僕應門。隨喊隨行。直至後院。聞樓上有少女嬌情聲。生曰。失路借宿。女曰。可在左首樓房。拾級而上。女於牀頭取出火具。令取火。燃燈。生燭之。見女年輕。容雖病色。乃畫中人也。愛之慕之。女曰。我饑矣。暮後有米炭。為我煮一甌粥。生如其言。煎熟進之。女一飲而盡。坐而言曰。子何人斯。當夜至此。生子讀書人也。由館至家。路隔百里。驢之力行。不能趕歸。並述路上之景。女涕泗漣如。曰。吾父死於痢。吾母死於疫。一家百口。盡為癘死。大厦百間。剩我一人。生聞之大恐。擁女而臥。黎明視之。上下積屍橫牀。女曰。我名門華冑。積鏹巨萬。尚未許字。亦無葶葭親。今病月餘。一生九死。昨夜君來。汗出而愈。此乃天緣。請速議婚。詣鄰居。延老人作伐。即日委禽。迎己之父母。登市置棺槨。瘞葬積屍。天生以咿唔之人。倉卒間居然素封之家。是若人之置。富成豪者。為韓而積也。家盡斃而遺一女者。欲使其女攜財於韓生也。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彼夫以黔婁之命。而望與石崇相埒者。其可為愚而好自用矣。

歐陽賈

浙西歐陽賈素販棉。同夥八人。日至三楚界。日已曠矣。遙望大路旁有大寺。門穿

牆頽東傾西倒。因奔走乏力。遂憩息殿中。廊下有柩。塵封寸餘。不以為意。同行七人倦而睡。睡即鼻息如雷。惟賈不能寐。背上習習作癢。忽聞柩中喑然作響。棺蓋自開。見有男子起立。目光炯炯。口箕張。齒舌獐。惡俯近席前。徧吹卧客。伏噬其首。次吸其腦。賈懼。赤身出戶。極力竄去。尸亦奔追。至小橋。見有白鬚翁倚欄玩月。遽謂賈曰。子忙迫乎。曰然。曰子畏行儻。故如是乎。急過橋去。賈念此翁必遭儻。尸攫去。迴視翁手似披符。而口誦咒。尸乃回奔。天曉報官。詣寺驗明。七尸取柩焚之。臭血腥聞。聲若牛鳴。賈告官曰。八人同出。一人獨歸。雖有官案。鄉里何知。即以實告。未必遽信。宰為之具牒。書其事之始末。交令投於本邑。而了其事。此與聊齋志異尸變一則所載畧同。

太原賈生

賈生名化。太原人。踈狂瀟灑。寄居肇慶塔脚寺對岸。南去百餘步。有觀音庵。住尼僧內。兩尼姿媚年輕。清雅精潔。賈目搖心動。歎其何故削髮為僧也。時進庵於隙穴窺之。一日老尼外出。賈入庵中。諸尼款留。素餽甚美。賈愛尼之豔。而勸飲甚勤。竟酩酊大醉。醒則闌麝醺溢。繡幕朱帷。有兩麗人。一抱持。一擁被。驚視之。乃尼改妝也。大駭。

欲適環視壁上。無門可出。少頃。尼寤。笑曰。先生休矣。對此佳麗。無慮不樂也。晝夜宣
注。不堪其擾。兩餐之奉。自壁穴中入。惟淡白肉湯。白飯兩碗而已。數月。始則身體肥
壯。繼則形羸骨立。拳曲臃腫。不敢供。尼使命。苦求去。尼曰。俟子有代。或可去。如是月
餘。忽於複壁中來一少年。尼曰。子有疾病。無能為役。本欲毒死。念汝異鄉人。可急去。
歷曲室迴廊。紆徐而去。賈遂星夜兼程。回里。不敢復至閩廣焉。

乞婦

潛山某婦。其夫家貧。負母攜妻。乞食而行。至紅花埠。厭日負母行之累。時時嗟嘆。一
日。妻落後。拋母於土穴。泥塞其口。妻至。見無姑。細詰乃知。誣其夫曰。人得母以生。汝
不孝母。我忍背姑乎。恩斷義絕。不可以為汝之婦矣。尋至穴中。見姑兩眼猶動。婦用
竹簪挑去泥沙。姑賴以活。夫至。母與婦詈曰。狼子野心。背母不祥。天不佑汝。神其殛
汝。將出深林。震雷暴起。擊死。火燔其衣。背有朱書字。行人謂婦曰。汝夫為雷擊斃矣。
婦無慘容。唯唯奉姑而去。嗟乎。世之不善事親者多矣。而雷不加擊者。蓋以尚無致
死其親之逆也。而婦人能知大義。直許夫之不孝者。必出自巨家大室。專言詩禮者
有之。今以乞婦而能若是。余特表而出之。惜乎失其姓氏焉。

鸚鵡管匙

鸚鵡一名別哥。又名以以。小而慧。常憶萬公家畜一鸚鵡。五月五日。斷去舌尖。翦圓。飲以雄黃酒。雜以硃砂拌米飼之。遂能學人言語。領會人意。命掌倉箱之管。即啣去深藏僻處。非公呼喚。不能取也。一日。秋涼蚤起。鸚鵡飛至牕前。以啄梳翎。自言昨夢凌飛青霄。翱翔迴舞。樂意舒心。旋有垂天之雲。覆羽蔽翼。掃興困躬。未識主吉主凶。願公卜之。公曰。蚩蚩之物。亦有夢乎。姑置勿論。頃聞號聲甚急。鳥云。霜隼戕我身矣。公所交匙鑰。在西樵上第三溜瓦縫。記取勿忘。公驚視之。見高樹巔棲一蒼鷹。攫鸚鵡。劈而食之。急覓弓矢。不可得。乃取鐵銃。然火擊之一發。而鷹斃。悼惜不已。為文祭之。文曰。蓋聞庸庸者多厚福。矯矯者遭奇殃。人誠有是物。亦宜然。是故雉耿介而離罍。雁難和而遇繳。緬羽蟲之孽。占飛鳥之凶。得毋慟念於相戕。愴懷夫同與。如別哥者。最爾寒臯。貌茲黜鳥。調八八之音。慧能解語。張瞿瞿之目。明可燭幽。啣鈎告兆。於行功。取火徵奇。於雜俎。而且日習傳呼。允堪肅客。職司筭鑰。無忝守藏。靈過僕童。能高城覆。倘假鵲巢。以息羽。迥異鳩居。迺遭鷹擊。而殞軀。幾如燕折。彼鷹也。一飲一啄。宜因同類。而相親。載飛載鳴。詎以並生。而致害。大肆兇殘之勢。橫張搏擊之能。嗟弱

強大小之殊形。慨上下東西而莫避。訊于霄之綺夢。安不忘危。聆垂翅之遺言。歿難棄守。傷哉。千般巧舌。遽絕崇朝。累載丹心。頓亡俄頃。而今而後。誰傳賓客之來。如櫛如壖。自顧倉廩之積。念甬服勤之力。築塚以埋。表予惻怛之懷。綴詞以告。將惟可掩。無虛黃土之一坏。魂若有知。佇見紫蓮之幻化。是夜夢別哥曰。蒙君設祭。當效啣環以報焉。

野史氏曰。鳥之靈莫靈於鸚鵡。茲之鸚鵡亦猶是也。因夢而進質其疑。臨危而不忘所守。視夫見近忽遠。徇私廢公者。有間矣。蠢多壽。靈多妖。自古為然。第死之不應如是之酷也。鷹為鳥中猛擊之禽。勇有餘而靈不足。是蓋妬其靈而殺之也。

滇南李參軍

滇南李參軍者。北平人也。年四十有一。頸後生疔。病勢垂危。一夜覺有二役迎之。去曲道陰翳。至一處。人多浙語。見有簇簇人夫。畚沙掘土。若濬河狀。又見一中年官人。形神清雅。迎李揖曰。兄至矣。李答揖。問姓字。對曰。弟名江樂鄉。為掌案吏。今四十年矣。適符更換之期。兄之來。乃替弟耳。李思家貧子幼。賴誰籌養。不禁潸然淚下。江曰。兄欲歸耳。吾儕叨列曹椽。去留難以自主。少刻入府叩謁。姑瀝陳苦衷。倘蒙恩恤。亦

未可定。弟在旁。當亦為兄相機而進言也。李心感之。相與同行。進府門。兩旁役隸多人。皆垂手立。而寂然無聲。江引李由東角門進。肅步升階。望見白鬚尊神。南面而坐。江立於神側。李稽首陳情。乞恩賜返。神曰。爾自某年隨我北遊。由齊上岸。托生在何刺史家。計年按例。爾當替回江吏也。命江取記冊來覽。曰。爾有未察罪犯。有可救之機。為一過。又有保全命婦。無終身之玷。為一功。可相抵乎。江曰。未察究屬無心。且罪犯無枉其過小。全人名節。乃風化攸關。其功大。神曰。功浮於過。可允所請。若從此改為六十年一更替。何如。命江登冊。李叩謝而退。隨江入東廊一小門。迴環曲折。繞道而行。至一院。有一大石甃。綠水盈盈。水中一塔。四面玲瓏。有光烟烟而動。李方注目視。江低聲曰。此寢宮也。李大懼而醒。周身大汗如流。瘡口血流。呼婢燭之。婢曰。紫血變白膿矣。自此瘡有起色。飲食大進。不兩月而愈。迴憶神廟。尚記得頭門匾額。上有謹嚴二字。至所言未救罪犯保全命婦二事。亦終不知其何所指云。

錯吞馬蝗

江南周令。幼時讀書。蘭若暑月。渴甚。就飲山泉。覺冷氣一條。直衝胸膈。由是面黃體瘦。飯前必用清水一盞。以生雞子調飲之。胸腹乃安。雖公忙未嘗輟。常於朔望行香禮祝。

城隍出有欄輿。喊告毆斃者。值令欲食生雞子之時。不能問供。即命差帶至署中。時役送膳。中途相左。令怒極。回署欲責。役曰。俞食生雞子。腹有蟲也。若釋小人。可治之。令怒稍解。驚詢何藥。役云。不用藥。仍用生雞子一大盆。俯臥昂首。可以氣味引之。使出也。出則病解矣。令異其言。如其法而治之。初覺香氣甚濃。殆不可忍。強制之。逾時。喉中嚙嚙而動。瘡不可遏。旋哇有一物出。墜盆中。一捲雞子已過半。再捲則無矣。屈曲遊盆中。半日而僵。視之。則馬蝗也。粗如巨擘。長五寸餘。紅色斑爛。曝之。化血水。役復以雞子送至。令前覺生腥之氣。難忍。人口不能下咽。由是病若失。而重賞其役。可知食必火化。生冷宜忌焉。

畢發

畢發字長發。湖廣貢生。年少苦讀。嘔血瘵疾而亡。遺子尚在襁褓。妻子氏矢志堅守。家貧。縫紉苦哺。冀兒之長成。而有倚也。年餘。白晝見畢自門外來。于驚。喜問訊。若忘其已死也。畢曰。冥王以我生前無過。死不拘束。游行自在。惟心痛難堪。少有錢使。須誦金剛經。方可銷病。我生前有膏火銀二兩。貯書簾中。可取買楮錢。焚於門外。呼我名姓。不然。即為惡鬼。搶去矣。于曰。造錢用紙。亦是異事。畢曰。噫。何見之不廣耶。冥中

以紙為錢。猶陽間以銅鑄錢也。何異之有。陽世錢有大小。猶冥間錢有好醜也。陽世造錢。銅七鉛三。而多用。猶可回爐。冥錢則陽間所造。若破爛楮錢。并紙多錫少銀錠。雖多多焚燒。冥中不用錢。棄於破錢山。銀棄於爛銀山矣。且陽間金錠銀錠。冥中視之。極為低色。小錠算為三分。中者算五分。大者所算。不過一錢而已。言訖不見。于延僧超度。後見畢來曰。我已托生。現在王家為長子。在彼甚好。無須念我矣。遂去。後不復來。

汪誠軒

汪誠軒對予說。渠年十歲。隨叔父往巴蜀糧道任。尾舟而行。於無人時。出篷牕。遊墮水中。初聞兩耳雷鳴。身如翼飛。上下數次。心恍惚若失。忽至一處。前有兩山。花明木秀。泉響流清。瀑布倒瀉。音韻悠揚。行人村落。彷彿桃源。有老叟攜杖迎曰。來何遲耶。引予過竹籬。曲徑幽深。見一宮。巍峩壯麗。邀予入登其堂。額書水仙殿三字。乃蝌蚪文。几榻縱橫。圖書滿架。叟以麈尾指之曰。此萬國九州水經也。童子以冰盞進。飲色如白脂。入口。即覺涼氣透心。神清目朗。兩腋風生。叟掀髯曰。此乃靜心水泉。子飲斯塵俗氣盡消也。忽聞金鐘一聲。百鳥飛舞。堂前鼎爐。香煙噴出。如雲龍。如飛鳳。蜿蜒

而上。直入霄漢。風深屏開。雙攜手而入。池荷映日。游魚撥刺。轉過竹林。瑞草滿徑。鶴鹿連踪。就石而坐。童子報曰。果熟矣。翹首林端。如棗如瓜。躍躍搖動。雙以手招之。果落懷中。芬馥襲人。與汪食。味如甘露。正飲間。聞雷聲而醒。身在舟中。驚問家人。咸曰。幸墜淺水。拔半日。今始蘇矣。時雨霽初晴。層巒疊翠。如在目前。

巨蝎

乾隆丙午。予隨家大人至淮。將之金陵。阻風泊舟山坳。忽見上流飄下一物。長數尺。形類琵琶。眾莫能識。時風微順。舟人解纜。約行數十里。見東岸少長叢集。心疑何事。令灣舟。見沙灘遺一蝎。頭如車輪。尾如魚鉤。身體失去。臭爛不可近。始悟前所見者。乃蝎體也。見上有禹王廟。散步登岸。人見梁柱洞然。空靈如鑿。匾額對聯。字跡未損。筆畫空處。亦朽壞。詢之土人。稱蝎藏廟柱。歷有年所。出沒無常。雷轟電閃。道跡淮河。今灘上遺物。想是此怪也。為害已不淺矣。此事予親見之。

買龜放生

江蘇上海縣。獲一巨龜。重千餘觔。十六人擡於市。議解割分售。時學使李公因培。歲試於郡。聞而異之。令弁至署前。蹲伏不動。見李公出。則昂首曳尾。若求救狀。公欲以

銀易放之漁人故昂其值公令并出即前十六人不能稍移寸步衆皆駭然乃受公
值公命即放役稟曰必俟大潮期方可放之於海在考棚前數日兒童有登背狎之
者有敲首曳足者龜皆若無所知至潮期李公鑄一鐵牌誌年月日穿於龜肩用巨
舟載赴大洋放焉時風浪大作波濤鼓盪悠然而逝倏忽逆潮昂首如謝恩狀乃沒
水不見此乾隆二十六年八月間事。

驅蛇書

吾鄉城南有石洞焉羣丐居之以蛇為羹聞有伏蛇之咒俗名驅蛇書如欲有用開
卷讀之凡蛇巨細都來聽命直立前後如架木椽屋宇瓦石悉蛇為之丐處中焉取
其大者用指捏之則不能去魚剝烹煮任人而已如不合用振振有詞蛇始散有村
究於道旁拾得一冊喜而誦之忽見羣蛇如風而來大懼而奔蛇尾其後行至二十
餘里不能動履蛇乃纏繞其身固結不解丐尋書至開卷讀放咒蛇遂去而村究
已受困備匍匐而歸。

巨鱔

河東劉家老而生女鍾愛異常方及笄忽有裙屐少年捲簾而入衣杏黃衫子眉目

清秀笑曰。良夜寂寥。其如兀坐何。女驚欲號。口不能言。任其輕薄而去。每夜少年輒至。父母知之。不能驅逐。而女病奄奄。一日。有市糊臉姓朱者。遇雨求宿西廊。劉諾聽宿。更許將泥碗磊等物。橫擔膝上。手提面戴。燃竹烘之。突見一人來。驚跪曰。弟子不知鶴駕仙臨。多有冒瀆。伏罪地下。不起。朱以戲言嘲曰。汝孽已滿。適從何來。其人曰。弟子黃鱔化身也。居主人池中。百餘年矣。修道將成。不合烝污劉女。祈仙超拔。朱叱出。天明入謝。遽問翁家有怪。奈何。曰。然。朱曰。我能驅之。遂假作法事。書符誦咒。引翁至池邊。用桔槔車水。水盡。見有黃鱔。粗如巨桶。睡於泥中。數人拽起。用斧斫成數段。烹肉和血。以進翁。命女啖之。病即霍然。劉謝朱。與馬以歸。

牛聽誦經

黔南諸姓。販牛為業。頗有蓄積。市有老牛。諸買之。詣屠轉貨。用繩捆縛。刀將下矣。牛忽掙脫。口銜刀去。奔至黔靈山大佛殿中。四蹄端跪。眼中有淚。頻頻點頭。似有求救狀。諸尋至。牽拽不行。僧乃作偈曰。牽牛至堂下。霍霍牛刀冷。欲生不得生。佛殿先馳騁。已入佛空門。便是慈悲境。解爾前世冤。夙債消除盡。遂對諸曰。還爾原貨。牛捨廟中。乃一好事。諸許之。持銀而去。僧將牛取法名曰餘生。至今牛尚存。聞僧誦經。伏耳

跪聽焉。

鄧都府

鄧都縣城外三里。平都山頂有閻羅廟。屋宇巍煥。俗云人死必到此地輪迴入山。石級甚高。有從此登仙及天下名山總真福地。諸額殿門有幽冥九五額。迤東為關帝廟。門前有鐵獅二。殿前枯井。深黑數十丈。行人至此。僧以竹纜燃火燭之。杳不可測。相傳能通冥界。再上為二仙樓。塑王方平陰長生麻姑對局像。額曰千古一局。有對云。環機事於兩盤。那似空盤更妙。兆爭心於一着。不如勿着為高。又東為達天樓。凌虛閣。可以望遠。江光水色。盡歸几席。殿廊列十碑。俱漢唐宋人題詠。旁刻王漁洋麻姑洞詩。山上寺宇。計七十餘處。不能遍歷。山下有沙。每晨則自上流下。終日不息。所流之處。亦無沙堆積。俗傳每夜有鬼負之上山。又聞山有洞。相傳即地府也。康熙間。有何舉人。選授鄧都縣知縣。到任。見須知冊內。開載平都山洞。每年官備夾棍杵子。手拷腳鐐。木枷行板。各刑具。於冬至前。昇置洞內。冥府自能搬去。何曰。此誕也。陰陽兩隔。冥中官豈用陽間刑具也。必丐戶攜去。易銀消化。吏固請曰。歲歲皆然。難廢舊例。何曰。既如此。吾當親往查勘。越日。吏到平都山。果有一洞。洞口石上。刊鄧都殿三

字。何竟入洞。黑甚。扶壁緩步而進。忽露一隙之光。隨光進去。漸漸明亮。逾時見一井平地。似有行人來往蹤跡。隨路前行。至一衙。局面宏敞。何遂入。阻曰。子何人。乃擅入也。何曰。吾鄴都縣知縣。曰。地方官須通報。須臾開門。邀請。何由二門進。至大堂。見開屏門。一人出面。色班禪。衣前朝服飾。鞠躬相迎。揖讓而坐。何問何官。曰。吾乃冥府之主。畧通款曲。待茶畢。何辭出。冥府主曰。既荷光降。當申地主之誼。已設蔬饌。聊作暢敘。何固辭不允。只見戲具擡來。請何至東廡。庭燎晰晰。綺宴隆隆。選席上座。即有二且執筆送帖。請點戲齣。見一旦面熟。何問曰。子何名。何時入此班也。且曰。小人喜兒。去年到此。家有老母。俞歸時。求憐老而賞以食。冥府主曰。今日敬客。汝須小心。伏侍。不得以家況在席上相求。且乃退。所演之戲。與陽間不同。何曰。此皆新戲也。冥府主曰。戲中多忠臣義士事。若輩均授冥職。不使再演。故另演仇德相報之戲耳。席畢。天已曙矣。何辭謝欲行。冥府主曰。此間境界不同。請閒玩之。見刀山。池油。錫血磨。凡幻想之形。無不齊備。而呼號啼泣者。不知凡幾。偶過小屋。見一僧跪地。頭頂大鍋。鍋中盡炭火。呼救。何視之。乃家居鄰寺僧也。問犯何事。曰。上年發捐修寺。僧匿銀千兩。故受此罪。求信知尊府。令小徒在牀下起出辦公。庶幾可宥。何諾之。遊盡。冥王命侍

人送出歸署。已換官矣。問諸屬吏曰：何換之速也？屬吏曰：此去已一月餘矣。地方緊要。是以另授。何見冥中情形。已看破紅塵事。即歸家。走至寺中。見僧頭頂生瘡。昏迷不醒。其徒已張羅後事。何告曰：某僧偷貯修寺公銀。故有此病。銀埋牀下。盡出之。仍作公事。可期其甦。其徒掘之。果得銀千兩。凡寺之修葺未盡者。悉鳩工完之。病乃瘳。後喚小旦喜兒之母到。賞以銀米。後何道遺事外。不題世務。

黃容

忠州黃容。挾貨萬餘。買舟東下。船夫利其財帛。約水手十二人。以酒勸客飲。酒闌。更盡。客入醉鄉。扛兩石。將容縛。如夾衣箱。沉於江心。即放舟順流而下。至小村落。泊舟。糴米市菜。返即解纜。連夜偷渡。愛關。正值水漲。順抵宜昌。灣泊馬頭。籌脫貨分贓。先市酒內。恣啖皆醉。連至萬縣。有水手一人。沿河探望。夥船。縣有捕役。見其東探。西望。形跡可疑。獲而白諸邑令。詢出前項始末。飛檄行查。宜昌郡守方相驚訝。忽水保稟報。江岸有巨箱。飄浮波面。撈取看之。乃兩石夾人。呈官查驗。一石重百餘觔。即查馬頭所集高船。至客被難之船。覺腥臭逼人。舟子皆醉。都言有鬼索命。望沒叩頭。役異其言。密索即守。全獲羣兇。無一漏。遂置之法。異哉。重石墜水。豈能飄蕩。乃流至數

百里而起。此冤魂不散。屍憑石起。官為申理。亦天道之昭彰也。

某提督

某提督不傳其姓名。陝西人。幼失怙恃。貧苦不能自存。傭為人工作。而食量素豪。常不能果腹。侘傺無聊。窮途困躓。亦無有憐而濟之者。有一老兵出差返。覓肩行李。約重三百餘觔。公承之曰。不必多夫。給三人之價。而我以一人挑之。行至尖所。欲支錢三百。兵曰。甫行半途。欲支盡力金。則不能也。公曰。非此不飽。兵曰。爾一餐能食幾何。我請爾食之。公一餐而盡。四人之食。大奇之。曰。看汝相貌魁偉。膂力過人。入營食糧。應有出頭之日。公曰。我早有此心。苦無援手者。行至兵家。留公教授入營。不數日而鎗法成。保之考糧。營主取其漢壯而錄焉。未久而得戰糧。有善相者。謂兵曰。某燕頰虎額。萬里封侯之相。須善遇之。因復妻之以女。次年。岳老病沒。舅兄惡之。側目而視。公知而不言。惟日逐在外搏戲餬口。偶而早歸。舅嫂閉金作炊。候公出而開。以致飯成黑炭。公妻亦一言不發。隨夫拜母而去。栖於破漏營舍。窘迫日甚。適值營主蒞任。弁兵均應着號衣迎接。而公已典當。因思舅兄有新舊雨衣。向岳母借其舊者。與之。營主陞座。舅兄以公貪盜好賭。典賣號衣。復敢竊取其衣。稟之於官。營主問其所穿號

衣實是窮物。細責四十皮開肉爛。鮮血直流。賴衆羣求。齊口稟稱。妾因郎舅不睦。號衣乃岳母借與。始免革糧。公負杖出。恨而言曰。苟富貴。毋相忘。日間忍飢而卧。夜則緩步而出。偶過酒鋪門首。見露晒酒飯。飢極食之。杖疼神倦。就此而睡。酒鋪老翁。夢一黑虎。卧於酒案之側。起視。見公熟睡于此。侍立而思。此夢寧即應若人乎。于是待其醒。邀之入室。殷勤延坐。煖酒陳餚。公得醉飽。以歸。嗣後常領接濟。公深感之。次年西夷犯順。大帥督師往征。調取陝兵。而公與焉。酒家老願濟薪水。免公內顧之憂。行抵軍前。山路崎嶇。新到之兵。初戰不利。公左執牌。右持刀。獨立於最要隘口。賊至即刺殺之。始懼而退。公大呼曰。此刻正好追殺也。官兵踴躍爭先。大勝回營。大帥在萬處望見。立傳進帳。賜以五品官職。嗣又屢立戰功。而官陞三品。大兵追賊至玉筍峯。上有刁樓一座。長大而固。截住山口。連朝攻擊。尺寸無功。帥甚憂之。公請曰。此樓非可以力取也。願請假十日。親往勘之。得有破敵之策。一鼓而進。庶不致徒費歲月。帥欣然令往。旬日覆命曰。前山四面懸崖陡壁。上似羊腸。屈曲盤迂。凡三十六迴。始至樓根。樓中盡貯軍火。前面左右兩傍。堅壁無洞。雖擊以巨炮。亦難成功。惟後面高處有三石洞。均寬尺許。某請親率健勇三百。改裝潛往。繞伏樓後。夜間擊開洞門。將子

母炮擲入樓中。燒其軍火。彼必驚亂。大兵望見火起。乘勢擊殺。此樓必破。前途別無險要。大功可成矣。帥大喜。依計而行。賊以為火從天降。不戰而服。不數月而西域盡歸版圖。帥奏凱北旋。奏公功為第一。以提督甘肅。節制各鎮。而駐劄固原焉。命人回陝。迎接夫人。及戚誼故舊。其岳母老難遠行。舅兄送妹而至。酒家老亦遣子同來。安居帥府。日餽盛饌。公待舅兄以禮。從不提昔日之嫌。舅兄曰。不念舊惡。竟有大人之度。宜其為一品官也。相處數月。代修衣裝。厚贈金帛。道歸奉母。行至中途。忽見數騎自後趕來。討取衣裝金帛。驚問之。對曰。奉大人之令而來。欲報昔年索取號衣之情耳。舅亦羞愧難容。閉口無言。沿途向同伴告貸而行。及入家門。見途中討回之物。盡在室中。問之。方知索取後。即專人由小路送至家。曰。不忘岳父之恩。以養岳母之老耳。後遵例請封。以為岳父母榮。酒家子留西入伍。着意提拔。官至都閫。以報其義。公中年無子。偶見轅門外。有一年幼乞兒。貌甚奇偉。收養為子。後亦以軍功仕至提督之位。古今來賤而為貴。貴而為賤者。多矣。其能真識之者。百無一二。然失於賤而為貴者。其害猶輕。當其賤也。不過輕之。而無傷於財。及其貴也。不過悔之。而自歎失眼。失於貴而賤者。其害自重。當其貴也。多方招致。以求其歡。即破家蕩產。而不顧。迨其

賤也。大夫所望而受人指議。山窮水極而無可告貸。故智者守其道。愚者安其拙。不非人不諂人。斯得之矣。

江恂

江恂。儀徵人。徽州郡司馬。兼攝旌德縣事。日坐大堂。民有面訴其冤者。即錄其供而理之。恒于捕風捉影之間。而得水落石出之情。有一民負微資作客于外。經年方歸。積金百餘鎰。將至家時。已戌亥之交矣。思妻頗有姿色。且有能名。吾裝虧本回家。以試之。看其情形。知其能不能也。于是將銀埋于土地祠後。桐樹根下。徒肩行李而回。其妻問曰。此行得失若何。答曰。非無得。且多失。奈何。妻曰。命也。他日再作躊躇。然作客已久。今始回。可無一酌以洗塵乎。乃燃燈提壺出街。敲肆門沽酒。肆中小夥。乃與婦同門分東西而居者。問曰。更已深。猶沽酒。飲誰乎。女曰。吾夫已回矣。小夥暗思。若果夫回。何以夫不自沽。而令青年婦女當夜沽酒。子理不順。言未必真。吾將瞰也。夥亦歸家。潛過其門。立而竊聽。妻曰。吾日祝夫之得利而歸。希冀稍安。且夕何命之不良若此也。淚如雨下。夫曰。子不必悲。吾乃裝以試汝也。有金百鎰。而埋于土地祠後。桐樹下。飲畢。吾往取之。小夥聞此言。即往是處。挖取埋銀。而歸。妻促夫立飲解盡。夫

即往取見樹下成一空壙大驚失色歸告妻曰銀為他人掘去矣其妻疑夫本無銀飾言有銀不然胡為乎埋哉其夫疑妻有姦故不以虧本為意而親往沽酒此非飲我也欲告我歸而使姦夫斂跡必以不過而姦夫仍至我室聞我與妻言語而潛聽之至吐露埋銀之處彼因往掘而取之也兩相爭角控之于官江公細問其情曰此乃疑案也應拘土地問之即差扛土地到堂繫用徽纆寘之于旁次早簽拿小夥抵案江曰昨晚土地夢指埋銀乃爾竊聽其夫妻私言潛往挖取也小夥以所問之言與情相對不敢狡辯遂供吐實情差押起贓給領將小夥枷責完案又有一肩箱搖鼓販賣碎小綢緞絨線者寓于飯鋪將日逐售獲之銀寄存鋪主晚必算明存銀數目若人物已脫盡又欲往販向鋪主起取存銀欺無票據吞之客與鋪主捐命鋪主匿身而令妻與客敵客乃情急奔至旌德縣堂見官坐于公案一一跪稟江公立傳鋪之夫婦到案先問其妻竟供為客之圖賴再三駁詰不得實情問其夫供亦如是江公訊案素不刑求凝思半晌命差將其夫帶下喚其婦起至案傍命伸手捉硃筆畫一銀錠于掌著差押跪日中諭曰不許收掌如果客銀非爾吞賴則硃畫之銀不能退去若爾吞賴則硃畫之銀必退仍還白掌也遂又提其夫而問之仍如前供嚇之

以刑。矢口不移。江公高聲問其妻曰。銀子在否。其妻應曰。銀子在。江公即詰其夫曰。爾妻現供說銀在。爾尚敢狡賴乎。其夫聽妻已供認。即吐真情。立追繳案。給領。將鋪主杖責示儆。江公訊案。類皆如此。此所謂虛衷折獄也。夫心虛則明。明則自能燭詐矣。昔者于公治獄。自知子孫必有駟馬。其門者。後聞江公之嗣。君名德量者。選次榜眼。位居卿貳。亦由江公辯理冤枉所報也。

咫聞錄卷六

清 慵訥居士著

蜂幻

陳內齋幕遊練水。有友人貌如子房。與予偕同赴省。舟次長樂縣境。水淺舟滯。悶而就枕。忽見三遊蜂張翅撲面。手揮不去。因思時當小陽之春。蜂出採花。誤入吾舟。已迷路境。用扇驅出蓬牕。須臾睡去。夢見舟尾坐三女。一衣黑。年三十許。一衣青。年二十餘。一衣黃。約十六七齡。俱娟麗端好。幼者更覺斌媚。黑衣女向青衣女曰。妹來。吾心安矣。然為此弱息。尚無所托。終日為憂。妹為我物色之。青衣女遂商於陳。陳笑曰。老夫髦矣。豈堪為東牀之選乎。對曰。先生年高德劭。何敢以兒女之情。冒瀆尊顏。緣見某少年英俊。願托絲蘿。妾輩麼麼。未便唐突。故求先生一言。以為介紹。藉執斧柯。陳笑諾之。商於友。友窺青衣女。心早躍躍欲通一語。未得其便。一聞斯言。喜出望外。曰。正所謂嚙彼小星。三星在戶也。第以舟狹。侍從人多。奈何。陳轉覆之。黑衣女曰。既嫌舟小。蝸居不遠。可屈賁臨。既承金諾。一切部署。皆吾責也。今日吉照臨庭。即屈光降。陳憇。友人冠帶往。黑衣女對青衣女曰。當請陳先生同往。此間俗禮。婚嫁事。必

擇老翁為壽星。名曰祝遂。今陳先生鬚眉皓白。會逢其適。乃天作之合也。青衣女邀陳同至一竹林中。房屋高敞。外有小屋數十間。圍繞正宅。張燈結綵。鼓樂喧闐。俄而黃衣女華妝出。陳為贊禮。同拜花燭。送入洞房。陳出見廳上設筵排宴。黑衣女曰。承先生盛情。完小女大事。薄具蔬餼。聊申鄙意。請先生上座。青衣女托盤持酒。黑衣女執杯進獻。後皆跪謝。退曰。妾乃女流。不便陪席。請勿見怪。陳曰。獨酌更妙。乃退。然出一饋。必青衣女托盤。黑衣女親進。陳念其禮甚恭。饋亦整緻。乘興而飲。不覺天已曙矣。友人出曰。昨宵以燕爾之新。竟逢高山之誥。乞開恕。陳曰。到日定催斑鬢白。歸心時趁朔風船。子在此。吾先歸矣。友曰。吾以作嫁衣裳。安可戀此溫柔之鄉。忘却青山之靠。吾將攜女同往。後進內商確於女。轉告其母。不允。出謂陳曰。宅倚高山。歸未得心期。流水向誰彈。女聞此言。亟使青衣女邀友進。女私謂友曰。郎君前程遠大。何可。以妾故廢公。願背母偕行。甫登舟。母與姨追至。互相哨嚷。正在喋聒間。篙師努力。高聲號起。陳倏驚醒。情景猶在目前。笑問友人。情夢相符。回首見舟中一峰。菲萋於友幃中。少頃。二峰追之而去。時予坐船頭。聽滄浪聲。睹蓬島色。陳喚曰。兩人同夢。真奇也。子其誌之。

土地放火

粵俗尚鬼。凡狹巷短街。建一小廟。扛石焚香。以為土地。西隆州城。傍石倚山。有土地祠。自嘉慶四年。兵燹後。添建營房。將祠移置倉底。隙其基。有屠戶在廟基上。新蓋瓦房。將遷居焉。忽於屠之舊居草房。起更時。有人撒火。進內。屠有妾驚喊。鄰壁集視。果有火滿地。四處尋覓。並無人蹤。次夜亦然。以致哄動一城。屠疑妾有姦情。密糾暗守。忽有紅火撒進。見一人。只着藍褲。赤身奔逸。追至山上。火藥局旁。見撒火人入溝。羣即下溝。搜追。則無。營弁等以藥局為慮。帶兵上城圍巡。仍見撒火屠房。聞喊齊追。而赤身之人。又奔入藥局溝內。圍搜仍無。由是遇夜。營則率兵守城。民則點燈守街。更深火撒茅房頂上。沿燒鄰房。喧言城中出怪。發銀齋醮以遣之。屠想非怪。必以廟基造房。土地不依。顯靈出祟。次早。鳩工拆屋。移造城外。乃安。夫土地為一州要緊之廟。安居有年。原不應移。奉倉底是襲之也。襲之有不怒乎。然他處未必有如是之靈。茲其靈也。亦由粵俗尚鬼故耳。

兩世緣

王某。甘肅人。失其名。父早喪。母撫成立。勤誦讀。妻生一子。善經。絕家亦小康。雍正年

間鄉會聯捷授湖北縣令。未到任而卒。其母痛悼。家有書樓。不忍於視。下輪而扁閉。馬晨夕至家堂前炷香而泣。二十年如一日。一夕夢白衣大士曰。汝思子切矣。吾當指示。下月朔旦由東門外。從旅廬中乘黑騾而來。經過爾門者。即汝子也。次早告媳等曰。予老且病。事多健忘。昨晚之夢。明明記憶。是蓋神鑒哀衷。故指示之。遂述夢中之言。令闔室繫誌。至朔旦。捨棄他事。振衣倚門而視。日午果有一壯年。策騾前驅而來。將至門。童子見之。載驚載喜。母自扶杖。牽衣大哭。失聲不能言。李大驚。隨行五六人。認以為強丐索錢。大事叱喝。示以欲毆之勢。李憐其老而叱退之。問曰。子之攬馬者何故。老嫗淚而言曰。請勿驚。我有一段疑事。乃神指我。非出己意也。日已晏矣。寒舍聊可停驂。當詳告之。李下騾入門。見屋頗精雅。恰似熟遊之地。知非貧而無藉之家也。登堂揖老嫗而坐。老嫗呼指幼婦稚子曰。此予媳也。此予孫也。予子某。忝膺甲第。選授邑令。未赴任而旋亡。只遺此一子。予素誦高王經。念子甚切。欲見無由。菩薩示以今日可見。今駕驅而來。情形悉如神告。故攬與耳。瞻尊顏恰似某子。故悲切耳。現令家中肆筵設席相待。李睨視而想。因問曰。左邊有小樓乎。盍啟視之。開戶。則塵封數寸。拂拭淨潔。隨手取視。得課稿一冊。閱之。乃王某中式程墨也。時藝試帖題目。

一一皆同李作。因思我身乃王某轉世之身也。對老嫗再拜曰：此予前生地也。母應我事，媳即我妻，孫即我子。但已隔世，不能再還故土。今以伯母稱母，以嫂稱妻，以姪呼子。某已檄韋鄉榜。今北上，倘能如前生之聯捷，銓官得地，當遣人來迎。後聞春榜中魁，出為山西太和縣，猶恐仍蹈前轍，不旋踵而殤。初寄銀照應，及調府谷等縣，方將前生母女妻子接同至署，認為表親。此真奇事也。李公有詩云：移花接木亦天然。今日團圞先後全。前屬王家今屬李，不知此去作何躔。夫然則人之生也，必有所自矣。吾曰不然。凡人之顯榮高貴，以及學海淵源者，自具夙慧。大禍滅身，傾家陷族者，亦有陰過。其他生生化化，乃天地自然之理耳。如必以生也類，皆有因，現見生齒日繁，則一人之死也，即分其靈於三四人而生之，亦未必有如此之多也。此亦關乎盛衰之故而已。勿以此事而拘泥夫陰陽之道也。

兩世人

余聞中州李參軍言其鄉有胡姓者，文頗佳，鈇於試年逾三十，尚不能博一巾。時屋旁有大橋一座，乃通衢要道，往來行客不少，船隻不絕。年久橋圯，胡起意修之。於是設簿標簽，歲餘竟無一人願樂從其善者。胡忿怒曰：此橋不修，必遭大害。吾既倡義

不能因衆人之不樂從而止之。吾尚有地數十畝。當而修之。以完吾願。於是鳩工構料。竭力葺治。橋成而家已傾矣。家有妻子三人。始猶可以餬口。繼竟朝不保暮。時至炎敵。一夕。攜席至橋上。卧而納風。自思天道難憑。吾修此橋。一家將作餒而之鬼。而狠心鄙嗇者。反得享徜徉之福。先人所謂果報不爽者何在。正思想間。不覺朦朧睡去。忽有人持刺相請。即上轎去。擡至一大衙門。見有一戴團翼紗帽。穿元色圓領者。揖而進之。胡隨行至東廡。彼推小門。拍胡肩。命之曰。汝胸中自作主張。切弗亂言。恍惚間。魂入卧病少年身中。見牀外坐一中年女子。牀裏坐一少年女子。胡不知何地。亦不知何人。意欲相問。因悟戴團翼紗帽之言。只可靜以待動。逾時。有報外老太太前來。問好些否。忽又報外老太太進。問可爽快否。胡俱不應。又報老太太過來。即摸頭細視。問昨晚病勢若何。忽聞請少奶奶們迴避。老翁陪醫生進來。退出。挈帳坐而診脉。曰。今日少爺脉有起色。恭喜。胡乃知魂入於其子之身也。胡魂在此。而胡之身死矣。次早。胡之妻子見夫不回。往橋上視。則身已僵矣。袒括髮躡踊而泣。竭慶善棺殮埋。胡亦不知也。胡至次晚。假作糊塗之狀。因問二女子曰。爾等何人。一在牀邊。一在牀裏坐也。牀邊女子曰。吾乃子之妻也。指牀裏坐者曰。此乃子之妾也。二人咄咄。

以為病重極矣。連妻妾都不能認。兩俱淚下如珠。胡又知二女乃妻妾也。閉目睡去。三更胡欲食。二女即喊鬢髮以粥進之。連日醫來診視。稱病無妨矣。胡問醫生可食何物。醫曰。病初醒。食當慎。清得宜。厚難運。胡曰。吾思重鬢以送餐。醫曰。少食則可。誰知胡因數日耐饑而餓。並未病後加餐也。故逢飯時。胡貪啖。二女子常常阻之。迨病瘳後。胡出署閒遊。見大門匾。乃知府衙門。始知作太守之子也。此乃修橋獲報。使我享安閒之福。前之帶我入門。叫胸中自作主張者。必係東廚司命也。我已安矣。但不知家中妻子若何。每憂慮時。形署中人咸曰。少爺病後若有心事。而官與夫人恆相勸曰。我只生汝一子。在此做官。何物不有。何思不得。子有何慮。寧身上復有病未除乎。胡曰。無。一日胡問家人曰。署中為何並無書房。家人曰。前因少爺不肯讀書。老爺恨而拆之。衆皆以為病後失心也。當須藥癆。胡對太守曰。父親。我欲讀書。太守喜極。即命修整書房。延師教之。師出題命作文。胡半時而成之。師視之。居然名作。師對太守曰。公子乃大器也。吾才不如。望另擇名師以教。太守以並未讀書。何一旦豁然貫通也。疑有勦襲。出題面試。又情文體迥異尋常。師固辭乃去。太守托人訪師。胡曰。不必延師。所有詩書。兒自讀之。逢文課期。太守命題面作。無不精佳。遣送回籍。應試。

即採閩泮之芹。旋赴鹿鳴之宴。太守大喜。返署北上。與以盤纏千金。胡欲二千。太守如其請而與之。胡負篋前行。繞道而至舊家。入門登堂。無有認之者。謂子曰。吾乃爾之父也。其妻聞之。壁隙窺望。曰。狀貌不似吾夫。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胡歷敘前事。妻猶心疑。胡曰。我書房厨內。有某稿一部。某稿內夾有某文幾篇。某詩某首。汝可往取之。對則真。不對則偽。妻開厨檢之。悉如胎合。於是兩下大哭。胡曰。吾不能再還家也。有銀千金。付汝以為養口之費。若能博取功名。當助汝成家。後果連捷。銓授外任。年寄銀兩回家。竟成巨富。吁。天地機關。非人所能料也。天欲報胡之善。不使自起其家。而必欲借太守以起者。何也。蓋是太守非不善者。而年已老矣。絕其嗣不能復生。胡以伊唔之人。僅能餽以馬。能起家。於是致其魂於太守之子。庶幾太守有嗣。胡得成家。由是知巧莫如天矣。

王姓

近俗喪葬。必延有爵位者。題木主。以為體面。且為大禮。山左王姓。人多狡獪。家暴發。乾隆年間。遭父喪。葬之後三日。延同姓貢士某。為大賓。過墳山。點父木主。又延儒者數人。作為副賓。共執其事。親朋畢集。鼓樂喧闐。禮生邀大賓至公案。登座。孝子跪捧。

木主。副賓執而啟櫬。只見三寸黑物一團。滾於大賓之身。並無木主。大賓驚立。物墜於地。拾而視之。乃一牛角陽具也。大賓怒曰。子以角先生作令尊主。子乃褻父乎。抑慢客乎。褻父之罪固大。慢客之罪亦不輕矣。王見木主變為角先生。亦不敢辨。惟有磕頭求恕。山鄰聞異而來觀者。蜂湧而至。忽有一人。擲一布包小物於王之頭。檢視之。則婦人腳帶纏裹甚緊。解開。即其父木主也。眾皆駭然。不與攘斥。各親友亦皆散。究其禍從何而起也。先是王之妻有妹。美而艷。適鄉間李門。年餘而寡。王心愛之。往其門。恒以褻言挑之。妹若無聞。亦不加斥。惟其不斥也。而王之癡心未已。一日。妹倩王代沽衣布。王喜不自禁。自往肆售之。陰以陽具包藏於內。以試其心。令妻交送妹回家。開布。秉尺量之。掉出其物。深恨曰。姊夫心起不良。計圖壞我名節。恨已極矣。吾不能舍之。必有以報。至葬前一日。備香楮往弔。俟靜寂時。暗啟其槨。將其父木主。易以所送陽具。而歸告伯叔曰。姊夫無禮。吾已將計就計。以報之矣。今有一物。包裹已定。毋開視。請送至王之墳上。於眾耳。眾目聞擲之。看其舉動。再來知我。其人回述以前事曰。吾之恨釋矣。後聞王愧悔羞忿。鬱悒數日而卒。至今傳為話柄。夫王之乘機而送陽具者。當其時。心喜得計。誰知即以陽具為父。較之忤逆其親者。其罪尤重。無

怪其死之速也。禮云：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古人之自持，何其嚴也。今欲污人名節，敗人門楣，是已忘己父母矣。直至大辱其親，悔亦無及。世之狂悖無忌者，可不以此為戒歟。

一言害三命

昔有一言而害三命者，乃乾隆年間溫州事也。若家有二子，長已納媳，少者年甫成人，似癡非癡。時值天暑酷熱，汗如蛤蜊，腥臊難聞。日已轉西，其嫂閉門沐浴，自玩自耍。以湯屏陰戶，隨屏隨說，曰：喫開水，喫開水。癡子聞其聲，由壁隙窺之，見嫂之在浴盆處樂也。洗畢，開門而出，癡子兩眼迷離，對嫂哂之曰：嫂嫂，喫開水。其嫂忸怩，面色如赤，即回房坐而思之。今日浴，癡叔能戲，昨與某苟合，安知彼不從隙處見乎。癡者胸無經緯，苟一隨口說出醜來，彼為無心，吾將何以作人乎。不如先尋死路，以掩其醜。遂卧牀不起，呼之食，詐言有病。其姑命婢進以粥，亦不食。詰以何病，癡子又突然曰：嫂嫂洗澡，喫開水。姑查知其事，進問媳曰：寧怨小叔之窺爾浴乎，抑浴時冒風乎。媳不應，出責癡子。又慰媳曰：此乃閻中常有事，癡子何知。吾已責之矣，不必以此介意。詎知當晚縊絕。次早驚視，報於其父母之家，聞之，飛奔而至，號跳大哭曰：必有致

吾女自縊之由。當實以告。我婿不在。惟向二老是問。翁姑答不知情。即以拳擊。不得已。吐露實情。愈增其怒。曰。此乃愛憐小子之言也。必爾子褻語調戲。致嫂羞忿自盡。即欲鳴官。親戚咸集勸解。與之言和。許與田三十畝。厚葬其女。乃已。翁因喪其媳。破其家。終日自歎。而子又返家。朝夕哭妻。廢寢忘食。老翁憂鬱更甚。曰。何遣家不造。乃爾也。吾素享上人之福。安聞過日。今老而顛連若此。不如速死之為愈也。至夜潛出後門。投水而死。其妻起不見夫。曰。何出行之早也。至晚不回。差人往尋。無踪。越三日。屍浮水面。撈之。始知其妻不依。趕至媳家。大加吵鬧。對其父曰。爾女之死。自盡耳。並非有人毆之。有人逼之。吾兒癡已久矣。若个不知。癡無情欲。其能調戲人乎。爾訛我田。致我夫破家而死。我亦不願為人矣。與之決生死於公庭。遂抓其鬚鬚而牽之同行。媳之父畏其兇勢。願退前訛之田。田已退。而女之姑更加橫潑。群畏女流。莫敢與撻。無奈。亦挽人勸慰。斷送喪葬費。女姑曰。如此豈足以舒我心乎。乃議照樣送田三十畝。女姑歸葬其夫。媳父曰。吾平日從未受人訛詐。今遭悍婦訛去心寶。不甘。吾欲控之於官。乃我訛在先。法必加之我身。若恐受之。冤從何釋。與妻商曰。吾將懸之彼門。爾即報之於官。其家拆矣。其妻曰。禍由自取。子起之。而人效之。木已成舟。棄之

而已。人生世上。焉肯以身殉人乎。且事近圖賴。譏議難泯。即死亦不能瞑目。不如順守為妙。其妻防之亦密。一日有請赴宴者。欣然而去。至三更不回。其妻遣人往接。設宴。家曰。不終食而歸矣。急使往看死女之門。夫已懸首於梁。而屍身隨風轉搖矣。其妻不能不報之於官。官未驗。而兩鄉父老曰。彼以死而訛。此以訛而死。一死一訛。一訛一死。訛無盡。而兩家性命。不旋踵而盡歸萬里矣。某等不可坐視。當為之公平調處。以全兩家之命。於是令死媳者之家。還其訛出。禁登門懸首之家。不許再起惡意。出具悔詞。赴縣攔驗。官為取結立案。各無翻異焉。甚矣言之不可不慎也。記曰。內言不出於閫。外言不入於閫。內言者。閫中處樂之言也。外言者。游民調戲之言也。蓋婦多愚昧。而所重者在羞。無羞便不成女矣。是婦也。以自己處樂之言。乍聞於外。即能愧悔。雖有敗行之事。尚為可取之婦。而其父即藉女死以圖詐。心術不正。無怪亦受人訛。而送於非命也。其事本奇。吾之載此者。不可以其奇而笑之。當味其所以取禍者。刻刻為鑒焉。

情格

謝有毅。黔鄉細民。夫婦勤謹。具兼人之力。工作恒倍於他農。以是富家爭致之。三十

餘年。汀積工資二百餘十。生子二。長曰恭。次曰順。均已成丁。各分錢百餘十。娶妻鬻
田。耕種自食其力。恭事親至孝。謹守田園。順日事飲博。數年。將分析之田。祇餘其半。
又輕聽婦言。乘離骨肉。日與兄詬譎。無如父母溺愛小子。並不斥其忤兄之非。亦不
教以敬兄之道。順得藉此強佔兄田。不遵親命。父母不能為左右袒。任其興訟多年。
官亦以田土細事。不與訊斷。嗣父母相繼病歿。順益肆橫。頻頻訐控。一日。恭路遇黃
二。手攜鮮菌一筐。恭足素弱。步履維艱。踟躕而行。黃二先行。售於順之門。順妻見菌
肥嫩可愛。喜極買之。檢摘洗淨。庖烹。陳於几上。方欲舉箸。聞恭入門。順遽起。藏匿。恐
兄見此佳味。欲共啖之。恭曰。我見黃二攜菌來此。我至石橋上。見人掇菌已盡。余因
病。晨足不前。畧坐憩息。見草中熱氣如煙騰騰而上。土中蛇蜿糾纏。乃黃二原採菌
處也。倏而突起白菌數百莖。因其異。而曳手移步視之。有一烏稍蛇蟠屈於旁。張口
吐沫。流涎結成也。余見黃二來此。傾筐而去。莫非弟家買此菌乎。當速棄之。順妻聞
言。將孰菌用銀簪試之。果黑。又試以白蒜燈草。亦黑。遂以菌傾於地。湯流處。土為之
墳。順夫婦乃極口謝之。又逾數日。恭往田間。荷笠耘耔。見路上古木。一大蛇懸於枝
間。俄跌於地。宛轉盤旋化為巨鼈。時有漁者過而獲之。攜入市。恭思吾弟貪食鮮庖

見之必買也。急趨而至順宅。見金鷄內有物。繫繫如珠。兄覺有異。順亦為之毛戴。恭問何物。順以籠對。恭曰。籠又不可食矣。我親見此籠乃蛇所化。食之恐傷其生。不如先將一鸞與雞犬食而試之。順妻喚犬食。嗥嗥而斃。雞啄仆地。立化血水。順曰。葉底鶯聲。踈茲雁影。悔無及矣。相與泣於中庭。跪於恭前曰。弟得無恙。皆吾兄再生之德也。兩救危命。心難圖報。兄之愛弟若此。弟寧同木偶乎。他人雖稱至交。未必有如此之關切也。弟兄能和睦於家庭。父母得安寢於泉壤。吾當悔此訟。以息此業也。由是友愛如初。夫天之生人也。具有天良。雖為物欲錮蔽。能格以至誠。則昧者復明。世之人當以恭之待弟之道。奉為圭臬。雖鴉烏破鏡。亦可化為馴鴉。攸鹿矣。

教子

懷慶多遠商。父攜子。子攜孫。使識經緯。可接其業。而天下市鎮之大者。莫如蘇州。無物不有。無客不到。昔有懷慶人作客於蘇州者。已二世矣。至髮蒼蒼而齒搖動。攜子回來。其子年輕心逸。見蘇妓之豔粧喬扮。已攝其魂。與之親近。玩狎不顧。已家終日纏綿。迷而不悟。其父悉其情。不加訓責。去銀不少。不加查考。居之半年。貨已售盡。與各號畫數。斂銀。將次還家。謂其子曰。吾與銀數百。汝於愛妓處。照料一番。彼欲不須。

如其法以成之。彼欲養。須如其口以與之。使之長慕癡情。勿令過後譏議焉。其子以爲父之恨其化消也。低頭不敢開口。父曰。非憐此財而出此言也。正以造就爾作客之才也。卽與子銀數百。其子取銀。爲妓成其衣。安其家。聚宿三宵。并以父待情形。一告妓。妓曰。何時可旋。曰。半年耳。妓曰。我今得子。不復接他客矣。添與百金。當閉門守汝回來。其子諾之而歸。父曰。銀可敷乎。子曰。尚須百金。父又與之。曰。過五日。卽欲起程。與妓多住幾宵。吾當整治行裝。候汝同往。子又往妓家。與之銀。告以行期。妓卽淚下。似有不忍分離之意。治酒餞別。留住五日。彼此大哭而散。父已上船。候子開行。出鎮江。次金山。其父開篋。取敝衣殘履。與子穿之。令其轉至蘇州。仍往蘇小之家。子瞪目趑趄。父曰。吾非恨化銀而逐出也。亦非欲出子之醜也。子於此可識世道人心矣。子不得已而上岸。父曰。見妓言。在揚子江遇風。破船失水。遇鄰船救起。父之存亡尚在未卜。勿以實情告也。子如父言。至妓家。其守門者。阻不容入。與之相嚷。妓聞聲而喜。以爲不隨父去。在蘇坐庄守貨也。令其進視。藍縷異常。面遂變色。訴以失水情形。妓亦不聽。令僕驅之。不得已而至停貨銷售之行。亦不收留。遂出街而走。遇一他行。孰認而不深交者。曰。某相公去未幾日。何落魄乃爾也。具以遇風破船告。其人卽

留至行。易以衣。食以飯。贈以銀。而囑其尋父。歸告於父曰。今知世態炎涼矣。妓之愛我者。圖我財也。行之媚我者。藉我之貨以厚彼也。吾知改矣。古人云。患難見朋友。洵不差歟。吾知擇人而友矣。後至懷慶。父曰。吾老矣。不能遠行。子可自作客矣。命子裝貨。復來蘇。即投雪裏送炭之行。而絕錦上添花之區。妓知其前之受難而來者。乃裝以試我也。悔無及矣。由是不能誘之以色。動之以情。一心向業。致富巨萬。而與衣與食。與銀之行。亦漸成富有矣。夫人之成器也。必閱歷而後成。世之教子者。何徒以嚴酷為也。嚴則祇能謹於一時。不能絕其將來。惟隨其情而導之。初則以我之真情。而合其假情。繼則以我之假情。而破其癡情。則假者還真。方能守其真於不失矣。若懷商者。可為善教子矣。

偷嫁觀音

越人有一妻一妾。其妻老而妾多病。思欲再娶一女。以為蓬室。常與人言。能與我作伐。得一美麗婢媼。願出重價。厚納媒禮。里中有矮婦。黑如熟藕。肥似東瓜。身不滿三尺。人皆呼為矮婆。專以媒合為業。能使女之矢志。不失其心。以身分自重者。願為賤。其機械變詐。令人莫測。因聞若人之欲娶妾。設計以騙之。隨於十里外村中。有一絕

色閨女。與其父母說。通送銀十金。假作影子。移藏他室。邀若人過視。若人見是女之姿色出眾。心極歡樂。問價千金。許銀五百。矮婆串出。人作為女父。至師姑庵。立券交銀。擇日迎娶。先期三日。忽稱女昨病癒。瘧病不多日而愈。求緩期。病少瘥。乃娶。若人愛憐此女。許之。至期。又遣人來。復請展限。矮婆不依。曰。彼女買以為妾。並非聘以為妻。不能再限時日。吾當往說迎回。以完其事。去未幾而返。曰。事不諧矣。即備船。吾當糾人往搶。若人從之。買船兩隻。矮婆邀健徒十餘人。至夜前往。將近女家。矮婆令娶妾者在船。停于僻處等候。自帶健徒上岸。奮往直前。至三更。見健徒抱衾。捲人而來。安卧艙中。矮婆囑曰。正在發瘧。切勿驚動。俟瘧退神清。彼自醒呼。爾可開衾照應。某等在後船跟行。若人依言。靜坐船中。默默伺候。若賣油郎之事。花魁將次到家。女寂然不動。亦無抱病聲氣。用手摸之。面冷肉硬。疑為已死。急取火燃燈燭。之乃一白面木頭觀音。緊呼矮婆。船後舟子應曰。他船在後。當停舟待之。若人曰。有此奇事。竟以觀音嫁我為妾也。惡亦極矣。俟其來而與之拚命。誰知候至曉日飛騰。不見其來。心慌意亂。思以載回。非特受人取笑。且以褻慢神靈。眾皆不依。願央船友。囑其停泊冷巷。重送船銀。自即往尋矮婆。誰知矮婆各分贓銀。躲開異地。至十餘日。並無踪

跡而矮婆乃一孀婦。並無子女弟姪。可以跟追不得。四處到庵堂寺觀。挨查失觀音之所。冀圖密送歸座。查至東村師姑庵內。有觀音立像一座。某夜被人竊去。是庵門戶素不謹慎。因失觀音。而防範甚嚴。不能寂然退去。若人無法。將實情告訴師姑。姑拂然不悅。即欲喊同十方紳士。與之理論。若人着急。願送銀十兩。師姑訖得銀三十兩。約至夜靜。接進安置。正在扛擡上船之際。又被赴宴醉歸二人看見。立即喝住。曰。庵內觀音。因何在於河干。將若人捉獲。追問緣由。嚴詰師姑。盡得其情。醉者曰。吾不管汝之受騙也。慢神有罪。子願送官。願受罰乎。若人曰。吾願受罰。醉者命師姑邀請十方紳士。公議罰花銀百元。以為修理之費。其事乃已。後若人往鄰邑探友。途遇矮婆。扭與理論。矮婆曰。世間美婦人。寧有若觀音之可愛乎。養妾傷財。不如供佛延福。吾之騙。正所以教爾回心也。此事私言之。我是騙。官言之。我必言爾見女之美。欲我說合通姦也。是女乃殷實端家之女。父乃體面著名之人。若令知之。彼必控告。且是晚寫書受銀者。並非伊父賣券。何妨言爾假造。爾有幾許家當。恐不能抵此一場官事。我係單身女流。不過吃些小苦。我不犯姦。官亦不能加以杖責。銀已化消。從何籌還。不如認作晦氣為妙。若人聞言。低頭歎氣。竟聽其去。吁。富者當守其富。雖云逸則

圍成。而且一筆到底。並無粗細。真鐵筆也。即白描名手。亦不造於至極。是蓋神鑿其悔。遇遷善之誠。而特降其壇以圖之。使之凜乎不敢再犯。從此馬振不圖淫形。不談淫事。年逾七十。尚可不用暖腿馬。予曾親見其神畫。并親聞其所述前事。書之。以為畫家喜繪秘戲圖者戒之焉。

妓報

珠江多妓。浮水而居。簪花抹粉。紅袖倚樓。異客舟行過此者。見翡翠掠波。鴛鴦棲露。莫不為之心動神移焉。然而苔砌雖厚。雨洗即空。前為石崇。今為黔婁者。不知凡幾。是妓猶盜也。盜則明正王家之刑。妓應墮於亞鼻之獄。亦天道之循環也。昔有沙面阿高寮妓。名銀喜者。嬌豔出眾。歌喉逼人。鬥花爭豔者。滿於珠江。而得親其一宿之臂指者。即為萬幸。於是若人與以四金。彼人又與八金。總欲是妓之惟我獨親而後已。然銀喜因愛之者多。即十倍其價。處之淡然。應接之間。亦不以厚薄分其高下。以故破家喪命之孽。多於他妓。一日炎暑。在船沐浴。忽有一蛇從艙中出。逕至浴盆。圍繞其身。銀喜急而喊之。俟舟婦進艙。而蛇已從其陰處入。即時眼直牙緊。裸身斜倒。口不能言。是婦用力拉之。不能出。又喚強有力者拉之。亦不能出其分寸。死之日。恍如生

成一尾。買棺與蛇同殮。此真奇事也。後聞有一客心愛銀喜。日費數十金以湊其趣。而竟不得共枕。紆情銀盡人亡。臨終時猶呼銀喜。人曰。此蛇即是人所化也。予曰。然夫精結而為神。邪結而為魅。彼生前情種於妓。死亦靈附於妓。予壯年時為公事進縣。見有人荷菜而入公庭。置之公堂。將菜撲出。見有兩頭。一男一女。皆少年也。而女之頭。兩耳猶帶金環。值堂者問之。稱以殺姦。旁有一人說情之所種者。死不能解。可試之。若人即提一男一女之首。入於水缸。一頭面向東。一頭面向西。離水三寸。掣其髮而映之。須臾。男女頭皆轉而為對面矣。歷試數次如前。此兩情相結而然也。今若人之情。朝夕在妓。死肯忘此妓。而安於泉下乎。故謂蛇即若人所化者。亦想情度意之言也。

吳興仲子

河北吳興一巨族也。有分居外邑者。有移居郡城者。雖星散辰移。而相距不出百里。外邑者。丁繁族衆。郡中者。祇伯仲二人。其伯者。食廩。仲者。充吏。每逢科歲兩考。外邑來郡應試。即棲伯仲家。族情咸為敦厚。而仲者。倍屬殷勤。某年試畢。仲治酒延族衆。曰。某自廢書作吏以來。積貲約千金有餘。今行年四十。尚無子嗣。久有歸鄉依祖之

心以全本水源之意。有銀數百。懇乞攜往。代置莊田。我願自耕自食。不願再作刀筆吏也。衆以為能棄臺榭之依。而栖烟霞之寂。其志可嘉。欣然從之。嗣因其妻有娠。又將數百金交妻。攜赴新莊。先居焉。仲在郡清理公事。辭退而行。伯見其急流勇退。深以為然。而仲行囊僅剩三百餘金。道經某鎮。見人擁簇。擠街塞道。車不能行。見一西老。雪鬢銀鬚。厲聲叫罵。一少年女子。滾地哀哭。又有夫婦二老。含淚勸女登車。女寧死不從。仲細看勸女之老。面似熟認。問之。其人回看曰。久不見仲。兄矣。我因充當庫吏。虧缺公項。受刑不過。因作無顏之舉。將女賣與西客為妾。完公免罪。今日接女過門。女嫌其年老路遠。不肯相從。仲曰。縱有難處之事。原不應將女賣與此老也。西老怒曰。我之老買女為妾。與汝何干。我為此女身價。媒值。首飾衣裝。已用銀二百五十餘兩之多。汝能全數還我。我情願讓汝何如。仲笑曰。此易事耳。立即啟篋。取銀三封。悉如西老之數。易回原契。焚之。又將剩銀五十兩。給女父曰。女已長成。即為擇壻而配。留此以添嫁資可耳。女父曰。提女以免賤役。恩難圖報。焉敢再領厚贈。仲曰。吾為同道相憐。非望報也。而是女仆地碰頭。額已腫而不知。仲安慰曰。試女兒何必若此。作別登車而去。抵家數日。仲適外出。夫婦攜女來仲家。其妻問之。備述途中贖

女之事。舉家感激。女更拚戴。自以為身乃仲贖。即仲之身也。願終身事之。故送之來。仲妻亦愛憐之。願留為副室。日暮仲歸。詢知來意。大駭曰。我與某舊識也。以同道故。代贖女。非豔其女也。若收為助。違此心。尚可問乎。令之往。而女不從。仲回顧妻曰。我去矣。此女不回。我終不返也。仲妻勸慰。交加。贈以什物。囑其攜女而歸。女勉強而行。途中慟哭不已。母勸之曰。彼不納汝。非汝忘恩。當尋一乘龍。以遂汝志。使吾二人有所仰賴。均得安焉。女曰。我身已鬻。非父母之身矣。父笑曰。汝垂耳銀墜。非我打造與汝者。女怒。即力扯右耳墜。墜落而耳已裂開。擲於地。曰。請父收去。適由急水橋過。投水而死。救之無及。仲妻遣女去。後書招仲回。仲見書。即起身而歸。天已近暮。信步趨行。見途前有女。形似代贖之女。追之不及。將近家莊。轉瞬不見。仲甫入門。聞房中呱呱之聲。急進而問。方知乃生男子。仲喜甚。次日抱而視之。右耳垂有裂痕。初不知女有扯環裂耳投河之事。次日傳聞此信。自疑思曰。寧所生之子。即某所贖之女。投胎轉生於我家也。友人因名曰報恩。仲心時時憫惻。遣人迎其父母。養之於家。以終其老。至六歲。啟蒙課讀。敏慧異常。年尚未冠。名列膠庠。未幾。以選拔而出。授江南縣尹。仲享封翁之福。壽逾八旬而終。古今來性之執而烈者。莫如女。而尤易結其心。當其

初鬻於人也。惡其老而羞為妾。迨仲贖其身。又感其義而願作賤。仲年四十。韶華過大半矣。非可愛之時也。而女欲從之。孟子曰。出乎爾亦反乎爾。似有近於此者。而此女之心不然。蓋見夫世之輕財重義者百無其一。而仲能以偶然見之。即剖囊而全其身。心厚而多福。故願從之。以終垂老之志。誰知仲堅不收。惟有殉身以後。托生於仲之家。以紓固結之心焉。然仲以公門中人。不恃勢不貪戀。能以區區微貲。慨然就夫大義。亦罕有焉。宜受子貴而享遐齡也。

張燮理

張燮理。安徽名庠生也。敝席蔽門。葵藿瘡痍。朝壽暮叢。求一日之飽而不得。風聞此仙最靈。詣壇問終身事。仙乃批曰。目前之苦不為苦。且看來年五月二十五。姚期馬武雙救駕。斯時之苦纔是苦。張曰。寧後有苦於今日者乎。其中言亦費解。總之命難挽。聽之而已。至次年五月二十五日。睢陽張公誕辰。張公在唐時。為節度使鎮守長江。盡忠抗敵。身雖罹難。而恩普於民。沿江立廟崇祀。十餘年如一日。每臨誕日。家家宰牲以薦。處處演戲以慶。男女禮拜者。挨肩擦背。張詣廟觀劇。適見臺上扮演姚期馬武雙救駕。張驚憶。適符此言。恐遭其禍。急移步出廟而回。過一巖牆。牆倒壓死。

又粵東士人請此仙問功名。此盤忽動。批曰：觀子之貌圓而又圓，扁而又扁，一圓和氣可笑，可憐。士人曰：所問非所答也。仙亦不肯洩漏天機。到時自知端的，不必懸以臆斷。至下場三日以前，士人乘肩輿往拜友人，路過演劇之所，人擠難行，而臺高底空，行人俱由此來往。肩夫即昇從臺底過去，正演武劇，跌打興豪，忽聞大震一聲，臺底坍塌，戲子衣箱俱落於地，輿亦壓爛，肩夫盡斃。士人壓成肉餅。又廣西宣化縣張明府已題陞百色司馬，部覆未到，問於乩仙。批云：定定，還須定，在在，終須在。子月花飛催曉箭，春去秋來人不在。當是時，羣謂不得升官，內有一人曰：官必升，恐有禍。至十一月，部文回，准升百色同知。卸事交接，張明府前有改盜作竊，掩飾處分一案，被控發覺，即委接署。明府查訊，遷延未結，而補授之員蒞任，上網認真，平盜加委鄰員同查得實，不能徇庇。參革治罪。次年八月，張明府遣戍伊犁。此三事，乩言一一應驗。余常見世人恆議乩中多偽，蓋就假此斂錢者而言之可也。若夫正心修身之子，靜練以成者，其誠可以感格神明，仙必附焉。觀此三人之事，使余肅然起敬。古云：莫謂無神，其然歟。

陰陽舉人

咫 聞 錄

卷六

十三

諸生周某東郡人也。年將五旬。家務付與子姪經理。獨處曠樓。惟用老僕供灑掃。性耽於酒。日非七八飲不快。案上常陳樽酒。飲雖無定。而酒有數。向者一樽可敷二日之飲。忽一日一樽。周曰。吾喜酒而飲不過量。量亦不加。胡樽空之速耶。心疑有異。乃於夜間假寐。以竊視之。三更時。果一白鬚老人。貌極古雅。以口就樽而飲。周笑曰。快哉。飲也。轉瞬不見。周整衣舉酒。憑檻而祝曰。某與翁雖有仙凡之隔。而性好相同。倘蒙不棄。聯杯酒之交。周某幸甚。端守至晨。不復再至。次晚。供以花酒。而又不至。隔夜恍惚會於夢中。又隔夜。老人出。邀飲於燈下。談古論今。相得甚歡。仙謂周曰。君相雖非大貴。亦不應以諸生終焉。今年加科。君何不應秋闈。我當代為周旋。以報君嘉釀之賜。周欣然從之。臨期。相約至省。及錄科前一日。忽謂周曰。來早入場時。君覺衣襟偏重處。即我附君體而入。萬勿驚懼。至點名。左襟果覺偏重。周照號而坐。出題凝思。構想。見卷中夾紙寸許。取視之。即此題之文。蠅頭小楷。筆筆清真。照錄而出。榜發。名縱第一。總不見仙來。至頭場點名。復覺衣襟偏重。而心竊喜。次午。周在號外淨手。忽聞霹靂一聲。而號房頂塌大半。稟官移號。受驚後。心悸神怯。不能完場而歸。亦不暇顧仙之下落矣。是冬。邑中修理文昌宮。公舉學校中數人為首事。周專司錢幣出入。

一日有某宦攜捐銀拾兩來。周兌而納諸櫃中。是晚有事歸家。次日返而此銀失矣。內有一人曰。昨宵無人至此。銀從何失也。衆人聞之。各欲解疑。遍處搜尋。忽於同事少年被中檢出。少年頗有忸怩。周權之。將銀還少年曰。此非所失之銀也。輕重懸殊。奇零各別。我昨晚已入醉鄉。或者未納於櫃。收諸懷中。遺之於家。亦未可知。俟我歸家尋之。周又返家。旋謂衆曰。銀已有矣。忘在舍間牀上。是酒後悞臆也。後不復言。偶一日。獨行郊外。見仙人俟於路旁。賀曰。公來年定當中舉人矣。前之塌塌號房者。因我盤踞頂上。神道知之。遣將驅逐。縱身逃走。故塌房頂也。周問今科何故得中。對曰。天榜已有名矣。十兩頭換一舉人。尚不便宜耶。周曰。縱有此事。奈我久荒。何仙曰。不難。昔年揣摩誦讀何人之文。對曰。專摹王罕階。仙曰。汝將舊讀者。於最喜之篇。朝誦夕維。不拘何題。仿其章法筆意。熟能生巧。何荒疎之可慮也。况天榜有名。此所謂居易俟命。非前次行險徼幸矣。周如其法而試。以功。是科果列鄉魁。後為司鐸。臨終。聞仙引之。羽化而去。

陶木椿

山陽民謠云。南城汪。東城方。中間隔一陶木椿。此謠何也。三家皆淮安巨富。方姓名

彩。援納府司馬。囤積黍米。年為常業。遇青黃不接時。減價平糶。故有長者之稱。乾隆間。改造花園。夢衣編素者四人來。云有夙緣。特過相依。次日。開掘魚池。獲銀人四。憶與夢符。移寘庫內。晨昏焚香虔奉。二十年如一日。忽銀人不見。舉家疑竊。可馬曰。此非竊也。馬有不竊。奉大之銀。而竊百鈞之人乎。其來也有由。其去也有因。家將敗矣。當修德以復之。司馬設有義渡四所。募舟子四。守江以濟。免人厲揭。一朝。大方曙。渡子見編素者四人。倩其引至方宅。許謝青蚨三百。遂領至方門。入久不見。給謝。因問門丁。訝其言之奇。而告於長者。司馬即隨手挈錢五百。與之。即命開庫。見四銀人仍在。馬遂宰牲以薦。是年業無不順。至冬。楮桿木椿多而賤。有陶宦之俸。起意鬻積。以俟春時。黃河水發。昂價而售。冀沽厚利。商資於方。不答。陶亦不怒。臘月。適山東販柿餅者過淮。沿街肩售。過方門。歇肩呼售。方之小孫。見而取其一。客以手拂其面。奪之。兒哭。撫是兒者。怒而翻擔撒餅。扭而拳來。足去。司馬聞喧。嚷聲出。阻問由。責奴以解爭。盡沽以息事。客乃抱愆認過。怡顏而散。陶聞之曰。可乘此設計。以假資也。私串城隍廟。祝暗將木皂隸抱回。以繩懸於司馬後園門首。轉至大門。急叩之。見門役曰。速請家長出來。有要件相告。方猶未睡。聞聲忙出。陶即攜方手。同至後園。啟門而見。縊者曰。

此即山東客也。月色朦朧不能辨是何人。而身長衣黑。似乎山東人形。方騰戰心。慌不敢近視。陶曰。威逼致死。罪原不大。請云破家縣令。滅門刺史。一經到官。恐費不少。乘此無人知覺。消彌其事。我歷受厚情。願自負屨。棄于黃河。漂流滅跡。如有人撞見。我自擔罪。斷不吐出宅上也。方重託之。約閉門候信。陶急出門。將木皂隸解下。抱回返告於方曰。一路行走。並未遇有一人。是公之福也。方雖暫安。而日日探聽。將近半月。毫無影響。心乃安。設席酬陶。謝五百金。曰。昔日所商預售木椿事。有益無損。可亟為之。倘不敷。再可商繼。陶即往鄉。將各村指桿木椿。咸予豫定。村民欲度殘年。果願落僱。陶思來春。若果黃河決口。吾不能禁官之不取。必得假有勢者之名可耳。乃假南城之富。而有勢者汪宅。字號訂售。次年黃河果決。計工程七萬有奇。委員構採料物。到處皆稱汪姓已驚。回明大憲云。汪某豫定居奇。高擡時價。大憲將大工令汪一人經理。汪聞之。驚惶查知陶捏其名。與之大角。陶亦自悔不應然。憲令難違。不得已出名承認。懇汪力保。汪亦知事不能已。而保之。詎禍轉為福。水勢日緩。不三月而工成。獲利數萬。陶將方前贈之銀歸趙。并說假吊皂隸之事。今成巨富。致有陶木椿之稱。吁人之發富也有自。必居心公正。天乃降之以澤。今之人見利即如。如之猶為不

足其肯依理而吐之者。誰乎。今陶以說而取其財。以理而完其本。逆取順守。此詐而不失其正也。宜其亦成巨富。而與汪方比肩而馳驅矣。

咫聞錄卷七

屠赤水

清 慵訥居士著

屠赤水名澐。浙鄞之名士。前明之尚書也。與徐文長最善。為諸生時。喜於閒花野草之中。採香尋趣。然必名妓。乃能戀之一日。夕陽將頽。散步晴皋。過心愛妓女之門。欲止宿焉。妓曰。他人以金為重。吾以詩文為重。出一題。刻能成則留之。不成不留也。赤水曰。只要有題。何難之有。妓曰。即以地支十二字為題。并欲以今宵之事作詞一首。赤水搦管立就。其詞云。了相思一夜遊。子敲開金鎖門前鈎。正值黃夜夕陽收。柳腰兒抱著半邊。卯紅唇兒還未到。口辰口吐舌尖軟如鈎。還有玉杵在身邊。不。是木頭削就。午二八中間直入跳起脚尖頭。未呻吟口罷休。申壺中酒點點不留。酉倦來人似干戈後。戌只恐生下孩兒子。非我存。亥赤水曰。繳卷。妓笑曰。吾當作上官昭容高坐線樓。一紙飛墜。評沈佺期宋之問甲乙也。赤水亦哂而言曰。子非昭容。余亦焉敢以沈宋二公比也。妓示其詞。擊節贊賞。由是妓之愛。過於赤水之愛。竟欲以終身相託。然赤水恐人計議含糊。答應及至。貴顯。妓倩其友。屢請踐約。赤水曰。吾無

白香山之才。帶小蠻腰。樊素耳。奴念乃絕。

婁真人

婁真人。靈蹟人所共知。及尸解去。其法不傳。至今墓址猶存。嘉善縣高王廟側。相去五里。有小亭。往來遊人。時憩息焉。一日。客避風雨於亭。久坐神倦。據地而卧。夢真人衣衫襍褸。赤脚露頂。呼客曰。來來。候子已久。攜手同行。入廟。見神像莊嚴。客欲下拜。真人掖之。以袖拂牆而開。自牕躍入。客不能過。挾之起。如履平地。四面空洞。椽梁屋宇。表裏通明。如行鏡中。授以袋。小僅三寸。曰。中有千萬鑰匙。戒勿開視。隨手取出。自然合用。引至一處。玉鎖金環。緘封甚固。啟扉而入。書厨林立如倉。金光耀人。多芸香氣。真人拱手。厨自開。有童子捧盒出。內貯五色果七枚。如新鮮荔枝。真人取白色如水晶珠者。納客口。令吞之。頓覺心境空濶。氣爽神清。偕入後院。高臺聳峙。攀援以上。遙望塵世。皆在足下。惟西牕封鎖嚴密。客問之。真人曰。此內有洗心池。紅塵人能到此者。當令洗之。否則過此以往。茅塞之矣。遂取袋中鑰匙。開鎖推牕。倚欄同望。客方凝眸注視。不覺心從口出。躍入池中。游濯數次。大驚異。長跪請還。真人笑曰。洗盡不須還。已將一片冰心。換却矣。客大悟。乃拜從學道。真人曰。道不離人。惟人自造。子自

有道何必從學。其善誌之。客遂醒。醒後棄業雲遊。不知所終。

阿三化虎

廣州東莞場有陳姓童子。小名阿三。父母使遊村塾。學習灑掃應對之道。一日塾師歸家。六七童子相與為戲。曰。山村僻野。頗思肉味。三曰。何難之有。我能致之。遂於神前炷香叩首而去。逾時荷死猪至。任意恣啖。諸童喜悅。閱半載。師又外出。童曰。先生歸去。尚有數日。若能再得生腥。何妨肉食。子盍為我致之。三以為然。時方盛夏。館近山中。旁有土地祠。三遂焚以香楮。以首據地。脫衣化為斑虎。咆哮而出。諸童方欲入祠觀其所為。忽見一虎。颯然奔去。呼號駭走者有人。膽裂不前者有人。或曰。脫形化虎。若有人見。不能復化原形。諸童遂詣阿三家。告知其事。大相驚異。其父次夜見虎蹲踞門外不去。亦不傷人。眾曰。若是斑哥。理宜遠去。若是阿三化虎。應入深山。虎乃曳尾而走。由是朝來暮去。歲以為常。鄉人見之。呼名即避。二十餘年。尚有人見之者。

鬼死

東郊韓姓。素遊蕩。不事生業。其鄰姚氏有寡女。矢志堅貞。不出戶庭。勤操女紅。數年囊蓄百金。韓知之。夜靜踰垣。潛入寢室。將為席卷之計。奈女終夜紡績。旁有皂帽人。

怒目如牛。站立機牀。或左或右。韓陰念是婦有貞節之名。何以藏有男子。姑細審之。見皂帽人。以手勾斷機絲。女若不知。續而復織。如是者三。乃投梭起。長歎嗚咽。淚如泉湧。自痛夫之早死。而家之窘也。意欲棄世。以完名節。皂帽人急以紅絲帶作一團。懸挂梁上。以手招女。引頸而縊。斯時。韓忘其行竊。大呼解帶。拔關而出。女若夢醒。回顧壁上。隱約見皂帽人形像。變色詫之。眉髮竦然。身不為動。以水濯壁。面目若繪。時有碧色血水流。出。顛顛凝如露珠。次夜。女見人擡棺至。收壁上皂帽人。其薄如紙。咸曰。陰陽道隔。鬼為陽氣所衝。魂魄破裂。不能救矣。荷棺而去。

野史氏曰。韓之起盜心。而踰垣入室也。由於氏之守節。而神使之也。鬼之欲致氏死。而反死於氏之手者。邪不敵正也。唐之時。出有生佛。見魏徵而僵者。亦猶是矣。

支離叟

馮先鄂都人。性慷慨。好劍術。豪俠自居。一日。至華陰路上。逢一道士。言語契合。議論風生。遂訂交焉。談及宇宙間事。氣為不平。往來旅店。遂同棲止。時店有婦。行止不端。於牆頭梯。男子笑罵。謔浪而下。道士笑曰。個人有淫行。須以劍決。馮未及答。道士已杳。少頃。提兩人頭至。腥血模糊。陳於几席。馮曰。殺之是也。君誠劍俠矣。但此兩頭必

消却之。經人知而禍不少也。道士曰：是不難於腰間皮囊取金丹一粒嚼而唾之。兩頭化為清。水道士曰：真武觀前吾舊居也。君至無須問人。大呼支離叟，予即至矣。別馮西去。果至真武觀，並無鄰居，亦無僧侶。前有古松一株，大三四圍，黛色參天，莢如龍鱗。試呼之，道士果出，相與笑語。出松子數十粒，曰：服之長生。遂去。馮意其仙，欲問道術，追之不及，悵然而返。想此即赤松子支離叟乃變名也。

牛鞭驅鬼

滕陽王恪勤於力田，家遂小康。時當酷暑，行至溪邊，就松陰鋤草，飼牛而歸。用鞭撲地，口中嗚嗚然，雜唱秧歌，忽鞭一過，如裏重物墮地，一團黑煙，冉冉而沒。時前村有儲姓女，美而豔，每夜夢中若有人牽動被角者，驚呼不能出聲。見一年少書生，形容清麗，曰：我鬼仙也。子有仙緣，行將度爾，慎勿與人言。日久神氣耗散，容色漸槁。父母疑女有病，延醫治之，初不疑為鬼魅也。一夕，女至牕下，對鏡理妝，鬼亦在室，忽曰：咄咄。今年衰，前村牛鳴嗚至矣，凜乎其不可久留也。遂逃去。女驚異之，時儲自外歸，遂問有人在外否。儲曰：適王恪到門索湯，取女以鬼告，卒不解其何以奔去。後出語，恪始悟曰：噫，是矣。其牛鞭所擊之黑煙乎。不然，鬼何畏我哉。儲知恪未曉，遂以其女

妻之。是牛鳴鳴之婿。數定而鬼特為之媒。牛鞭也。即紅絲也。

臭蟲

山西某驛。馬號多怪。斃馬甚多。驛丞以此罷職。一官新蒞任。即訊圍人。屢年倒斃之故。答曰。不知。驛丞疑與風水有礙。意將移廐別所。然此念一轉。而此夜馬斃更甚於前。丞患之。遂與妻子別。曰。朝廷置驛。所以速郵傳而馳驅王事。今馬多斃。予司郵政。咎其奚辭。今夜我與怪物戰。勝則萬幸。敗則攜予骸骨歸里耳。羣相勸阻。丞不從。攜衾帶僕。操刀往宿。至三更許。初聞窸窣聲。自空而下。馬即蹄蹶。燭之。毫無所見。既滅燭安寢。耳中聲漸繁如密雨。由東而至。廐馬盡皆蹶蹶嘶鳴。復燃火徧視。則白馬盡成紫色矣。終不識是何怪。相顧錯愕間。忽見地下一線如蟻往來。約有億萬許。皆臭蟲也。竟有大如棋子者。尋其歸路。至廐東之古井而沒。天既明。丞集薪焚之。臭聞數里。怪遂絕。

石馬精

黔省水西城內。奎山下。有巨石狀若馬。因名石馬溝。傳聞昔時。左右近處。畦田未稼。深夜時常失去。農人多守之。見巨物如牛。乘風而至。舉鎗擊之。金光四散。倏不見。或

疑此石為妖。以火燃之。果見口內猶餘榴梁。身上青草。泥痕畢露。遂以鐵錐鑿其首。中有硃砂十餘觔。從此田疇如故。

尚鑑

尚鑑。黔省北門人。麴蘗生涯。父訥。中年生鑑。鑑年四十。婦賢無子。訥謂之曰。行年八旬。兒尚無子。不識我能見此呱呱否。鑑慰曰。黔俗尚鬼。兒去求神。或可有嗣。遂至三聖宮。禱於神曰。弟子年已四旬。尚無嗣續。求賜兒以慰老父想念之情。果爾。敬以陽戲酬答。後婦有娠。生一子。喜極。圖酬前愿。奈家素寒。不能立辦。因節儉食用。日剩餘貲。聚而不敢復用。數年積三十金。時兒已三歲矣。擇吉延巫。門外酬神。戲演過半。巫覺有異。而未敢告也。三日後。鑑婦口吐涎沫。狀如瘋顛。晝則熟睡。夜則唱曲。凡戲之始終本末。悉能傳其妙。若平生熟習者。乃祝神曰。演戲恐不精潔。求神赦佑。行當再演也。神若許之。先時中表某。同理演劇事。於未獻之前。竊嘗一嚮。而鑑未之知也。聞神震怒。不敢復往。鑑驚訊得其詳細。於是再演陽戲。而婦始愈。夫神既怒於竊嘗嚮肉。則怒應加中表。胡為加於其婦。是蓋欺其弱也。今之神。蓋有之矣。

廣南許信

許信。廣南人。年四十餘。素業漁。夜靜臨流深處布網。投以香餌。獲魚恆多於人。一夕。忽見水面。燐火成團。逼近船前。似有人在水吹沫。終夜不獲一魚。尋思鬼物弄人。一至於此。如何布置。憶幼時。曾聞老宿談鬼。鬼近船左。則舉網向右。近船右。則舉網向左。鬼雖通靈。不能脫逃。次夜。如法試之。果獲鬼。鬼在網中自供。我名吳大本。村人。過河溺死。毆魚。遠去。原屬不合。今既見獲。求為寬宥。下次不敢冒犯。信不保。繼之以。唯已而東方漸白。開網視之。臭不可近。乃朽敗棺板一片。急用巨竹夾而燒之。血流滿地。有聲啾啾。延至黃昏。信在河上修網。忽聞滿河人聲嘈嘈。若與為仇者。急歸家。至二更許。有數十人。搗門敲戶。曰。吳大偶然相戲。罪不至於燒死。爾心太忍。吾儕投至金龍大王前抵罪。群遂譁然。忽若有攔阻者。眾云。門神不容我等進去。明夕再來。次晚。瓦礫石沙。紛下如雨。良久始散。信汗流浹背。衾枕皆濕。惟冀天曉。時當夏月。覺夜甚長。追悔前事。往來於心。忽聞門外有人過。曰。此何人居。前後堆滿沙礫。信戰栗強起。推牖。見紅日當空。時已過午。抉石擲沙而出。不復捕魚。移居。改他業焉。

冷姓

蘇州冷姓。富已久矣。聞其祖上起家甚異。肩輿度日。至除夕。債負固不能還。而於柴

米油鹽一件俱無。計圖自盡。因思元妙觀乃靜寂之所。後有小池。投之。無人得見。逕至觀中。有術士正在捲席回寓。見冷質貿然來。曰：足下象貌發財。應在今夕子時。冷告以情。術士曰：吾讀麻衣相經。深得其秘。今日我賸錢數千。足下且攜回二千。姑售食物以度殘年。第致富後毋相忘。冷固辭不受。術士曰：非見爾言欲死。故以好言勸慰也。亦非見爾之貧窶而分助之也。照相定斷。毫無虛獎。冷負錢拜謝。而回。其妻問曰：錢從何來。冷曰：相士說我今夕子時即發財。故相持贈。妻曰：彼相面者。一日能有幾多出息。肯分錢二十。得毋以貧難受而行不義之事乎。冷曰：實乃術士所贈。遂往街市酒舖。敬神過年。其妻忽指牀下曰：我聞常有響聲。或者此處有銀藏乎。予兩人飲至夜靜時。掘之。冷然其言。過鄰居假鋤。移牀而掘之。初至三四尺。瓦礫相雜。又掘尺餘。先之以沙。繼之以泥。見有大石一方。妻驚起曰：在是也。適鹹魚行主經過。聞言從穴隙窺之。見其房中牀帳斜移。旁有泥沙堆積。夫婦用力開掘。信其得藏。歸為歡喜。冷忽聞牕外有人履聲。急滅燈燭。器為寢息起而復掘。掘至天曉。不獲一物。竊議術士之言不驗。徒勞心力也。次早冷出門。瞥見鹹魚行主來。懼其開口索賚。與之揖。行主曰：爾已發財。冷笑曰：財從何來。行主曰：不必相瞞。我已知之矣。新正無人肩貿。

我行有鹹魚。儘可去賣。冷曰。前賬尚未歸楚。今焉可再空取乎。行主曰。無傷也。冷即往取鹹魚一捆。折而裝擔內。有銀百兩。沿門售之。一日而盡。喜付魚。魚又向賒取一捆。折之亦然。遂過行而問曰。此號鹹魚。積有若干。行主指示曰。棧房內約有萬餘捆。冷喜不自勝。竟陸續取而售之。獲金數萬。乃迎術士歸家。厚養之。聘好經紀。分成商業。利息百倍。遂成巨富。至今已三四世矣。家尚饒裕。予聞之。錢蔗軒先生所云。其言微而可信。故書之矣。

孫仙

孫仙不知何許人。予童時聞人言。仙常往來秦晉間。士大夫每延致之。有富室生辰。仙至。用手濯水於壁。畫大黑圈。凡鋪陳筵宴。悉取其中。三四十席。可以立致。或疑其妄。曰。席無美女。何能暢懷。君能致之乎。曰能。遂彈指壁上。啟扉。出一麗人。對客勸酒。細視之。即疑其術之妄者也。時坐中有一妓。常以言語相狎。大相齟齬。忽腸絞腹痛。不可忍。急如廁。突見臀上陡長青茸尺餘。若蘿蔔出土。叢生者。力拔之。逾拔逾多。或曰。此必孫仙所為也。急為請罪。可去諸。於是羣為妓請。仙曰。已盡之矣。妓撫之。果無。後十年。攜徒八山。不復再見。

騾債前生債

友人徐笠庵云。有戚某貿易關東。客久未歸。弟尋之。遇諸塗。悲喜交集。兄以客賬未收。念及家園不能遽去。留弟盤桓數日。作家書。封白金五十兩。交弟先歸。為婦薪水之資。弟回家。陰念兄來尚須時日。將銀暫作別業。嫂問爾兄有信來否。弟以尋兄未遇為詞。一日。弟往岳家。借村人壯騾代步。鞭策不前。騾忽言曰。我小五阮氏也。欠某五十金。冥王罰我為騾。以償前生之債。某借爾騎。情也。今爾受兄攜銀歸里。蹠嫂欺兄。所得銀數與我相符。行且為我償債也。尚何加鞭乎。弟聞之愕然。不敢至岳家。牽騾而歸。親還村人。即取前攜之金與媿。而告其事。是騾以負債而為畜類。能勸人吐金而全手足。冥府知之。當以是騾而還令為人。也。

姚家婦

饒平姚姓。有婦某氏。芳容韶齒。風雅絕倫。伉儷甚篤。舉一子而夫亡。會閩中有花會之局。以宋時嘯聚三十六人。日標一名。視資本之多寡。勝負總以三十倍為準。由閩蔓延至饒。婦聞之。欣欣然有喜色。冀得重賞。不數月而家業無存。忽想對門屠家。有千餘金。人亦倜儻。不如借貸。以為翌日賭本。遂詣屠門而告曰。貸予五十金。局勝則

加息相還。否則身與子歸君矣。屠素知婦賢。且利其色。好事者又從旁慫恿之。署券而去。婦歸。夜至夫塚。哭而祝曰。花會害予。衣食無資。夫若有靈。幸以魂夢相助。不然。明日妻與子。俱屬他人矣。祝罷。恍若夢夫曰。子之心。予知之矣。明午。予陰助之。可盡出借銀。賭之當勝。誰將來不免官非耶。天明。婦如其言。果獲大勝。婦將銀加倍還屠氏。屠大譁曰。前乃聘金。並非借用。頗有強娶之意。即鳴之於官。時饒平某令。訊其始末。問婦意。婦曰。願守節耳。判曰。借銀而加倍取息。藉借而強奪人妻。惡等張閭。法難寬宥。將屠重責。枷示。追銀入官。起券給婦。嚴禁花會。以除民患。又訓婦曰。婦人以安室為善。茲爾混入賭場。亦有不合。念情願守節。心尚可嘉。姑免從法。勉之。

玉魚

李氏西園。有井。水極清澈。雖旱不竭。忽井欄坍塌。磚石破碎。填塞其中。李命石工淘之。使淨。匠於泥礫中。獲一白玉魚。表裏溫潤。置於水仙花盆。以供玩視。入夜有光照。徹書室。後西園之井。涸無涓滴矣。或疑井失玉魚。水不能生。李不之信。前有枯井。原無泉脉。試以玉魚埋之於井底。約一飯許。一泓秋水。清澈可飲。仍命石工修復。建小棕亭。傍置茶器。邀友消夏。共議玉魚。不過一玩物也。何以沈之水來而清。出之井涸。

而廢。雖有博古搜奇者，亦不能窮其底蘊焉。

占桂知榜

水西城內文廟兩廡前，有古桂二本。開花時，黃一白，逢鄉試年，於揭曉前。左邊金黃色盛發者，文多中式；右邊淡白色花盛發者，武多中式。若其年文武脫榜，則有葉無花，屢試屢驗，故應試者見有花發，無不欣欣得意焉。

巧騙

浙省有一人，相貌魁偉，衣服華麗，攜銀兩封，上街先買鞵鞋五對，令店主送鞋至寓，取錢。店主着小子跟送，攜鞋而去。行至銀樓，即進換赤金。店中取金約有三十兩，交與觀看。若人曰：予不識金色高低，取往相好鋪內看明，言價比免。若人有銀二封，置於櫃上，叫攜鞋小子管顧。店主見有衣穿體面，又有銀兩，似二百兩光景，現放店。且伊小子坐此，諒非誑騙，許其攜往估值。誰知去已二時，不見回來，因問小子曰：爾主人去已久，何不回？小子曰：此非主人，我是鞋鋪傭人，着送鞋取銀而來。店主心驚，即開若人銀包，乃銅錢二百文，知受其騙也。四路追尋，天已晚矣。次早，又遣夥往找，遇一人曰：爾等荒張形象，莫非找騙子耶？對曰：然。人曰：頃在戲場見此人，要花銀四枚。

可能領我。其夥即如數許之。人曰：必帶花銀同去見之。指人付銀。其夥在熟認之。鋪借銀四枚。跟往戲場。若人指樓上看戲人。其夥見面貌相似。即與花銀。直上戲樓。捉住。羣皆闐然。被捉者曰：我是某行之夥。誰不知之。子敢誣我以騙子。反為誣騙。欲扭送官。從旁有人呼曰：子誤以某為騙賊也。叫人如何下臉。其夥見是鄰夥。方知貌似而非。揖之求恕。看戲人曰：我等作夥。須以端正為主。人肯容留。今於眾耳屬目之地。無故誣我以騙。知之者謂爾誤認。不知者謂我騙貨。若使行主聞之。必覆出矣。子亦難以依人養家也。必到官伸冤。方可明我心跡。其夥情願認罰。邀同過鋪。告知主人。即備酒邊。其主同洗前冤。乃已。吁。既被騙去多金。又受騙去花銀。至終猶備酒求饒。一事而遭三害。若往占之。必元武朱雀二星同進是鋪矣。

烏嶼

廣西螺螄山。層巒疊嶂。林菁深邃。溪流成河。溉田千頃。旁有峭壁千尋。人跡不到。下有平地。兒童牧牛。閒玩之所。每日午時。諸童跳躍。足能離地數尺。憑空而立。移時始下。俱以為身輕有仙骨矣。一且有李姓童子之父。耕於田間。瞥見山頂洞中。有烏嶼頭如斗大。垂然下視。張目爛舌。噓吸有聲。口開則童子躍高數尺。飄然若仙。口閉則

童子輕身如墜雲霧。游行自得。諸童嬉笑。不自知也。駭極曰。將來眾兒童必遭其毒也。離城不遠。奔報營中。適武弁捕盜回營。即帶用餘火藥觀之。蟒未入洞。築砲轟之一擊而中。臭聞數里。

菜葉治病

王奉楚人。所居在滇之委巷中。旁有藥店楊五者。不甚通醫。畧記數方。聊以應濟。然事神最誠。一夕。夢藥王降臨曰。爾事我甚虔。即以五十金賞之。而醒。後因天寒。應大室。姻席歸。以深夜睡醒。喉忽疼痛。滿口起泡。渴甚思飲。急尋買漿之家。時當半夜。家家閉戶。只有菜傭。尚未關門。搗菜汁飲之。次早霍然。數日。忽有富室獨子。偶患喉症。延請名醫。治之無效。粘帖於門。能治好兒病者。願以五十金為謝。楊五見之。揭帖進視。囑以菜葉搗爛。以汁飲之。應手而愈。富人餽五十鎰之外。又設宴而謝。醫術遂行。諺有之曰。趁我十年運。有病早來醫。其斯之謂與。

裁縫做褲

粵西有本地裁縫。忘其姓名。一長隨姓鄒者。攜布二丈餘。喚令做褲。囑曰。儘布裁做。多則還我。裁縫誤會其言。將布縫成大褲。越日送來。鄒視之大笑曰。是褲乃四大金。

剛所着也。令賂之。裁縫曰：我奉爾命，照布裁做，並無尺寸落為私己。鄒怒極，盛罵而裁縫對天立誓明心。衆見裁縫如此愚昧，勸鄒認作晦氣，以止其事。本官聞之，大罵鄒曰：汝寧不知土人之愚，而令其成衣乎？我衙署向來嚴肅，今以小事而紛爭若此，成何體統！立即驅逐。鄒見官怒，挽衆同事求之得免。次日，裁縫來索工價，鄒懼拂怒於官，與銀一錢二分。詎知裁縫大不悅，曰：如許大褲，費我幾日工夫，工銀必加兩倍，方可銷賬。鄒雖氣極，所礙者官，只得勉受其訛詐而已。

下蠱

廣西近安南之區，家多畜蠱，入其室，無灰塵蛛網者，即是有蠱之家。其類不一，有魚蝦之蠱，有牛皮之蠱，有蛇蠱，布蠱，狗蠱，蛤蟆蠱，難以備載。予於太平府，見一友在鹽準中，性情耿直，與人一言不合，則唾罵之。土人以此啣恨，遂下蠱焉。一日，友腹忽疼，遂以薑湯飲之，痛稍緩。次日，覺臍旁有硬塊，隱隱作痛，認為癩瘕，醫治不效。形容憔悴，日加痿頹，而硬塊漸腫若瘡，粘以膏藥，亦不見銷。一夕，塊裂，跌出小狗一隻，約二寸大，在地奔走，狂吠半時，狗死而友斃矣。又有友在武緣署中，一紳衿請宴，酒闌入散，回至中途，見本地素相熟識者，攔住曰：先生被人下蠱矣。身邊取藥數粒，囑令回

罌。即用水吞之。友如其囑。至夜分。腹內雷鳴。適時洞下。燭之。乃蝦數百枚。跳躍皆生。又有宣化縣一友。寄寓銀絲巷。鄰有一婦。自鄉間來。其貌甚醜。其口甚利。友惡而詬。讒之。婦恨下蠱。友亦時常腹痛。似有硬塊。久而大腫。裂出蛇首二三寸。友即嚇癡。臥牀三日而卒。後聞此婦用剃刀自割足底。流血而死。是乃惡報。吾勸世之遊客謀養家者。總以寬厚和平為主。莫欺其愚也。而辱之。莫恃有勢也。以凌之物。極必反。舉世皆然矣。

羅誠

貴州清鎮縣。離城二十里。山高路狹。峰巒蜿蜒。兩山夾溪。溪濶二里許。土人以竹筏濟人。溪有沙洲。圓浮如荷葉。環洲皆石。洲有高低起復。水有深淺順逆。邑人張姓。新喪父。不知洲中有葬穴。所延堪輿。亦咸以為浮沙。有何風水可尋。於是日在山訪尋。總未得地。一日。忽有老叟羅誠來謁。曰。去此不遠。當有真穴。為君指點之。然不利於己。損吾眸子。吾衰矣。他日。願君養贍終身也。張喜許之。便與偕詣洲上。指穴而葬。張見左右前後。照應相若。即憑葬焉。葬後。誠果失明。逾年。張之父子聯第。出為縣令。攜眷屬去。只留幼子經理家務。頓忘前約。且以誠瞽目為廢人。使碾米舂穀。下倫僕隸。

誠方悔前之待人過好。然事已如此。隱忍不言。如是。又數年。一日。悶坐門前。忽有人拍肩耳語。移時而去。次日。張之門。有一堪輿周安。來請觀祖塋。幼子引至洲上。先為詳視。曰。此魚跳穴也。惜少龍門。須建長平橋。培補風水。方出鼎甲耳。幼子遂致書於父兄。陳其始末。不數月。而橋成。羅誠雙目光明如平昔。瞭然無患。從此張姓家落出仕者。亦緣事錫職。是洲當時水大不淹。水小岸不見高。自成橋後。常逢春水驟漲。即為淹沒。誠後不別而去。有人途遇同周安在江西。為人行山。相告曰。吾等幼時。均師事異人。凡與人指地。若畏基穴妨身。則必迂枉避就。今誠以小過。獲罪於師。師遣下山。臨行。謂予曰。羅誠獲譴。尚輕。限滿日。爾其救之。張之祖塋。乃鯁魚上灘穴也。橋為魚網。不死何為。張刻待吾友。吾奉師命。是以破風水而救之。言畢。逕去。夫誠以不試人之心迹。而即以坦履將之者。此之謂不識人。故天加以瞽。張以計取誠之精術。而反以仇寇報之者。此之謂非人類。故天使以敗。然昧於明者。心本無他。光終可復。刻於心者。天良已絕。孽無可回。嗟乎。世之有挾而求者。往往於事未成之先。飽言蜜款。雖吮癰舐痔。亦願為之。迨至已得之後。變色厲聲。雖箠食豆羹。猶許語之。卒至公道在人。暗施破計。此亦天道之昭彰也。吾特書其事。以醒當世焉。

三橋夢

古有蝴蝶邯鄲黃粱南柯四夢。近時又有紅樓夢。人生何事非夢。何必以五夢為奇。而贅以記之也。吾鄉士人王仲懋。又有三橋夢。篇幅甚繁。成之而未付剞劂。不能記憶。予記其大畧云。仲懋乾隆年間。赴試不售。掃興還家。路過三橋。宿於茆店。房西一帶。皆及肩土牆。牆以外。秋草滿地。霜葉盈階。牕前有老桑一株。仲懋對之。悒鬱無聊。沽酒消遣。飲至半酣。酒闌身倦。就黑甜而濃睡。馬思欲遍走天下。以圖進取。於是卷裝出門。南走吳越。北至瀟湘。所至之地。悉如陳文子之言。去而違之。乃駕十丈舟。撐百幅帆。決意泛海。乘風破浪。長嘯開襟。曰。今而後。東西南北。惟我所適矣。須臾。過大西洋。登鷁頭視之。一望無涯。曰。今知天地之大也。睫眼間。又過大弱水洋。水勢洶湧。羊角當舟。滯而不行。白沫倒灑。衣皆盡濕。舟人大恐。予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聽之而已矣。遙見兩大峯。舟子曰。幸有靠矣。併力假風駛去。見山有巨洞。高聳如橋。下流若沸。心疑架壘為梁也。急阻之以避其患。口未止而舟已近矣。適有舟自洞中出。問曰。欲保無虞。須向洞行。即依言而進。深里閉悶。瞻天無際。乞光無由。晰晰熒熒。纔見面目。寒氣逼人。毛髮豎立。但聞蒿聲丁丁。泉聲汨汨。無晝無夜。

醒而睡。睡而醒。饑而食。食而饑。不知晦朔在於何時。及達洞外。問知匝月有餘矣。行未幾時。陡起颶風。掀翻傾側。飄至一山。石級層層。似有人居。停帆覓食。人皆上岸。仲懋亦捷足而登。曰。居水已久。登一曠土。便生樂趣。信步尋躅。圖暢鄙懷。忽見黃髮黑齒。深目曲鼻。奇形怪狀。已心驚膽怯矣。又見虎頭人身。長二丈餘。赤髮直豎。眼突如卵。綠光爛電。鼻懸如膽。口大齊耳。唇若丹砂。齒參唇外。利似刀鋸。腰繫豹皮。視手足皆藍。聲音如梟。見人捲唇而笑。圍而擒之。劈而食之。仲懋急趨山洞。從匿旁出。疾趨歸舟。舟子上蓬瞭望。上岸之人已狼藉殆盡。大驚曰。此乃夜叉國界也。漂乎不可久留。急起風蓬。而夜叉已至。幸風利不及而止。歷過海外諸國。飄至祇樹國。舍舟登陸。時值深秋。燕巢深林。雞棲高樹。一路荒涼之景。方知天下之大。無所不有。行路之難。豈僅蜀道。獨行數日。方至國門。入其城。見憧憧往來者。衣多單絃。見我相覓文物。冠服不同。凝眸而視。又有冠高冠衣寬褐者。問曰。子非吾邦之人也。胡為乎來哉。曰。中朝人士。航海失風。飄流至此。其人曰。吾國六十年一試。今值開科取士之期。不論東西南北之人。能七步成章者。俱可應試。子之來。真如王子安之過滕王閣。一賦壓席。殆有神助。誠有福也。可去報名。仲懋然之。至期。國王親臨考院。士子如雲。扁門面試。

俄而出題。賦得百川赴巨海。得收字。五言六韻。仲懋作詩云。浩渺長川赴。滔滔巨海收。注馬寧或滿。逝者幾曾休。脉絡難分派。朝宗總舊遊。惟虛能翕受。不約自同流。萬里趨蛟室。千波滙蜃樓。會將天壘水。直入蜃人舟。國王見此詩。擊節贊賞。又出對曰。三塔橋頭三塔水。仲懋應聲對曰。六洲山下六洲花。王大喜曰。真天才也。得此大器。吾國有幸矣。遂親點狀。元授為內閣學士。勅林西侯高祥有女。螭蟻年已及笄。美如玉屏。招之為壻。國王錫以緞錦袍。玉如意。鳳冠鸞釵。雲裳霞珮。並吉迎親。重重儀仗。節節音樂。宮花簇簇。朱幘鑲鑲。街必懸燈。巷必結綵。士女兒童。觀之者擁街塞巷。仲懋揚鞭於馬上。螭蟻拭淚於輿中。登門揭彩。羨桃李之爭妍。入閣輕鞭。歎芙蓉之減色。屏開孔雀。壁映玻璃。銀燭分燃。玉卮交飲。月移花影。步步金蓮。笑剔銀缸。纖纖玉手。翻鴛鴦之被。登雲雨之臺。決意綢繆。已忘朝覲。一日宣旨。召仲懋進見。國王曰。祇樹楠小。逼近紅毛。民知耕耘以為家。士識禮讓以為國。雖有三墳五典。不能窮究。精微卿乃中朝偉傑。當為我振興文教。仲懋曰。三墳五典。已遭秦始皇燬之久矣。國王曰。秦所焚者。乃內地所存之書。未曾燒我國。命崇文閣大臣。檢交仲懋。賞回閱之。曰。洋洋乎五帝三皇之遺模也。遂日夜鑽研。旁批直註。三月乃成。進呈。頒

行國中。即命仲懋出使觀風。前之以對出題者。改為策論詩之外。加以表判。初試之時。士不知法。仲懋自作數篇。令士庶揣摩。則倣文風盡革。士子歡騰。試畢。改三邊總制。在任五年。臥治無事。時有右丞相出缺。王乃枚卜。特選仲懋。召回大拜供職。忽報西蠃國入寇。分紅白黑黃四隊。兵馬數千。潮湧而來。侵犯邊關。官兵莫能當。眾皆駭然。惟有堅壁守壘。兩關卽度花騰。飛章入告。王命仲懋計議軍機。仲懋曰。相地度宜。隨機應變。加封征西大將軍。柘林侯。尅日出師。仲懋亟下庚牌。難安丙枕。星馳至彼。探賊營曰。此必效田單火燎平原之法。方能取勝。遂命各兵採樵堆薪。塞其要隘。用牛萬匹。尾繫乾葛。沸油漬之。一時齊燃。縱之使去。光燄燭天。敵皆驚潰。棄甲遺兵而走。仲懋又命各隘。盡燒堆薪。絕其歸路。賊兵盡化為灰。仲懋飛以報捷。撫慰居民。班凱還朝。晉爵柯南公。寵盛一時。侍妾十餘人。歌妓數十人。食豐履厚。竟以郭令公自許。嗣與左丞相黑翼。意見不合。凡議政事。恒與睚眦。乃奏柯南公威權太重。請暫罷兵權。以抑其志。由是仲懋事簡。心閒。得買附郭曠土。創蓋第宅。經之營之。不日成之。此處土產。有人參。葉色紅紫。而微黃。食之益壽。又出自然錦布。不織而成。用以遮陽。鋪地。食必珍錯。宴必歌妓。優游林下。侈奢極矣。忽見場外黑花野牛數十羣。甚為肥

壯使人圍之用以犁田。又有荒山。夏土。教人力耕火耨。開闢成田。連綿千頃。深得林泉之樂。忽門外閤傳。郊外來一妖異之獸。身長十丈。頭如山岳。口潤耳長。所蓄之牛。盡遭啖食。管牲之人。無法可治。仲懋心急。而醒豁。時而視。日已臨牕矣。出見卧牀。正對牕前古槩也。上有土彈數。泥窪六穴。啣桑蠟蟲數十枚。舊蟻封一坵。根下有蛻。蛻殼十餘枚。旁有小豕。睡眠草中。仲懋吁嗟噫嘻久之。午雞鳴。晝。大笑而去。

鬼宅

粵東有一客舍。軒昂敞朗。扃閉多年。有順德士人。喜其僻靜。賃而居焉。適故友來訪。時已起燈。呼童煮茗。款坐談心。逾時而茶不至。主人覩客之容。似有驚疑。遽起告別。固留不得。送之出門。回視燈已滅矣。入厨呼童。見童猶添薪。曰子纔汲水烹茶乎。童對曰。一堆之薪。焚將盡。而湯無沸聲。非貪懶。乃奇事也。曰客已去矣。且停烹。點火而燃。廳燈俄見跋綠。焚青。不覺毛骨竦然。退至書室。正欲推門。忽聞內有人拍案厲聲曰。吾作客數十年。為人排難解紛。世所敬服。一旦殂於暴病。事有未了。難以歸家。故延居於此。吾喜靜而不許人入。人亦畏吾靈而不敢入。爾何膽大如斯乎。當速去。否。則恐不利於爾矣。士人揖而祝曰。人鬼殊途。幽明一致。固難踈躭。吾賃此房。初不虞。

君之止於斯也。當易宅而讓之。然須緩日。請與君約。月以為期。辭分一室。灑掃精潔。設祭安神。旦夕奠酒焚香。日至時。即拜辭矣。鬼笑曰。言亦近理。遂寂然。士人乃另尋館。依期而去。後有太守某聞之。氣粗膽壯。喜其賃價之廉。曰。彼福薄者。不能鎮邪。吾以堂堂太守。何懼此鬼。即有鬼見我。亦當退避三舍。昔者范文正公作無鬼論。心疑即鬼。胸坦則無。古人豈欺我哉。吾何畏此而不居之。時有食客在坐。諫曰。天下理之所無。恒為事之所有。城廂內外。瓦屋鱗鱗。何恃威氣。與鬼物爭此一室乎。太守不從。遷居三日。漸出妖魔。眷屬相繼而病。僕隸兒童。如見其人。偶聞其聲。太守雖不遇害。而闔室不寧。不得已而他徙焉。至今空房隙院。蓬蒿鋪徑。燕雀栖梁。竟成廢宅。古人云。高明之家。鬼瞰其室。語誠然也。

薛長隨

長隨薛姓。杭州人也。專走巨門。跟隨闕部。財如泉湧。至京都。遇一寧波生員。周姓。學問頗為當道。器重而性高氣傲。得交甚寡。落魄都門。薛憐之。招與同寓。言語投機。許其捐一微員。未幾。薛出京南走。帶周同行。至蘇。薛年過五十。因以無後而納妾圖嗣。化銀千兩。有奇。娶一年甫成人。能琴棋書畫。吟詩彈唱。女子愛之甚。而為之置簪環。

服飾又化銀二三十兩。一日有友邀薛飲。因周同在。亦並邀焉。周雖帶邀。而究係讀書之子。尊坐首席。弟主人之心。所重者原在於薛。不在於周。似有輕視之意。周見主人於薛之前。分外熱鬧。忿而自思。臥碑中人。反不如目不識丁之長隨。得擁厚賞而任意奢華。到處逢迎。何天道之難憑也。席散歸。夜闌人靜。舉筆作不平論。以抒鬱勃。又慮人見招怨。在燈下燒之。登牀就枕。夢城隍傳去。諭曰。窮通得喪。自有定數。子雖貧。安閒過日。並無風波。即子之幸也。至某月某日。汝到靈隱寺看榜。便知端的。後薛攜妾返杭。周亦同往。仍居於薛。候城隍所指之日。至靈隱適中丞設席在寺。宴新科狀元。扈從守門不得入。周思榜懸山門之外。吾即在路亭候之。見有永帶小枷。身負鐵鎗。頭拖石礮。見衣錦繡而討賞者。有無手無足。裸體睡於沙場。大喊求乞者。有雙目俱瞽。跪求布施者。並不見有榜出。至晚進城。隨行隨恐。城隍豈欺我哉。何言之不驗也。是夜睡去。又夢神傳去。並傳薛至。又諭曰。子見彼居一二品之官。與中狀元之士。因其謹言慎行。別無他過。而且數世積德。故能如此。彼帶枷負鎗拖石之徒。乃近日惡報。能改悔自新。猶可望宥。其脫手足瞽雙目。呼寒號饑者。乃前生之孽。永不與赦。此即榜也。子心可平矣。神呼薛曰。子之不善。已交王小嬌矣。汝早。周以夜夢告薛。

薛曰。吾亦同此夢也。嗣後當刻刻留心。於是贈周銀二百。送之歸。凡姓王者。盡與絕交。而且閉門不出。日對鑑。妾以取樂。妾欲建造花園。十倍其價。構售鄰房。以成方圓。毀屋築基。疏泉壘石。仿山象洞。綺閣層樓。綠沼碧亭。雕欄畫檻。丹堊藻飾。植木栽花。工成日。帶妾遊玩。妾曰。此亭不美。薛即如妾之心。而改造之。妾曰。此間少臺閣。薛即呈樣添建之。十易十修。剩資已化大半。妾有厥疾。進以參。乃甦。月或一發。或再發。藥不驗。惟參乃驗。薛愛之甚。不惜重價。而貯參。且無乎不遂。其欲不數年而資竭矣。薛乃長吁短歎。恒記夢中神言。不敢服役於人。偶問妾有何名。對曰。幼時名小嬌。問其姓。曰。氏本王女。貧鬻於李。得價百鎰。今李以妾而得千金。薛曰。神言已應矣。吾無好日也。書啟於周。遂懺懺而病。賣房易宅。適年而死。妾典質收殮。周在家設帳。頗為安適。聞之。趕至杭。與之安葬。曰。今知天道之公。而神鑒在茲也。吾知安命矣。後妾失依。而復歸蘇。竟抱琵琶。取樂過日。焉夫人之生也。為虛死則為實。故始而視人。以隸之子。極欲窮奢。反勝於杏壇之友。似乎天道難憑。迨其末也。烟霧消而邱壑見。浮華去而樸真還。涇渭分明。方知天道不爽。古云。蓋棺論定。此聖人之所以不怨天。不尤人也。

朱翁

朱翁名國桂。號丹園。鄞邑原膳生也。以教讀起家。擁資百萬。乾隆十六年。歲大饑。翁自設厰以賑。其救生靈不下萬計。是年。鬻人一宅。仍賃之居。不納租金。翁亦不索。或問其故。翁曰。彼之破家。實由於饑。與愛華妄奢者懸殊。吾非豔具房而鬻之也。原以療其生也。雖無租。尚有房。聽之而已。越五年。若人退房於翁。往視之。僅存椽與瓦矣。翁亦不怒。其僕曰。既負租銀。又毀廳壁。情亦可惡。翁曰。生米難食。拆室為炊。苦亦極矣。彼肯讓之。尚不肯於情理。怨之而已。翁乃鳩工。盡拆而歸。拆之日。翁在門首坐而倦。耳聞人曰。此老正睡。可攝魂去。以索其食。一鬼阻曰。此財帛星中之正人君子也。攝之不得。恐惹其禍。翁即醒。入查人數。內少泥水一匠。命僕尋至廁間。橫臥於地。口吐白沫。似鬼迷狀。即昇登舟。載之歸家。翁曰。此必若家之祖宗。怨我拆房。不能崇我。而遷怒於匠也。當晚即設饋以祭之。不愈。鄞俗土風。凡有癩癩久病者。以為魂不附體。備牲延巫。到城隍廟。享神。用雄雞一。將病者衣裹於雞身。呼病人名而歸。名曰追魂。翁亦從俗。為匠追魂。命僕抱雞。一路呼匠名歸。至家。將雞放於病匠牀前。匠即起。自拊胸曰。今得回矣。因問之曰。昨有數人。詐我錢文。不允其詐。與之爭鬭。即捉胸拉

手。扯髮推背而行。過一大衙門。喝散數人。令我歸。望之不識歸路。懇其引之。若人曰。坐在東門房候之。自有人來。領爾歸也。房有狹桌。桌有抽斗。斗有竹牌一副。少么六。一張。悶坐無聊。自玩其牌。忽聽呼我名。孜孜出門。見有鳳凰。毛彩鮮明。隨着隨行。不意即回宅也。翁奇其言。又入城詣城隍廟。進東門房。果有狹卓。抽其斗。果有竹牌。檢之。只有三十一塊。視之。果少么六一塊。翁曰。匠真魂在此也。鬼神之道大矣。歸命多市楮錢。焚之于拆屋之所。而匠病脫然。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蓋所謂遠者。非遠而避之也。必其立心以正。行己以恭。不必遠鬼神。而鬼神自遠之矣。故鬼之不敢纏繞於翁者。亦由於翁之正耳。

咫聞錄卷八

清 慵訥居士著

陰陽太守

有一新選太守而之新任者由水路前進行三日而見鄰船旗上官銜與己相同此必前任回籍詢之乃亦赴新任者疑是假我之官沿途打抽豐騙財禮然見我旗彼必收旗而走胡為竟與我並行也未免膽過大矣至晚收纜灣泊一處太守持刺往拜居然邀見索看赴任部憑名姓異而任所同自思部既選我因何又放彼來寧我有他案望悞乎因問之答曰子赴子任我赴我任不必以此繫慮也由是開則同開泊則同泊夜必聚談心亦契合將次抵任若人曰子乃陽間太守我乃陰間太守吾見子之誠也是以告情於子也陽太守曰同事一方民間詐偽可蒙於陽難蒙於陰有疑事可仰指教幸哉民間可無冤獄矣未幾各有役來迎接迨筮期上任陰太守忽不見矣到晚陽太守往城隍廟拜會又邀見之其陳設布置資待伺候儼同陽署問曰吾不見公到任也曰只可我與爾見之不可令外人見也次晚回拜民見神燈而不知出入在於何處也陽太守恭迎各盡其禮後縣有謀死親夫一案死者家有

老母領養一女為媳。而女已長成。逾月即欲完姻。母有一嫡姪。業裁縫。善誘人妻。壞人名節。常來母家。防之甚嚴。裁縫亦不敢起妄念。而不端其行。適其母值父家有大事。回托鄰居妯娌。照看媳婦。適裁縫過來。一轉而去。其母是晚不回。其子宿樓上。媳宿姑房。三更時。聞有人扣門。其子起而開之。被一人棍打死。其妻聞聲起而燭之。見夫身倒仆門肩。半在門內。半在門外。驚喊四鄰起視。疑日間裁縫來過。必與女有姦約也。趕其婿回告之。其母曰。吾之所防者。惟吾姪。昨吾出門。而姪來。吾子夜遭打死。情有可疑。即控之於官。官驗棍傷致死屬實。即提其媳婦與姪到案。訊之。不得真情。畧加其刑。二人即認有姦。而於通姦情形。究有未確。連訊十餘堂。案多疑竇。將近一月。幕友曰。此案必須通報。再延處分不少。官曰。我亦作此想矣。當晚友叙詳稿。尚未成就。坐而假寐。俄若倦起。忽見一男一女。站立於前。似有哀泣之狀。一驚而醒。醒則尚有恍惚之形也。友意搖動。曰。若以姦辨。必有冤抑。若再延挨。東人難免處分。躊躇未決。心緒不寧。呼童煮酒銷愁。正在舉杯。時東人出來。入友房同飲。友曰。夜深人靜。何猶未寐也。東人曰。適在睡眠朦朧之間。見一男一女。淚眼跪求。吾想此案有冤。難定主見。是以出來。友曰。吾夢亦如是也。故借酒銷愁。東人曰。明日吾當傳媪婆。探其

紅而辨女之處不處則案之寃不寃定矣先生請緩敘詳稿次日驗果處女男女哀哭官亦淚下謂幕友曰吾寧去此官而不辨此寃案以陷無辜也子為我作稿稟請另委賢員訊辦府接其稟晚謁城隍曰某屬有一疑案請查之城隍曰吾已知之矣此案乃賊毆死非由姦也四路查訪半月獲犯破案矣府即修書飭縣訪查縣乃着親信家僕帶役改裝四路察訪自亦下鄉訪之其一少年家僮能說土音行至某村進小巷歇足坐於佛前蒲團上聞間壁房內有人言語起而細聽其人說此案縣已詳出可安心矣若未詳某等當避開為妙家僮即出巷密招所帶差役獲以帶回其案即破而定又有某縣殺卑幼圖賴人一案其人與鄰居有隙思欲報復見媳在水缸汲水以手向後擡之其媳翻入水缸殞命誣為鄰居推入身死以一年輕少子為証縣以命案為重見有証供即以鄰居擬抵招解到府訊之極口呼寃府提全案人証質訊少年一口供是眼見鄰居致死是子年未成人不便加刑以刑嚇之不畏喚進入署以食騙之亦不吐實情太守又請於城隍次晚赴廟訊之城隍令將大堂之鐘暗以煤塗黑其裏訊之丰堂命統案人証將手懸入鐘內昨晚神已吩咐能將殺人名字寫在掌上不許將手按鐘裏而死者之氣懼神寫字手掀鐘裏逾時過來伸手

而視衆皆白而死者之翁獨黑。太守曰：是爾殺媳圖賴人也。案即誣服。自後各州縣疑案不少。賴城隍以決者十餘起。太守大得聲名。一夕，城隍過太守，面帶愁容。太守問之曰：訴之是洩天機，祕之是寡朋情。太守再三問之。城隍曰：令堂命在劫內，想是前生之過。太守跪而求救。城隍曰：吾已躊躇多日，並無他法，須多購美食錦衣，孝敬令堂，使之用盡命中之祿，得早遊仙也。太守遵言，日獻威饌。逾月而母死矣。城隍曰：令堂免劫矣。逾月雷雨交作。至五更，雷將城隍神像擊開，吁為友母之劫，而設法以移之。乃移其劫於己之身，是神也。何待友則靈，而自處則昧也。蓋是非曲直之間，難差毫釐矣。

陰陽地

浙鄞文淵，前明大學士也。住居府城，其祖某翁，壯年時下距城八十里之小溪山會友。次早還家，有山民私與船戶約，趁船而來。到門時，街燈已起矣。山民欲寄宿于船，船戶不知，癡立岸上，翁憐其山僻，孤民詢無親友在城，止之宿，食以飯。山民黎明而起，正城民熟睡之候也。欲謝主而走，候之已久，主人不出，自思昨晚宿而食，心已不安。茲晨不可再在此過早也。遂出門，進飯肆食之，再來作謝。誰知轉回，忘其門戶，又

未通姓名。無人可問。往來上下三四次。不得其門而入。翁起告僕曰。山民即與之。餽路遠可使早歸。僕登樓而望。不見山民。主人曰。已去矣。翁上樓視。睡處枕旁有一布。包啟而視之。白銀百兩。納糧單一紙。曰。此必小溪地保。承催錢糧。進縣完納也。今遺在此。苦人焉能賠之。當買舟送去。以解其結。其僕曰。不知若人姓名。送歸何處。主人曰。糧單內載有都圖。到此即知地保之名也。又思悞糧違公。必受官責。即進縣照單。為之代納。得有糧照。即上船飛駛而去。更後上岸。詢之村中。問得其名。及其住處。逕至其門。但聞號咷不輟。叩門而問之。其妻曰。吾夫上城完糧。忘銀于止宿之家。因貧而充役。不能賠此重銀。畏禍懸梁。幸已救生。翁曰。汝夫昨夜宿在寒舍。吾為此特來送還爾。地保聞之。出而叩謝。翁出糧照曰。路途遙遠。代完以省往返。地保益感其情。命妻子同出叩謝。因通姓名。殺雞為黍而食之。自此山民進城。必到翁家時饋山鄉土儀。數年。山民歇役。亦不來翁家矣。後翁年邁。擇地為身後計。延堪輿。串夷載路。度其陰陽。尋至小溪某山。師稱佳城。翁見山下有種植者。往之。指山而問曰。誰氏之業。可與售否。若人曰。長者乃某處之某翁乎。翁曰。子何以知之。曰。吾即遺銀在府之地保也。翁曰。爾之老何如此之速也。山民曰。賴翁之恩。值役三年。頗堪自依農業。不

進城已近二十年矣。雖少過尊府。而戀念之忱。未嘗稍息。今何幸而又得瞻慈顏也。請至茅舍。暫為小憩。既愛是地。亦易商量。翁見門景不同。曰。子已富有乎。曰。可無慮。饑饉矣。告妻子曰。救命之翁。復到吾家。即治飯。翁曰。爾為我籌地。已感深情。豈可作擾。山民曰。食此飯。即有此地。不食則無。翁然之。食畢。山民曰。是山乃我新置之產。檢券揖而送之。以報昔時之恩。翁曰。吾乃有錢之家。豈肯葬無錢之地。以博人笑。翁看契價銀十六兩。即照數與之。曰。我家離此過遙。將來造葬。統煩襄成。得意而回。後鳩工購料。悉藉山民。就近經理。所省甚巨。至嘉靖時。文淵顯達。實出此地而來也。野史氏曰。無心為善。乃是真善。觀若翁之待山民。可知之矣。當其遺銀也。不遣送以還之。不書字以招之。必欲親至其家。又必待為完糧。是真樂于為善也。其初何嘗望報。迨後偶然會合。不過圖一安土。又何嘗以和羹期許。誰知天鑒其善之真。而報以大顯。則後之視翁者。體念前事。全其性命。解其危結。一善足底萬善也。即此可為富不仁者戒。亦可教人以改惡從善焉。

嫌貧害塔

謝芳津。蘇州常熟庠生也。具玲瓏之筆。操決斷之才。凡有冤抑難伸。倒懸莫解者。投

而求之。一詞入庭。即能脫茲羅網。其或心起訛詐。即事生情。出人意表。甚至層樓海市。平地風波。能使假者認而為真。曲者變而為直。四鄉土民。咸推尊而畏懼之。名曰老九官府幕友。亦慕其名。然救人多而害人少。以故官不加法。邑中有徐姓者。富如石崇。惡並元載。家有慧女。已許字。婿家亦是華胄。股門迨後。漸替彫零。竟成華門圭竇。女已長大。迎娶鮮資。徐心鬱結。曰。吾之愛女。驕養已久。今嫁黔婁。竊恐清苦難熬也。我。在不至時受饑餓。我死將何以堪。意圖退婚。婿家未必肯依。此言一出。倘被告發。官見我富。必遭訛詐。且吾平日素有聲名。行此無顏之事。將何以復立人世乎。于是交結亡命之徒。計議毒害。絕婿性命。即可全女大事也。布計已定。一日傍晚。遣人邀婿至家。商酌迎娶。其婿以為岳之美意。欣然而來。見即逼其速日迎娶。婿曰。家無擔石。結褵非易。當竭力籌備。以副嘉命。望賜寬期。正說之間。時已三更。忽有數人扛出衣箱金銀服物。將婿抱住。用煤塗成李逵之臉。劈破大門。喊醒鄰居。投鳴地保。網送到官。証為黑夜搶劫。官問之。其婿供出實情。亡命之徒。羣皆挺身硬質。以致官無主意。暫行收禁。徐懼此計不成。反遭大禍。挽人行賄。其人曰。天下從無賄而辨盜之事。賄之更起官疑矣。徐乃賄通臧獲幕友。竟欲以莫須有三字。煉成冤獄。其女與漁

婦最相契合。進探之見女形容顛顛鬱鬱不樂。問之。女曰。吾與某既訂偕老之盟。未舒伉儷之情。今以此而身罹大辟。不救。是背夫也。救之。是叛父也。奈何。言未已而淚如雨下。漁婦曰。救之為是。此間有一謝秀才。主見最高。相離不遠。一宵可到。與之商之。彼必能救夫以全父也。今晚乘無人知覺。我將漁船放至後門。送往謝莊。如何。其女然之。夜深人靜。女潛出候。漁舟適至。登即飛駛。至黎明。漁婦扶女上岸。同叩謝門。入而訴之。謝曰。以女控父。是叛逆也。吾不能挽此大案矣。女跪于地。痛哭求救。謝巡簷繞屋數回而定。呼女起曰。寫一詞與女。投之于官。可兩全也。即轉至縣投之。官閱詞。拍案曰。爾父竟如此之橫逆也乎。女曰。愛女過切耳。官曰。爾乃護夫背父也。女曰。妾尚未離父母恩養也。官默然。復閱至詞尾。有不告害夫。告則害父。不可告不得。不告四語。曰。此詞乃情真理確也。即傳其父等訊之。得實。將徐唾罵。薄責。罰銀三千兩。賞之于婿。當堂完姻。黨惡等各枷杖完案。其斷語云。禮重婚姻。律嚴謀害。女雖過愛。難違海誓。山盟。婿或極貧。奚厭筆瓢。陋巷。茲某嫌婿貧窶。而設陷阱。惡過綠林。幸女識夫仁義。而首窮奇。貞如霜柏。一詞剖案。四語動情。得辨公治之羊。始認昭吳之虎。罰銀充賞。婿家可免飢寒。完娶于歸。女心亦得安逸。若按情而定。斷應科誣死未決之

條幸代首以從寬聊治得相容隱之罪徐某簿責三十板聽糾棍徒各與重杖枷示此判女與塔團聚歸家即遣漁婦過飲送銀五十兩以報一夜舟行之恩其夫至謝莊饋銀百兩以報一詞救命之德蘇郡喧傳一時有水調歌頭一闕云燕燕差池羽鷓鷃比翼飛鸞書相訂一許終身難改移忽馬閭門掛席公子袍敝雲翻雨覆悔佳期退婚猶愛臉圖命又誰知獻惡計毒心起王法虛塗面栽脏命自除幸生貞女識義恰好漁婦勸起一席清風到謝居辨此莫須有罰銀完聚歸又有孺子歌曰嫁女兮須擇壻莫擇其家富難久恃才堪誇成六禮兮難改適安命為佳胡為乎嫌其貧兮欲折劫縱然愛女情深何妨以女作子分資與其奢設計害命自生禍孽萌并父心毒女貞嘉正毒能破吮人邪幸遇好官全夫全父剖斷情明理不差罰銀三千兩當堂拜燭成其嘉徐老吁嗟滿城喧嘩多情桃李夕陽斜

海鯀魚

渤海有魚厥名曰鯀。鯀之大不知其幾千丈也。逆而來。水擊數十里。怒而去。潮吸數十丈。雖孟賁之勇。戴宗之捷。不能抵一尾之搖。况欲擒而剝其肉。以作螭膏之燭乎。然巧莫如人。猶有不知其海之濶。魚之大。能使其力之疲。死之速者。粵東平海。乃出

洋之口。鰈有時至。予曰。浩浩淼淼。淵淵穆穆。者海也。其來也無形。其去也無踪。者鰈也。從何以窺。客曰。予不知。夫沿瀆海若。靈于內地。神祇乎。當春夏之交。漁民蜩集於廟。焚香禱祝。擲筮而知其來。又必筮卜可捕。以為神之許也。則捕之。於是集漁艇數百。一艇選識水性。熟水境。習鏢法者。數人。駕以快漿。備以鐵鏢。鏢有眼。穿以繩。而繫之於艇。船必陳柳木柳。以待鰈來。蓋天生一物。必有一制。鰈之所忌者。柳也。又使善觀海色者。數人。登山而望。見海面百餘里外。憑空突起高阜。白浪輕浮于上。墨雲鋪映于下。水勢滔滔。潮聲隱隱。知是鰈來。爆竹為號。舟人賈勇而待。數刻間。揚馨鼓鬣。波湧如山。譬猶千軍萬馬。飛騰而至。口噴水沫。光天化日之下。倒灑大雨。非特艇中。人衣髮盡濕。即岸上人亦濕透衣襟矣。但聞羣擊柳柳聲。滿於海。鰈遂勢蹲而尾垂下。艇人齊心盡力。搖漿飛水以迎之。鰈近艇。鐵鏢齊放。鰈負痛疾捲而去。漁艇漁子。具隨鰈勢。捲匿波中。舟皆不見。須臾。一舟昂首而起。各舟亦漸次起矣。一漁人拭臉而出。各漁人亦次第出沒矣。登舟各收鏢繩。得鏢而嗅。其氣腥。則已中。鰈可得也。蓋鰈皮損則鹹水入之必死。歇息間。又見鰈來。亦復如是。法以禦之。三近三旋。而鰈已死矣。漁人復以數十鐵鈎。挽札鰈身。易以數十大舟。千人負纜。繫帶近岸。但見壕黏。

為數十里大山。以塞海口。不知鯨之身。乃千萬蟻黏之也。民取其蟻。而見鯨之形。口寬十丈。頷下有鬚。宛如平條牛尾。外有微皮。而內有軟骨。漁人以丈餘杉木。撐開其口。腥臊之氣難聞。深黑如洞。携大燈照燭。懸於喙。雲梯置於喉。即由喉門進。而割取脂膏。百餘人。以蒜塞鼻。盡入其腹。割劃不輟。月餘乃盡。一鯨可得膏油十餘萬觔。先躋公堂。而後瓜分之。其肉任人割取作羹。脊骨可為臼。問之漁人。曰。鯨既受鏢傷。寧不畏而復來乎。漁人曰。以此制魚。他魚受驚而去。不復來。惟鯨魚可能以此捕之。蓋鯨為海患。已獲罪於天矣。天遣之使來。以制其身。故雖受傷。而猶來。是亦數之不可逃也。或曰。事近於誕。難令人人而信之。可不必載。不知凡由平海而來者。咸曰。捕之時。必請如海而觀。子之文情形。殆合。非亡而為有之海談也。書之。亦見天地之大。無所不有。可以開坐井觀天者之胸眼也。

徐兄李弟

昔有異姓二人。約為兄弟。一姓徐。有子。業為經紀。一姓李。無子。勤於讀書。道雖不同。心甚契合。遂訂金蘭之交。誓死生之盟。即以姓為名。一稱徐兄。一稱李弟。朝夕往還。無分彼此。內外亦無間言。一日。徐謂李曰。聞吳中絲價甚平。意欲往販。而獲利。稍

為潤家。吾將托妻子於弟。李諾之。去未幾時。妻子相繼病歿。年餘。徐歸。李見衣裳垢敝。形容憔悴。面目黧黑。李問之。泣曰。吾至洞庭湖中。遇風覆舟。同行諸人盡飽龜鼈之腹。吾得漁人相救。沿門托鉢而歸。此時枕畔無妻膝下無兒。形單影隻。將何所托。李曰。暫居弟舍。逆來之境。當以順受之。自嫂與姪去世。兄家之物。一一檢存弟處。若肯變賣。猶可收拾餘燼。背城借一。徐如其言。變湊百餘金。販藥赴荆襄。兩月而返。曰。我命不由實命。不猶耳。前次至洞庭。而遇風。此次至瀟湘。而遇盜。正在驚惶。陡起大風。觸石船裂。貨遭沉溺。人漂于岸。倩人撈物。雖獲其半。已大虧其本。命也。如斯。予亦不作出門想矣。遂館於李舍。徐好飲博。李曰。兄雖一身。而無家累。飲博豈可終身。當圖良業。以為生計。忽對李曰。周友約我合夥開肆。但無米之炊。巧婦不能。弟益為我圖之。李即將田數畝。典金與之。徐得銀。欣然而出。數日不歸。問之人。方知徐將此銀償博。進完酒債。遁入遠方矣。從此李日漸貧窶。無以自給。仰屋興嗟。莫可如何。潛詣屋後山下土地廟。思欲自盡。適有客過。敬神。焚香燃燭。李躲匿神旁。坐而假寐。恍惚間。見神下座。笑而言曰。深山荒僻。乃惡獸出入之鄉。速上我樓。自有好處。醒見廟中無樓。忽悟曰。神言未必無因。雖無樓。我姑上屋。遂從牆旁古樹攀援而上。如矯揉升

木馬方升屋。忽見林下蠅蠅有聲滾滾而入。有一虎跪於神前曰：多日不食，饑餓難忍。求神賜之。神曰：翌日午刻，村西有一缺耳犛，在田芟草，爾之食也。然爾命當餓，難以食也。虎拜謝而去。又有一陣陰風，神曰：老魅何來？即有婦人聲對曰：弟子居東村山後，荆棘滿巖，巖有隘洞，僅可容身。村近何姓有一子，年十六歲，聰明狡秀，綽約如婦人女子，常近之，飲食起居亦頗適意。惟此處依山成村，近無井泉，村人遠涉他岡，汲而供飲，苦亦極矣。村中一嶺，上有峭壁，壁有小洞，確是泉脈，為片石所阻，畧施斧斤，泉流涓涓，不惟養人，亦可灌田，無人知之耳。神曰：爾道將成，不合魅人，須當謹慎。狐遂出。次日，李至某處，果有東村，遂對村人曰：近聞此村有妖，吾有善術，可與降魔。然吾渴思飲，乞賜茶以潤口。村人曰：此處汲水，往返十餘里。李曰：吾亦有術，使山有水，無須遠汲。李如狐言，至石壁之洞，運斤擊開其石，果源泉混混而出。又至山後洞中，多積柴草，燃火燠之，有黑狐笑出奔逸。村人子疾遂瘳，合村作謝，合得銀三千兩，車馬十餘輛，隨又至西村，見荒寂無人，惟街尾有古井，見一婦人左耳缺半，挈瓶出汲。李急牽婦衣，婦驚欲逃。李就抱擲於室中。村人譁然，拳棍交集。李素習少林學，隨抵隨喊曰：我乃救此婦也，幸勿亂毆。衆皆住手。李即以昨夜神言告之，旋聞虎聲繞村。

三巡而行。婦在家中。聞其號聲。彷彿似牡猪音。遺穢滿地。逾時復還。為人聲。適婦夫歸家。衆告其事。夫婦拜謝。飲酒而去。次年。李入都。應試中。選出為縣令。方到任。赴鄉查勘邊溢。忽見道旁一人。拱立於前。視之。乃徐也。遂下車。邀至署中。歷訴前後之事。欵飲數月。贈以銀。令其回里。徐辭後。思弟之言。驗神之靈。亦至山下廟中祈夢。將至五更。並未有夢。遂自援樹而登廟頂。忽驚腥風陣陣而來。聞神曰。妖狐斑子。何處相約而來耶。狐對曰。弟子前次拜謁而去。次日即有人至村。將泉脈透出。汲飲甚便。弟遭火厄。幾為燻斃。虎曰。公命食缺耳猪。為人救去。幾為所擒。茲山中有生人氣。神不之應。狐與虎共尋之。虎則四處瞭尋。狐則上樹而視。見徐仰卧廟頂。推墮石階。虎大吼嚼而食之。後徐托夢於李曰。予生前作孽。不踐盟言。已為惡獸所傷。哭泣而去。李驚而寤。至退歸林下。設饌招魂。以奠之。此事予童時聞諸人言。雖近於誕。然誠偽之分。善惡之報。昭昭不爽。亦可為嗜友騙友者戒焉。

麻瘋

兩廣多麻瘋。以其地多卑濕。天氣過暖之故也。然染此症。貽害無窮。人襲其氣。即發之。發之而生子孫。均是麻瘋。故官于城外偏僻處。設一院以收之。禁其入城。惟女瘋

可賣。而男瘋不能。嘗聞有絕色女子。鈎引少年子弟。一宿之下。其瘋即過。是女之瘋。即脫。少年再覓。不再見。是女矣。男即眉落。醫之無益。此祇可賣與外江之客。不能種于土人也。故諺有少不入廣之語。然亦有能自脫者。余在廣西時。聞蘇廣文說。伊藤縣有一富翁。麻瘋頓起。不知從何染來。恐害移子女。另于一園造屋居之。其妻子早晚送殮。已五六年矣。適子娶媳。客滿酬繁。竟忘送食。其妻忽憶夫飢。將雞一碗。命僮送去。而僮即放牀邊椅上。又以客忙。忘送其飯。其妻又憶無飯。進而視之。見椅上白糖堆積如糞。此何物也。細視之。乃蟲數萬萬。其夫濃睡。心思此必夫身之蟲。聞雞氣而出。聚食此雞。急取布掩而包裹。至院用火燒之。不逾月而夫眉復生。肉色如舊。麻瘋即退。此亦若家之有德。而能使不治之症自治之。蓋有鬼使神差存乎其間焉。夫濕熱生風。風生火。風火生蟲。理固然也。醫之者。祇知祛其風。收其濕。而不知殺其蟲。故百無一愈。今以雞而引蟲。具出。亦一善醫之法也。余故載之。

黑旋風

有朋自遠方來。見予志怪。坐而言曰。予在山西時。聞有選授沁州牧者。辭京門而至太原。將之任。次于徐溝。宿于同戈驛。解月明如晝。花陰之下。隱約似有人影。倏有倏

無笑至室中。几下有冷風起。牧以為室少居人。貓竄鼠逃。初不為異。雞鳴曉發。甫出門。見有黑旋風一團。在馬前捲土而行。日如是。至入沁州境。十字路口。牧之車馬由東南而行。黑風則由西北旋而去矣。牧異之。及接篆任事。是夜見堂外有一幼童。年約十餘歲。面目畢露。次早拜客。即有王姓攔輿。以甥在叔家生死不明來告者。牧恍然曰。是也。前之所見黑旋風。即此案之冤氣也。遂帶吏役到某村。將李宅前後圍搜。不見蹤跡。正在查訪間。黑風又旋轉於地。牧曰。爾有冤。領我去。黑風即先旋行。至一土阜而沒。時天雨雪。牧令倩工起土尺餘。見一屍身。頭已傷。肉未腐。驗明回署。方詰其實。初王姓有媵。適李生子壽。五歲而父母俱亡。叔名李三。如疑如歎。壽則依食於叔。其舅王安設館課蒙於鄉。帶壽課讀。以甥舅之誼。不議束脩。年終辭館而歸。歲歲皆然。新正壽過拜年。王將開館日期告壽。命其仍來課讀。至日壽不來。王疑壽之另從他師也。往問之。李三曰。壽有病。俟其愈。乃來。月餘。又不至館。王以壽為獨子。刻刻關心。又往問之。言語支吾。王疑之。入室尋壽。不見。跟追其故。指東畫西。盡是疑竇。於是訟之於官。爰知媵之母王氏與巫師有姦。並淫其媵。立春之日。壽從內室過。聞男女談笑聲。從花眼女牆窺之。媵與巫師裸體交歡。媵見牆外有人探望。攬衣而齟。

乃壽也。自思穢行已露，倘或壽吐其厭，將何以復立人世。乃與巫師計滅其口。密白於母。母笑曰：「是不難。」夜間詐言壽暴病，延巫師視之。揚言厲鬼作祟，必須禳解。用木盆盛水，令李三頂於頭，閉目跪于門外。告之曰：「壽病甚暴，盆水不漏，則病可治。」如盆漏水，則舉家難避禍矣。遂將壽用藍布蒙首，以鐵秤錘擊死。巫師將木盆拍水淋身，曰：「冤仇甚深，難以相救。且犯重喪，宜速痊之。」李三乃癡而無慧之人，聽其言，必依而行也。計議已定，告於叔。從之。未慮及王有甥舅之情，而控挾其隱也。牧得其情，將王氏縲首。巫師杖斃，重鞭其婦。次日亦死。答李三完案。夫人受色迷膽之至大者也。因姦殺人，計之至密者也。不有王而誰與訴冤，不有風而何從破案。隱惡天彰，洵不謬矣。

郭佳

一鎗獲一虎，兩豪猪者，郭佳也。佳本楚人，隨父貿易，遂家餘姚。貧無立錫，弋獵為生。一日，携鎗入山深處，見叢薄間有兩豪猪，思欲擊之。蛇行匍伏，至偏石下，將施火具。忽有水滴頭上，腥臊難聞。舉頭仰視，見石上蹲一斑虎，只露下頰。蓋虎欲食豪猪，涎垂下流也。佳驚悸自思：「若被虎見，命已了矣。」是欲得豪猪以嗜我口，反送身命以飽

虎腹也。今虎不殺我。我當殺虎。遂取鎗照準虎項。引火開鎗擊之。適中其頰。聞大吼一聲。虎即聳躍。從佳頭上過去。直前搏鬪豪猪。相持良久。力盡俱斃。佳奔告家人。昇至縣堂前。某為邑令。重賞之。留其虎而還。以豪猪諭曰。爾等之來獻者。專以虎為民患也。今民患已除。我心則懌。出銀賞之。以酬爾等之力。吾收此虎。以誌郭佳之勇。二豪猪當與民等烹而食之。共領野鮮之味可也。

殺兩姦婦

僧與尼同無髮也。服式亦同。日可辨而晚則難辨也。浙江黃巖縣有詐客于外。聞家妻與人姦好。收業旌里。以伺其隙。居之半年。不見所聞之姦夫來家。而女亦安靜端正。毫無佻達之氣。半信半疑。思欲試之。一日。又欲遠商。配物整裝。辭別親友而行。行之時。妻猶墮淚。甫出門。姦夫即來。飲酒開心。留與歡宿。至三更。其夫回。在房外靜聽。正在雲雨交媾之時。急敲門。其妻問是何人。不答。妻起而開門。姦夫恐有人來捉姦。隨婦同起。站在門旁候開門。而即在門後躲之。其夫持刀直入。即捉妻殺之。闖門趨進房中。而姦夫即開門跑走。夫在房尋之。不見。聽開門聲。即趨追。已不及矣。因思殺姦殺雙。今殺其一。必有罪焉。將何以解。即出大路。俟一來往人。拉進室中殺之。以作姦

夫可掩其罪。守至五更。見對河佛廟。有一僧提燈而出。過橋。逕由其門而來。即拉進室殺之。俟曙。報官驗殮。而近地居民聞殺姦。羣集觀之。見和尚兩乳突起。一人曰。從未見男有如許之大乳。啟其胸而視之。如婦乳一樣。人皆疑之。摸其禪。乃一尼姑也。衆皆駭然曰。焉有殺姦而殺兩女乎。夫聞之心急欲逃。鄰居不依。無奈自投于案。而白之。差獲姦夫。及廟中和尚。到案。究出是廟和尚。與尼姦好已久。是晚過廟宣淫。至五更放出。路過其門。致殺之。官得其實。照律治罪。完結。夫尼乃無人管顧之婦。誰殺其姦。即有好事者聞而追之。或捉住其姦。起意訛之。不知竟假手於人而殺之。真異事也。此本佛地。而污其清淨之區。神怒已極。故遣之來而斬其頭也。不然。胡為如此之巧也。吾願世之聞此者。當傳知僧與尼。使之凜然守戒焉。

醫者

醫之道精矣。微矣。奚可淺試乎哉。必其平日有絕大學問。採諸名醫之書。研求摩練。得其旨奧。庶不至殺人如麻焉。浙鄞有徐姓者。住居嬰脰湖濱。不農不儒。始依父兄以閒遊。繼有妻子而號苦。思欲養家。爰記醫方。懸牌療疾。計得蠅頭之利。人知底裏。誰肯寄之以命。冬衣敝絮。裹以棉袍。夏衣草衫。蔽以葛衫。日逐遊獵。尋病而醫。人見

其濯濯也。以僕隸下人視之。進而坐談。踞身不起。必俟一飯而後歸。一日有隔里許之姓朱者。偶觸傷寒。八日而死。徐聞之。貿貿然來入其門。其屍已移房出堂矣。徐按其胸曰。心口尚熱。可醫也。朱之家屬。以天氣炎暑。急治棺成衣。立圖殯。且知其不精于醫也。無人聽之。徐自取楮筆。書白虎湯一方。令其弟姪速檢藥石。其弟姪曰。子非華陀。能挽人於已危乎。子非純陽。能起死以復生乎。子饑難度。不如與我帮忙。同食三朝。不必以拙技嘗試也。徐曰。氣雖絕。胸尚熱。死馬還須當活馬醫之。子與我錢百枚。我往市中沽藥。能生乃汝家之福。不能生。算我假用此錢也。其弟姪厭其纏繞。與之。徐自煎自熬。以藥湯灌死者之口。竟順受而下。須臾死者手微動。而口有氣。徐曰。生矣。滿堂哀哭之聲畢。止。於是復昇至房。調治數日而愈。咸以為此神醫也。不可貌相。謝銀十兩。由是名聲大振。延者有人。徐欣欣得意曰。白虎一湯。能起死回生。况病而未死之人乎。凡遇病者就之。醫即開白虎湯與之。不及兩月。醫死者十餘人。被人拷打數次。醫道仍然不行。而朱復活二十餘年。是蓋朱之命不應死也。天遣徐以醫之。救一人而殺十餘人。亦由天遣而殺之。從知生死存亡。皆歸於命。有病者可不必醫矣。醫之者。但能醫不死之病。而不能醫不生之命矣。

失火酬神

吳地煙火相連。民居稠密。瓦屋鱗鱗。俱以木成。非若廣東之有牆無柱也。一至冬寒。風裂。天旱物枯。所慮者惟火耳。不燒則已。燒必百家。或千家。故遭回祿後。凡幸免之家。必斂銀演戲。名曰謝火安神。昔有金匱延祥鄉。歸家壩頭。毘鄰而居者。百有餘家。一時失火。焚烈其半。彼受驚而未遭火害者。均議各出分金。演戲酬神。眾皆樂從。內有一老嫗不允曰。吾以僅可容膝之居。所值無幾。火能燒我蛙房。其能燒我老陰之物乎。吾不出銀。又有一強橫少年曰。吾素不信神靈。爾等畏火。吾不畏火矣。亦不出銀。各鄰不能強以相從。聽之而已。越月。天寒。老嫗挑燈紡棉。以缶爐養火。蒸於裙下。暖氣薰薰。體暢神怡。手不釋棉而紡。忽火燄燒裙。至褲。遂立亂跳。火得風而燄起。裙褲竟燒。下身盡受火傷。號疼呼苦。月餘乃愈。而少年一夕聞某處起火。圖搶財物。直前赴場。已獲微贖。猶不足愆。復又進搶。火勢燎原。一捲而盡。少年不得出。避入後園。直豎於牆而斃。移屍殮埋。而人印在牆。儼同生形。雖洗刮殆盡。而猶不能絕其跡。是蓋以少年一身之脂膏。逼透磚內。後聞時時作祟。今建房居此者。不能安闢于暮夜焉。夫守正不阿者為神。非欲盡人而敬之也。彼人信神之靈。自必肅然起敬。彼不信

者不敬則已。何復以褻語慢之。無怪加之以禍。今即如其褻語而報應之神欲使人知天報之奇。凜乎不敢再犯焉。世之言出招尤者。當知奮然自改。即無心談笑亦當慎而出話可也。

薛之桐

臨安人。薛之桐。世居陋巷。貿易起家。售一舊宅。後有園林。綠葉扶疎。清陰蔽覆。夏月納涼。頗得佳趣。中有古桐一本。一夕。薛見桐下有古衣古貌。虬鬚雪鬢者。倚桐而立。歌曰。嶧陽靈產。淵淵深深。造物無言。至音無聲。相依為命。五柳先生。閱人成世。閱世成今。辱在泥塗。那得知音。歌罷而沒。凌晨。薛即在人歌之處。掘土尺餘。獲古琴一張。洗滌塵滓。冰紋滿面。懸之壁上。亦不知為何代物也。一日。有應試舉子。入門避雨。薛見其貌文物。邀之登堂而坐。其人見而驚歎曰。此無弦琴也。數百年靖節先生手跡。猶存。請以十金易去。薛以為破琴而得此重價也。後聞舉子遇識者。竟得十倍其價。第不知落于何氏之手也。

貞節婦

河北貞節婦者。李宦家僕鄭姓之女也。年十一二時。已知自重。主家召令服役。似怒

而歸。且堅執不往。父母雖撻之流血而終不從。主人憐其志之高而聽之。十四五時許。字於同伴劉姓之子。未迎娶。而劉子已匪蕩矣。因樗博負人索償而逃。不知夫之所往。惟勤女工。事父母。年二旬有五。同邑某宦。由部郎出投山右刺史。在治演劇。內有一小丑。言語是河北音。呼而問之。始知即劉姓子也。訓以母老家貧。責以流蕩。忘反賞給路資。着役押送還鄉。詐行至沁河。失足落水而死。女聞之。慟哭不止。父母勸之曰。汝尚未至劉門。何必如此悲傷。且此乃蕩子無成。正恐悞汝終身。豈愁無郎君勝劉十倍者。女聞之。落淚不言。夜乘父母睡。潛至劉家。叩門而入。跪於姑前。撫膝大哭。女向袖中取白布笄。束姑簪於己髮。復立身整衣。向姑行子婦禮。又拜其宗親及亡夫之靈。姑媳同哭至曉。其父母尋覓亦至。罵女曰。夜靜更深。私奔到此。女曰。兒已受劉聘。即劉門女也。從一而匹。豈可復有二心。吾欲守節而來。非私奔也。其母扯之返。女滾地而哭。尤甚。比鄰聞之。接踵而至。有說應在此守節者。亦有說應從父母之命者。亦有說守節固為美事。其如家貧何。正在紛紛議論。而主人李宦亦至矣。問知其由。女叩頭乞請作主。李宦曰。爾等隨我到宅細講。何如。女曰。重服在身。不願進宅。李肅然曰。汝果若此。不但劉鄭兩家有先連。我李宅亦與有榮焉。問其姑曰。有姪孫可為。

汝媳承繼乎。劉曰：老奴三口逃荒至此。夫亡子喪，無一族親。李宦曰：我去歲北來，買一小廝，年八歲，賜汝媳為子。我日濟米薪，以成貞節之志。衆皆謝。自後人人以貞節二字呼之。貞節孝以事姑，勤以持家，貴胄富春亦多慕其貞節，而餽遺之家頗安適。數年，姑及父母相繼而沒，貞節哀慟，奠祭盡禮，惜繼子日比匪類，以遊蕩為生涯，屢訓不改，始猶朝出暮入，繼則數日一歸。後竟不知去向，挽尋無踪。貞節自傷命之不良，兩目哭成昏花。是時李宦已沒，安人迎之入宅，待以上賓之禮。內外大小皆敬禮之。至四十九歲沐浴謝主，瞑目而逝。臨終時，滿室馨香，殮時易其下衣，猶然處子。安人婦女環繞而泣，卜葬於王屋山前。遠近聞訃而來唁送者，不計其數。惜與例不符，未得旌表。次年夏大雨連朝，山水漲發，王屋山前之墓多受泝壞。獨貞節墓後急水壅沙積成土崗，高圓數丈，而貞節之墓正居其中。雖加意工築，未必有如此之堅固完好。觀之者咸頌天之保護完人也。於是尚義君子為之立碑表節，植木成林，募捐祭田，擇一劉姓子使耕種，而奉祀春秋。並述其貞節行狀呈於大尹，續載邑誌。至今貞節之名猶稱頌不朽。人曰：已表於邑誌矣，何必復載之。余曰：天下貞節之婦不少，而吾特表之者，表其幼知賤役，長識婦道，及其老也，能使貴者尊也。是女未必讀書，而

竟貫通於聖賢之道。可與姜嫄太任並駕而馳驅矣。

鬼截路

北直某縣有賀姓者居邑之南關。世事肆業。有一舖在住宅之側。夥有二人。一年老者。一年少者。又一舖在十里鎮中。逢月杪。老友必往鎮盤舖盈絀一次。一日老友病。少者請行。賀曰。我久未過此。將親往焉。天將晚。以木棍作杖。恃其路近而行。次日午刻。有人自鎮來城者。談及賀某。並未到彼。舉家驚惶。約人尋覓。見所携之棍。撒在古墳灘下。趨赴而視。至一石棹。見賀屈身卧於其內。眼耳鼻口皆塞沙土。不省人事。撫其胸尚溫。鼻歸。洗其沙而救治之。半晌方醒。問之曰。昨夜行至墳邊。見烽火迢迢。似塞其路。中一鬼頭。面目畢真。以棍擊之。分而為二。逾時復合。愈擊愈多。無可往逃。被衆鬼扯倒。土塞口鼻。忽聞一巨鬼。遙呼曰。急施至我前。必親手斃之。方消我多年之恨。衆鬼齊應曰。諾。霎時將我扶去。如風吹之狀。巨鬼確視之曰。錯矣。如何此次偏是他親來。倒須小心防護。即寂然無聲。我亦不知身在何處。祇覺心跳氣喘耳。聞者無不驚異。少者返舖。謂老友曰。幸老兄未往。備述賀之所言。老友大驚。忽墮牀下。氣遂絕。究不知其巨鬼有何冤仇也。

賊截路

山右陽城裴某。在濟州久開行業。兩載一回。欲省路費。單騎獨行。衣襟被囊。縛于驢背。自恃手中明白。毫無忌憚。歸心如箭。晝夜兼行。一日五鼓。自沙市起程。不數里。突出一賊。舉棍從旁打來。裴順手接棍。急跳下驢。即伸一腿。而賊已俯跌矣。裴罵之曰。棍有棍法。發必揆情。爾全然不懂。敢做此買賣耶。爾起。吾當教之。夫騎牲口而來者。他身在高處。從旁打去。非但無力。而且他順手奪棍。更覺便捷。莫若迎面打去。彼見棍來。必用手架格。即用棍頭照準胸膛。盡力點去。他在驢上。急難閃躲。必仰面跌下矣。此法何如。說罷。棄棍騎驢而去。賊刻從沙崗背後趕至裴前。即遵所教之法而行。裴果翻身墜地。隨解驢。背衣襟。負于肩上。曰。即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連聲稱謝而逸。裴已受傷。不能與鬪。惟有目送之而已。等候天明。始有行人往來。見裴卧地。問其故。告以顛末。人無有不笑者。夾扶至店。調養數日。始能轉動如常。或有勸其興訟。裴曰。我教之而即能行之。是自取之也。且傳道得吾徒。吾有幸矣。裴後時向親友談及此事。不但無怒罵之言。而止。頗覺得意。吁。世之為賊者多矣。一遇強子。即時畏服。不敢動手。而受其刳者。雖破其敵。亦痛恨切齒。不肯復道其致敗之由。教以取勝之

法。今裴竟一一指示事已奇矣。彼賊心靈神慧。即如其教。而於教者之身試之。果中其訣。寧不慮有一法必有一解乎。胆亦大矣。然裴之技亦淺矣。祇知一法。而不知法中之法。又復以道有傳人。而欣欣得意。可為愚之極也。余不取客之明于棍。而取賊之受教甚速也。

兩姓祠

義烏有兩姓祠者。王與鄔也。溯其姓從何來也。王本寒微。父母龍鍾。妻賢子弱。聽雞鳴而起。磨豈腐為生。不苟為好行善。稍有盈餘。分濟窮鄰。一日。肩售腐回。途遇募金僧人。威揚佛法。無邊極稱。施捨有功。聽言起慈。將售獲銀。捐助八錢。歸併計數。僅剩三錢。乃深愁不敷。本則業止。業止則家危。若以情告。父母必責。一時結不可解。將刺銀塞于門隙。自縊而死。訴于閻羅王曰。慈起倉卒。命送須臾。懷念雙親。賴誰養活。乞救之。閻王命掌案吏檢冊查之。曰。王某數世清貧。並無惡跡。念其孝可嘉。令還陽。誰知魂回家而屍已爛矣。閻王又命掌案吏查無惡端。而甫經身死者。借其屍而與之還魂。吏查鄔姓。迄可小康。庸庸守分。其子甫死。即令小鬼引王至鄔身。而入其魂。其家大小咸哭之哀。見屍動而生。停哭大喜。詎屍起而出。舉家攔之。復生曰。吾非爾家。

之子也。皆以為傷寒。轉經發狂。嚴管之。王見不能脫身。卧而假寐。俟其疎管。乃奔歸原家。呼父母。喚妻子。曰。吾生還矣。其家咤而驅之。遂跪而請曰。吾實子之子也。訴以自縊之由。告以還魂之故。如不信。吾有銀三錢。塞于某門隙處。可取之。以為徵。其父母命其妻過門隙視之。果有銀一小包。數亦符。然貌非己子。正在半信半疑之間。而鄔之尋子者俱至。強欲其回。堅執不從。王家信借屍還魂之情。而羣與鄔爭。鄔曰。魂雖爾子。身實我生。焉可歸于汝家。爭執再四。鄔乃控之于官。訊之。斷為兩家之子。令半月在王。半月在鄔。王氏所生之子。從其王姓。鄔氏所生之子。從其鄔姓。夫然連斷完業。後王之家。賴鄔家潛濟得安。兩家以續以似。繁衍成族。合建祖祠。名曰兩姓祠。至今春禴秋嘗。各賽其富。余得之。方人傳說而誌之。恐王鄔之譏。尚有曲折焉。

咫聞錄卷九

清 慵訥居士著

秀水盛生

盛生秀水人。忘其名字。性仁厚。生平未嘗忤物。有族兄作令于粵。或依其署。以代筆墨之勞。與邑丞某公善。一日。丞置酒邀盛飲。隸進饌上餽。忽失手墮瓶。羹污盛衣。丞怒。呼闖入。以鐵索繫隸項。諭控之。大堂俟筵畢。而後杖之。盛愉然無怨色。且從容進曰。夫出無心。法為可貸。衣雖染污。濯亦無損。且公今日為某開筵。而彼受責。是某貽之禍也。某心何安。幸勿怒。請恕之。丞猶不聽。盛反覆排解。丞怒稍息。或立促喚隸至。掣項索。釋其罪。而後已。後逾年。盛從族兄載裝移蒞他郡。行至三日。忽山路崎嶇。行人稀少。日暮停驂逆旅。視傳舍湫隘。鄰居無幾。心頗疑慮。無何。有數人洶洶然來。望門窺探而去。夜靜眾皆熟睡。盛猶秉燭未寢。復有推扉入者。見盛熟視。盛方驚問。即反身出告同侶。咄咄不知何語。但聞應聲諾諾。闕然散去。盛不敢睡。守至天曉。相與登程。有一人立道旁。伺盛至。尾行久之。盛詰其故。曰。君不憶翻羹挽污君衣者耶。蓋丞之隸已去。役而為盜矣。盛尚未知。即夜所來者。復詢其何為。其人曰。此處多盜。慣

劫行客。逆旅主人皆其黨也。昨夜先有數人見宦客休止。邀約同夥十餘人。謀劫行裝。某視客中有君也。因叱退。某在戶外護守至曉。今宵投宿之區。尚有暴客。送君再過一程。方可無虞。君亦不可說與他人知也。須臾不見。次日早行。其人又至。曰。前途無恙。吾去矣。咸欲持銀酬之。其人即辭而去。咸告諸同人。咸歎盜中之有義。而敬咸之有厚德也。咸又常收田租。非惟不加以刻。且見有難者。則免之。咸將往山東。夜賊舟江口。有盜蕪大破扉入艙。咸方寢。自衾中聞聲。探首出視。盜識為咸。即搖手止衆。勿入。曰。不知君在此。是以冒犯。某雖不仁。不敢驚擾長者。掉頭而去。咸急問曰。予何人斯。而認我也。其人在艙外應曰。收租如君。貧農可無慮饑矣。蓋盜之中有佃田者。一舟數客。賴之以安。由是而知天之生人也。具有大良。而人之在世也。當行厚道。首田林亨大先生臨終訓子孫曰。但願汝曾時時學一喫虧爾。味其言。鑒咸生事。真聖賢見到語。彼夫以苛刻為能者。當猛省焉。而痛悛可也。

劉樞

劉樞者。所出姓氏。及其夫名。皆不得知。但相傳籍隸無極云。初。樞對門黃姓家。資豐厚。有女幼字保定。柳芳華之子。和為妻。柳亦素封。逆芳華死。家遂貧。和不能具婚資。

且難度日。徒步詣黃。冀其念翁婿之情。而周恤之。誰知黃聞柳貧。早有悔心。見和往投。囑聞者。拒不納。保定至無極。相距數百里。和之來。未裹三日糧。衣履敝穿。于門外。冷風刺骨。饑大燒心。進退無路。惟欲覓死。媼見之。問其所來。和告之故。媼憐而留于家。具食焉。又詣黃所。謂黃曰。貧富命也。富者有時而貧。豈貧者遂不復富哉。柳即既為君家婿。不能因其貧而改婚于女。今迢迢遠來。理宜收恤。若以貧而棄之。則為不義。且難逃鄉鄰物議。予親柳郎。境况雖苦。而相貌清秀。厄運退。自有佳趣也。君即不訂婚期。亦宜贈資以遣之。反復開導。黃終不聽。媼歸。檢篋中所獲錢三百。授和令歸。黃女知父有悔婚意。恒涕泣不食。誓不他適。後黃遭盜劫。室中席捲一空。不逾年。又涉大訟。家遂蕭條。謀贖女于西賈。議聘五十金。已交納矣。女聞之夜。逾垣面乞食。而赴保定。詣夫家。與和合卷焉。黃見女無耗質財。已散用過半。西賈疑其匿女吞金。欲扭黃赴官。黃有口難辨。只得券宅作償。而後已。和自女合婚後。家忽暴富。且登賢書。車馬盈門。較昔年父在。猶烜赫也。念媼舊德。爰命駕詣無極。報以百金。衣裝華麗。僕馬美都。真溢街巷。黃夫婦聞之。懊悔自傷。恐其來訂婚期。女已無存。從何答應。閉戶不敢出窺。媼初不知女之已歸和也。亦防其情。媼傳情。訂期迎娶。遂殺雞為黍。沽

酒話舊。細述黃氏家貧。質女子于賈。女適無踪。深為歎。和但側目而聽。亦不實告。促
嫗治裝。載以俱歸。入門見女大駭。女細陳其詳。嫗曰。有此美志。應有此善報也。女又
為嫗製新衣。上下華好。留數日。遣僕馬送之歸。嫗詣黃報女耗。黃私喜。女有下落。而
無願見婿。且難入女之門也。因令妻偽為賣花者。偕嫗詣和家。母女相見。而不敢使
和知。一日。黃妻方與女坐。和入。不及走避。和怒叱。嫗急進曰。此老身。為賣花者。
和始霽。願令坐。嫗急同黃妻回家。其妻怨夫之不應質女子于賈也。致女不敢認母。終
日嘈嚷。嫗念黃妻之無他也。過和。再三勸導。始命嫗引黃夫婦偕至保定。而認翁婿
焉。吁。未來之事。難定也。若以目前之境。而定終身。則失之遠矣。故史載朱翁子。蘇秦
二傳。專敘其貧苦。輕視之狀。後敘富貴。諛迎之況。以醒當世之昏迷。和之事。蓋近之
矣。故記之。

夏夫人

夫人姓夏。東昌人。適同邑虞小思。虞以貿易。衣食粗可溫飽。後以子貴。封夫人。已有
王心齋。臣儔也。有女幼針。自襁褓中。論婚于同邑傅孝廉之子阿卯為妻。後孝廉移
居。官于閩。音耗久淪。王貧無以為生。貸金于鄰居富室黃氏。作小負販。途中遇寇。賈

盡掠去。黃積算子母約三十金。黃豔王女級針。謂王曰。貸已久矣。當速還。能償即償。之不能。以女級針質作妾。王妻范氏聞之。即攜女赴母家。求救于兩弟。兩弟置不理。范氏偕女大哭于途。過虞氏之門。值夏自外來。憫其哀而問之。范嗚咽以陳。夏歎。遂至室。知母子尚未朝食。便為具餐。且許代謀償金。訂以三日。范母子感泣而歸。越二日。夏與質兼至。方滿其數。未敢告諸其夫。至夜。裏金置枕上。以待。次日。范來相付。誰知盜入。他無所亡。惟級金去。夏思既無以應范之急。若令夫知。必遭尋害。寃難申訴。即自經死。其夫駭妻之經由何異。思平日伉儷之情。頗篤。並無齟齬之事。甯與鄰居饒吉。正在查問間。適范至。驚泣。虞詢知其詳。方知有措金之事。級針聞夏之死也。晝夜不食不寢。哭不絕聲。夏既殯。級針出而哭諸墓。一慟遂絕。忽然天雨。大雷擊破夏棺。夏甦。級針亦甦。而北村有馬大者。被雷擊斃。背有字云。偷夏氏金賊。村人鳴于官。官赴驗殮畢。搜其家。得二十金。又械其妻。追足二十金。給虞領歸。夏仍如數付范。償黃貸。記級針留居夏室。事夏。恩愛過于所生。無何。阿卯入閩籍。領鄉薦。回里。成婚後。通籍為貴官。迎養夏氏。且教其子讀書。成進士。人以為天道之昭昭也。而吾為不然。夏一婦人。而能聞難必解。見危必救。一言之下。雖千籌萬計。必欲踐其諾而後已。是

真丈夫所為。豈以一雷擊惡人。遂足以報其德哉。蓋天不示以劫。則賊不。賊不破。則紉針之結終不得解矣。迨後夏子成進。奉為顯官。封夫人。此乃報夏之德也。于此乃見天道之昭昭也。

鞠烈婦

烈婦呂姓。掖縣人。邑之士人女也。年十九。歸同邑鞠良棟為室。良棟父名標。為武孝廉。家本不豐。當婦入門時。孝廉父母在堂。婦事祖翁姑。一如事翁姑。中饋之事。先于妯娌。味必適歡。暇則勤針黹。以佐兩代甘旨。相夫子以成家。克盡婦道。甚得祖翁姑翁姑歡心。妯娌親戚咸相敬愛。無間言。迨後祖翁姑翁姑相繼逝世。哀痛毀瘠。過于諸婦。未幾分家。良棟業儒。未成。去而服賈。常貿遷百里外。婦代夫經理家事。無纖毫廢失。已未春。良棟得伯牛之疾。委頓牀褥。刀圭無靈。年餘大潰。婦侍湯藥。濯垢污。顧寒暑晝夜不少懈。恒籲天默禱。願以身代。謂良棟曰。妾從君十年。未能為君育子嗣。此不祥之婦也。君如不善。妾必相從地下。不作未亡人也。良棟瘡創濃潰。痛楚難忍。每欲自盡。以婦侍。而未有其悶。一夕。婦偶倦。良棟即帶懸梁上矣。婦驚起解救。而已無及。婦引帶自經。家人排闥入。見夫婦俱殞。正欲移寢。而良棟忽甦。具道婦之

生前誓死相從。及已投環解救狀語畢而仍逝。時嘉慶庚申五月二十五日。婦年二十有九。此事非異而記之何也。余聞之友人而未知其應得旌典否焉。記之以發潛光。即得旌之而知在一邑。記之播傳天下。且可以勵為婦焉。

嫁禍自害

嘉興某典肆中。一日有青衣輩數人。袍服整潔。侍從皆小艾。入肆。問有朱提幾。何答曰。若有物質。不拘多寡。其質之異。必問資數也。其人去。移時。并一篋至。延之入。啟視之。皆黃金所製重器。燦爛耀目。約值不啻萬金。對肆人而言曰。此乃某府之物。緣主人有要需。欲質銀三千。肆人知若府之有是物也。允其質。而如數書券。平金交訖。既去。細視之。乃銀胎而金衣也。然已無及矣。肆中定議。凡質偽物而虧其本。攤償于肆中執事人。此物虧金過多。而執事修工無幾。即終歲停交。非十餘年不能清此賠項。而依肆度活者。家口賴何養贍。咸皆瞪目呆癡。肆主出。見眾執事之形。問之。具以情告。肆主亦以賠金數多。不能令其枵腹從事。因念彼以偽物誑金。必不來贖。乃生一計。令各執事不許聲張。命另書偽券。密棄諸途。俾行路者拾之。必將利其中之所贏。而具資以贖焉。則嫁禍于人矣。早起。有某生赴市。拾焉。視券中之質本甚大。意必貴。

介所遺。若贖而幣之。獲利必厚。無如家僅糊口。並無餘資。遂欣欣然。謀諸親友。咸皆念某生平日之清正。謙和。樂與湊銀以贖。使之得利。以豐其家。均皆允諾。生遂親友同至肆中。持券向問。請開篋以視。肆中人曰。當僅兩日。即來看物。足下能甯買此券乎。曰。然。肆中人即發篋陳示。且炫稱物之貴重。以欲動之。歸即奉二千金與生。生加子金。依券贖回。載而幣諸五都之市。歷視數家。俱曰。偽金。竟無售。玉破而驗之。乃白金為胎。外裹黃金。許厚。計所值不過數百金。某生計幣以肥家。今傾家不足以償。號哭而回。次早。徘徊河干。赴水覓死。忽有過而問者曰。子非贖偽金者乎。曰。子何以知之。曰。吾見子之形而知之也。子即回家。攜所贖偽金。隨我而往。必獲償子之資。毋戚也。我在此候汝。然勿令人從而來。生思幣偽金。死也不幣。亦死也。不知即併其偽而棄之。因從其言。回家攜偽金而欲聽其所為。攜生同登小舟。行一晝夜。其人先登岸。入門。有頃。數人出。向舟揖生登舟。引進其門。見堂高數仞。廊廡華麗。蓋即向當質金之家也。并進質物。驗視無訛。謂生曰。子之累不少矣。設筵款待。留數日。計償質及子金外。又贈資斧。遣之歸。生於是得無苦。不數日。前青衣者。忽挾資持券。至某肆中。取所質物。肆中大驚。肆主無策可解。願受罰賠。資什數萬。乃完其事。肆中資本一空。

肆王曰。吾憐衆執事之不能受此重賂。而設此計也。誰知自拆其肆。此亦數也。付之一數而已。後逾年。金陵某典肆。亦有質偽金器。一如木中故事。肆王曰。木中肆欲脫己害而陷人。其心尚可問乎。不如隱忍焉。其失也猶小。既而密攝金匠。做其物而為之。輕重大小。一如所質。無少差異。越月始成。因號于衆曰。某質偽金。喪本已多。足物恰可以偽亂真。然難逃識者之目。與其見是物而歛噬。不如燬此物而免害。約某日攜赴報恩寺。邀郡中各肆商。同往觀之。衆商閱畢。即熾火于鼎。而冶鎔之。衆商不知其計也。郡中喧傳其事。質金者聞物已燬。心起訛詐。具資持券來購。肆中人裝若慌張。執券故為遲遲。質金者逼其平銀而納諸匱。須臾舉篋昇之。質者再四熟認。喪氣而去。吁。同此一轍之事也。同設計以沽其害。一以喪肆。一得安全。蓋視其心之正不正耳。天下欲嫁禍于人者。不至害人性命。或可幸而免禍。若欺人以貪。而設陷阱。彼墮術者。幾至身家不保。冥冥中豈無照鑒在茲乎。況木商之計。祇顧目前。未曾慮及事後。此下愚之智。禍之旅踵。已早見之。何足為詐也。若金陵之商。可為誦而不失其正。是真詐也已矣。

巧脫

有婦人與村中某甲通。無何甲父亦與有私。夫皆不知也。一日甲偵夫他出。詣馬房狎睨。聞甲父至。甲自櫺隙窺見。急匿狀下。婦出迎。入甫展敘。又遙見其夫自門外來。婦急以門傍木枝授令向待。立于門中。作怒形。婦舉手作攬勢。囑勿聲。夫入見而問之。婦即逆而告曰。伊云子竊其銀入賭局。又負博進。索擾至家。欲絕其命。子懼而逃。云是奔匿我家。橫來搜尋。我家非收藏捕亡者。宜勸令去。夫聞之。好言勸導。甲父聽婦言。而偽作不肯已之狀。夫又婉轉力解。釋杖而去。婦回首向牀下呼曰。小畜生。汝父去矣。賭乃敗家。原不應為。子畏死。擾人閨闈。幾驚怖煞人。非我夫婦。何以解此圍也。甲出。向夫婦展謝而去。此事不便記其姓名。故虛之。吁。是淫婦之巧。可為極矣。惜乎不用於光明正大之區。而用於暗昧不明之地。吾恐此巧一行。則胆愈大。胆愈大。則禍即至。況其為色慾乎。彼其夫雖愚。必有以愚而破其巧者矣。

鬼賊

適有李麗亭來。談及乾隆年間。廣東電白縣鄉村民開小肆。晚則併錢計數。納諸櫃。防以管。次早啟視。則缺。初疑家人婦子私使也。咸曰。鑰掌汝身。睡則同睡。起則同起。誰來私使。肆者以言近情。不加深究。越日。又復如是。而刻刻防範。誰知防之緊。而缺

之者。日日不斷。或少一二百數。或少七八十數。肆者曰。家人之竊。吾防之深矣。妻無其事。若他人之竊。爾不盡掠以去。何取之廉也。此乃鬼與怪也。于是坐卧積上以守。至三更。見一披髮赤足。隱約而來。大喝一聲。影散無踪。因思日者所說小耗星入其家。則財漸失。以禮遣之。則去。隨宰牲薦饋以祭之。焚香熱燭以禱之。夫仍如前。一夕。其妻入房。鬼竟挾睡。驚喊而散。由是舉家不敢安寢。有髮齡子熟卧于牀。鬼拉之起。子哭。鬼即拳擊。其母亟喊而抱之。子已斃。殮而埋諸野。肆乃控之。城隍不驗。不得已。控之于官。官以捕風捉影事。從何申理。收其詞而擱諸案。適有道士來。踵門而告之。曰。子家有鬼。吾能捉之。然必酬二百金。獲後乃攜肆者曰。吾盡肆資而與。不上二十數。君抱道以安問。問毋存私。以起利愁。觀者如堵。鄰居曰。果能捉邪。彼不能如命以酬。某等當集成百金以贈。道士諾曰。必須四十九日。并邀百人。夜必填滿室中。乃得也。道士遂進肆。約夜靜作法。至夜。鄰人悉至。而道士既無法衣。又無法器。惟燈燭煙煌。對眾誦經而已。誦至半月。忽見村中大爛蔥站。雖于中。道士即起而捉之。曰。子為患久矣。當受法爛蔥。強不服。道士曰。子學掩身法也。掩身之法。有隙可掩。無隙即不能掩。故吾以百人填房。使子無可掩處。則真形露矣。子第知掩身法。而不知破掩。

法也。若人俯首無辭，運送之官一一供認，究其毆死幼子，曰：「其子並未死，現在朔州某家，可往提之。」官曰：「子何以知其在此？」即嚴刑窮求，爛蔥始吐實情，曰：「吾攝其子而帶之，官乃移關果解來，傳其父母至堂，子即歡笑而認父母，其父母心反游疑，向官稟曰：『吾子明明遭鬼打死，埋葬其屍，何復有子也？』又詰爛蔥曰：『此乃迷眼法也。吾以斃狗易其子矣。』官不信，帶肆夫婦往理之所，掘而視之，果一斃狗。官曰：『地方出此大患，將來播傳，蔓延害實無窮。吾當盡法治之。』立即帶至衆居稠密之處，杖殛完案。道士得酬之後，不知何往，吁！妖法之為害不淺矣。彼以一身而僅學一法，迷害一家，幾至不可救解。若非此道，則肆者身家不保，然此道亦非正道也。魯仲連曰：『所貴乎天下士者，為人排難解紛，而無所取也。』一有取，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為也。士固如是，道豈有貨殖之道哉？」

許姓

昔有賈人許姓，貿易于杭，僑居望仙橋下。其妻面黃瘠瘦，初以為負疚也，藥之勿效。日輕夜重，倩嫗命婢坐以伴病。未幾，習仆首斜身而倦，病者不甯，驚醒其夫，急呼嫗，婢不應，起而喊之，則醒曰：「爾等何愛睡若斯也？」總之事不切己耳。次晚，自與嫗婢同

守三更。陰風拂面。口即欠伸。急起而視。嫗婢又睡眼朦朧矣。命燻爐煮茶。見幔帳風動。而其妻呶啞吮唾。即呼口乾。婢進以茶。乃甯。夫疑有怪。乃邀友作伴。假棋守夜。忽聽瓦上疾捲橫來。聲如桔槔。聲止而房中陰風起矣。一友持劍起舞。覺陰風從門而出。許乃延道作法。更甚于前。控之城隍。亦復如是。日夕思何制治。許與城都閻最善。聞其妻病。過謁以問。許細陳之。都閻曰。是不難。晚撥兵八名。持鎗守視屋上。果見一怪物。身長四五尺。毛似狐而無足。由瓦上飛滾而來。齊向放鎗。只聽得大喊一聲。滾而去。次早遍找踪跡。在上牆堞上。得回鉛彈七丸。尚少一丸。當晚復如前夜守之。忽見瓦上滾來者。有十餘怪。形恰短小于前。急齊放鎗。回滾而散。後遂安靜。望仙橋與鹽院公解。相距不遠。越日傳說。院內有怪抄擾。延道醮遣。又越數日。院之花園廡中。有一死怪。頭尖而無眼耳口鼻。且無尾無足。身圓長四尺許。毛如狐貉。腰傷一鎗。好事者剝皮分爨。烹而食之。味無他。酸而滑。夜聞嗚嗚之聲不絕。蓋即許姓所擊之怪也。其次晚成羣而來者。乃怪之子孫也。院中吵擾者。乃怪受鎗而養其傷。衆怪失驚。而不安于穴也。剝烹分爨。夜聞嗚嗚。蓋傷類也。然此怪有頭無尾。有身無足。不知何獸。余故載之。以俟博物君子。

水蓮洞

粵西多洞府。水蓮洞尊第一。爲洞在泗郡。郡無城墉。峭壁層峩。懸崖嵒巖。非無猛獸也。而無天棧可通。非無力樵也。而無雲梯可駕。聽潺湲之活活。觀砂磧之鱗鱗。倚淺壁而疏儻。傍險溪而築戶。一夫當關。萬夫莫開。其山之高也。朝見日來。午雞已鳴。晝至暮觀。月上危峰。恍若雲升。其首色爲凌雲者。蓋卽其狀而名之也。洞在城幅之西。昇輿而行。膏壤平砥。盡成榛曠。荒蕪沃野。腴境均作蔓壠。牢落俄聞。清湟汨汨。忽決滾滾。輿人曰。洞將近矣。凹灣崎嶇。鳥道百折。又聞澗瀑。崩瀉。電激雷响。輿人曰。至矣。下車而拾級以升。度板橋。憑竹欄。源泉滾滾。不舍晝夜。巨鱗潑刺。赤尾鼓腮。輿來者逆流而上。與盡者順瀆而下。余也。昭祭其間。已洗盡胸中磅礴矣。緩步徐行。天然石壁。充塞洞門。不知誰施大手。而劈成崇垣也。進洞而觀。玉磊高砌。綠茵平鋪。千膝可容。一聲大喝。響震巖谷。應徹洞虛。私喜今日之聲。何其雄也。覺氣猶未衰。尚可遨遊天下矣。左有窄溪。下參巨石。其狀如龍。迅瀨增澆。湧湍壘躍。逆捲而登。石巖倒瀝。而成瀑布。幼時曾見神龍吸水布雨。亦猶是也。左則坦漫十畝。玉柱貫頂。天若懼洞之崩。而故撐之拄之。東西倒垂十層。白蓮兩朵。花大如缸。余命輿人覆水坳堂。影照如

生。雖巧匠雕琢。亦不能有如是之精且都也。韓文公曰。太華峰頭玉井蓮。花開十丈。藕如船。今可不必詣太華峰而玩之矣。與人曰。子可于花而擊之。聽其音而知其妙。余乃持挺而向左擊。彷彿鼓音。向右而扣。儼然鐘聲。因與友人盡力疊擊。何異叢林之勒功課乎。天地生物之奇。于今始見之矣。與人曰。循壁而前。旁有小洞。更有奇焉。余因竒以求竒。不避艱險。攀援。逆足而登。至洞而窺之。見大大飛鷄。白羽翩翩。奮翼而倒棲于頂。令人愛慕無已。惜乎右軍遠矣。若使尚在。耳聽播傳。必攜硯而來。接流洗墨。對鷄作書。亦不肯復作山陰人也。與人呼曰。洞雖黑。可進之。百步有光。內勝桃源。行七日。可通南溟矣。余曰。情興未除。其如足疲神倦何。留待後時之遊可也。嗚呼。乾坤絕大。一望而知。石室至微。變幻不測。莊子所云。千里鯤鵬。寸許芥舟。擬作逍遙之遊。不過幻想天開。何嘗實有其事。今也龍盤于水。鷄掛于巖。蓮垂于地。目之所見。勝于耳之所聞。余何幸而得此快遊也。然天之過于韜微也。僻壤窮陬。誰來賞鑒。茅屋荒居。誰來點綴。鬼面蒙頭。誰知吟咏。信可惜也。友曰。此乃天之所以全其佳也。鑿賞之中。未免殘蝕。點綴之中。多近村俗。吟咏之中。恒起牢騷。與其逐世浮華。不如長守真璞。余曰善。載之以記遊事。且微予論之高也。

三戒

粵西河上。多三戒廟。最靈異。廟多蛇。大如指。碧色鮮潤可愛。從不害人。或繞于梁。或踞于樹。喜食雞鴨之卵。民人進廟行香者。呼蛇為青龍。多以卵敲一小洞。懸之於樹。蛇自食之。其神姓馮。潯州貴縣人。馮之子孫。世出一活三戒。何以知之。幼時已具不苟笑不苟誓之形。及成人。忽而睡。忽而醒。睡則不可呼。呼多厥逆。醒則面紅如醉。酒氣噴人。過廟視之。必有獻牲酬神者。問其休咎。笑而不答。惜其壽皆不滿三十。死之後。復有馮之子孫。睡而受享。醒而如醉者。至今不絕。詢諸粵人。並客居于此者。噴稱實有其事。且云。蛇上于船。逆化為順。客無不利。屢試屢驗。奇哉。死而為神。轉世為人者。有之。胡為不轉於他族。而必世轉于馮姓者。蓋欲其子孫不忘本耳。

顧友

未可園先生至。見余假傳奇消閒。談及蘇友朱楚翹。在天井醜使幕中。時有內務府薦來顧姓一友。延居記室。詆諧調笑。恬雅嬰富。一日有饋鮭使翡翠帶鉤。碧透于身。鮮浮于面。令人珍愛不已。邀友共鑿賞之。咸為希世之珍。不敢輕動。惟顧友視若淡然。執而玩之。失手下地。跌成三段。眾皆失色。醜使似有怒意。顧友曰。不必驚惶。吾見

公等甚美之而故玩之也。卽仆身檢起合之口吹氣而還原物。一無傷痕。羣訝其異。顧曰。此迷眼法也。何足為異。越日。又以茶杯撒為磁片。命僕重檢于几上。亦如前法。完之。然其飲食之量。減人大半。眾曰。先生之術精矣。何量之儉也。顧曰。食中無飽腹之味。與其食而不飽。不若不食之為愈也。眾友曰。先生能食百饅否。曰。能。眾曰。能則陳洛濱戲。洞庭春以請。不能則戲與席皆先生也。顧曰。諾。于是作百大饅頭以進。對眾一啖而盡。羣駭而退。密議之曰。視其身僅三尺。腹不容升。奚能藏此斗許之食乎。此仍迷眼法也。不知移度何處。某等當就狐半仙問之。可也。狐半仙者。善風角占。能知過去未來。名噪維揚。向占之曰。物尚在不。使遲說。眾聽之。半仙曰。某日某時。能使其不動一物。不行一事。可破其術。眾曰。一時幾何。欲其寂靜。何難之有。半仙曰。饅在畜牲處閣上。急還往視。果然。持向顧友曰。饅未食。予以迷眼法。而加搬運法也。顧哂曰。我輸矣。攜銀倩眾招戲脩飾。以了前約。眾曰。即定于半仙所云之日。扮戲眾飲。某等可觀其動物。且彼亦無暇行事矣。誰知正在觀戲間。顧退進房。眾即隨視。見其手持水烟袋。引大紙出。眾以為嘖烟無事。任之而已。誰知忽將紙煤扯分兩條。先燒一條。頃刻墨雲隊起。大風席卷。又燒次條。雷電交作。霹靂一聲。空墜一鼠。其大如狗。

席衆驚喧。曰：視顧友不見。進內細查無踪。衆思發雷之後。正半仙所云莫動之時也。遂即往觀半仙。物在房空。不知住于何處。詢之房家曰：雷響時。見一物飛出。衆云大。鼠即狐半仙也。饒使翰至內務府問下落。覆顧友無入京。此乾隆五十七年事也。此事過近。誑誕莫可載入。然訪朱楚翹。嘖稱誠實人也。素不行子虛之事。不談無影之言。且自揚而來者。余嘗過而問之。竟實有其事。可見天地之大。無所不有矣。

元寶飛

王麗明。行十五。粵東右翼鎮總兵王浩江之孫。籍隸杭州。恂恂然長厚人也。承粵中煤商。慮有年矣。攜眷居佛山鎮上。嘉慶四年初夏。晴空無雲。忽有元寶數百對。憑空飛舞。響聲叮噠不絕。市僧賞監。與子肩夫。引領羣喧。須臾飛至王十五屋上。似欲下去。衆皆爭趨其家。填街塞巷。擊碎大門。十五見勢洶湧。恐殘民命。急燃燭焚香。叩頭跪告曰：天祐寒家。驟賜金來。煌煌衆目。攫取難禁。况在繁鎮。居密民稠。庭院擁擠。蹊躡可危。若寶下地。命也有殃。乞神照鑒。收寶歸藏。禱畢。寶漸漸高飛。往東南而去。迄今二十年来。而十五安業如故。家不見豐。此乃藏寶之家。悖逆妄行。連轉因否。寶盡飛出。天鑒十五之古道風教。則助之。然于夜靜宵寂之際。飛到其家。無人知覺。乃于

通書達旦之時。見寶飛來。有不攘奪乎。一經致命。是助之而反以害之。故十五跪禱寶即飛去也。吾聞十五之照人以誠。博施濟眾。其後必爾昌爾熾矣。

金二

金一。浙東山陰紫紅山人。年半老。耳微聾。司靈山縣賊。卑事。與鄞友錢寶海同室而居。分東西而睡。金栖東房。錢栖西房。乾隆四十二年。時維夏五。蚊蠅成市。夕陽將頽。驅牀上之蚊。而緊閉其帳。一夕。金如廁回。見帳懸鈎上。疑為錢友娛玩。趨責之曰。余耳雖聾。不聞蟲音。然一蚊在牀。即不能睡。子之玩未免過矣。錢高聲應曰。閒則圖玩。玩以取樂。余自晚輟箸以後。作書應人。未嘗停筆。無暇行玩事。且啟子之帳。無以取吾之樂焉。肯扶人忌而動人惱乎。金猶疑。錢乃誓。始各就房而寢。次早金醒。啟目見牀前豎一寶塔。皆磁玻璃器皿。堆成約高七尺有餘。毛骨悚然。急起開門。呼眾友齊視。其架搭之精細。堆砌之靈瓏。雖非神工。恰是鬼工。莫不駭其異而訝其奇也。錢乃作詩以戲之曰。色號靈山佛國名。磁堆寶塔令人驚。從今雖把狐疑解。聾子中宵難合睛。此事不能辨。其是鬼是邪。書之以待來者。

杏樹

浙江錢局前。有古杏二株。大可三圍。嘉慶三年五月五日巳時。忽見烟從左杏樹中出。初以為奇也。人皆望之。繼而烟光漸大。大星直出。急扛水龍四座。吸水噴去。水愈湧而大愈熾。竟不能救。至未時而杏成灰炭矣。夫杏性具大。故古人于夏時。取大于杏。今杏有三圍。大性自旺。大由心發。水龍只可治其外。而不能息其心中之大。故燒盡耳。

虎口餘生

浙甯鎮海縣姚壘山。有一人。遇大虎。爪抓其面。走投窪下。虎含柴掩之而去。移時。若人死而復甦。雖負疼胆落。猶冀躲避逃生。挾柴撐起。急升大樹上。躊躇密葉中。見虎同一豹至。視柴開人。魚虎與豹若失所望。豹即動身欲走。虎咬其尾而留之。虎乃東西四望。縱身上山。凡有凹曲之區。尋覓無踪。虎回豹怒。目張牙。向虎領一口。血流滿地而死。豹即跑去。蓋虎以得人。邀豹同嚙。豹不見人。怨恨肆怒。故嚙虎焉。若人見虎斃豹遠。心甯下樹。盡力負虎而歸。剝皮獻廟。以作神禱。剝肉分鄰。以嘗野鮮。療傷月餘。乃愈。然傷雖愈。而顏面五疤猶存。咸呼為虎口餘生。夫虎獸之至烈也。人虎之最愛者也。今已入其穴。猶得其生。是若人之必有善可錄。故使虎邀豹。得脫其災。是虎

若味人不少。故遺約殘命耳。後聞之上人。咸稱批豎山人。貧而至孝。窮不改正。死而復生。即此報也。

某巡檢

直隸有邑令某某者。識獄未周。憲鞫平反。挽情求全。上司不屑。獲過而致冤。如案達部。邑令亟入京都。與曹掾吏商救。吏細閱原案曰。官可保。酬必重。邑令力薄。不如所索。竟至錮級罷退。後請捐復。選至貴州黔西縣。逾年。吏亦役滿議敘。選貴州巡檢。束裝來任。謁見堂翁。狀貌似熟。而姓氏各忘。及呈履歷。縣閱而問曰。子即昔年以某案而索重酬之某吏乎。子之才大。可佐我而治成。盡善也。吏面有忸怩。心起戰慄。然事到其間。只可低心小意。倍加恭敬。以盡屬僚之禮。吏又于同寅中。問知巡檢駐劄之所。衙房坍塌。烟戶疎稀。前選此任者。俱館邑城。聽縣差遣。以供口腹。吏亦如前。至三朝後。堂翁正聲厲色曰。國家畫野分區。設官定職。不能因地劣而虛之也。子其速行。吾惟秉公執政。稍進即直。揭之毋貽後悔。吏不敢違。一騎一從。勉強至彼。非無衙署。且無胥役。遣僕稅居。一無隙室。亦無廟觀寺院。惟有魁星閣一座。于是官居閣上。僕居閣下。風雨堪敵。腥鮮無思。祇圖冬去春來。假疾回籍。忽連日大雨。夜以繼朝。寂

冥妻涼。輾轉反側。攬衣而起。批剔銀缸。憑窗俯視。見簷溜滴處。白光炯炯。黎明用竹簽挑之。得金豆數十顆。乃于滴溜處。挨次挑去。合得金豆一筐。心思命危境困。焉能發此巨財。恐金不真。因裹二三十顆。命僕進城。就當舖質銀。在肆易錢。購售用物。僕領命入城。如當向質。當主曰。子欲當銀若干。答曰。一金十銀。曰。此生金也。必煅煉八折而成。當則減六折可也。僕如其言。而當之。易銀購物。而回。吏見僕去後。又自遍掘。竟得五六筐。積于閣上。曰。果真金也。吾祇知若無可解。今喜出意外。遂假病乞旋。安享在籍。此事。夫其姓氏。以初事而論。亦不便載其姓氏。從知人各有命。夫馬得馬。何足為意焉。

陳秋巖

陳錫光字載之。號秋巖。浙甯鎮海人也。乾隆辛巳進士。其兄石麒故。後秋巖思慕不已。悲哀時切。一夕夢兄曰。修短有數。過戚傷情。某弟兄尚有相見時也。醒思幽明永隔。不及黃泉。從何相見。是殆思之切。而形于夢也。後秋巖揀發嶺南路。過英德。探知孰是縣之政者。乃辛巳同年劉某。遂登舟往拜。將近城隍廟。雷雨大作。入避焉。見神貌恰似兄形。迴憶昔年夢中兄言相見。乃在此也。淚如雨下。須臾晴霽。進署謁劉某。

曰。杏榜同年。嶺南偕仕。初膺民社。政治茫然。型式當前。抑何幸也。適聞避雨。邑廟。覘神貌。恍似先兄。抑何奇也。秋巖將舊夢。一一告知。并乞假金以祭之。劉為之潔修。牲檢。同往。醊奠。秋巖大加痛哭。劉慰解而回。曰。吾與爾同年。爾兄即吾兄也。今得同蒞一方。將米遇疑。素難決之時。可叨冥冥指示。留秋巖小住一宿。亦備牲醴祭奠而散。後聞劉得賢聲。賴城隍默誘之焉。

揚州王姓

明末時。揚州富室王姓。兵燹逃難。舉家離散。至國朝定鼎。雖漸次回籍。而不得全歸。後王之幼子長成。讀書入庠。家徒四壁。春口日繁。顧活不暇。功名無及。康熙戊午科。友人邀赴鄉試。王辭之。友曰。學也。祿在其中。若得名登秋榜。則家自可養矣。王曰。安家非易。試費亦難。友曰。吾囑吾家。以應爾家。子隨吾行。以供試用。嘗省後温。故收心。採風試筆。何如。王乃同至江甯。喧傳相士其術如神。友與偕往。相士曰。公等功名尚早。指王而言曰。先生乃石崇再世。王曰。吾與黔婁相若。求一日之飽而不得。咿唔人何來。巨富也。相士又仔細觀曰。子之運。應在八月二日起。當速回。過此即無佳機矣。王乃附舟而歸。至八月二日。浙閩制軍官眷過揚。挽舟訪見王某。鄉人指引至家。見

王曰。老夫人相請。王始駭之。繼念相士之言。甯應在此。姑從之。登舟。須臾。揭簾請入。王叩躬。老夫人曰。兄弟睽違已三十餘年。家居何地。家景若何。王一一述之。老夫人退取白鏹五十鎰。曰。攜去安家。爾即隨我至署。王歸告于家曰。事亦奇矣。我何曾有姊。亦何曾有此顯戚。今既呼我為弟。我姑隨至幕府。或轉否為泰。亦未可知。遂同至督署。制軍相見。竟行甥禮。王益疑之。然不敢問其由。任居三月餘。不過酒肉薰蒸。並無令掌執事。王思徒善口腹。難沾滋膏。相士之言。未必盡驗。惟有作清陽之行。可冀瓊瑰之贈。乃告辭。姊曰。弟亦應歸矣。即令制軍饋贖二百鎰。明日備舟送行。王又思區區二數。奚可致富。相士之言。不過虛譽耳。當晚。老夫人密邀王進。就耳低言曰。吾乃子家了鬻也。賊亂逃散。投托旗府。收以為選。制軍乃吾親子也。時念主恩。無從通信。今天假我緣。由揚經過。邀汝同來。認爾為弟者。欲避嫌耳。今贈二百金。焉足濟汝之家。幸舊宅未改。昔年逃難時。先人在某某處。埋有銀二十萬。起之。可享安閒福也。爾時尚在襁褓。未知其隱。吾故密以告汝。王歸。悉如其指而掘之。果成巨富。夫人能終不忘始。貴不忘賤者。天下鮮矣。而況于婦人乎。今長婦居至貴之位。而猶念極賤之地。使舊藏仍歸故主。不懼識破出身之微者。其心地之厚。無過于此。宜其受一品之

榮也人有善願。天必從之。設王處極困之境。而舊宅常人。則銀歸他姓。是婦雖有善心。亦不能使王仍復舊壁。蓋王之富貴。由天之成。夫人之善心。而致之也。

海馬

嘉慶二年二月。廣東南海縣所轄九江。有海馬浮潮而至。長可九丈有奇。高可丈許。鱗甲蔽身。甲縫生毛。毛若青絲。頭與膝肋疎毛鮮甲。踔大如斗。耳下有腮。尾與穿山甲相埒。色黑。古人謂馬為鐵連錢。或即是也。九江河不甚淺。而是馬立于河中。全形具見。居民喧異呼奇。胆大者擲石拂其怒。乃翻身滾去。而傍岸百家盡沒。河化為湖。馬即登岸。嚙禾數頃。不驅則僅傷禾。驅之則又翻身滾去。田成大池。結繩而測。淺深沉索至十二丈。方得至底。九江王薄李敬思。上告撫軍朱石君先生。作文祭遣。安逸歲餘。次年復起新窟。殘蝕田禾。化為池者。不下百頃。邑宰李安吉。四面設炮轟擊。乃斃。剖肉分獻。上台肉似犧牛。味亦相同。氣腥。此魚所化也。並非海馬。若海馬。氣稟靈淵。受精皎月。追風逐電。越影超光。何至殘虐為害哉。

鬼書

劉秉政。湖南人。學刑家言。度支法。就廣西。遷江。李明府幕。未幾。李公病逝。接任者乃

李公刎頸至好。咸謂交代易易。誰知格外轉轉。期滿而猶未清。李公子幼無知。劉受故托。不能違之而去。一夕。初漏已起。忽聞扣門。司閤者啟局。見頭戴殘紅敝帽。腰繫黃袱。乃遼江故差某某也。心驚目呆。差曰。吾奉官命。特來投書。別無他事。請放心。解袱檢書。交與閤人。執而就燈視之。真主人親筆。面開送劉師爺啟。閤人益呆。差又催曰。求帶進書房。尚有主命。應須面回。閤人戰戰兢兢。帶至書房。劉尚未睡。將書呈上。劉亦驚曰。奇哉。幽明永隔。書從何來。閤人曰。專差送來。候在門外。求見。劉揭簾命入。差叩而起曰。吾奉主命。求駕完結各事。夫然可歸。并求賜覆書。劉曰。官住何處。曰。仍在署內東齋。差出。劉折閱之。其書大畧云。接任某。前有難時。吾曾竭力周全。曹假金應結。立有約券。今忘恩抹借。苛刻糾纏。明欺我子幼小。婦女無知。現存約券。在于書簾。煩檢以理算。則交代自然明白。并懇將某大女許與某為媳。兩世交情。亦必允從。將來賤眷歸與不歸。尚有依傍云云。劉作書以覆。給差費回。令閤人告知主母。檢查書簾。果有此券。次日。劉持書券。細訴觀察。並太守。羣責接任之非。接任者亦胆落抵算。交代後。又贈銀送李春至省。劉又執柯。將其大女許嫁而歸。此乾隆五十四年事也。現在鬼書尚在劉手。夫無形為之鬼。今非特有形。且有其書。是蓋接任者欺死瞞

生令人難愛。非書無以破其奸。壓其詐矣。此乃二氣之良能造化之功用也。

咫聞錄卷九終

咫聞錄卷十



清慵訥居士著

瞳神失一

南陽白生性耽清靜不羨繁華不喜行動一日神倦坐寐聽二人低聲商曰吾等願守此眵者不過假其勝遊而同處於樂也渠竟一無所好何異日坐牢籠趁此春光明媚花鳥依人吾與汝自尋樂趣庶不虛此一生白醒而兩目失明曰異哉吾素無目青亦無疼痛胡為驟然若是呼家人扶至黑甜就寢須臾睡熟耳聽兩人欣欣然歸曰今日之遊信樂也後惟彼守彼心吾行吾樂而已耳忽又醒視壁間書畫架上縹緲目仍無恙由是忽明忽昧已有年餘恒為精神不足而有此疾也益加靜養又一日白半省半睡朦朧之間聞一人訴曰行不如坐之為愈也吾輩遊性過重頃過花陰遇花妖始以禮邀吾弟兄不肯入呼羣妖捉弟而進吾奔逸乃回自後不敢再出矣第不知弟命若何白驚而起放眼左視朗然如故右視昏昏是更奇矣延醫治之醫曰黑白分明一無翳障乃水虧也應補水益精藥石百投而閱物觀書竟成側面白猶未解何故而成此無形之疾也夏日炎歊避暑殿室友至視其睛曰子之瞳

神祇有一焉。白曰。今知目疾之由也。是蓋我愛靜。瞳神愛動。前之忽昏者。乃瞳神之出而遊也。明者。乃其縱遊而返也。今之明。右昧者。乃一返一失也。隨將前之半醒。半睡間所聞之言。一一告之。幸矣。夫瞳神雖一。不敢復出一目之明。可至老矣。然失之者。乃我身之物。記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茲我身有缺。孝道有虧。將何以補之哉。

賈十

國初時。盜有取寢陵數千觔重大金爐者。近緝無踪。乃詔行天下。能破獲者。官加三遷。民給萬賞。山東力士賈十聞之。踵比部而請曰。吾能之矣。求賜文憑。限年三載。并咨天下。隨時撥兵。隨處支庫。盜可得也。部曰。子欲藉文而沿途誑銀乎。不允所請。賈曰。吾以家眷十口。留獄為質。得則釋之。不得則聽罪而已。部乃奏聞。如其請而收其眷。給文令緝。賈十鏤空履底。藏文憑於其中。周行密緝。至福建訪有巨跖巢穴。扮作落魄形狀。徑由林深箐密。屈曲羊腸而進。忽有阻道者。截而問之。賈曰。性成豪俠。禍起無端。家室仳離。特來皈命。若人曰。子言未必真也。賈曰。鄒魯至闕。路有半萬舍。近就遠。我豈迂拘。即此可知其心也。邀入酒肆。談心暢飲。賈大醉。若人用網輿昇賈。

至十里外放下。賈醒而視，已失所在。昇賈者引賈同行，須臾見厦屋崇垣，門高駟馬，邀飲者已先在門侯焉。攜手入室，長者下堂而迎揖，而坐。長者曰：壯士遠來，自必超羣。此牆高有五仞，子能縱身出入三次，吾留之。賈即如命，縱身五踰其垣，而面不改容，氣不加喘。長者曰：可矣。待為上賓，檢佳室與之居。越日，赴教場操演，長者居中，左男女右，各試其技。此間以縱跳舉重為上，賈之縱跳可推第一，而舉重列為第四。長者令擇右邊之女為妻，賈辭之。長者曰：毋。此吾之重子，而許擇配也。賈從之。結禡半月，女曰：冰谷易消，綠林自敗，非久居之所。東有杏道，可通海濱，吾與爾乘間而逸為善。賈曰：吾一避難之人，而上士相待，棄之悖義，守之全信，不可。女告長者，益加尊重。次日，赴場派差，獨不與賈，賈請之。長者曰：差有三等，上等盜內府寶器，中等盜大院所珍物，下等盜民間財貨。子之材在上等之末，中等之巔。此時人多，留待後派。吾非不用子也。請安之。賈曰：必求一差，以報厚恩。長者乃派令隨一等一名者同行。一等者常自誇能舉萬鈞，即如盜寢陵金爐事，非我不能。賈猶在，回時可往觀之。賈贊美不已。行至邯鄲道上，留妓飲酒。一等曰：吾輩飲酒取樂，則可。貪淫縱慾，則不可也。賈曰：因盜而淫，良家之女，自在天禁，彼妓則賣也。吾以銀買，何罪之有。一等從之。賈密

賄妓。令以酒困之。妓如其囑。一果酪酏就枕而寢。初一等身藏雙刀。起卧不離。往柱於睡時。持刀掩護其面。今醉而忘之。賈禁妓不許聲揚。一劍砍其頭。飛馬入都。詣郵而訴盜爐之由。藏爐之所。巢穴之險。殺盜之籌。求咨會閩中。發兵為應。計擒智取。部即咨閩調兵。圍住要隘之口。賈入見長者曰。已得內府金鏹千枚。藏於深山。彼守而我回。必加發壯士可也。長者曰。吾親帶人同往。交情頗廣。沿途自有照應。賈同長者出。官兵擒之。一闕而入。收其餘黨。得其金爐。且搜出金珠寶物。不計其數。攜妻而返。授賈為天下總捕。釋眷重賞。夫盜爐者以力勝。賈以智勝者也。力多敗。智多勝。柔能克剛。若賈十者可稱剛。而能柔矣。

查三

查三。海寧州人也。食客於淮商理鹽務。自漢旋淮。舟子私附。一生於後。查聽吟詩云。千里長江一日晴。順流直下布帆輕。偶然驚起鷺鷥翼。采石磯頭劈浪迎。查迴首視之。乃嫣然一少年也。邀入中艙。問係揚州詩禮之後家。貧業儒。尋父過漢。貌固俊秀。談亦風雅。查曰。此文人也。何可褻居於後。令舟人移其枕衾。居於正艙。生曰。吾惟一衣囊而已。查乃分衾與睡。同席而食。行三日。生曰。先生有銀三萬。聊為惠假。某月日。

加倍奉還。查曰：子何以知我有銀也？生曰：起行時已知之矣。查曰：此餉課也，難以應命。生默然不復提及。查夜醒，晝寐刻刻防之。至采石磯，生攜衣囊道謝，作別。查命停舟，而生已縱身上岸矣。查至揚州，起銀篋，皆空。查心驚惶，然銀已失，人已遠，只可向主直告以情。懇限以某月日，如果還來，是吾之幸也。倘或不來，監守者難辭其責。惟有籌補而已。至期，生果至，再查曰：吾惟信以行世，義以待人，前借如數奉上，即在懷中一一取出。權之果加倍，趙銀六萬，眾駭其異，相與邀約輪飲，而試其技。生均不辭。於是或扮搨抵，或招豔冶，而搨勞大豐於眾，且無佻達之氣，眾益奇之。飲盡，生欲返。眾曰：子取銀於無形，藏數萬金於小懷，是何法術？請言之。生曰：此小術也，何足為異？眾又曰：請試大術。生曰：不能。眾皆固請。生拱手，上舟，自持挺篙一撐，而不知舟往何處矣。送行者皆坦胸俯視，衣扣盡落。議之者有稱俠士，有稱邪術。吾則曰：無論其邪與俠也，彼以邪，吾以正，則正可敵邪。彼以俠，吾以禮，則禮可收俠。若查三者，前以禮敬待生，故失而後得也。

生變猪

余於是書將付梓時，攜請銅陵名士選拔章澧南先生新訂先生閱而憶及厥祖在

日。有對河居住之佃戶。癩瘕三年。忽自呼曰。吾非病。吾負章宅銀。冥罰作他家。豕以償其貸。今三年矣。雖為人實。乃畜也。爾等往請速宰。了此前愆。或可冀轉世為生。其妻詣章門。而訴以夫言。章翁曰。家畜肥臑。留備大事。鄉鄰之負吾者不少。寧獨於佃之負而施報乎。然聽其妻言。念是佃因病之年。與畜豕之年相若。冥報不爽。於今見之。吾當招屠宰之而已。宰之日。豕就刀大啼。佃在牀亦大啼。儼同豕音。沸湯刮膚。豕不啼。而佃又大啼。且身起白泡。恍如湯火之傷。分鬻時。佃又大號。須臾。聲低而斃。世之載冥報數矣。大半在影響之間。惟此事身猶生養於家。而魂已變豕。他所可見財者。非特欲辨清白。且當分人已。彼訛訟者。猶云假貸勝於說詐。負亦無傷。余聞之。熟矣。故誌之以為當代鑒。

方姓

嘉慶乙酉歲。京都失去金鐲不少。比捕嚴緝。捕至蘆溝橋。天已晚。止足而栖於旅肆。步街密查。街盡有小房一所。絲竹絃管之音。達於戶外。捕思富室子兒。清雅高居。奚甘聚此陋室。其中必有不良人也。守之於門。三更。一小年出而遺矢。美如女子。捕曰。何人居此。小者曰。入問老者。便知之矣。捕入而問。老者曰。子來緝失乎。吾姓方。居桐

城鎖盡在。聊假一用。捕以寡不敵衆。返身入都。詣提督府直告。添捕以往。至則行矣。追問房家曰。黎明捲裝而行。不知往何處也。捕即趕至桐城。訪至方姓岳家。曰。吾女嫁彼有五年矣。嫁之三日。即攜女移往異地。從無歸寧。方壻祇來二次。亦不肯說出住處。親鄰共知之。半月前。曾到我家一轉。即去。實不知其下落。桐城至京。快行須十八日。捕核方之由蘆溝橋至銅城。只有三日。雖身具兩翼。亦不能有如是之速也。捕不敢追。求府通緝而已。此蓋麥鐵杖之流歟。捕之不造。亦可為知機有識者矣。

二老翁

粵之韶州有南華寺。乃六祖宏忍修心成佛之地。離郡六十里。聞有歌云。若要南華遊。須帶膏梁酒。二語何也。六祖在時。收蚊為徒。亦成正果。六祖懼其悖性復萌。封定其殖。復鑄七尺鐵塔鎮之。木刻其像供奉於前。極靈異。善嗜酒。韶下土民咸稱為二老翁。其寺不過古刹。壯而不麗。本無可供遊人之目。玩之者無非請二老翁飲酒耳。然木像虛形。焉能飲酒。而二老翁之飲酒。實有奇焉。遊者至此。沽上等膏梁酒二斗。斟筆而陳其几上。須臾化水。一無酒氣。換而復獻。復成水。三次換獻。而木像面色漸轉碧。桃酒盡。帽歪身斜。不必為之扶整。翌早。自然帽正身直矣。嘉慶初年。南韶王觀

察施捨千金。倩叔往修其寺。見諸羅漢金身。光華燦爛。以爪剔之。金落。厚有分餘。盡剝其金。改繪。王采得金不少。並將觀察施捨。亦寢其半。一時行囊頓潤。華服齊鮮。臂束金環。未幾。身上起泡。顆顆若瘰。破之則爛。一泡未除。而又生一泡。不逾月而週身潰爛。儼同羅漢之去金身。臭不可聞。醫亦徒然。急渡南嶺而歸。至江左而僵。人謂六祖之靈驗也。吾謂二老爺之顯應也。佛以慈悲為本。含宏為度。六祖慧能乃羅漢中之第一者也。奚忍以區區貪利而置之於死乎。二老爺既成正果。仍復愛飲膏粱。則其烈性未失。佛面削金。有不深惡而痛絕之耶。

龍搶珠

池州石埭縣六都。為李族世居之所。依山傍水。烟窻成千。地無名勝。可供遊履。不過霽岫晴巖。散步醒悶。眾兒童無非涉嶺趣巔。尋夜闢草而已。乾隆年間。一童登山入巖。過石隙。有光炫耀奪目。俯而覩之。有一珠。大如雞卵。拾之而歸。喜笑玩弄。行不離手。至晚。童擎珠由暗室過。滿房雪亮。恍如秉燭。對父母曰。此物可以代燈。其父母向其掌取。就燈視之。曰。世上焉有如許大珠。試其光果如童言。由是喧傳一時。鄰里鄉黨。無不競來鑒賞。嘖稱希世之珍。聽諸言之贊美。防小人之計取。收而襲什藏之。不

敢輕以視人。即其子記憶索取。號泣相隨。亦不與焉。自後事事泰適。業業亨通。不久即成富室。一日有道士龍準虎領。鬚眉虬鬚。踵門募化。稱係扶風黃山宮來。初則不顧施捨。任其盤踞坐誦。及至七日不食。信為三清變儀。慷慨助金。不受。疑其嫌少。又加助之。仍然不受。問曰。子不募金。募何物乎。道曰。清門中無珍不備。無寶不全。只少額珠一顆。請捨之以補宮缺。以增神光。即覆之曰。他物均可施捨。惟此一珠。乃吾起家之寶。寧甘輕以施諸道。見意。不復啟唇。飄然而去。族眾見其得珠。而家驟富。思欲共藉珠光。而同臻樂境。羣往其家。說曰。汝之藏珠。天下已共曉矣。故道士遠來募化。企慕紛紜。終必落人之手。傳云。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倘風聞於朝。奉文選取。爾亦不得不獻。且恐加以懷寶之罪。不如歸於公祠。某等同湊千金。與汝售之。使族眾均沾其潤。則他人不得覬覦。即或君上知之。不過獻之而已。不能治眾人之罪。况珠雖歸公。而子仍有分。豈不大美。子意以為若何。若人聽其言。近情理。得利且可免害。許之。眾乃湊金出其珠。而入之於祠。議歸族房長專為管守。是年童多入庠。農獨加豐。商賈倍利。迨後登賢書。入詞選者。相繼迭起。喧笑之音。溢於衢巷。羣商大慶。俱各如分出銀。筮日。編棚建醮。設供演劇。用雕鏤玉盤供珠於神前。派令十人看守。醮

事已畢。正在演劇。天色澄清。四際無塵。倏然黑雲隊起。雷電交加。急雨滂沱。雲中有青黃二龍。凌空飛舞。俄而青龍直入神壇。吸珠直上雲霄。黃龍亦飛入神壇。見珠無急轉頭飛去。但聞風聲怒號。雨勢驟灑。兩龍互鬪。不多時。而兩尾下地一掃。民房去其大半。地化為湖。遠近河中。桁椽木物。與死屍漂流。擁塞水道。舟楫難行。見之者莫不慘惻。此蓋龍搶珠也。吁。李氏之興也。由於珠。而其敗之也。亦由於珠。當其時。小子得之。老者自應還之。乃反以為發祥之具。斂銀歸公。彼道士者。蓋即其龍之化身。遠來募化。又復慳而不與。致滅言半族。自取其禍。是亦不足惜矣。

缺耳遊擊

雲南昭通府李司馬乞休回籍。言其同城呂遊擊。山東人。相貌魁偉。缺一左耳。初問其故。笑而不答。迨後聯絡往還。酒餽報復。成為知己。乃說缺耳之由。呂之幼時。遇一術士。批其相云。耳大面方。起舊閣。風波不少。似難舒。必須有缺始登貴。三品堂堂虎豹居。當時以為江湖套言。撇之而已。及壯。不務恒業。日飯斗米。日肉百兩。小康之家。變為窶室。無以養生。因恃脅力之過人。乃入胯刀之隊伍。早探行商。夜圍旅店。一日見少年華客。侍從者十餘人。挽車十餘輛。裝載輜重而來。尾窺投宿之區。而圖之。傍

晚入曹家店。卸馬停驂。呂密遣夥擔粉過店。故作失肩狀。將粉潑地。以為記驗。適少年之侍從者。在門看破其情。進告少年曰。今晚須整頓防備。少年出視笑而入曰。此非真有本領之寇。不過因飢烏合耳。何足介意。爾等安睡。吾自有法制。使之不敢動手而自退也。至三更。呂引夥二三十人。劈門擁入。直進後房。巨蠟分燃。統室皆晃。少年見多人進。手提雙劍。舞於燈前。雪白如毬。人在劍內。而不見。呂等恃眾。站階觀舞。並無劍刃過來。須臾。一人辨落。一人落一指。一人落一肉。而呂落左耳。負疼膽怯。均奔逸焉。此不知學何術。而能出神入化若斯也。因思強有強手。寡可敵眾。與其貪利滅身於不正。不如卧薪嘗膽。以成名。於是投營充為戰兵。月關之糧。不能抵五日食用。惟有於操演之暇。行街肩謀。以支日用。迨拔補千總。纔敷服食。保升守備。送部引見時。皇上問耳從何缺。隨口奏以段文經謀為不軌時。充當鄉勇。打仗受傷。未邀議叙。奉旨以都司超用。俸滿保薦遊擊。回憶相士之評甚驗。年已老矣。諸惟守命。亦不再起紅頂之想也。吁。世之自稱為英雄者。類皆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故末有不滅其身。若呂公者。可為知進退存亡。斯真所謂英雄也。彼洵者。曷不效呂公之為耶。

老實翁

翁謝姓。字子敬。浙寧鎮海縣人。少入庠。後以訟事牽連。恥登聽事之堂。走避杭州姊丈凌某家。凌曰。為一公堂之跪。愿舍衣巾品。過高矣。爾素性老實。又執不聽勸。吾無復言。然既避之。必俟風息而後可歸。我在松江。有一布莊。正須老實。端重之友。彈壓爾。盍去之。翁曰。諾。抵莊。眾人閱信。稱其老實。遂以謝老實呼之。竟成綽號。翁先娶小江胡氏。無所出。繼娶沈氏。亦無所出。而年已四十八矣。是年夏間。往鄉收賬。橐貯二百金。路過村莊。見道旁人擁擠一門。引領而望。翁問所以。云。若家欠官項。監比緊急。將十八歲小女。鬻人為妾。母女不忍分離。哭倒於地。翁曰。生離死別。情有難解。乃排闥而問。可退婚否。身價若干。旁人曰。二百兩已繳官。媒妁曰。退聘不在於理。旁人曰。只要有銀。不怕不退。翁曰。銀可相商。正在喧嚷間。富家公子。因良久不見迎婦。輻回自躩而來。眾人傾倒。訴翁之言。公子曰。刻能交銀。我便准退。翁曰。一手交婚約。一手退身價。公子看翁之形。欺其未必有現銀。遣人到家取約。當時有笑翁之癡者。有褒翁之仗義者。有貶翁之好事者。誰知約到。翁銀亦出。眾皆拍掌大笑。依議而行。兩邊交割清楚。閑然而散。母子二人。轉悲為喜。正欲問翁下落。而翁亦不知去向。越次年

秋從此路過。有壯夫當頭長揖。翁答禮。其人攔住。固留至家。抵門已解前事矣。勉強入門。夫婦帶女出而拜謝。欵飲表心。且如陳遵之投轄扃門。辭既不得。走亦不能。且灌醉假寐於書室。夜半醒。則燈燭煌煌。一婦旁坐而候。翁駭。婦曰。非為別也。伺恩人醒後盥洗耳。其夫持湯進。請盥洗畢。見堂上張燈結彩。須臾。率女淡粧出。說已探翁年將五旬。尚無嗣息。是女命當為蓬室。查今日尚言。即晚合卺可也。令女拜謁。翁權詞許允。但不告而娶。有三大礙。第一恐東人之責荒唐。第二防吾繼室之怨不義。第三憂姊丈之咎非禮。必寄信知之。待月餘而後婚。否則不敢從命。其夫曰。有名謝老實。諒不食言。遂已。清早回莊。算明一切數簿。交可託之友。云昨接家言於路。須回鄉一行。今夜起程矣。行至武林。正值鄉試將完。遇族人二約伴同歸。一人者。一告假知府。一富甲邑里。均年近五十。無子。聞劉鐵嘴相法如神。同往其門。延坐便言。福祿壽三星。不約而齊乎。詢之。果一一合。唯翁壽最長。問子息。則曰。二位依相而談。均無嗣續。惟此翁面上。陰隱文現。曾為好事。當於五十一得子。有三丈夫。願志吾言。二人問。有甚陰功。翁亦不以為意。旋里後。逾二年。五十一歲。連舉三子。風鑑真神矣。松江某家。待之不來。查問。則已回里矣。某家說出前事於店。寄函詳達於凌。凌亦達之於族。

族中人聞於縉紳。脩邑志入焉。可不必再載。然此事實可為人之表率。誌書所行不出郡省。天下之人。未必盡目之。是集通行自廣。余故抽而書之。使人見而做法之焉。

狗知朔望

粵西新寧。畜一烏犬。強嚙異常。飼時。烏犬不至。羣犬不食。惟朔望。讓羣犬食之。而烏者一日不食。黎明。四足跪於神佛供前。頭踰於地。似作叩首狀。蓋其前生如素禮佛者也。常見主人憂。則黑者低頭垂尾。歛聲不揚。主人喜。則搖首縱身。膝間虛繞一日。主人過得意事。掀髯大笑。烏犬亦跳躍大快。眾皆異之。且能不侍筵宴。恐干主之怒叱也。不吠華冑。恐嘉客之受驚也。後聞其主死。嗚咽七宵。絕食而斃。雖為家畜。實具人性。故以蔽衣裹而埋之於郊。曾有詩以記其異。詩云。搖尾搖頭室裏穿。吠星吠月曉風眠。能知朔望禮神佛。生死相隨人性全。

廖某

汀州永定廖某。學皇家術。周行天下。其事親也孝。其處世也信。其出也有時。其歸也有候。恒聽其言曰。祖宗雖遠。祭祀不可不誠。故歸必蜡祭之先。出必清明而後。臨行拜囑鄰居曰。家寒遠出。母老子幼。倘有不繼。萬望應急。報無失也。至歲暮。回。凡綴長

補短之家。權其子母而還。年復如是。無不相信。有一年。命途乖舛。病延數月。既不能遊貴顯之門。又不能博蠅頭之利。行裝食盡。衣履淒涼。自思自歎曰。命也如此。回則羞見父老於江東。不回則誰解依閭之遙望。與其在外寤寐反側。毋寧趕回。母子團圓。遂托鉢而歸。其母笑顏大開。其妻愁眉益結。曰。鄰居之有惠於我者。望夫之來。殷矣。皆藉我之還以解臘也。奈何。廖曰。非我欲負人。命不如人耳。吾當以禮約之。誰知負無幾。而貸者有十餘家。無俟廖約。羣起逼索。眾口叟叟。委難忍挨。遂呼妻問貸數而計之。共十四兩五錢。隨對眾曰。明日設法以還。請暫退。至五更。塗面執棒而出。走至大富岩山頂。伏於通衢之旁。適有連城木客。由潮州收值。促歸過年。徑走而來。廖即舉棒邀截。客慌曰。爾無非契我銀耳。勿傷我也。遂解襟啟而攜銀百兩與之。廖曰。無須如許之多也。只十四兩五錢足矣。客曰。何取之廉也。廖以情訴。客聽其自取。廖抽身佩象衡。權銀十四兩五錢而去。越數年。廖過江。與木客同舟。笑對客曰。子不識我。我却識子。某年某月。在富岩山邀銀十四兩五錢者。即我也。正欲思還。無從覓跡。今得幸晤。是天假我緣也。啟篋。權銀兩函曰。此乃本。此乃利。請留之。客曰。此微之數。何足介意。廖曰。昔之塗面改容。由鄰逼也。取之不多。解鄰結也。前玷難磨。心時戚也。

有而忘無。天更絕也。請留之。客曰。子真君子也。吾將聘汝。同為行。賈廖曰。吾以一歲
奔波之積。僅供一家糊口之資。餘無望也。奚可共業。客曰。本在我出。盈兵均分。絀則
獨受。何如。廖許之。於是倩雁繫銀回家。而與運烟至浙。不十年。廖亦富。客益豐。同時
均納半刺銜。加級請封。汀郡傳為美談。而廖亦不諱前非焉。

野史氏曰。貌似正而心邪者。真惡也。貌似邪而心正者。真善也。此其間惟天
知之。而人不識也。觀廖之事。則顯然矣。當本客處愛命。不愛銀之時。百金僅去其
微。不過數盜之奇。而私為己幸。迨後子母悉歸。乃意外之事。在他人雖識廖之盜由
飢起。而諒非真盜而已。迴思蓬面之形。終非正人。必不與邀同業。乃本客竟收而
用之。無怪兩室完美。各耀鄉里焉。此天之所以全其善。亦以策勵不正者。當反而為
正也。

普依祠

粵東女子。往往於未嫁之先。結拜姊妹。誓以十女盡嫁。方與夫同房。名曰金蘭會。盟
後。若有先嫁者。朝拜花燭。夕拒歡牀。其夫欲請仇儻。結束衣裳。坐以待旦。三朝即少
歸寧。與之歸。則嫁否。或投水。或懸樑。或餓或刎。舍此一命。而後已。死之日。羣姊妹哭

哀蓋設牌醮薦誓不出嫁亦有一女死而九女具死者此等惡風父母雖嚴加訓誨而不能革其癡心有司雖剴切示誠而不能挽其惡習惟聞香山小黃園司崔小尹調理茲上見石巖上樹蔭下類多木主風雨飄零螻蛄蝕詞之甲長曰誰家木主雖無子孫亦有族姓胡為任其拋擲郊野也甲長曰此乃金蘭會中之女也一誓千金之死靡他當其死時結盟姊妹以其有義而隆祀之迨後姊妹俱亡歲時伏臘誰記憶之其兄弟子姪皆厭惡之於是棄諸郊野日積月累故有如是之多也崔小尹性本慈祥始聞其言深為痛恨繼想其形心起惻怛爰捐廉創建小祠飭役於治里之中盡檢而入之於祠名曰普依陳餉設醮且為文以祭之曰女歸男室遵禮守常輕夫重盟背經壞綱焉有十女齊作鴛鴦一言為誓鐵石心腸亦知許字命在高堂朝拜花燭夕拒歡牀保茲潔體結束衣裳欲歸不與乘隙懸梁眾女聞之同赴陌場烈非所烈例難表揚封窆而已了此癡腸既無夫婦胡冀後昌雖設神主歲時何望無怪日久棄茲道傍號風嘯雨情殊可傷昔因倔強今有淒涼九原抱恨追悔莫償我心惻然爰創小堂孤魂無主憑式有方默醒愚昧安樂中央謹具庶饒東帛焚香靈其鑒茲來格來享敢告崔小尹復為置座添設春秋臘底三祭此嘉慶十九年

事。迄今已四載矣。鄰無復有投水縊死事。昔者吾友常云。某處有房一所。盛傳有縊死鬼。無人敢居。一生曰。吾素不畏鬼。整衾宿焉。睡至三更。聽颯颯有風。視燈火轉碧。燈前立有豔粧絕色婦人。心思是房久空。婦從何來。此即人云縊死鬼也。吾當矚其如何迷人。自縊逾時。婦近帳前。生啟帳出。假作哀苦狀。鬼即持竹圈一。令由圈中視之。內有樓臺殿閣。畫棟雕梁。奇榭曲欄。靈池碧沼。真勝地也。鬼令人。生以手遮鬼曰。樂豈手能取乎。生挑左足進。鬼曰。伸頸而入。則樂得矣。生曰。子以愚而受害。致有不散之寃。吾不受子之餌。替子消寃也。忽不見。但聞空中啼哭而去。由是此房竟為潔室。此乃生之點醒其愚。而寃魂始散也。今讀翟小尹祭文。句句皆點醒語。故寃魂自散。魂散則不為崇於鄉。亦不輾轉覓替。何復有橫死之事。可知陰陽一體。無不可以感格之矣。

兩頭人

余在粵東。與友散步閒遊。過華寧巷。見挨肩接背。擁卷塞衢。近而引頸視之。乃一少年子也。裸袒袒胸。腹前粘生一孩頭。而手足眼耳鼻口悉備。啟其眼。閉而無睛。拂其口。虛而無氣。手足軟而無骨。有乳無臍。臂向前生。無魄門。有陽具。羣呼為異。有一人儒冠儒服。搖摺扇而言曰。更有異於此者。余因日採異事。拱手而問其姓氏。答曰。

姓胡名之榮。湖南寶慶秀士也。遊幕來粵。賦閑待聘者。余邀之同行。登茶樓。品茶。問異。若人曰。昔在滇南。出門答客。途遇魁梧漢子。服飾華麗。金頂輝煌。惟帽似皂帽。較人所帶者。高三四寸。訝其奇。躡足凝眸。而視土人曰。此乃吾鄉武秀才也。其帽之高者。頭上生一小頭。髮清眉秀。眼有珠。而有舌。日則倦睡。夕俟生熟寐。而小頭乃醒。與之言。則能答。遇強梁穿窬而入。則能喊。余曰。一人而具兩靈。日夜皆醒。武生可為大將矣。伏甲奇師。可藉小頭而知之矣。胡曰。小頭之靈。不屬於大頭也。曾試之矣。當時聽土人之言。而疑為誕。因與武生交。留之宿。而偵覷之。更深。欵武生睡。須臾。聲起。而牀中童音作。自言自語。揭帳而視。果小頭醒也。其言無非兒童戲嬉之事。見余則喊之。告非強梁也。則止。問之不答。次早問武生。茫然不知也。余曰。此非奇事。乃奇形也。載之。可見天之生人。亦變幻不測耳。

北虎青衿

相傳雷州古怪驚蟄時。蒙布鼓。置於崇臺之上。越日無之。僉謂雷公攜去。作天鼓也。此說本近荒誕。余居雷幕。經年訪之。非無其事。且雷亦不震。所怪者邪。而禱神。一曰北虎元帥。一曰青衿娘娘。隨時作祟。徧戶受殃。其為害也。附病人而求食。借人口。而

發言祭以食則病輕。不祭則病重。然其害何分於北虎青衛也。聽病人言似男聲。若家即往北虎廟祈禱。似女聲。遂刻青衛像供奉於堂。朝祭暮享。饋必豐潔。且擇味適口。總借病人之口以宜之。最愛觀狎。抵聽洛濱諸戲。或三日一索之。五日一索之。其有貧不能構劇。則延士歌以替。無笙簫鼓笛。亦可稍解其慍。必至傾陷其家而後已。余與東人蓉波高司馬散步晴皋。見有天后木像拋於林下石際。雨漸日暴。數濱民褻瀆神靈若斯也。命僕收而供諸倉中。詢之胥役曰。此青衛娘娘不可惹也。胡收之而歸。是神也。始因其為害而諂媚之。彼得諂而纏繞不去。若家產盡人亡。則棄之於野。鄉人非不敬神也。往往收像招禍。故見而遠避之。然青衛之害在於一家。而北虎之害在於一方。新正欲占休咎。默禱神前。束草為人。腹中滿裝雞卵。仆於地而滾之。卵有一碎。有一婦墮胎。若盡碎。凡是村爭婦。無不墮胎。即牛羊犬豕亦皆胎落。北虎能扶乩。青衛則不能也。人有病往廟。用砂盤扶乩。但聞瑟瑟有聲。或橫寫。或直寫。字皆大草。據其書而錄之。批畢。讀知何鬼為祟。何過成災。必如何禳禱而退。無不立驗。倘有不驗。再請扶乩。必責犧牲不潔。齋戒不誠。重令設祭。如再有不潔不誠。為崇益甚。歲逢春秋二廟土民扛像相間出巡。排對齊整。儀仗鮮明。恍同王后之制。村落烟

莊編網結彩。張燈奏樂。恰似憲駕來臨。昇生一小輿。而扛護者數百人。其間人忽目
瞪口呆。流涎騰空。登杠旁。持鐵筋與之。若人執筋。從左頰插出右頰。竟似中箭。不見
血流。仍直立扛上。輿即飛行。扛上人終不落地。迨神駐劄。抱其人下。昏昏不知人事。
拔其筋。頰有洞而無血。養三日而洞彌矣。更可笑者。北虎出巡。必在青衛廟設牀帳。
置巾櫛。昇北虎于青衛廟中。住宿一宵。青衛出巡。而北虎廟中。亦如前陳。以待昇青
衛之像。至詢其故。以為二神私相狎匿久矣。雷民遭北虎之患。可求救于青衛。故供
青衛于家。媚之使悅。二神之患可免。吁。雷正神也。閩隱惡而誅心。因書載雷祖出于
雷州。是正神所生之地。既有此稱。雷宜擊之矣。胡為任其為害茲區也。蓋地以雷名。
好事者即以雷祖附會其說。而世傳雷州古怪者。即此是也。

夢難信

杭州沈濟之。安逸人也。一夕夢金甲神謂曰。汝後園有藏金一大甕。可往掘之。沈問
園寬何處可得。神曰。但見有草繩縛福字錢者。下即是也。醒而思之。適夢金甲神者。
必財神也。明指財路。寧有是乎。夢之真與不真。要視後園有繩縛錢否。坐以待旦。急
往後園覘之。果見錢繩福字宛然大喜。至晚更深。掘深丈許。廣幾及畝。杳無所得。由

是如癡如癩。狂歌喜笑。怒罵悲哀。踰年而終。柘城李少司空。李子繼遷。成進士。司空及太夫人沒後。繼遷追悼日深。成危疾。夢太夫人教令服參。因以告醫。醫者曰。參與疾相忤。不可服。繼遷猶疑未決。是夜復夢太夫人云。醫言不可聽。汝欲求生。非參不可。我有參幾許。在某處可用。醒告諸妻。探之果得。繼遷曰。母之愛我也如此。靈在九原。尚復顧恤小子。醫乃庸工矣。服之。夜半發狂而死。陸射山徵君。夢尊人孝廉公云。吾寗窀內。為水所浸甚苦。阜亭山頂有地一區。召售無人。曷往買之。而移葬於此。吾神所依也。訪之果合。乃以重值得之。及改葬。舊穴了無水。且煖氣如蒸。悔已無及。遷葬後。徵君日就困躓。子孫流離失所。江寧報恩寺僧房。每科場年。賃為舉子寓。六合張生員者。主某僧房有年。其寺主老僧已故。張以獲雋之難。心灰意冷。數科不應。試忽一歲。老僧託夢於徒曰。速買舟過江。請張相公來應試。今歲應登秋榜。其徒告之。張喜。渡江。應試。發榜後。仍不第。因設祭懟之。夜夢老僧曰。今年科場粥飯。冥司派老僧散給。一名不到。僧無處開銷。檀越命中。尚應吃三場冷粥冷飯。故令愚徒相延。以弛我謹責。非誑也。吁。夢寐之事。災祥本難預決。史冊所載不少。如趙武靈王夢處女鼓琴而歌。乃納吳娃。卒至奪嫡餓死。張敬兒夢全體熱。而謀反被誅。梁武帝夢中原。

混一而次日納景侯之降竟以亡國。漢武帝夢木人欲擊帝而枉殺皇太子。徐知誥夢吞金丹而次日方士獻藥服之而終。宋史臧丙傳丙舊名愚夢父召丙立於庭指天曰老人星見矣仰視之果黃明而大喜以壽星出丙入丁故改名丙字夢壽及其死壽止五十一可知夢之不可信矣。古語云至人無夢非無夢也即有夢仍以無夢遇之未嘗於夢寐之事留之於心而決休咎焉。

顧子孟姜

江寧顧生有神童之名未冠而入泮旋食廩餼其妻學亦超羣自比蔡文姬家無擔石惟望夫榮嘉慶己卯科臨場時顧生病不能起妻倉皇曰吾夫今科不第一家無仰賴也躊躇踟躕是夜夢筆生花思欲裝男代試懼難混進會點名時天雨濛濛戴雨帽服男衣入闈登號有鄰生與之同號者素熟認見而駭之問曰嫂何以入此間也顧妻手拂之輕告以故鄰生哂歸已號已而顧妻倦卧雨帽脫落一生過之風吹其簾瞥光照眼竚立而視致同號各生擁站其簾號官知覺回明提調監臨訊顧女得其實情監臨命其為詩顧妻掃筆而成其詩曰良人卅角稱書囊晒卷單瓢苦備嘗患病臨場羣失仰扮男人院代爭光昔時已有黃崇嘏今日豈無顧孟姜夢筆生

花先具兆。乞恩終卷。渡慈航。監臨閱而歎曰。此乃才女也。可即其詩而入告。惜終違例。恐干聖怒。遂發上元縣看收。闈畢發落。邑宰留養於署。以為女師。榜後中丞命方伯率屬集銀二千兩。助以送歸。其夫因妻招禍。病日深重。及妻歸。訴激上官之仁恩。數荆妻之胆大。病日就痊。而益潛修。聞已鵬搏直上矣。

改惡報

廉州合浦南康墟有宰豕為生者。日於臨宰時。見豕之畏。就刀斧大聲呼號。心起不忍。恒欲棄而不為。然他業未能。一家八口。舍此無以為養。強而行之。迨後子已成童。令學別技。得藉餬口。即放下屠刀。茹素誦經。聞雷聲起。雖至嗜嘉餚。必輟箸漱口。跪誦雷經。俟雷收聲而止。如是者八九年。未嘗稍懈。一日早起。適遙於門。忽鄰居老婦向屠手招。似有事告。屠乃過去。入其庭。聞無人焉。但見旁舍母豕產畜。咿咿喞喞。正欲呼老婦。而問所招何事。并告以畜產之情。頓時頭眩目昏。仆跌於地。覺魂入於小豕之腹。欲言不克。思此乃殺生害命之報。轉世為豕。從何解救。因想世俗咸傳念經可以消災。於是默念雷經四十九回。即黑雲轟天。雷電交加。霹靂一聲。擊斃小豕。而魂轉於身。老婦驚而出視。曰。豕已產矣。鄰屠何睡於階也。呼之不應。老婦曰。頃被轟

雷擊死乎。胡為不擊死於其家。而擊死於子庭。馬亟喊鄰左。邀其室人。至號咷大哭。屠、徐起。若睡醒狀。詢其故。訴諸前由。老婦曰。吾未招子之來也。無不駭異。此嘉慶四年事。閱今已二十春秋。適有自康州而來者。述其事。知屠白髮蒼蒼。猶存於世。於此可徵天道之昭昭矣。其初之手招者。非老婦。即母屍也。其魂之轉胎為豕者。瘴其屠豕之惡也。屠默理經。而感動伏雷者。彰其從善之心也。茲延善於耆耄者。取其洗心革面。而能痛革其非也。孔子云。過則勿憚。改真大聖之格言歟。

人頭蛇

安徽涇縣溪頭都胡氏。巨族也。乾隆初年。胡承璘。與姪蛟齡。幼時。好登山陟嶺。二子恒約同遊。非暮不返。一日。行至深巖。見熊羆結隊而來。無隙可避。忙作矯獠升木。匿於樹上。緊抱枝間。熊羆至此。仰窺樹上。有二人。思欲啖之。是獸足直而不能上。守其自下。二子戰慄驚惶。汗流脊背。倏一斗大白蛇。飛奔而來。昂其首。則人頭也。伸其身。高過於樹。二子益加兢業。蛇注目良久。對二子曰。請毋驚。吾當驅之。迴首叱曰。此貴人也。爾等不可言。熊羆即退。蛇亦逶迤而去。二子下樹。歸告父母。其父母咸嚴禁。不許出遊。二子亦不敢入山。潛心肄業。沉緬詩書。期年學成。承璘登進士。官至雲南方。

岳蛟齡入詞選。官至京畿道御史。此事非異。異之者在蛇身人頭。蛇身人頭何異。異在蛇而能言。物中能言者有之。彼頭乃人。自能人言。亦何足異。異在能知貴賤。并能使不知人言之獸。而能聆其言。從其命。而即退之。蓋是蛇已脩煉而成。正果守此山。而主宰一方。救人塗炭。此山神也。不可以怪蛇目之。

王三

王三。京都人。未識其名。乾隆終年。從樞部來粵。派守行後稽司征務。五月間。令賚奏至灤陽。路過東平州。晚進傳舍。拂塵濯垢。聽肆後婦女。悲啼淒楚。問諸店子。曰。此乃張二家也。其母孀寡。依媳為命。室如懸磬。賴子客進寄贍。偶遇不繼。向秦人以銀盤放為生者。假以濟急。俟張二度日。權子母而完之。絲毫無負。此次張二外遊十二年。音耗杳然。而秦人因受信在前。再四繼貸。月計其餘。子大于母。積成二十四貫之多。朝暹夕索。計無所出。惟有嫁媳以償。州中人知其有夫。不敢逆之。秦人利婦猶青艾。願質以抵貸約。詰朝迎娶。姑媳分離。哭哀盡變。王眉感良久。對店子曰。張二與子莫逆。臨行曾有銀函託寄。煩為先容。店子領言往告。王解攜行囊。檢絲銀三十顆。替張二作書。封固。爰乾藏身。邀店子引踵。張舍禮見其母。設言謂曰。吾與令嗣。誼訂金蘭。

同地而不同事。彼望家甚殷，僻處之便，致絕音耗。聞余北上，况余先寄函請納。渠亦隨後言旋也。希勿恐。王三返肆，秉燈跨馬而行。至灤陽，投上奏摺，寓肆候。批是夜夢遊至城隍廟前，見高懸一牌，上寫王三壽元已盡，命數應終。因路過東平州，贈張氏絲銀三十兩，救其夫妻團圓。雖慈豈惻隱，實大功也。該土地稟請奏聞。上天嘉之，准加壽一紀，賜兒接嗣。該役等即回銷差可也。看畢，心默奇之。回首見二人對王三揖而道喜曰：某等乃冥府差役也。因爾壽數應終，遣某等出京查招。至廣東城隍廟，呈票掛號，知爾領差來灤陽，忙返熱河，詎想汝行善增年，懸有牌示。某等應回銷差，第自京至廣，自南至北，往來路資不少，乞助之。王亦許之。醒已天明，起而思曰：區區小惠，寧可邀大功乎？同館一友起談夜夢，亦如之。王乃售楮錢，焚於門外，以實己諾。越日，文已發下，即轉程至東平，仍棲前肆。店子喜見於色，曰：公來矣。肆後張二於駕去後，三日還家，行裝潤色，非往時比也。囑余勿任寂然過去，當往告之。須臾，張二來肆，抱頭仆首曰：恩同泰山，感難盡矣。余遊地不少，諸多忘憶。足下說訂金蘭者，在何地也？王曰：吾聞令堂與令嫂哭之甚哀，欲稍助以解仳離，非說與兄極好，恐令堂不納，故為兄作書耳。張歎息曰：世上訂金蘭者，多半有名無實，足下真君子也。請

過寒舍。聊申鄙悃。甫入門。請母呼妻出而謝曰。尊公說余子隨後即來。此乃虛語也。今果然矣。悲而轉喜。天作之合。雖為天數。實君德也。款留設席。張攜三百鎰饋王曰。秦人盤息。割妻足下。贈鈔全妻。相去天壤。余頗蓄滋。可不十倍以報乎。王曰。吾憫情而輸金。豈望報乎。張再三呈之。王終不受而歸。後王三果得明珠。壽考以終。吁。善之不可不為也。以三十金之義舉。而能挽命之缺數。彼視一錢而如命者。殘刻為上。擁厚資。終遺子孫。消化於無何有之鄉者。覩此事。應亦知所悛矣。

混報入祀鄉賢

嘉慶二十年。粵東有洋商入祀鄉賢一事。已載入條例。通行天下矣。其事可不必載。而茲之所載者。實有可以昭炯戒。省愚昧焉。凡報鄉賢。由學而起。其初准結報出詳。後正司鐸。疾啞風牽。眼耳鼻口。盡向於左。副司鐸。目眚為患。幾至失明。二人雖迅調。平復。已苦不自勝。及牌位入祠。當晚。文廟中有唏噓浩歎之音。拍案喧嚷之響。在外過者咸聞之。致司鐸夜不成寐。三眠三起。查無他事。次早。洋商牌位仆。跌下地。與之扶起。夜仍仆地。如是者五。乃命齋夫。密將牌位晚間放倒。早則豎起。以省口舌。然怪聲異響。無夕不有。結報中首列名者。一夕赴宴歸。秉燭而行。忽翻入糞窖。侍從者

急撈上道。已蛀從鼻孔中出矣。洗之又洗。其臭猶存。詢其如何入窰。曰似有雞冠劍佩者。怒氣冲冲而來。趨旁避道。失足而下。由是神昏氣濁。如癡如迷。而同聲附和之。各紳士。或抱怪病。或起惡瘡。或遭家不造。或肇禍無端。未有一人得逍遙自適者。惟新會進士譚別駕者。結報雖有其名。彼實不知也。夜夢先儒陳白沙先生曰。子幼而潛修。壯而出仕。尚未審是商之出身微賤也。彼少孤而貧。拜銅工為師。學習管鑰技。其貌洵美且都。得引進於西洋夷館。收充小廝。夷人豔其美而恣情溺愛。是子利其財而曲意逢迎。始為廝。繼為夥。終為洋商。十餘年。竟成巨富。厥後好善樂施。小惠不少。雖鄉黨中之貧難者。嘖嘖稱道。究為市井小人。國朝定例。學問純裕。品行端方。持躬孝友。方准入祀鄉賢。是商曾以歐兄案擬荊荅。已失孝友之評。且從未讀書。豈得點污黷序耶。查子確無具報。而詳內則有子名。當速呈明。整頓文教。亦以申捏列子名之非也。又番禺劉孝廉者。亦夢一人。章甫縫掖。拊其背。瞪目而言曰。吾乃增城湛甘泉也。子不知新邑鄉賢祠中。新立洋商牌位。自古迄今。可有目不識丁之商人。得崇祀鄉賢也。其事雖在新邑。與他邑無干。然此端一開。將來雞鳴狗盜之徒。皆得夤緣而入。我我。文廟變為藏垢納污之區矣。嶺南人大半畏首畏尾。惟爾鐵中瑀。

璋庸中矯矯。可領眾攻擊。他皆不能也。此乃公事。不必以干預二字避己。當速之譚。別駕得夢後。過學查視。原報結內。果有己名。亦不與之剖論。邀約同邑紳士。晉春。警。遇劉孝廉。各訴夢事。夢雖異而事則同。即列名具呈攻擊。中丞接詞駭然。一面行查。一面奏請。欽差職明。掣出牌位。文廟寧靜。疑迷忽醒。疴瘵亦脫然矣。夫士為四民之首。商居四民之末。豈得以末等之商。加於士人之上。當時其子弟妄起。入鄉賢祠。意應正言叱阻。乃反阿諛曲從。列名混報。區區小災加身。尚為輕罰。蓋聖賢之絕。惡。不過於嚴。牌位出則。文廟清。事亦可以已矣。

咫聞錄卷十一

清 慵訥居士著

換身

聞贛州一老僧。偃偻痿癢。嘻吁龍鐘。對壯僧曰。吾之室。欹斜剝蝕。不堪再栖。欲假子之室以居。未知可通融否。壯僧曰。可。次蚤。壯僧起。而身則老僧也。意氣如舊。行動非昔。曰。吾非昨日之吾矣。老何速也。至析招聚齋。少一壯僧。查之。老僧應曰。吾在是也。眾僧曰。子乃長老。何以壯為。聽其音。果若壯也。奇之。住持命眾僧遍尋壯僧。不見。訪之無踪。壯僧悟曰。昨者長老欲假余室而居。非假余室也。借吾身也。吾應之。而彼換身以去。彼之身。委難延之。吾當追己之身。以還彼身。可也。控之於官。官以事近妄誕。不准。噫。彼僧蓋已得道矣。不然。胡能脫敝體於人。而假壯體以行乎。此中年修心功。已成。而年老。故假未朽之身。遨遊名山大川。佛法無邊。克躡其踪焉。

天妃廟

海豐鮎門天妃廟。最著靈異。海艘出入。無不禱焉。居民歲於八九兩月。魚期興時。飲錢詣廟。懸燈結綵。薦牲陳宰。演劇設醮。其期請神自擇。先期一月。鄉人書成闌紙。以

供於神前拜跪禱告而拈之。開視何月日。祭乃定。嘉慶二十五年七月間。拈鬪在十一月初六日。咸謂從無有若是之遲也。此必有故。至八月二十三日。禮部行文到粵。知聖駕崩於七月二十五日。百日孝滿。方許民間笙歌鼓樂。而神之所定。恰在國孝滿後一日。無犯禁令。天妃之靈。一至於此。可不肅然起敬哉。

憑空行

嘉慶初年。川楚教匪滋事。有守隘防禦之友。自宜昌來。談及壬戌仲秋。望後三日。夕陽將頽。四際無雲。左村忽見一人。肩擔兩囊。蓆帽草履。憑空而行。離地十餘丈。眾皆引頸駭異。噴謂教匪之真有邪術也。村有武舉。平日專攻手彈。取隨身被帶泥丸。彈去適中其肩。翻身墮地。趨往望之。祇有兩囊。人不見也。啟囊視盡白布。無他物。即攜回收貯。當晚鬼聲嘈嘈。羣來索布。眾皆驚惶。窺之無見。啟之未敢。武舉曰。聽之而已。彼有邪術。看其動靜若何。再作區處。合眾堅守以防。須臾聞撒沙擲石之聲。如雨冰雹。至天明始釋。門內外沙石積有尺餘。次晚仍如前守。聽眾鬼號咷曰。某等畏教匪之屠戮。已作餓等。雨洗白骨。日照青骸。百計千方。售布以掩之。非邪術也。可由山左登高而望。自起狐兔之悲也。早起村人盤山越嶺。攀援逆足而上高巔。見白骨蔽野。

心甚慘怛。返至家村。已天吠黃昏矣。將兩囊攜出門外。未幾。但聞號咷之聲。變為喜笑之音。曰。無以為報。惟有護茲村莊。不致教匪蹂躪。後大兵凱旋。是村安居如堵。村人感其情。為之埋骨成塚。從知陰陽一體。以有形而明。恤無形。自無形而默。護有形。彼欺死瞞生者。可不知所戒哉。

夏士古

夏士古。蛟川城西憇橋人也。其父以膂力入庠。年四十無嗣。納蓮有孕。家無餘貲。賴小賈以補歲用。未幾病故。旋生士古。腹痛三朝。暮厥而復甦者四。臨盆若有人拊其背。撫其腹。舒而不覺胎下矣。生後。妻與妾曰。家僅儉可糊口。添一子。自增一子之用。若良人在。吾輩可不必計。當勤操作。庶有多乎。於是督婢同工紡織。一日。婢女手執絲綿。坐而倦寐。忽然舉手自擊其頭。曰。我自後不作懶人也。偶或功懈。力弛。非腦如刀裂。即傾一物以驚之。又一夕。爐有餘燼。風吹入薪。烟焰將起。妻妾受辛熟睡。粧臺上大鏡翻倒。下地聲響如雷。驚醒而起。疑有強梁入室。急披衣起。啟戶入厨。燃燈。燄勢逼人。廂鄰汲水灌滅。親朋過其舍。聞家况。願小子則聞然安。若談近玩。裏空中起拍案聲。人在外則響在內。人在內則響在外。聞之者無不毛骨竦然。初以為柩在堂。

而然也。既葬於山。而亦如之。由是親鄰不敢妄踵其家。妻妾不敢稍懈其事。然其願小子也更切。晚間。母哺子安寢。密起挑燈課作。工畢入房。恍惚似人形。或坐交椅。或坐牀旁。呼之不見。兒或醒。呱呱索乳。恆手推母使醒。不醒。必以冷手撫母之額。常若如是。不以為駭。迨士古能呶啞言笑。妻妾遇有事。布席於地。坐兒於上。祝曰。請看看兒。舞手笑語。如對人玩。能行。令往父前去。即呼爹。而往。恍若招之在膝下者。士古漸長。靈亦稍衰。至成人。而靈不見。今士古常言父形猶在目前。凡逢祭祀。哭哀薦飭。必誠必敬。儼乎靈爽。式憑焉。呼古今來生而赫赫者。死多冥冥。况士古之父。不過一武生耳。何赫赫之有哉。乃反死而昭昭。能顧遺子。督女工。整門楣。斯亦奇之至也。蓋彼雖為武生。曾讀幾行書。知無後為大。不孝門正為最要事。豈若今之武家。不識之無之可比也。

嚴舟子

浙寧鎮邑泥灣村。嚴姓。聚族而居。多半駕舟為業。康熙年間。有嚴舟子。送袁生進館。東人迎師於堂。大開筵宴。恭而且敬。坐舟子於廊。惡草具陳。輕而且慢。舟子思一矜之榮。勝百城之富。若有子。必令讀書。以吐吾氣。踰年。得一子。苦積汗資。為讀書。本甫

五齡即就塾。五六載。不過識數字而已。或告之曰。爾子非讀書器。不如學他技。毋令
耽誤青春。作無用之物也。舟子默然良久曰。天地生人。五臟具備。斷無有教之不成
者。此鄉無名師故耳。次年。延城中師教讀數年。欲其書一便牘而不能。彼總不認子
之魯鈍。惟怨師非真良。四處訪求。具重修。聘宿儒費師教之。初來時。惜有失禮。邀鄉
黨中之有文墨者侍宴。食則察師之嗜好者而頻進之。己與妻甘嚼菜根。愈勤駕駛。
見美味必沽以歸。逢時食先修以為望。子濃而事師重。師亦感其情而勤於課。與
之講解。左引右徵。開其智竅。而是子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師對舟子曰。子之待我如
此。其忠且敬也。敢不盡心力以課之。奈頑石難化。不能如子之願。他人見子乃門外
漢。利脩厚膳。豐為令嗣。粉飾粧點。媚東人以固館。吾素不作欺人事。不安白食。揖而
辭之。嚴曰。下賤人諒無上達子。先生若即辭歸。恐外人議我不諳禮貌。獲罪于師。屈
終其歲。以光顏面。先生聽其言。近於禮。因循而止。由是師之望弟益深。於父之望子。
雖三隅不反。而猶復之一日。問以粗淺之文。答竟大錯。又諄諄講之。覆仍無當。怒極。
用楚夏擊之。流血暈而仆地。師駭絕。呼其母至而適。遇舟子於途。師逆行氣促。面拂
神移。問曰。必有冒犯于師者。答曰。無無。曰。何形之不同於昔也。請言之。師惟搔首唏

噓。固請。始告以情。嚴曰。師之斃。徒亦猶父之斃。子有何大罪。况欲好吾子而重擊之。非惡吾子而故殺之。吾亦不肯恤。頑子而禍名師也。邀之同歸。師知難脫。心驚膽戰。勉同回館。嚴聞妻之哭而叱阻之曰。是子不良。死何足惜。須臾子歔。哀聲止而笑聲起。子徐行下樓。對先生拜揖。轉又拜父。問其如何而歔。曰。初以頭暈而仆。繼有一人。丹顏綠鬢。與我藥丸兩顆。投諸口而吞之。覺神清氣爽。師東欣慰。殊甚。自後頑化為。敏智識。賴開年二十餘。入黌序。補弟子員。食廩餼。設帳授徒。舟子歇業而安享焉。呼。彼駕舟。餽口者。有誰。望子榮吐氣。嚴則力舟聚資。崇師隆禮。觀其對師之言。語語驚。天動地。而費生之盡心。施教。講不厭煩。亦足以感名神靈。斃投二丸。雖冥冥難憑。而。頑化為敏。實彰彰可考。語曰。心誠求之。無不與之。神之格思。不可度思。其斯之謂歟。

題主

慈水後山北葉氏富如石崇。官同崔烈。其母死。卑禮厚幣。請姚江邵御史題主。其意。原為尊親顯母。炫耀鄉里。誰知硃筆點下。而木主劈分兩半。其子捧主而哭。哀倍至。古來原有刀筆之稱。豈其筆真如刀哉。不過於字句之內。輕重懸殊。可置人於生死之間耳。若御史之筆。掌生殺之權。可談論王公大臣矣。可輕動硃筆乎。茲則筆真。

如乃甫一點下去。而木主劈開。斯真奇事。蓋冥冥中有至理存焉。余嘗玩朱子家禮。載題主一事。須請鄉黨中之有德行。與年長老成者。切勿請有爵位而無德行者。否則寧擇子弟之能書者而書之。閱葉氏之事。而益有味焉。吁。與其抱主而大哭中庭。不若擇子弟之能書者而書之。自無是變。為人子者。當遵禮守樸。為是胡可虛圖炫耀。而反增悲感也耶。

蕭某

兩廣風俗。門粘神容。巷供土地。吾浙罕有所見。惟寧郡之定海縣。亦有是風。而土地祠多設於井上者。何也。乾隆戊戌歲。定城蕭某年二十。洵雅沉潛。寡言笑。父擇李友之女為其偶。未娶。正月三夕。治餚命邀岳飲。岳聞塔有以布帛貽鄰女事。酒乘興醉。對筵客直斥其非。父本長者。聞之。不容子辨。而怒詈之。席散。猶荆撻之。某負楚悞裂。水缶奔叩李門。洗冤不納。赴四眼井。自盡。母使人遍尋無踪。當晚魂返於家。牽兄足而言曰。天已晴。殿難履。夜過黑燈可行。兄朦朧許之。次早。汲水者見之。撈認蕭某報。其家舉室號咷。往收其骸。羣痛是兒之含冤。慘乃父之絕嗣。其堂兄為之焚燈易履。因知昨宵非夢。乃弟魂歸擾也。初。父恨子之不良。繼歎身後賴誰。迴思仕多寬政。何

老境若是。亦不願自生。夜靜解帶作懸梁計。死者訴於母。請速援。母驚起入父寢所。下帶哭哀勸解。且不離左右。魂亦恆附於房。有時牀前溺器。忽移牀左。寬帶整置。加結層層。常聞空中吟詩云。陌路誰分寬黑白。哀腸難解鬢蒼霜。兩句。一日蕭妹德聰針黹。忽呼曰。哥哥來也。霎時手披其面。寒冷澈骨。笑曰。小賤胡多言。妹目盲匝月。有隣婦芮李氏者。素患胸痛。卧於榻。聞坐竹椅聲。婦問伊誰。曰。我也。婦恐曰。蕭叔何踵吾家。曰。佳爾貞節。來療爾病。婦口遂塞。手足如縛。亡何。曰。病瘥矣。吾當去。婦病若失。并為告其母家。三年來。或聞其聲。或見其形。不以為怪。問其致爾死者。爾岳何不尋之。曰。門有神阻。不容入。又問門前有井。何遠赴四眼井而投之。曰。有土地守焉。緣李門粘神。蕭井旁建有土地祠。由是定俗成風。恍如粵俗。此古滄劉生易門度嶺南來。見外籍人常譏雕題俗鄙。有花不香。肉無味。家家門前供土地之誦。因述此事。囑余記之。知土俗所尚。必有相因。而仍勸世人。不可以俗近不倫。作謠以譴之焉。

鐵人為邪

南越番禺。所轄菱塘司。有地名新造者。濱臨大海。巨岫排門。山形如鼠。俗呼為老鼠山。依山而居者。航海漁魚為業。得網澤與齊民一體。失網澤。遂邀海運商舶而劫之。

後甜獲利之易。竟棄漁為盜。結隊成羣。遊掠逍遙。成為海患。乾隆中年。李撫軍嚴令巡洋。弁兵奮往力擒。痛加懲治。一案屠戮三百餘人。頑風稍息。其時有堪輿者云。是處之多盜。乃山形之似鼠。宜在山上鑄鐵貓。鐵人以鎮之。撫軍如其言。鑄大貓一。巨人一。貓制鼠。人牧貓。數十年來。為盜者雖有幾人。而結隊成羣。明目張膽者無之。地方可稱寧靜矣。惟傍山之青年婦女。多患邪魅之病。說者以為狐祟作亂。延茅山道士醮禳。依然作怪不休。一日。有遊冶子登山觀海。見鐵人一手空提。以己所攜破白面摺扇。開而挿其手中。是晚病邪者舉家挑燈坐守。二更將盡。見空中懸搖白扇。犀皆驚。噉扇落於地。拾之觀扇上字款。乃遊冶子之名。次早持扇向問。駭曰。此昨遊老鼠山。挿於鐵人手也。何來汝家。作祟者寧即鐵人乎。守以待之。是婦寧而漸痊。亡何鄰婦正在熟睡。忽有數百觔重物壓其身。手難動。氣難轉。口惟唏噓。大聲呶啞。驚醒同房。睡婦呼之乃甦。自後或夜至。或間夜而至。婦乃面黃瘠瘦。不能起牀。羣議鐵人作祟也。不然。何重乃爾。惟有釘其足。使之不能行。則患可已矣。於是鑽其足而流血不少。始信為害真在鐵人。即釘之。並鎔生鐵。將足鑄沒。由是青年婦女。鮮有邪壓之病焉。夫鐵人有何靈哉。蓋得日月精華之氣。照之而成也。其能靈守疆圉。保護寸

土使一方崇祀。香煙不絕。即可為是山之神。乃作邪迷。為害未久。故釘足以示小罰。若任其為怪。其禍愈大。天地不容。當必有雷擊之興。

張通判

張通判榆次人。家素封。嘉慶初年。援例授官。分發廣西。昧泉幣之艱難。擔寅舟之虧缺。契洽上司。屢署州縣。不攜妻女。專嗜怡情。侍從者雞鳴狗盜之徒。蹋踰捕獬之類。必年在二十以內。形如敬新磨。張好好者。錄用。其他雖部院薦留。不過礙以巨賂。貸以栖居。給以工食。不令供役。管理門印倉號者。皆毛髮未乾。小兒羣呼為孩兒署。民間詞訟。除命盜外。概置不論。署中非博奕。即飲酒。絲竹管絃之音。朝夕不斷。日就荒佚。啓閉誰司。官廨堂堂。竟等平康門戶。一日。有青艾小子。直進上房。衣不華飾。面似桃花。張見而胸開眉展。笑而問曰。子何許人也。曰。某姓談。籍隸安徽。伴父作客於此。過大灘。擊破行舟。父遭沉溺。屍漂無踪。某憑鄰舟拯起。得存殘命。異途偶落。誰憐顛沛。流離。嬌養已成。未識東西南北。適纔過絃歌之署。忘教化之門。茫然前進。求開恕張曰。子肯充我下走否。曰。此乃再造之恩也。張即派附跟班。學習節禮。為之製衾。增衣。談伺使殷勤。勝於他子。且工於烹飪。善體主心。張深愛之。張風聞門印輩有貪婪

妄索事。大聲厲斥。談勸解有方。而官怒遂止。偶或門印密為鬼域。談必指破。以絕其路。自亦不作苟且行。門印輩惡談之肆愛。而無隙可尋。懼官之怒言。而有心退後。凡遇事應陳官。邀談代陳。官無不聽。是談雖作跟班。實掌門印。官亦喜其周到。非惟令其同供門印。且大小諸事。銀錢出入。悉歸談手經理。昔所重用小子。均各垂頭喪氣。管絕蕭條。熱鬧之場。變為冷落之區。張思百蠻瘠陋。無可逍遙。一官絆羈。難離職守。悶坐無聊。談忽進茶。張昂首受茶。見壁鏡模糊。令談拂拭。談去垢重懸。忽鏡中五色牡丹大開。燦爛異常。張思何處照來。迴視庭院。秋景蕭條。一無花卉。復向鏡窺。牡丹開處。居然臺閣崔魏。亭廊曲折。雲山巖巖。綠樹濃陰。信足樂也。爽玩正豪。司閤者持刺。說同寅拜會。更衣出。面雖對客。而心在鏡。忙送客去。而回。但見鏡之光芒。不見花之粉郁。對談曰。鏡裏之觀。來何易。去何速。令人大失所望。奈何。談曰。人生際遇。一如鏡中之花。何必流連於此。張終悶悶不解。談曰。樂趨可尋。散步後庭。始得之。張與談行過東廂。見池內紅鯉。潑刺晴空。竚立以觀。五色俱備。就淺者泳之。遊之。就深者方之。舟之。須臾。龜魚起湖。張曰。池內無龜。誰放之。談曰。行雲流水而已。何必問所由來。張所竇玩者。惟翡翠拳指。日夜繫於手上。越早指空無存。翻衾整牀。無復向。眾僕

追尋。屢各矢誓。累差屢緝。談曰。門壁依然。並無破綻。似非外盜。飭差未必還贓。徒滋民累。不如止之。張曰。此吾最愛之珍。肯棄而不追乎。談曰。緩以圖之。急則贓速消也。張寤寐反側。終夜闌。墨蟲花營。令析牀移院。日以暄之。湯以灌之。牀移而拳指在。張曰。得還此寶。勝有此官。談曰。寒不可以為衣。饑不可以為食。何寶之有。張以其言近唐突。而心有齟齬。遂露冷淡之形。適交趾阮王。自相殘蝕。叩關求援。羽書絡繹不絕。簽印甚繁。開錄而印不存。官與臧獲。舉手無措。官欲自尋短見。臧獲輩均圖逃逸。談則左尋右覓。見花臺綠苔掩土。惟東旁小許。若有人勸。告諸官。呼眾共掘。印在其中。張喜極曰。僕人之靈。莫如談也。談告辭。張曰。吾正賴子之扶我也。何即去之。談曰。吾非若輩之人。肯長為下賤乎。某之來也。特來點化癡愚耳。鏡花非真有之奇。池魚乃自然之樂。君亦可以從此而醒矣。乃視翡翠而寶之。視印信而失之。失而復得。焉知不得而復失。能於四事中參破機關。自有相見之日也。決辭而去。後張往巡卡。過觀音廟。停足。見神像旁塑童子。恍似談形。味其辭別之言。亦退歸林下。從來遇異人者。必有異勸。今僅點化退官。何足為奇。然知足知止。乃聖賢學問。非易事也。張本富而且驕。其能使之猛省知退。談之教真神而明之也。故記之。

徐尚書墓奇四則

嘉興秀水徐公諱必達字德夫號元仗有明萬曆進士官至南京兵部尚書生平耿介自操羞與趨炎附勢者為伍卓卓有清名公論在人故死得崇祀鄉賢葬於秀水屬感六都樂道橋其墓之奇事有四

一康熙年間春盛時月明星稀晴魚潑刺漁父乘小舟灑網於樂道橋畔聞招舟呼渡聲此行方便事且得蠅頭利何樂不為遂返棹至岸朦朧見人曰醉矣跨足下舟而鷓首沒身眠於河漁父曰何重若此急赴水救乃一巨石曰明明是人何化為石非溺水底必漂他所三没三尋而東方白矣仰見高岸猶有兩石人巍然時立負耒耜而出者識是尚書墓上翁仲過墓覘之四翁仲僅存其一羣駭石人能行而遠離且能過河守墓者報其家數十人舁回仍置墓所標知是晚前村禱神蓋翁仲代享之焉

一乾隆初年尚書墓鄰曝來牟粉忘收而睡覺始記憶攬夜出視有大龜昂首濃噴見人趨逸躡足迅追跑入墓門覓無影響次早復往精視碑屨口上粘有粉迹昔之碑朝外者今朝內矣屨亦向內其子孫留以為異不復更向於外矣

一乾隆終年盜賊蜂起居民擊柝巡警夜不安枕一日巨虎橫行民皆蹙額曰盜未絕而虎起某村何不幸而遭此荼毒也誰知荏蒲間有虎而不敢入境盜風頓息有一壯年劈見虎來矯揉升木虎至樹下捫口於地而嘯聲震地小年子膽落墮於虎身紫抱虎頸而坐虎亦驚而跑途中遇一人懼虎害見人騎虎疑以為神踞求救若人曰吾亦命難保也虎即過去至尚書墓而人安身不動其人細視之乃墓上石虎也下身趨歸告知村人咸謂尚書遣虎除盜也

一嘉慶初年陰雨夕暝守尚書墓者聞喊盜聲闢戶聽之聲在墓中秉燭往覷乃前村農夫經擊樹上釋之若昏初疑其遇盜也飲以茶始甦問之知即其盜蔭木圖作農具甫起鋸忽來巨人二某止鋸急逃四面若圍即將其所攜草綯反手縛之縊之於樹問何自罪自鳴對曰不知當請尚書子孫送官哀求乃止以後莫有再盜蔭木輕進其墓焉

考徐尚書萬厯年間之正人君子也生而正故死而靈聞之嘉禾人曰近見夜靜更深恒有神燈出入其墓而感六都民邇延道設醮冠婚祈福道於台請諸神時同召尚書雖習以成風亦由尚書之靈致之也翁仲受享醉回焉知非奉尚書之命也碑屢崩

食鄰粉追回。向內不復向外者。焉知非責之而不敢再動也。雀滿蜂起。遺虎驅盜。盜
蔭擊樹。自鳴自罪者。明顯尚書之赫濯也。登其墓者。可不肅然起敬哉。

徐婉

明末秀水徐用。字可楫。太醫院判。艱於嗣。旦夕焚香。求子者三年。生女窈秀。穎拔。因
名婉。五歲喜操針線。七歲讀閨訓。烈女傳。輒求解。解即唯唯。若有悟。許同邑金光奎
為妻。及長。父母欲謀歸嫁。無如壻家益落。孤哀無依。不得已為納壻。荆布一無所措。
婉心自若。顧弟惶惶。為父母糊口憂。將二月。夫竟病亡。日夜哀慟。欲絕。仰天自矢。如
不欲生者。數日。既而慨然曰。死不能從夫地下。生當終養父母耳。於是日夜操作不輟。
其父母見其勤苦。與之謀改適。婉聞之。泣然不語。久之入卧。父母以為更衣也。移
時不出。視之。竟投繯矣。亟解下。氣已絕。撫額猶溫。乃禁哭。忽聞空中車馬聲。自牖
入。香氣滿室。婉甦起坐。曰。娘孃來也。汝輩庸若口中喃喃。唵咒偈。如宿諫。兩手作印
諦。如梵唄狀。不輟。父母及家中人。俱駭異。視時。夏五夜也。炎暑蒸灼。蚊蚋糾擾。遍苦
諸室人。而婉身一無所著。亦無汗。黎明復言曰。頃者蘇。感觀音來度我。教念咒偈。及
金剛經。我前世觀音侍側童子也。因見艷色。倏起邪心。降謫人間。今已罪滿。不久當

去姑且留。更遺童子相守。召紅綬。喚即至。來去甚易。凡近人有違昔所為。不經與聞者。應歷言之。如親見焉。問以未來不答。曰。怕人議我為妖耳。自是持咒誦經。凡內典梵語。一覽輒誦。如齋不食葷。不食亦不饑。元日。忽語弟宏貞曰。子今日死矣。死亦甚樂。且女喪其夫。義當死。願父母貧。須汝讀書為父母地。好做男子事也。言訖。談笑自若。父母家人。不以為意。是夜。持印誦經。鷄鳴。竟寂然逝。但聞空中車馬聲。殮時。香氣滿室。夫世之所謂因果者。異矣。如金粟之為青蓮。玉源之為冲之。五戒之為蘇學士。胡沙門之為王家兒。每多見於富貴光耀之中。未必出於節烈貧苦之際。蓋以覺世之宿修。而蘊徵於異世之富貴。其德報固宜矣。若乃齊文宣之好殺。王萬年之志歸。紅蓮之塵網。則又多於富貴光耀之中。幾昧其本來。蓋以異世之凡胎。而沉淪於富貴光耀之地。其昧本來。又宜矣。乃徐婉以二十年之貧苦。報其三生夙慧。且以隔世之夙慧。而能不昧節烈大義。嗚呼。其大乘之定慧耶。其吾儒之義烈耶。

百菊溪

百菊溪任全楚制府時。有江西民。在漢口作客。年積餘資。歸家置產。漸成完美。其弟在家誦讀。虞無枵腹。書可專心。博一衿之榮。起萬惡之念。兄年近杖國。思家可養生。

免遠道以馳驅。借墳麓而樂育。誰知弟恃田園契據。盡在手中。將兄遞年所增產業。偽為己進。一股全吞。致兄無依。訟之於庭。屈無可伸。不得已。挾微資重踵漢口。為費。而日恨弟之不仁。喧問百制府之神明。能伸生民之沉抑。作詞呈控。訊其祖父寒微。一無遺蓄。弟年甫冠。作養讀書。已悉此案大概。收其詞。不加批。發交江夏縣。謝令想方辦理。江夏以案關兩省。既難傳人訊審。又難往彼察訪。延之三日。方無可想。案無可辦。求教於百制府。曰。此亦甚易事也。即在盜案中。列其弟為富家。斯得之矣。江夏即遵諭照辦。具詳申覆。百制府即咨江西中丞。事關盜情。中丞飛速行府飭縣嚴拿。其弟到案。不由分辯。繫以黑索。加以桎梏。選差添兵。解至楚北。百制府隨自親。審大聲呵斥曰。秀才應守名教。乃敢作盜富家。致富千金。情實可惡。爾時其弟。只要性命。供明家產。乃兄作賈增來。實無與盜窩賍情事。問其兄在何處。覆以現在漢口。立傳抵案。質訊明確。斷曰。爾係秀才。自知敬兄之道。即或兄老貧。實為弟者。亦應奉養。茲爾反以兄增之產。佔為己業。又復恃矜。終訟。將兄逐出。致兩賢蒼霜。仍然沐風栴雨。天良喪盡。莫之為甚。幸而被盜攀窩。提解至楚。爾欲保全性命。供明產乃兄增。實為深玷宮牆。相應咨請褫革荆答。斷令即將產業推與兄管。不許再行妄佔。取具遵結。

解洛中丞。飭行遵照完結。夫以隔省之案。諉為不理者多。即或理之。不過文檄往還。空自答應而已。今百制府居然設法關提。且能使一言兩語之間。真情畢露。判微於至隱之中。制伏於千里之外。神而明之。真可為國家大臣矣。

天井山

鄞邑天井山。高有數百丈。深魯重封。龍所栖焉。自麓至巔。開有五潭。下二潭平坦無奇。足供民飲。屈曲盤繞。攀援而登。三潭寬僅過尋。淺可揭涉。尺泓清澈。石見沙明。澇不盈。旱不涸。半倚於山。視之者。咸謂杯水坳堂。豈藏龍所乎。旁有樛木。股巨十餘圍。其葉若垂天之雲。擔束薪樵者。聚足於斯。雖六月阻暑。忘其為炎。歎也。老幹分枝間。青蠅畢集。啾啾之聲。不絕於耳。腥臊之氣。充塞於鼻。驅蠅而視。樹皮磨脫。滑潤緇光。詢詰土人。胡為而若是也。耶。曰。炎暑鬱蒸時。龍騎於上。而掀鱗作霖焉。上二潭高不可攀。飛鳥絕跡。人鮮能登。鄞鄉農民。遇天大旱。禱雨不應。則上天井。先期三日。家家齋戒。人人沐浴。潔治犧牲。虔修簡饋。不戴草冠。不持披陽。烈日曝身而進。延道開壇。道有邪行者。不輕承此舉。輕詣此潭。誦經高朗。不敢差失。修檄專心。不致錯落。誠心感格。焚檄於潭。自有蛇浮水面。蛇具四足。五爪。金鱗。形非蜥蜴。狀似蛟龍。呼為金線。

蛇相傳即龍之化身也。任民擲手入甌，從不嚙人，毒人得蛇，民皆歡忻鼓舞。恭置龍亭，儀仗鮮明，鼓樂喧闐，昇歸供廟，朝夕焚香。俟沛大澤，演劇酬謝，送還於潭，乃畢其事。乾隆初年大旱，值前村為首請龍，虔誠修儀，詣天井三潭，請得金線蛇而回，大獲甘霖。河未通而蛇死，以為此非龍身也。龍豈能殭哉？將殭蛇拋擲河內，因以不信，亦不演劇酬謝。逾年天又大旱，值左村為首，亦往天井三潭祈龍，供物少饅首一色，噴責是村之造次不誠。道正誦經，忽潭中浮起饅首二枚，以大鐮盛起，散而為粉，眾見靈奇，寂然無聲。道更莊肅，跪誦焚檄於潭，龍身未起，而浮起一檄，字畫顯然。視至年月，乃前屆焚化之檄也。均膽裂魂飛，棄儀奔逸而歸，畏縮不敢再往，議欲停此祈龍之舉。內有老成長者曰：神降我禍，無從退避。前屆褻慢神靈，罪在鄰村，其浮前次焚投之檄者，使某等不可效前屆之所為也。於是各起虔心，齋戒三日，另修牲供。三步一叩，登潭道領眾，跪誦跪求，仍然浮蛇於潭。恭昇至廟，敬設香案，雨澤盈溝，送龍回潭。演劇恭酬，自後旱農祈龍者，始終敬事，莫敢稍存忽畧焉。夫然而知龍之為靈昭昭也，龍能代天行化，即與天同，彼急則求之，緩則棄之，施之於人，尚為不可，況可施之於龍乎？茲第浮舊檄於水面，彰罪而不降罰，誠求而仍沛澤，蓋其好生之德淵

乎其淵。自不以一二人之非。而加禍於全村也。

幕友

一人住居鄉落。家稱饒裕。見幕友出入。必乘肩輿。後有侍從。與官同坐同飲。心許體面。用重贄拜師。學刑名。其師本無學問。無非勾通上下。分修於司府幕友。多攜舊案。遇案翻閱。其情節相似者。摸名鈔寫而已。彼在署鈔寫月餘。一無所學。自覺無味。告假言適。鄉中人見其學幕而歸。刮目相待。諸事請教。一日。鄰家之父病故。適地保進學幕之家。教令報官。保曰。誰家不死父母。從無報官之事。曰。我初意亦然。今幸學幕熟讀律例。方知律內載地界內有死屍不報。杖八十之條。是人死應須報官。翻律與覲。保即至縣稟報。縣收詞往驗。乃人死其父也。當責地保妄報。保曰。此某幕友教令。具報也。怒極嚴拏。彼往後門奔遁。聞化鈔不少。始得寧靜。此事非奇。載之可解人睡醒人目焉。

雷一鳴

江西雷一鳴。高安之閩人也。筆敏心靈。恢諧調笑。乾隆戊午科。秋闈音卷。有同牕背曲如弓。名為偃偃子。踵館選詣城隍廟。同祈籤詩。卜桂榜之進取。雷曰。昨已祈之矣。

同牕曰。與我觀之。為子詳之。雷曰。背誦與聽。曰。羨君受屈已多秋。曲折文章孰與傳。莫道後來無伸日。翻身便作濟川舟。尚有解曰二句。婚姻難合。失物易尋。同牕曰。子嗤我僂僂而作此也。雷曰。子乃識貨人也。今科必中。無庸再祈詩矣。

高某

高某讀書難開一竅。而於奇技淫巧。繪畫像生之事。無不精工。清明時。風從地上見。人以禽鳥花卉人物戲齣作風箏者。高某曰。佳則佳矣。靈巧則猶未也。密以西遊記七情絕慾一節。作為風箏。七女有裸體而入水浴身者。有浴畢而裸體登岸者。而猪八戒之見色起貪。追艷鬪趣情形。繪妍畫醜。喜笑天然。且毛髮畢具。令人贊歎靡已。放之於郊。較之他人所作風箏。高飛分外。於是多續引線。趁風儘放。直上霄漢。不見其蹤。須臾。火如雨下。燒髮燬肉。奔避不暇。竟成焦頭爛額。醫至半年。傷雖就痊。而非昔日之人矣。議者以為淫巧之報也。余曰。然。夫天上有風火輪。故能輕清不濁。其初之直上者。已入風輪。得風勢而直上不下。上至火輪。則風箏燒矣。燒自火落。人自受害。無足為奇。惟是風箏祇有高而遠。高某所作風箏。乃能直上霄漢。火之落。不落於他人之身。而獨落於高某之身。是則可以為奇矣。可見天之報施不爽也。

馬禹平

馬禹平。浙東賈人也。挾資周行蘇揚漢口佛山間。擇貨之可以居奇者。運售往還。數年來。雖無所失。得亦無幾。見同邑張覲。常載明月而歸。田園日闢。並無趨眉之狀。衣履時華。自思經商之才。無遜於彼。而持盈之道。遠勝於余。是蓋別有妙道存焉。乃踵其門而請曰。子於周計。然授范蠡七策之中。深練而熟揣之。故億則屢中。賤意欲與合本共作。以學江湖經濟。未知可許否。張曰。吾無他技也。不過想是物之無虧折者。則販運之。至於貨到居奇。獲利數倍。乃會逢其適。亦人之時來福湊耳。吾雅不與人合作。難應尊命。馬曰。是君之運。正行其時矣。吾欲借鄰壁之光。以照陋室。合作不可。附驥而行。若何。張曰。可。遂約日同詣佛山。左顧右商。物少出色。價亦過昂。張曰。捲裝空回。則損來往行費。惟有洋錫一項。乃萬家之物。途中不怕風雨。亦可稍獲蠅頭。使行費有著。重往他鎮。籌運為善。於是各置洋錫千五百塊。買舟分裝。挽則同挽。開則同開。誰知度梅嶺而過十八灘。馬舟擊破。水從艙濺。藉張之舟人力。拯其命。搶獲行裝。洋錫沉溺水中。張曰。他物失水。多半無成。錫無懼也。倩人沒水撈之。即得矣。吾候子同行。馬曰。吾今付之於命而已。子為我耽延。心抱不安。且未知何日可以藏事。請

先行。張曰：所貴乎朋友者，急難相濟也。我安忍先行乎？馬登岸，賃地鳩工，編蓬結廠，停足暫栖。固請張行。張始開鷓，馬與灘上人約曰：能取水，中錫者一條，酬金五錢。眾皆躍水，沉取而獻。三日，所沉之錫，已如其數。而灘上人猶紛紛入水而取。馬仍納之，不言所以。十日，乃盡檢其數，多逾四倍。裝舟運至蘇揚，售之，盈資五六萬。張先歸里，告其家，舉室驚惶。越日，馬亦歸。忻顏對家，細陳苦中之甘，令勿聲揚。遂詣張告慰。從此不與張同行矣。後馬復至十八灘，探識十年前，有客過此，擊破巨舟，客與舟人無一生者。鄉人沒水，獲其行裝貨篋，分而化之。至廣談及前客在十八灘，碎舟傷命，所裝洋錫不少。鄉人不知，故儘撈儘獻也。自後馬無往不利，富竟十倍於張矣。初，馬之欲與張合作也，自以為張之運勝於己矣。故攝其尾，以依其運。何嘗計及財巨於張哉。至十八灘而遭劫，心亦灰矣。誰知劫之來，即運之至。破舟於前，客喪命之區。沉新錫於舊錫之上，使人不知。頓然大獲，且不沉張舟。而獨沉馬舟。可知富貴利達之事，有數存焉。彼癡心妄想者，閱此一節，可醒愚昧焉。

洪二

江左洪二，作客嶺南，納蓮築室，寄居穗城高第街。生三子。洪二哂而對蓮曰：子之貌

洵美且都。惜足與予同。夜殘無燈而起。恒著子之屨而不知也。送諸夫意。囑媒構織。足美了鬢不得。乃鬻美秀者。年已過十。日與裏足。負疼而號。荆楚倍加。苦不自勝。時尋短見。防之甚嚴。無從得間。適有將笄小女。家貧招鬻。面似桃花。足同芽筍。洪二喜愛異常。出重值購之而歸。新整殿樓。深栢後院。大遙即命了鬢前去伺使。令其如法裹足。是女曰。裹足之法。必自幼為之。使骨不長。則成矣。今骨大而散。焉能矯揉造作乎。大遙不明其理。一心癡想。怒其不遵教令。詈其懶惰偷安。不得已與之強裹。負痛之聲。終夜不絕。聽之實覺心酸。密令夜放日收。一夕三更。大遙呼了鬢有事。不及纏裹。跣足而至。見而大怒。詬譎管顧之懈。嚴責私弛之非。將其足緊裹密縫。倍痛難忍。寸步難移。暗持利刃。乘間蛇行。柴室自刎。嬰夫構柴。見橫卧於地。血流滿室。驚喊主至。救無及矣。遣僕亟請洪二回。設法商彌其事。洪二曰。殘忍者莫如婦人。畏憚者莫如婦人。此事烏可彌。彌之有不可解之患。遂毡包其屍。昇停後院河旁。找其父母至。實告以情。許給白銀。令昇屍歸家殮埋。其父母痛女之慘死。疑主之故殺。欲報官申理。洪二曰。吾亦慘爾女之死於非命。故許給銀。好為安葬。若涉公庭。爾女死乃自刎。例載勿論。吾當請官驗殮。可遏子之異念也。其父母聽其言。厲出與慣訟者謀。知其

言非勢壓。轉求厚賞。情願領屍歸葬。洪二給白銀五十鎰。始寢其事。後大造有孕。粵人謂醋薑能去淤生新。產母必需。洪二沽薑一筐。大造洗曬切片。一加刀而薑流鮮血。易而切之。亦復如是。薑切盡而刀砧血污矣。棄而復法。切亦如前。洪二曰。此不祥之兆也。必有奇應。至臨盆腹痛下墜。異於昔時。分婉搖首。瞪目呼痛。嗟苦兩朝。暮而胎包破。噴血似射。凡在房者。衣皆濺血。地無不紅。須臾厥起。恍似了鬢自刎之形。半晌乃甦。方知經血不通。淤積似胎。延醫調治。參餌並進。懣懣不振。卧牀經年而殞。洪二雖早續有鍾愛之適。可以趣樂。然念其劬勞有年。鞠育三子。香火之依。猶藉是婦。治喪同於正妻。虞祭時。請粵東翰林題主。使含笑九京。江左題主之法。用大盤盛米。卧木主於米盤之上。命長子捧盤。次子捧硃筆。三子捧墨筆。跪呈大賓。次賓執盤。安置几上。遞筆與大賓。一點下去。而木主跳於地下。大賓失色。舉家大小。哭不輟聲。洪二曰。此吾一人之過也。吾不論足之大小。彼不鬻了鬢而強裹其足。吾既重納纖足之婦。應斥其裹足之忍心。而禁其強為。則了鬢不死。而是婦無血崩之報。彼雖生子。出身究屬微賤。不應邀顯達之士。為之題主。虛圖體面。致有意外之變。恐天有大禍降於予也。危夫。吁。婦人心無妬忌者。百難選一。是婦以夫嫌足大。一語。即購小女裹。

足以湊夫趣。迨真納纖足。任其寵愛。並不逼令退回。可為難得者矣。乃以執性强。裏其足。致令自刎。遂有血崩之報。已足蓋辜。洪二自知其過。亦商賈中之出色人也。然變起於浮。厥罪維大。天未必肯以知過而即恕之。洪二真可危矣。

雷州太守程咬金

陳旌夫。南京人。名景燠。回回教門。由縣丞累升雷州府。性抗爽。愛民若赤。愛酒若命。為海陽令時。清勤甚著。其醉即呼民吏曰。我的兒。顧學畫分明。不因酒亂。項多髡而碩大。言語直白。一以率真。無所謂世故者。人皆以程咬金呼之。聞之曰。我何幸而得斯美稱。上司亦知之。寅好至直呼程咬金。亦無忤意。精明強幹。四境肅然。稱神明馬。文筆摹半山。書法自成一家。大小字都別致。如道冠法服。久視令人起敬。得之者珍如拱壁。以同知署惠州肇慶等府。所至輒起頌聲。遇佳客與談。愜心。有不衫不履。送至街上。或必至寓館。暢談而後返。忘其為官也。民亦相與忘之。為徐聞令。用一差役服事。治餉。出必帶而隨之。迨任雷州。又提主府署。如父兄弟。兩年所。因公晉省。事未了。輒辭回署。大憲留之。不別而行。離郡一日路。無病卒於旅店。蓋其先知之。達署開喪。百姓如喪考妣。彼差役者。到家三日。焚香執紼。三步一拜。向靈前哀求。磕頭不

起謂小的有兩兒。一兒未娶。有差使也。求告假兩月。掖之起。若病瘋顛。久之乃甦。曰。昨夜蒙大老爺吩咐。差小的到甯波府。賁紅示去。刻日到任。謂我已奉命作甯波府城隍矣。必須爾去。限三日動身。不得遲悞。是小的命在旦夕。故此哀求。越三日果死。此乾隆壬寅四十七年六月事。鎮海友人謝懋真。適詣甯郡城隍廟。見整理廟宇。另塑神身。尚未開光。七月間。懋真航海來潮。管海陽書記一席。至九月。接雷州府訃聞。作扎慰唁。既而到五羊城。假館於陳氏。其長孫陳竈。談雷州差役一事。訝其年月。脗合。生而為英。死而為靈。成語不信然歟。唯此一差役。生時愛其治。銷潔淨。既為神。又必與之偕往。抑又何歟。

咫聞錄卷十一終

咫聞錄卷十二

清 慵訥居士著

劉士範

劉士範。浙東定海庠生。乾隆年間人也。家承祖父之豐。絕鮮紈綺之氣。忠厚慷慨。迥異恒流。恤困拯厄。不事俗尚。甯都瘟疫。其傳染也。如水之趨下。其蔓延也。若火之燎原。一人起病。一室攢眉。一家抱疚。百鄰蹙額。親戚避不來往。友朋遠似讎敵。害是症者。鬼魂附於病體。或笑或歌。或怒或詈。聽其音。盡屬此音。審其言。無非索食。食之不逞。其意猶假病口。責其輕慢。禱之須滿。漢嘉餽豐潔勝饌。延道祈禳。招優歌舞。陳必恭。薦必敬。不敢稍有懈弛。庶幾退而就安。適劉之至友。其妻寢瘧。糊言亂道。滿口北音。劉聞之急。趨過探。眾阻其行。劉曰。所貴乎朋友者。無非疾病相扶持耳。今病而不往。愈何見面。且瘟疫由五運六氣旋轉而生。此天道之恒也。病是家。馬知不病我家。我避人。馬知人不避我乎。於睦姻卹鄰之道。大有關係。遂逕謁之。見病勢洶湧。劉祝曰。某乃寒士。力艱享客。吾當為代舉之。歸家即整備滿席五。漢席五。肥爾犧牲。潔爾梁。盛彩勝盈壇。楮儀咸備。招優遶道。掃徑滌門。如宴大賓狀。劉焚香過病家。請鬼踵

宅必恭敬止。自朝達旦始竟其事。友之病妻忽呼夫曰：「某等已受劉生厚席，當即去矣。」繙應往謝。友即彈冠整衣，過劉深謝。次日，妻病若失。後劉延鄉師教讀，子孫師患藥不能回之症，家人婦子議送師歸。劉曰：「其病固病之者，猶冀其瘥。若即送回，恐益增劇。」或曰：「人各有家，尊宅雖博，不便治外人之喪。」劉曰：「既為我家師，即與同居，相若。何必以此避忌？」遣迎師之妻，室過家侍，疾進藥，不踰日而亡。劉為之置衾成棺，殮殯於庭，開喪出葬。化消亦夥。一無難色。又一夕，跖進劉院課讀未已，跖候其睡而進之，倚門蹲踞，倦極所以。鼾聲大起，驚聞者告知父兄，輕啟而視，跖竟安眠。劉禁勿響，驚其寐。令厨夫煖酒，畧治小食，攜錢五串，秉燭而呼。跖醒，眼朦朧，鞠脆求饒。劉曰：「子不必驚惶也。夜深已久，露卧受寒，吾有酒可飲之。子因貧而行，此末計。有錢五串，贈為微資，尋小賈以糊口。毋再為不良以干國法。」跖伏地叩謝，飲酒領錢而去。自後逢時，鱗初出，劉之厨室洞門恒檢烹之初，亦不解其從何來也。亦無處訪查。至劉年六十，跖饋壽禮，同錢五貫。劉以素未謀面，不甘輕受。跖陳前由，始知跖得錢後，痛改前非，力作細賈，已成小康。以禮報德，並知厨洞嘗有鮮鱗，即跖為肩賈。順過其家，感情而時獻也。聞劉之孫以總兵官於閩，他皆入庠，食廩云云。夫天下仗義疎財者，類皆

好名就義而於趨利避害之心終不能移。若劉生者。觀人之裁若已裁。擔人之事若已事。交人以誠。格人以德。斯亦三代後罕有見者。真可為賢良方正者矣。惜乎不逢其時。未遑徵辟。余特記之。以為當世法。且恐其久而泯沒無聞焉。

謝應龍

乙謝應龍者。非真應龍也。山陰人。本田家子。目不識丁。年三十餘。尚未娶室。祇知耕耘。以園飽煖。異錦繡以炫鄉鄰。一日。詣郡納糧。憩於茶室。有相士見而奇之。輪眸三四次。拱手而對乙曰。相君之面。必有異遇。小亦得四五品之官。胡猶從事畝。曷不棄耒北。上歸而謀諸族侶。戚友敵面。皆湊其趣。而稱其必貴。退後皆笑其癡。而譏其妄想。乙更忻忻得意。寤寐反側。憶及輦下有從叔應龍。為部曹掾。蓋往投之。與籌進身計。於是摒擋所有。裹糧入都。至則應龍已役滿議叙。退居俟銓。家景蕭條。老婦及僕三四口。數米而食。應龍見乙至。顰眉蹙額而問曰。子來何為。曰。趕功名。應龍曰。談何容易。小功名雖以辛苦得之。然非金不可。數年前來。尚可為也。今自顧不暇。增爾一口。已屬費事。何能為爾籌進身之階。乙泫然流涕。嬾曰。既遠涉來京。我與君弔影孤單。情同伯道。彼與君年齒相若。行居姪班。視其人尚誠樸。曷留之以觀其行。果

好苦數年得銓一官。伴作繼子。未始非計之得。因留寓焉。乙悔候聽相士之言。致離家廢業。作為閒民居數年。僅習京話一口。畧識之無二字。仕宦之心。不特竟成死灰。且欲如農家之作息。惟我沾塗泰然。竟不可得。無何。應龍得選四川某縣巡檢。偕赴任。道出荆襄。應龍病卒。乙嗚咽向鷓首。思赴水以盡。老僕見而阻之。謂王母曰。事至此。生不能為生。死不能為死。甚無張皇慟哭。方有活理。否則將為異地乞人。無葬身所矣。此間幸靜僻無人。莫若埋屍於近處。以誌之。即將姪替為官。誰其識者。倘一年兩載。積有贖費。便可告休。扶柩言旋。却見若是。乙曰。儘可使得。僕曰。設不幸而事發。為之者肯自認主謀。伸首受法。乃可。否則吾三人要領難全。又何直焉。乙思暫得一官。雖死何憾。且死於無名。不如猶得一官。遂信誓自認。履任後。竟無一相識者。越二年。素囊光潤。僕商歸計於二人。而有新觀察瓜代者。真謝應龍至好也。甫下車。各官叩謁。獨傳謝應龍見而詫異。問曰。爾是真謝應龍乎。與履歷相符乎。曰。是。俯首不敢仰。汗流浹背。以之出一。經旋署。母問見本道否。因述答問語。母叩本道姓名。乃裹然曰。辛巳辛巳。當晚攜老僕同入郡城。晚漏二下。遣僕投名求見。觀察喚之入。見僕謝應龍老僕。令畧陳所以。觀察咋舌良久。且令明晚主母進見。事乃大白。涕洟撫循。命

速回。恐事洩累重。計無所出。時關外苗人多自扛上網。遣官為之調和。歸受贖儀。浸久。使者索擾不貲。苗厭苦而銜之。其年偽為內擾。意俟遣員來時。殺官謀叛。觀察未之知。視為常例。委乙充和使。意在藉手得贖。即令告病旋里。以滅偽官之迹。乙亦欣然而去。初乙無室人。有上司女主。以寅好與乙通。是夕往叙別。女司偵知。顛末謂乙曰。君此行以為美差。孰知是大害。苗子者將因委員需索而反。其自扛假也。顧君幸與吾好。可無慮。且以永今夕。明當為君點土兵。雜土人。勇健者數萬人。隨君伏關內。不十里。某山之闕。君到察言觀色。一宿即奔入關內。彼兵必追。而我軍突出。當其衝。可盡殲之。事定非徒無害。當有功焉。乙惴惴往。果幾入虎口。先機逸至某山。而苗兵逼至。伏兵盡起。苗出不意。竄者不敵。殺者之多。擒其渠魁。復於觀察郡境上下。莫不服其神速。督撫敘績報舉。上命引見。乙本粗率。述及得意事。忘其所以。手披口道。指陳形勢。侍從叱以不敬。上曰。彼一巡檢小官。能預事設謀。無煩一旅之師。邊疆賴以畏帖。姑容暢說。毋禁嚴寒。賜貂皮褂。披而陳奏。聖心悅豫。發回以同知用。於路加陞知府。是役也。全省風靡。邊苗惴惴。上游善視。同僚憚心。謂應龍有出人不測之機。居然一省能吏。數年間富不可言。而所謂真應龍者。已遷歸故土。媼及老僕。

均為異物。女司洎觀察。亦因是晉級。乙恒以御賜貂裘。炫耀同官。無不領之。緣事掛議。乃賦遂初。田居十載。鄉人盡以應龍呼之。無有議及真假者。田園遍都邑。列屋則美。妾狡童。雞豚速客。任卹鄉里外。惟物色相土。思一酬之。久不能得。乃遍訪西湖天台雁宕諸名勝。紅塵之路。亦忘之矣。某年

上南巡。應龍以曾蒙不次恩。隨例迎

駕。

上見其名似甚熟。然命宣履歷。加特

恩。謂如此人才。詎宜以小被議。即置投閒。顧諭大臣。遇知府缺。即補用。明日。接揚州府報丁。遂以授之。居方面者。又十年。履繁華。荷寵遇。年六十餘。乞休歸。此乾隆年間事。然行險徼倖。論其命之佳。則可。效其事之為。則不可也。

山陰秀才

山陰秀才某。年三十外。入鄉闈。又頗得意。至三場。剪燭對策。同號生聞有女呼其名者。而某獨不聞呼之數四。號軍大聲呼。誰是某者。某乃聞呼而驚。旋見一媼。女入號曰。爾可認得。我是爾母。答以我母現在。何復有母。曰。我是爾嫡母。爾是繼出。將我忽忘。爾有姊嫁某處。媼居貧苦。爾胡不相顧。謂非同胞所生。爾罪滋大。我於畢命時。爾父不仁。不與繪像。今我過祭祀。不能與座。旁立待餘。爾具忍哉。答曰。姊氏不周濟。是

子之罪。至像則無從繪起。且亦不知陰間之事。曰。然則爾懸父形。而獨遣我不之省。憶且爾母為繼。我為嫡。此而不省。具無人心。何讀書想中之有。我雖沒。妙在與吾形甚肖。可就其形而繪之。俾我與享。又須頻頻恤妙。我始釋汝。否則休想功名。某乃叩頭悔過。一依從。嬾忽不見。言時聲聞同號。下科獲雋。自此生逢祭祀。慢乎愼乎。儼若靈爽。式憑肅然。起敬焉。

城隍廟鬼逃監

鎮海縣北城西角。有八角石亭。外俯海塘。名虎皮塘。內倚城角。建觀音庵。尼僧居之。人踪罕到。田禾雜樹蔽焉。恒有帶髮脩行之婦女。裹糧住庵。名曰修靜。其來往者。無非僧道。蓄髮與祝髮者。若姊妹行。一日。時當溽暑。圍坐晚膳。陰雲雷作。忽霹靂一聲。一蓄髮婦人。探臂坐板橙。覺一物驟入陰處。顛蹶倒地。不醒人事。姜湯灌之。良久能言。云。不知何物。被雷追入私處。今肚內發脹。不可忍。延醫不解。飲食不進。肚俄然大。至一石瓢。親夫暨家屬集焉。唯有待死而已。越四日。延道士設法不效。內一道者云。此必係鬼魅。為雷所擊。慌張失據。得縫而入。雷乃無可奈何。聞者解頤。正在發笑。女肚內作聲。嚶啞細語。漸漸可聽。說我係城隍廟監獄內鬼某人。也是日修監。我乘虛

而出。逃至海塘。躲匿無可依。栖過一宿。偷上城八角亭。伏住。邏卒無地捉我。歷有十日。被雷追急。跑到巷中。投入此腹。悶氣不堪。不能退。不能遂。今又五日。我情願出來。但有惡氣重重。漲急。藏住。無路可走。道者乃曰。得之矣。可急被香燭紙馬。我作訴文。催轎使親人扶之。到城隍廟。焚燒禱告。當於事有濟。到廟扶之。跪訴。丈燒起。而病婦啞。哨一聲。便液滿地。畀之歸。而病愈。婦人三十外。詐離城二三十里。滿城如沸。觀者如堵。廟內廊廡。果在修葺。陰府有獄。能不信。歟。損人出醜。亦莫甚如斯。

水鬼報冤

鎮海薛應鐘。頑而長。武生也。人爽朗。不羈。凡應旂。一榜為山西縣令。清風兩袖。故應鐘亦不隨任。凡死。家業蕭條。食指頗眾。不得已。為操舟業。出資造船。販貨營生。其年船至乍浦。風緊浪簸。難以到岸。恃已有力。便立船邊。持篙督同駕駛。被伙伴聳脚。船側落水身死。眾伙圍財。將船拆燬。賣貨朋分。報官查勘。寸板無存。但有信轉。無一人回里。後有風聲。貨且有人買去。伊子疑而控之官。本縣為雲南周雷亭先生。准其詞牒。諸城隍。應鐘入夢。告其子云。吾已控之閻羅。准其此案。自行聲雪。但陰魂不容易到。只此一回。恐不能再來。爾可在水門外。逢節燒紙錢銀錠。及沉飯菜等。使我不餓。

我伏在水中。以城內邏卒利害。不敢入城。故耳。待我案定。不必投食水門。明日向縣主稟呈此夢。縣又牒至城隍。人犯總不得到。將近三年。洋山廟酬神演戲。多出船戶。一日當午。忽於稠人中。一人倒斃。自言我是薛應鐘也。被你推我下水。我三起。你連打三篙。將我沉沒。鬻我貨。拆我船。良心何在。我今奉城隍爺帶我到此。拿你言畢。已被伊子趕到。捆送至官。一訊而供出實情。立正國法。後其子又夢父來云。我在水門下匍伏三年。真好苦也。虧你有錢有飯。不至於死。今出頭。且超生矣。此事謝友憇。真與之同城。目擊無虛。

周大司農

山陰大司農周諱長發。登賢書。偕同年及武舉某三人北上。道經山右。投逆旅。只樓上下二間。主人謂樓不可住。剩一間。嫌窄。奈何。周姓襪襪而貌寢。朴愿人也。因覩樓上牀几畢具。無纖塵似未斷人。乃居兩人於樓下。襪被登樓。攤書獨坐。夜深方倦。見壁間冉冉雙翹下。繡履珠襦。年可二十許。風神媽秀。明眸炯炯。若將施禮。又羞澁。若不欲前。諦視則恍然。另一間精室。坐而請曰。妾誠女子。非妖非鬼。亦非狐魅。一流居此已二十年餘。先生博學端方。盍移步入幃。一談今古。周本口訥。不覺技癢。乃步入。

房致相見禮。女舉止端雅。無一些輕俗態。周肅然起敬。女曰。古人之書糟粕耳。先生所知。然不讀。不知其事。誠去其跡。存其神。事去而理留。人往而事傳。其中有天焉。弗滯斯得。竊謂自開闢以來。陰陽定位。男女何分之有。唯能分而為二。亦能合而為一。人也。而天斯在矣。俄見小鬟自壁中出。焚香爇燭者。執香若安置者。望壁間。居然門也。裏室百事具列。出入雜遝。皆童男女。韶媚都麗。非人世妝。肴核酒醴。陳設麇至。頃刻一新。飲之。咳之。皆不自主。疊疊清譚。出入經史。辨駁出人意表。周方私念。如得此人。時常晉接。實為良友。女輒曰。緣止此耳。或復續一宵。尚在未定。宵分既久。命各安寢。就寢而旦矣。主人知周獨卧於樓。侵曉來覘動止。問樓上人無恙否。與二人者同叩門。周方熟睡。力叩不應。主人云。命之畢矣。乃破門入。撫牀則鼻息如雷。急喚乃醒。周曰。我寐方濃。何相驚至。是。主人訝然去。二孝廉問所聞。見周為具道宵間事。天雨不能就道。武舉欣然曰。今晚讓我上樓。如復來。當致焚襄王陽臺之會。并誚周郎貌陋。不解事事。此奇緣可惜。晚乃某獨登樓。秉燭待漏。二下。瞥見香閨洞開。佳麗娉婷。倚燭坐。某思念不與之近。不決也。步入月門。女如不顧。啟之以言。若不聞。謂可狎也。將猥身於其側。甫移跡。麗人亦起曰。獨脚鬼。命將亡矣。何敢無禮。然時昏黑。若被執。

持者乃猛力竟無所施其技。皇遽狂喊。樓下人固未之寢。急上見某粘諸壁。無能動移。拉之不開。用姜湯灌之。漸漸乃甦。移時下樓。周以逼仄。仍上樓睡。意亦殷疎。方坐定。而彼室明光如月。奕奕射人。則彼妓婉孌而來。問何以易獨脚鬼。至周不解。云何。女曰。昨所云陰陽之道。一而二。二而一。惟君足以語此。須臾雙鬟具茶菓。几間羅列。無算。香美得未曾有。周本善歌。歌之不完。心以為異。而席間空矣。人亦杳不知所之。諦視。則仍屬已所坐之所。因啼噓歎其幻妄。悔已心不誠。致纏此祟。此番北上。良非吉兆。早起趕行。恒悒悒馬。試畢。擬高第。入詞館。而武舉某者。過場舉刀失手。壓足斷折。跛而抵家。不逾時而卒。

張封翁

山東海豐縣張翁。康熙間人。忘其名。前河南藩司名鎮者。其孫現部大臣名映璣者。為曾孫。初翁單丁。耕數十頃地。播麥一年而獲倍收。將收割時。出召賣地人。以其地倍收。田良而價重。交價後麥乃登。隴庾庾穰穰。如坻如京。翁將所得地值。築場墾。建倉廩。實之不糶。姻姓有議之者。翁曰。非爾所知也。地獲倍收。地力盡矣。來年必歉。有財者豔其地。價必善。若待荒而售。又何人過而問之。此是余為己之學。積之不糶。

又非圖利。我地歉。未必他人之地不歉。則是荒歲在目矣。設不中吾言。吾復地不難。設不幸而中吾言。吾將儲之麥以賑饑饉。豈非一件大好事。人生百年。恩恩易盡。吾藉祖宗之福。未嘗凍餒。僅一子讀書。所用幾何。子孫飢寒不足慮。所慮者。無德以貽子孫耳。明年。果赤地千里。籽粒無收。道途多餓殍。翁乃開倉發賑。活人數萬。子連捷。選直隸某縣。清正無比。真乃不染一塵。家計將落。少君在任。計無所出。明年大比。跪告曰。兇者署中。日積虧空。將來奈何。今年大比。思不歸鄉試。願往京師。求某年伯力。得邀倖一中。可以出身。兇意如是不識。父意如何。父曰。可。年伯旗下大臣。一見甚喜。問父安否。外。此來何事。答以將就北闈。曰。吾姪此來。甚合吾意。吾三日後。即有命下。將為河督。吾無親人。在在須用妥人。功名不必三考。爾同我行。不愁不富貴。但須努力自愛耳。越三日。果命下。即啟奏以張鎮假主事銜。為前驅。先三日往。半年許。河工大備。聖祖純皇帝委大臣親往勘督辦理。一日。正會諸大員。從長計議。都無妙策。張以小委員跪陳指畫。侃侃中肯。各大臣喜。依議行事。河乃治。功歲后。保奏以同知用。薦升至河南藩憲。而終焉。不知河工難於熟諳。張効力半年。胡能盡曉。半月前。查河遇雨。偶避村莊。雨不止。門者報主人。留宿待食。主人者。先達老翁。近河居數代。謂

之曰。老朽退居幾十年。所籌策者。唯河工一事。今已繪成圖冊。待其人而後行。看你官兒雖小。品可不凡。今授你以書。可細細揣摩。洎會議時。得此書。才半月耳。此真天為之。豈人力所能得哉。封翁一舉。科甲不絕。子孫綿綿。並膺異數。余見其圖書一章。曰。祖孫父子兄弟。姪姪科甲之家。噫。感矣。其由來厚矣。

義犬

四川江津人某甲。身繫四百金。清早出門。幹辦急事。行路亦急。一氣跑十里外。回頭見家犬尾之而來。謂犬曰。因爾每行必跟我。殊屬多事。今我須遠走百里外。是以將爾閉置房中。且不教食。爾今如何。又能同來。將來必力乏而死。斥之轉不去。猛踢兩脚。狗乃解意。惶怙然去。甲又走十里。詎回頭見狗仍在。因解囊中所藏乾菜飼之。銜食尾行。緊慢相從。行至百里外。甲力疲而倦。因將次可到。乃少弛而坐。犬亦旁侍而蹲。無何甲乃悠悠睡入黑甜鄉。固不知日之將暮也。已而日已沉西。野火倏近。甲鼾睡不醒。任犬號跳。終不之覺。犬乃跑溪中。滾入水中。一身濡足。上主人睡處。四周攪草使濕。如是者不知幾次。甲仍不知覺。火將及身。大嚙其辨。而曳之。甲乃醒。翻身起。視幸月色微茫。急急趕路。犬暴躁而號。甲不審何為。忽記銀包尚在草堆。拾時始知。

單四處皆濕。感犬之義，不覺淚涔涔下。呼犬同行，犬走不十餘步，噉然一聲，倒斃在地。甲乃推入坑中，還時葬之，且立義犬石以徵之。

起家不正報

浙某甲，家室數口，日不聊生。杭海至乍浦，數年不歸家，無音信。妻小凍餓，亦不知其所之。忽一日挾資而歸，稱富有馬置田產，起屋宇。本無子，是年妻得孕，生男。其驟然亨也，里黨親戚，本亦疑之。家瀕海，門對江流，生子之夜，有撐渡者，見一女子呼渡，亦不詢其誰，家眷屬船攏岸，停舟索渡錢，而女起，忽奔逸。舟子追，俄見披髮跣足，深汚泥中，行履如飛，疑而尾之，不敢作聲。頃之，由甲門而入，聽屋內人聲達外，亦不揣其所以。怪之，明日登門探望，則知是夜三更產一子，及其長也。頑梗無狀，家遂敗落。十八歲而此子以病死。凡所有蕩然一空。鄰人知此怪事，有在乍浦經紀者，詳知甲負婦之約，罄其家逃歸，乃有此報。又湖北孝感縣某乙，放官債至潮州海陽縣丞署，本已清還，利尚不足，因此遲遲不行。初冬，天冷，隨身小子，以嫖妓到子，然一身屢求，却助盤費，回省不但不允，且辱罵，隨之，以至對打對罵，習以為常。同處者見慣，亦不之勸。勸亦不依。一日，小子持刀候門，傍晚相逢，連擊十一刀，遍身血污，如豬鳴狗吠。一

夕而卒。明日縣令委捕廳點驗。衣箱內有小脚紅繡鞋。雙聯荷包。相思錢。鴛鴦帶。白玉手串。精工之極。另裝一小箱內。餘皆猥褻之物。時聚觀者十餘人。咸疑其資本來路不清。必有苟且勾當。此兩事。友人謝憇真自擊耳聞。均屬信有。為連書之。以昭天理。

珠姬

校書珠姬者。公子畔香暉妓也。姬雅淡好靜。見人恒羞澁不語。而一種溫柔態度。若近若遠。迥與佻達者不侔。客多憐愛之。有望之不得。近之不得歡。相與歡而未得其意。或自謂得其意。誦誦鳴於人。以自矜者。均非姬意也。以故名稍稍動韓江。韓江妓多舟居。姬固陸處。門庭爛然。然而姬心厭之。有擇栖之志。以受束於鴛。恒恨不能自主。怨不添兩翼。云年十九。恐節過芳菲。倉猝得一人。偕之逸。機不密。為邏者所獲。染淚春花。傷心夜雨。單鴛獨鷓。恒悒悒焉。鴛目瞽。姬姊妹行者三。會一以私逸。未遂自鴛死。鴛慮二人者終非其有。謀出鬻於人。姬得菴襪子。薄有家資。而人不韻。委禽而去。姬何去何從。正如飄風之隕。孺落絮之隨緣。雖非心得。梗只隨流。此中正猶豫不決。而公子忽過於不先不後之間。初亦未甚決洽。繼密甚。籌諧匹計。欲悔前約。蓋

雖先訂猶可卻。公子未之決。而前約者來踐盟。馬姬與公子跡斷心連。跡連事阻。噉泣漣漣。於邑於牆。東窺竊時。有不能自勝者。兩心如一。姬謂公子曰。抽刀斷水。水自成流。倘一日者。作合浦之還。即其匱諸舍。諸公子謂姬曰。掌中珠墮地。仍圓。有不拾之。而更憐重者。誰歟。無何。穠穢人載姬去。芳訊之來。唯言珍重。而姬入門。匝月受制於姑。與大嬪。不唯不諧琴瑟之好。且甫入門。即去其紉裳。易之布絮。置之暗室。作廝婢看。公子聞之。恨不得崑崙奴挾之。而出顧徒悶悶。未有術焉。出火坑入火坑。姬之謂也。想真謝生。感其事。為記其崖畧。且綴之以詩云。深巷重門小玉家。朱朱碧碧一叢花。春風不鎖桃蹊徑。誤賺牛郎醉赤霞。赤霞高處赤心傾。白日丹城不可更。但使同心結莫解。黃金雖好妾能輕。一任東西溝水流。安牀支枕漫重頭。妾如勒馬懸崖住。卿似印須我友不。不慣迎人頗識人。誠求默默已多春。羨無邂逅虬髯客。倘有沙門辟易行。知音千載憐紅拂。故轍難承勢莫空。抱兩心天地久。黨家風味我何曾。好歹因緣強笑迎。誰知轉轉似三生。侯門遮莫深如海。肯禁良宵一夜行。誰是憐孤徹肺肝。也知為我意忘餐。如鴻如月君休疑。併作陽臺未會看。一種愁腸萬種懷。蛛忙蠶縛為誰來。出籠未得西來計。宛轉歌成弦不開。又八首。春歸猶自覓芬芳。如意

初還閣。災藏。誰遣巫陽真入夢。驚看滿室有輝光。吹蘭氣。果有奇芳。那不黃金屋裏藏。若使大秦明月。比應憐。照乘有餘光。已教邂逅得卿憐。牢綰同心結。子圓。但道珠娘珠樣白。不知心與石同堅。故故生愁。故故憐。憐。倪月缺。復重圓。暫時離索。猶難道。怕不膠粘金許堅。珊瑚樹碎。被誰敲。無復鴉兒護落巢。忍使智城都作淚。啼痕點點。為蘭交。琴焚鶴煮。唾壺敲。未許良禽擇木巢。卿自傷心。儂自悔。不如當日不成交。說來儂也覺心傷。搔首關情幾斷腸。象網貝珠何處覓。頓教陸海各分張。不是多情不解傷。風風雨雨。輾轆腸。此生此夜。煩牢記。悔却當初欠主張。

城隍娶妻

嘉慶初年。合浦縣宰李某。翰林出身。有幼女。纔十二歲。秀雅靈慧。恒自尋趣於花木陰深之處。一日。忽不見。命僮僕奴隸。四路尋索。三日。杳無踪跡。第四日。有詣城隍廟燒香者。見神龕石手旁。卒旗裏一物。揭而視之。乃一幼女。推之不動。撫首尚溫。問之不答。不知誰家子女。眾皆喧嚷為奇。守廟者知縣有失女事。報之官。遣丁僕往看。認是小姐。官親詣廟。攜抱而歸。灌以薑湯。始甦。問何為而然。答曰。吾在後園閒遊。見一婦人。以時菓招我。隨之而去。帶至敞厦危樓。朱欄碧檻。伴我逍遙。且時時有食啖我。

問何物。答以麵食。皆有言未畢。嘔吐而出。皆泥土。人遂發熱。面赤神昏。舉室皇皇。李縣之妻。詣廟行香。求神庇佑。是夜更深。忽報城隍爺拜會。李某整其衣冠。出堂迎接。儀仗服飾。如陽官狀。彼此行禮。各通款曲。茶至請飲。似啜而茶仍盈。梳心異之。思陰陽相隔。何意公然晉接。莫非命限已窮。城隍曰。使君正欲有為於世。無起末念。吾正室已返陽界。今嫂與余有夙緣。當為繼室。無人可以作伐。特來自為媒妁。面訂吉期。三日後。即迎娶矣。今同蒞一方。又班居半子。將來地方疑事。自易雪也。即辭去。果至三日。幼女無疾而亡。其妻悲哭倍至。李某奇其事。與妻商之曰。女死亦由數定。傷悼徒然。曷不竟作嫁妝。塑一神像。同供后殿。將來遇有疑難案。或可望為指點。其妻然之。遂動工作。擇日鼓樂喧街。彩輿耀目。衣奩妝具。無不齊備。徑送至廟。升座開光。珠翠明璫。死然如生。舉國以為美談。齊民演戲數日。為賀。後李某在任。有神明之稱。蓋由此焉。

李五

李五鎮海人。面黑肉橫。眼凸如卵。恒若怒然。見之者似有畏懼。家極貧。不能糊口。人厭其相。均不肯收。以為傭。乃投入快班。充當馬快。恐嚇詭詐。遠勝於夥。致快頭得贖。

多於往昔。欣其智之巧而機之速。使上堂應答官府。無不周到。數月點充頭役。聲勢日大。衣食漸豐。強佔人妻。計奪人產。詛詐銀錢。令人賣男鬻女。居然與縉紳酬酢。正在壯年。忽患惡疾。卧床痛楚。家與城隍廟鄰近。自云城隍爺把我重加拷打。三日一比。或自撲於地。或覆卧露骸。初則兩腿青黑。浮腫。繼則肉落骨見。日夜啼號。其屋臨街。過者聞之。咸謂李五惡報。菩薩有靈。廟中住僧。夜夜聞大堂喧嚷。起視寂然。一夕潛身早伺。見燈燭滿堂。披枷帶鎖者不計其數。忽聞喚李五名。不見其形。而行杖呼痛之聲。充塞於耳。俄又聞鬼卒稟知李大帶到。李大亦馬快也。其逼人鬻女。謀佔賊妻。雖稍遜於李五。而側目忌憚者。恰也不少。僧於次日不敢聲言。而喧傳李大當午被鬼一拳打倒於路。自言你如今走不去了。扛回一夕而卒。李五亦同日斃。吁。貪之一事。人人有之。能稍知愧悔。天亦不加之報。此二人喪心病狂之事。忍心害理之謀。做到天怒人怨。而報應到矣。彼立身於世者。可不知所戒哉。

五通神

奉化縣鄔姓。世業儒。小婢子年可十五六。黑而醜。主婦韶秀而豔。婢固依主母房中宿。忽一日。婢不見。四無覓處。越二三日。老婆子取薪。甫開柴房之門。聽有窸窣之聲。

不解其故。啟薪而婢子木立柴把中。如癡如呆。曳之走亦走。問之不答。以薑湯灌入。即吐出泥片盈碗。始能言曰。那日有一老人如仙翁狀。青衫方巾。招我去。不知是何地。我飢便餌我以餅。今餓甚。乃與之飯。至夜。既宿主房。房中物盡掀翻。主人夫嬾起。視呼婢不知應。門扇零物。一一照前部畧無話。明日。小婢又不見。覓至原處。依然木立。用左手撲之三數。遂甦。正在罵詈間。所謂老人似仙翁者。居然在樓簷上。手攜白摺扇。貌亦在老嫩間。房固在樓上。因上樓擊之不中。亦不動。闕動多人。俄而不見。俄傳竈下火起。救方熄。而物仍如故。自是無夜不在房中。非婢即主婦。自言自語。或作食物聲。或穢褻聲。主人無計可施。明日。糾有膽力士。圍守於房。用炮銃伺之。忽樓下火起。羣向救火。而主婦二人。若不覺焉。明日。飯熟。啟視之。污穢盡雜其中。不可食。諸多虐擾。地道士齋醮。另設芳筵美品。如飲大賓。主人肅衣冠。拜跪晉酒。晉饋合室人。無大小。禮拜一日夜。而擾之如故。仙翁者不時現形。且於暗中有言語聲。聽之不甚明曉。一日。主婦挾婢逃至母家。母家便諸事不甯。或響或動。或擲破其物。或火燒衣服。因遷縣僻靜尼庵。而吵擾更甚。主人之力竭矣。財亦耗矣。約半年。所將婢賣與慈溪縣鄉村。主婦安矣。慈邑鄉人擾之不堪。轉售無人肯要。遂是婢於

路。路人亦不敢交接。為乞丐。而主家恬然無事焉。或曰。此五通神也。行於浙東。過錢唐江則無。

邑宰同廟神捍海

鎮海北城之外有虎皮塘。十里。望之如重城。所以捍潮而衛城者。築於乾隆十六年。知縣王夢弼。山西蒲州府人。以是年海潮獨大。舊塘低而損。潮大衝塘。塘倒衝城。城陷。海水湧入半城。民不聊生之際。王公焚帛禱祝。願以身殉。遂裸衣襍帽。欲投身於海。眾民攔之。至夜。見有兩大燈籠。一東一西。行於半空。燈上有林府二字。眾目同見。潮勢以漸殺而退。縣乃稟聞於上。謂非大工程不足以濟。蓋鎮海一城。濱於甯郡之東。海之盡處。賴此塘以安甯。紹兩府所關甚鉅。督府據數稟奏。聞准可。委前總督方名觀。城親詣勘估。一年工竣。而王公以勞瘁辭官。抵家卒。百姓哀之。爰起生祠。附於土地廟之東序。蒲州人尚有往來於是地者。謂其卒之日。與生祠進稟之日。正相符。合廟祝於是夜之半。聞外各有呵殿聲。喧呼熱鬧。潛起竊聽。並窺見庭燎赫奕。役吏趨踴。如新官到任狀。王公科甲出身。消正無比。美政不一。善詩文。愛民如赤。當潮決時。勢不可擋。先詣北城之內林廟站脚。因祝告廟神曰。爾居此受香烟血食。民將為

魚籃我居陽。你居陰。爾亦不當束手坐視。是晚果見林府燈籠飛行捍潮。民人亦愛敬如縣官。縣將此事合稟於上。亦選敕封為侯。侯之事更有明徵者。一鎮人為皮匠。於溫州歲底將歸。遲無船隻。正在倉皇。一小舟老人揚帆欲走。問之。謂到甯波。便請搭船。下船。老人曰。爾但合眼不開看。便可到家。過年如開看。則不能矣。莫自悞。乃合眼而坐。但聞風浪霍霍。然俄頃間云到矣。開眼看。已到鎮之碼頭。納船金不受。曰。我有蓮子一包。欲送北城下林姓。獨一間屋子。便是。須為我送到。我又欲開船回矣。皮匠度歲後。元旦日。尋北城林姓。全無。至廟中歇息。見神像儼然。乃悟。遂將蓮子播於廟前池內。至今蓮花獨盛。

騙二猪害三命

鄞縣東鄉大河。五十里而遙。沿河聚落。大小不等。一小戶濱河。矮屋數間。夫婦子三人。居之。旁鄰相隔不遙。亦零落稀疏。一日。父子二人。小舟載兩豕入城。距家二十餘里。早去晚回。抵午到城之東關外王家墳頭。挽船。父令子在船看守豕物。不許上岸玩耍。已往行家售豕。登岸時。又回顧船中。叫其子名。將所帶小紅桶。拿上與我好買飯來與你喫。半晌時。有人呼其子名。子聞喚。答應。其人將紅桶一個。交其子曰。桶內

飯與菜是你父叫我送與吃。子見紅桶相若，遂信其說，曰：猪已賣成，得錢若干。爾父現在行裏喫飯，叫將兩豕交我二人扛進行中，少停你父攜錢回來，便好開船回去。還有搭膊一個，也叫拿去裝錢。其子見桶內魚肉，思食急，信之不疑，將猪交二人扛去。不一時，其父帶扛夫並售主來船估價，猪已無矣。詰之，答以前二人來云云。紅桶飯尚在，其父看桶果然一樣無二，無怪子之受騙也。泛棹回波於邑，無奈行至半途，自思解目前之急者，惟此二猪。猪失而急，從何解？怒子貪食誤事，子以父不該上船言，近頂撞，氣極提槳，向子背打去。登時殞命。其父一面哭子，一面搖櫓抵家。已日暮矣。妻曰：何隻身上來？夫坐而不答，但垂頭喪氣而已。婦知有變，急往船看，乃一子屍，並無錢文。哀號大哭曰：吾所望者，惟此子。今失所望，亦不願再生矣。沉水而死。夫待良久，不見妻回，支身出看，妻亦無踪。知其必死，亦自懸於梁上。居鄰隔遠，因暮夜無人出入，追曉而見屍浮，撈認其妻，踵其家而告之。夫懸於樑，又見昨往城賣豕之舟，尚未卸蓬，登舟而視，子亦死矣。村中姻友咸駭一家同死之奇。若報之於官，必追究所因，無言可答。官亦不肯只此完結。某等受累無窮，不如乘此無人知覺，收三屍而埋之。某等均鉗口勿揚，密不外聞。可安枕無擾矣。洎對年六月，赤日黃天，當午忽暴

雲轟起。燥雷震烈。於盛店橋東西兩岸。擊死二人。皆跪土中。如植立然。一人有雨傘一柄。一人有搭膊。負錢二千。眾視之。則均有字記。顧不知死者二人為何地人。又不知傘中名姓。搭膊字號。又為何地人。地方以無頭事。亦不報官。次日。該鄉賣猪者。鄰右路不隔里許。聞雷擊之事。可異。乃特來訪看。已疑有此案。至則見雨遮名。并搭膊字號。乃一一說出。二猪殞三命之案。剛剛一年而遇。雷擊二人。即王家墳頭爛匪云。此事陽官不得而察。陰曹乃誅殛焉。天理不已。昭昭乎。更異者。一匪從南來。一匪從南去。二人均帶一証。左使眾目共駭。而一霹雷。二人齊齊植立。且霎時雲去。雨收。天仍赫耀。此亦吾友謝慈真所目覩者。

鴨與珍珠

潮州東門大街。一雜貨鋪。暮則鎖門回家。飯而後來。一夕息燈。將閉門。見店內火燭騰起。駭極。趨視。則無。明日又然。因不起燈。靜坐。火滅。復起。鄰人齊至。則微微而熄。怪之。連夜試。皆然。諦視。則在鴨卵筐上。起滅。乃逐一分置各處。見一卵光漸漸起。掩覆之。明日剖之。得一顆明珠。較黃豆大而色紅。闐然。郡內一鹽商。覓人求售。出二十金。鬻之。夜以火照。則隨火而轉。儼似走盤珠。而實非珠走。光依火而轉也。商自得此珠。

後生意順遂其人死珠無負處空盒存焉

杜友

廣東惠來縣署內有久經封鎖空房一間無人敢開問故不知始於何時嘉慶初年有刑席杜友嫌臥室窄狹強欲啟以居之東人阻曰前之閉者有由今之開者恐有變甯循其舊之為安也杜曰吾辨刑名生殺之權即我操之何懼鬼魅竟開入住兩日甯靜無異杜自矜胆大而嗤人之畏蕙得意忻忻第三日發躁顛狂諸般無狀鋪陳出館事脫闔羅召微命卒此皆小人得志而狂悖自招其禍奚足惜焉諶真謝友論曰鬼神居幽亦欲甯靜彼為幕者當知律法不外情理乃明知之而故犯之有不照豪強勢奪而殺之者乎

向福來

粵東新甯縣鴨頭墩向姓聚族於斯其先世名福來者年踰五十終窶且貧僅一子九歲不能言自歎老難挽回子啞又難習業只可委命守數而已一日蛋婦攜魚進村呼賣啞子忽開口招其至家求父買之福來喜極曰吾千方萬計誘其開口而總不能今見是婦何忽能言甯乃仙女乎詢其下落深識其夫看來啞子與蛋婦有緣

邊之入室待茶款酒。令子拜為義母。而蛋婦之愛同猶子。常常過看。福來居僅一房。坐卧爨炊。接賓敘客。均在於此。適間蛋婦送魚於義子。坐而談心。見房角堆積退灰。火星露出。囑砌圍欄。免致火患。福來答以無錢構磚。蛋婦言。漁網打起海中青磚。日積月累。堆在泊船處所不少。即往肩二三十塊砌好。不料日久。火箝擦去磚面。露出黃色如金。因不識真假。乃持鐵刀砍下一小塊。往鋪易銀果是真金。遂假意從新造竈。又往泊船處所。肩磚數十塊。自後或一塊或二塊陸續運盡。福來富甲新甯。今傳至十餘代。猶存一塊。交族長收藏。不許遺失。逢祭祀擺列几案。稱祖所遺。以示後人。云。古來無心之遇。即為有意之緣者。天遣之也。若此事可徵之矣。是磚積非一日。竟無人識破。使相隔里許之向福來得之。從知富貴利達之事。非可強以求之也。

沙包先生傳

先生何許人也。越其姓。甌其名。沙包。其號馬。質尚渾噩。性近溫和。微軀半類葫蘆。任事全憑把柄。浮言不聽。固殊有耳之鑑。覆餗無虞。詎同折足之鼎。緘其口而才多。蘊藉虛其腹而物受涵容。溯厥甄陶。匪由景德。觀其製作。絕異宜興。遇飢寒以温卹。常旦晚而熟中。工價則省而廉。體用則便而捷。黃梁易熟。喚醒盧生。黔突無庸。何須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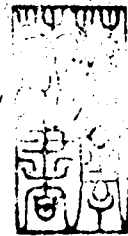
子掃來敗葉枯枝俱堪作爨。試以烹龍魚鳳。大展其才。孰謂曉曉者易缺。誠哉皎皎者易污。形容焦枯。面目黧黑。恒棄置於鐘鳴鼎食之家。輒見晒於紈綺膏粱之輩。黃齋白粥。伴落魄之狂夫。葵扇泥爐。作窮途之知己。司饗殮於窶室。居然白帽先生。經煨煉於祝融。忽肖烏衣子弟。借顏氏之簞瓢不朽。共范丹之釜甑齊名。余僑寓羊城。與君為晨夕交。久矣。嘗攜君花前煮酒。月下烹茶。始聞太息聲微。若疎柳風前。鳴秋蟬之嘒嘒。既而號呼欲泣。如長江雨後。湧春浪之涓涓。嗟乎。閱歷人情冷暖。備嘗世味酸鹹。拂拭者誰。吹噓何地。笑此日真卿乞米。且暫耐其熬煎。看他時傳說調羹。並珍於鼎鼐。敬揚元德。竊愧黔婁。攄寸管之駢辭。作千秋之佳傳。

殉國名臣

鄞邑謝為憲。僉憲家本大富。公生而英穎。弱冠登前明懷宗甲榜。用為刑部主政。甲申之年。閩逆偽立。大搜在京官之有名聲而富者。其實由閩黨調弄。公曾不避權要。直許閩佞數四。至是。閩欲洩其宿忿。指公為千萬富翁。閩賊索之。逼之立取數百萬。公辭以家中則有此。間則無。用銅夾棒夾之。登時殞命。罵不絕口。事平。家中老幼痛何可言。鄞邑特有道士。能致鬼現形。扶鸞書其顛末。但須作羅天九醮。七七四十九

日。一日降臨一次。置筆研於空淨之室。不可窺探。至四十八日。夫人固年少。思一見其真形。破紙縫窺之。則見披髮血污。一足踏椅上。血尚淋漓。一足在地。登時不見。外間道士壇上。已知之矣。每日收其真跡所書乩語。長篇累牘。忠孝苦楚之音居多。今其子孫得所書鸞字。一一照樣刻就。中有添註塗抹者。有成文。有不成文者。事實只爭一日半。惜哉。而道士之書。不一月。即為雷火攝去。後無傳焉。公善畫竹。時董思白見其畫竹云。若數與可見之。亦當推服。今勤人尚有一二。奕奕如生。忠臣筆墨。固是不同。

清 王韜撰



甕牖餘談

甕牖餘談提要

清人王紫詮撰書凡八卷先生嘗適跡海外
留英最久故於彼中之風俗技藝富強之
原靡不悉心考答用能言之鑿鑿且躬值
洪楊時代所見忠臣義士節婦烈女咸與
表章軼事遺聞往往而在讀者可想見作
者之微旨焉

序一

夙游燕京獲交楚南奇士曰魏默深嗣客嶺南又獲識吳中奇士曰王紫詮二君能文章其才奇默深文似龍門西京紫詮文似東坡同甫二君均通外國掌故默深有海國圖志紫詮有普法戰紀實為聞所未聞紫詮向以弢園文錄乞為之序茲復出甕牖餘談見示讀其書凡忠黨之殉節貞女之死難及各國之風俗各賊之源委顛末無不詳載紫詮之才視默深抑何多讓余是以因紫詮之請爰書之以告世讀紫詮之書者

同治十二年歲次癸酉閏中五虎山人林昌彝序於羊城天根月窟之齋

--	--	--	--	--	--	--	--	--	--	--	--	--	--

序二

嗚呼禍亂之生也雖曰天意豈非人事哉我朝龍興遼瀋武功之盛亘古莫與京迨後生齒日繁未免有不逞之徒妄思生事然皆不旋踵而平道光二十一年禁烟議起一二疆臣措施偶不當遂定五口通商之局輪艦銜尾而入內地洋商接踵而抵巖疆山川之扼塞不可恃甲兵之堅利不足禦師武臣力舉無所施其技說者謂海宇自此多事矣猶幸主持和議者善為羈縻託柔遠之名為治安之計泮奭爾游優游爾休者閱十數年而不知窺其後者乘機竊發肆無忌憚蔓延十數省荼毒十餘載竊尊號僭帝制自明季李自成張獻忠之後從未有小醜跳梁如此橫行天下者也嗚呼此豈無識之妄為哉夫亦謂我朝海禁既開不得已而從遠人之請是殆積弱既久官不知兵遂敢為潢池之弄耳不然聖朝深仁厚澤歷二百餘年無奸吏之橫征無酷吏之濫刑斷不至激而生變也有心世道者高目時艱思為謙論然或才力不逮或聞見未真徒抱忠蓋之忱日漸湮沒可勝慨哉吳郡王紫詮先生博極羣書弱冠卽有澄清天下之志願無所藉手居恒鬱鬱不自得中更離亂益復無聊思欲立功海外命駕造歐羅巴之英吉利暇則默識其輿圖風俗與夫西人之爭奇闢

勝諸物故凡鐵甲船火輪船火輪車槍礮飛天球之製以及算學化學重學無不融會於心時魯魯士方與法蘭西構兵先生爰有普法戰紀之作其兵機之利鈍器械之優拙疆域之險要瞭然如指諸掌談西國形勢者無不奉為圭臬也比還中原屏居香海時與願遠然華門圭竇之中以筆墨為生涯以詩書為肴饌而偶發一論偶吐一辭猶復繫情君國蓋真有杜子美寄跡成都之意焉所著有攷園文錄遊窟翻言瀛瑞雜志春秋朔閏考衡花館詩鈔諸書覺痛餘談者先生經世之書也紀亞西亞洲歐羅巴洲阿非利加洲亞墨利加洲諸事蹟幾於纖悉畢具若粵匪中諸賊首之始末及賊之鴟張狼顧諸情形並載於冊而於忠臣義士節婦烈女尤惓惓於懷不忍須臾忘嗚呼僕與先生未謀半面而讀先生書竊有以窺先生之用意為至深遠也夫紀外疆風土者瀛環志略海國圖志諸書尚已記逆蹟者則有粵匪聞見錄江南春夢菴筆記諸作若夫合二事以成一書者其惟先生乎先生蓋實見夫聖代懷保小民不忍蒼生久罹兵革所以兼容并包曲許外邦屬集即偶有齟齬概不與較萬不料宵人窺伺即逞其毒痛天下之心赤子何辜半遭鋒鏑今幸中原底定道孽蕩除出水火而登衽席之安猶不纂述舊聞用垂龜鑑千百年後方沐浴聖天子

之膏澤不復知有前此之蕩析離居矣此書其可緩乎顧比來滇人殺探火輪車路
之英員馬加利英國震怒邊事孔亟然而長駕遠馭之謀書中已約略言之矣苟當
軸者採而行之其即為籌邊之良策乎時

光緒紀元歲次乙亥中秋前二日縷簪仙史序於海上鑄鐵龕

甕牖餘談目錄

卷一

張小浦中丞師殉難

寧國下生小傳

紀伊興額戰績

紀全玉貴事

又紀全玉貴事

紀吳秀才事

周軍門

南楚雙忠傳

張秉中事

劉主政殉節

帥觀察死難

田玉梅小傳

張繼庚小傳

夏廣文

汪馬二秀才事

張廣文

蔣劍人軼事

又紀蔣劍人事

卷二

孫女割股

紀賀貞女事

書彭孝女事

孝媳割股

一門節烈

陸節婦事

記錢江事

日本宏光

英人倍根

英人侯失勒

法國奇女子傳

英國才女法克斯

紀潮郡逆民事

紀張石卿事

宋景詩

白齊文論

卷三

漢口賊情

禁食蛙

專重天算

海運說

武試宜改舊章

官鹽說

算學宜先師古

用西船捕盜說

煤礦論

漢口兩錢

龍瑞

星使往英

物異四則

孟蘭盆會

神怪

潛芳園

浙江亂後景況

說龍

戒煙新樂府

嘉興災異

日本風災

安徽風異

卷四

新金山

臺灣島

米利堅頸地

南洋海島

花旗沃土

花旗善法

日本略記

嘉邦築路

琉球風土

論地球僅得二大洲

新闢西半球記

新金山少水

通商日本說

海島火山

印度叛英

俄國弊政

暹羅米賤

李文通探地記

續記李文通事

英國兵數

英國海防

卷五

西儒實學

外國牙科

英國大輪船

埃及古跡

奇獸

雪

星隕說

金鋼石說

西國大船

日本文字

往美國人數

西國印書考

猶太古曆說

照船塔燈

亞美利加洲古風俗

白頭教人

給予文憑

西國造紙法

英國硝皮法

西曆緣起法

造自來火法

卷六

洪逆顛末記

記東賊事

記西賊事

記南賊事

記北賊事

記翼賊事

卷七

洪逆瑣記

記忠賊事

記干賊事

記英賊事

記燕賊事

記李賊事

記侍賊事

卷八

賊中悍酋記

賊陷金陵記

清 吳郡王黼紫詮撰

張小浦中丞師殉難

秦中張小浦先生諱芾當今之經濟名臣也其忠義之氣滂沛鬱結自其血性中流出少時秉受太夫人教極嚴丸熊畫荻有歐母風焉由乙未傳臚出為江蘇學政年未三十也悉心甄拔一東至公士論翕然繼任江西巡撫適賊攻南昌勢張甚先生親督兵民登陴守禦與賊相持三閱月卒解圍去先生之功也在皖辦軍務亦著能聲徒以小過見斥然天子知其才卒起之同治元年五月先生在籍家居值回匪叛亂輕身入賊中勸諭在倉頭鎮不屈被害大節凜然與平原爭烈朝廷篤念忠蓋賜還其子師邵一品廕生用彰殊烈云

逸史氏曰余於乙巳秋年十六先生拔冠邑庠最以遠到且謂文有奇氣惜爾時尚幼未得親炙於左右耳然知遇之感烏能忘也記此不禁涕零

寧國丁生小傳

諸生丁翁皖人素讀書識大義慷慨敢為不避豪貴鄉閭中有以急難告者竭力赴

之好施與無德色。以是里人咸慕重焉。丁生見流寇縱橫。所遇蹂躪。慨然憂之。所居金寶墟。為寧國宣城縣屬地。介衝要。尤賊鋒所必及。丁生與眾商辦義團。自咸豐六年倡斯舉。內勵壯丁。外禦悍寇。克鋒屢折。眾志成城。寧國府兩次失陷。此墟屹然孤立。賊黨相戒不敢犯。同治元年冬。官軍逼金陵。賊巢賊巢。賊渠洪逆。令侍衛李世賢。竄撲皖首。意圖力踞。一游以為援應。偽侍王率其悍黨十數萬。圍攻數旬。援絕糧盡。死傷如積。十二月二十日破墟而入。賊眾銜恨刺骨。恣意圖殺。一墟之內。死者不下八九萬人。嗚呼慘矣。丁生積前後功。保舉至候選訓導。加鹽提舉銜。至是奮身獨戰。力竭被戕。傷哉。墟中練總藍翎主簿唐兆麟。就近稟聞侍郎彭玉麟行營。時侍郎駐營裕溪。親見此墟遘難之醜。乙丑二月。捐資購地一區。收殮枯骸。為萬人家勒石志之。以表節義。殉國忠魂。於以少慰。曾侯聞其風烈。尤歎美之。查核一門殉難者八家。共三十九人。闔家殉難。口數可計。名實不可考者。一百三十六家。並無口數可稽者。二十七家。官紳殉難九十七員。團總團兵殉難者。六百七十四人。士民殉難者。二千三百二十二。婦女殉難者。一千有四十三人。為聞於朝。請加旌卹。褒揚毅魄。闡發幽光。甚盛典也。嗟呼。逆匪流毒東南。陷名城巨邑。如摧枯拉朽。或朝至而夕破。而丁生

獨以彈丸一隅之衆與之抗持。經六七年。可謂難矣。非有過人之才。堅忍不拔之志。安能若是耶。歷數辦團之持久。被害之慘酷。僉謂各省所無。斯固昭昭於衆人耳目間也。丁生非有守土之責。而誓死弗去。闔門灰燼。身櫻白刃。名標青史。豈不烈哉。

記伊興額戰績

副都統伊興額。原籍居奉天府之吉林。屬蒙古正白旗人。形體魁偉。膂力勇猛。曾由侍衛從征江南浦口。剿禦粵匪。所向克捷。從調赴河南。道經安徽宿州。正值統捻披猖。窮肆焚掠。都統即率所部吉林馬隊。一敗賊於任橋。再敗賊於方縣。遂與徐州官軍合擊賊於宿州之濼溪口。時賊衆兵單。難與角力。因乘夜並進。出賊不意。三戰三捷。殺賊三千餘人。都統所統騎兵奮躍率先。所當慮無不靡。因號其軍為伊家軍。都統追賊於永城縣之鐵佛寺。生擒捻首王前法。陣斬捻首常文燦。所有匪巢。盡付一炬。捻逆憚都統威名。不敢與之遇。統道攻撲徐郡。都統又率精騎馳赴方戰却之。時則股捻首王廣愛。聚衆數萬於張家奇數樓。有駸駸橫竄之勢。都統卷旗東甲。猝至掩擊。大破其衆。擒斬王逆。賊銳悉殲。餘黨聞風潰走。永城宿州接壤之間。有地名五家溜者。為捻首李月所踞。逆黨萬餘。皆勇悍善撲。環築土壘。為久居計。都統由蕭縣

之瓦子口出兵往搗其背。孤軍深入奮力苦戰。無不一以當百。賊衆羣奔。斬馘無算。并平毀其壘。積賊尸為京觀焉。於是李月南走。追至岳家集及之。所有積悍惡黨。盡蹴之溺於河。李月勢窮。轉向北竄。意在繞襲官軍之後。都統乃邀之半途。遂獲李月。其特別股捻逆。竄踞永城縣境之薛家湖墟。都統往剿。足受炮傷。血流如注。裹創力戰。竟克逆壘。又由宿州臨溪追賊至蒙城。賊忽蟄集。圍之數重。都統以騎兵三百。盪決破圍。大敗賊衆。整旗回營。此皆前後戰績也。都統勇略冠世。用兵如神。尤能以少破衆。以奇制勝。雖古之韓岳。何多讓焉。惜後以禦賊汶上。卒至戰歿。傷哉。營員中有與都統相識者。皆言其忠介之氣。溢於言色。談兵扼要。密合韜鈴。約束士旅。極為嚴肅。有妄取民間一物者。立真重典。雖所親愛。法不少屈。以是能得士卒心。雖死不怨。兵民相安。數年如一日。往往禦賊於前。兵食不繼。而鄉民以麥飯往餉者。其事嘖嘖在人口。至今徐宿士民。道及都統戰事。猶能指畫其進退節制。結營臨陳。數為奇才異勇。嗚呼。如都統者。固今之名將哉。

紀全玉貴事

貴州人全玉貴。由行伍崛起。以戰功致位遊擊。昔在湖南徐廣。緝大營。值逆首揚酋。

毒賊披猖。大股將至。徐師乘夜棄營潛遁。玉貴以營中金錢山積。盡委與賊。殊可惜。急回採取。而賊已眾至。圍之三匝。玉貴計無所出。挺身獨立橋上。肆口謾罵。賊渠楊秀清躍馬而前。熟視良久。謂其下曰。彼氣盛而言壯。必非以孤身作此狡獪伎倆者。營中必有伏。不可墮其術中也。竟不戰而退。玉貴遂報知大營。徐帥始麾兵回駐。即為繪圖呈奏。首錄玉貴功。朝廷深獎其勇。立賞五品頂戴。後調至向帥大營。進攻金陵。積前後勞績。官至四品。玉貴在營喜衣素衣。每戰偏袒而前。軍中號為白袍將。所有裹首巾。上繡拚命二字。後和春往剿廬州賊。屢戰不捷。聞全玉貴名。因咨請向帥營。調往攻賊。離廬州城約十里許。有平地極空曠。可以屯兵。為攻城計。前後俱係賊營。聲勢聯絡。形勝已為所據。玉貴曰。須於此地築營。而後城可破。乃獨以身當其衝。時賊眾四面環攻。玉貴分兵應敵。聲色不動。摧鋒折銳。逆黨盡靡。竟以孤城屹峙其間。於是玉貴攻其前。和帥襲其後。城外所有賊營。悉為官軍奪取。然後得專攻城守。賊時守廬之賊為陳逆。與其黨謀曰。全某但可智取。不可力敵。因出與戰。而預掘陷坑於當道。佯北以誘之。玉貴失足墜坑。遂死。死之日。其下無不同聲痛哭。廬郡士民念其功。多私祀之。而往往顯著靈異。丙寅正月。郡民為之擇地卜葬。蓋當倉卒掩埋。

時無從得棺。係以薰裹。及啟之。皮肉不朽。面色如生。民盡驚為異。

又紀金玉貴事

廬郡民私祀金玉貴。每於巷口立尺五之廟。焚香詣拜者。男女絡繹不絕。疾病祈禳。往往有驗。時見玉貴服白袍。首裹青巾。降於民家。則其家輒有咎。須以牲牢祀之。始已。其所瘞之處。有一穴。殊滑坦。若常有物出入者。鄉人因謀掘而別葬高原。既啟土。則顏色如生。衣服亦不少朽。咸敬禮之。棺飾皆極隆備。既改葬。後絕無覩。而卜禱亦漸不靈。或謂死者身不朽腐。又時見於世。不幾同於魅歟。玉貴生為忠臣。不當死為厲鬼。其如此者。或別有戾氣憑之乎。或又謂忠魂毅魄團聚而然。非可以尋常測也。其示異於人。或以遺囑未安乎。及改葬得所。幽靈以妥。故遂不為詭怪之舉。理或然也。

記吳秀才事

吳毓衡。名諸生。安徽合肥縣人。少負文武才。遇事極有膽智。與人談經濟。抵掌雄辯。聲驚四座。時見寇氛日惡。慨然以澄清為己任。迨賊眾悉力東下。漸逼其鄉。遂首倡團練。率眾殺賊。一戰而殲其渠魁。賊為之奪氣。立退三舍。於是州縣咸倚任之。委其

總轄諸團俾與諸軍聲勢聯絡。毓銜益勤奮。每臨陣所向皆靡。然賊燄方張。廬州府城失守。各團皆散。勢成孤立。逆匪素銜之。至是悉眾圍卡。繞之三匝。毓銜撫勉諸勇。曉以大義。咸泣涕相從。誓死不去。賊圍之旬月。糧竭援絕。毓銜知不可為。推牛饗士。令皆醉。謂眾曰。此我等報國之日也。約束而出。馳入賊軍。當者皆斃其刃下。賊由是殫集。血戰經時。三盪三決。回顧團下。死亡殆盡。僅存親兵十餘人。而自亦創甚。體無完膚。血殷袍幅。因下騎北向再拜曰。臣力竭矣。方欲自刎。而悍賊數人突至。毓銜即躍登馬背。奮呼殺賊。親兵復殊死戰。賊悉投首。而親兵亦無一免者。旋即自以戈陷胸死。當時經曾節相奏請於朝。奉部照咨馬兵例給卹。後由忠義局稟請李壽撫署督。復奏照廩生陣亡例。從優議卹。毓銜以一介書生。帶團六年。身經百戰。卒因眾寡不敵。殞命疆場。亦可謂不負國已。

周軍門

周盛波軍門。安徽合肥縣西鄉人。現為甘肅涼州鎮總兵。兄弟三人。均以勇力著。長為盛華。次即盛波。三為盛傳。並遇異人傳以絕技。諳於擊刺行陣之法。武世家所不逮也。當髮匪東下。周盛華倡率民團。挺身禦賊。其時逆燄披猖。廬郡失守。賊逼鄉民。

蓄髮。隱懷退沮。獨盛華會集族鄰。曉以順逆。喻以利害。於是民心渙者復聚。協力拒守。因此賊甚銜之。偽官馬千祿。尤與其鄉密通。屢引悍黨來撲。皆被盛華等所殲。鄰境有藍逆者。賊中渠魁也。乘與馬賊相持時。猝以大股從後突至。盛華以眾寡不敵。遂與練丁五十餘人。同時戰死。當事急時。盛華馬已被斫。猶步鬥。手刃數十賊。無敢近者。繼以刀鈍不可入。賊知其力竭。以長矛奮刺之。陷其胸。盛華猶躍起丈餘。大呼殺賊而死。練丁中有李長勝者。猛鷲善撲。是日以救盛華故。於賊陣中三入三出。最後賊圍之數重。力戰得脫。甫回營。嘔血不止。倚土牆而僵。然鬚髯猶磔張也。藍賊既破其村。焚掠慘酷。盛波之妻李氏。亦罵賊被殺。盛波憤兄志之未成。義不反戈。仍聯絡各團拒賊。用計設伏。卒將賊目馬千祿擒斬。涕泣誓眾曰。今日庶少報兄仇矣。繼隨官軍攻克沿河賊巢。營憲欲官之力辭。或欲詣營報功者。盛波輒不許曰。此先兄遺命也。曷敢有違。奮身為國。豈為功名哉。時盛傳積前後功。位至記名提督。因招盛波共事。管帶盛字營兵。所向克捷。號稱勁旅。經李宮保調至上海。轉戰蘇常一帶。克復名城。剿滅悍寇。周氏兄弟之功居多。因並沐國恩。擢至今職。已復以記名提督用。一門之中。均躋極品。可謂榮矣。乃盛波諱焉。脊令悲具。凡死事情形。今猶湮沒。特求

李宮保奏請於朝。優賜獎恤。朝議追贈周盛華遊擊銜。照陣亡例議卹。兄弟急難之情。國家闡幽之典。均可為載筆光也。

南楚雙忠傳

國家自二十年來。積寇雲擾。蒼生鼎沸。倚戈擐甲。薄海同仇。其間懷忠抱烈。取義成仁。上以報朝廷。下以衛閭里。凜然著大節於天壤間者。指不勝屈。嗚呼。士當平時讀書養志。獲貢明廷。其黼黻隆平。刻畫金石。固其常也。不可謂幸也。其有遭逢離亂。迭會艱難。雖經百折而不回。矢一死以罔顧。守城致命。殺賊捐軀。乃其變也。然不可謂不幸也。余於楚南得二人焉。曰魏君承祝。曰吳君棠。魏君湖南衡陽縣人。丁酉拔貢。是歲即舉於鄉。甲辰大挑知縣。分發貴州。署普定縣。縣素窮瘠。民俗强悍。山僻之地。皆為盜賊淵藪。出沒無常。君勤於弭盜。設棚卡。聯保甲。俾良莠有所稽。於是盜得少止。有眾匪羣聚樓梯山。謀為亂。推二寇為酋。目偽號前山大王。後山大王。君知之。部署壯丁。密往馳剿。獲而置之法。匪黨股眾盡行解散。於是君能兵之名震一時。天柱縣以徵糧釀釁。民情洶洶。幾不可以理諭。當道耳君名。謂非魏某往不可。因以兵甲授之。立命往剿。君曰。此民耳。非盜也。豈可以軍旅重駭吾民。白於當事。勿用衆。且言

激則變生。不如以單騎往。君馳至。民環道遮馬前羅拜而泣曰。魏明府吾父母也。惟魏君能生我。君再三撫慰之。衆盡歸家。惟懲其首事一二人而已。事遂寢。李沆發之。變與晉定壤地毗連。君募勇三千人。屯營黃消山。親自防禦。獲其偵謀。斬之以徇。賊知有備。不敢犯。於是疆吏知其能。以前後功擢升同知。補授荔波縣。縣中有地湖周圍數十里。向為賊巢。君募捕二百餘人。嚴加懲治。復為之修築城垣。整飭學校。百廢具舉。會鄰境思恩失守。紳民泣涕求援。君慷慨諾之。率衆往攻。復其城。所得輜重悉以充餉。君無所私焉。紳民奉金帛為謝。力却之。及叙功。讓之思恩令。其見利不取。有功不居如此。時人深美之。嘗攝開泰篆。時胡文忠公方任黎平府。久知君名。囑募勇千餘人。三月成軍。其後調往湖北。即其所訓練之兵也。前後官黔八載。聲稱卓然。咸豐四年。前安徽巡撫江忠源方剿賊楚南。胡文忠公亟稱其賢。奏請隨營襄辦。時值洪樂市之亂。楚南撫駱秉章。要令會剿。卒平之。五年。賊竄柳州。同知趙啟玉陣亡。城遂隨。君偕衛水道李維瀉守西路。其營號曰赫勇。劉長佑守東路。賊出西城肆掠。君遂擊之。殺傷甚衆。賊忽從間道突出。火龍百道。擲墜如雨。我軍大潰。君猶奮勇當先。手持雙刀斫賊力竭。與其僕王福羅祖繩同死於難。身被七十餘創。賊銜之刺骨。到

其首剖其肺腸。懸諸樹以為標識。賊收隊入城。軍士黃夜盜其尸。移殯衡州。搏土作頭顱以殮。後兩月餘。城復。知縣戚天保。玉首裹腸。胃道人齋至。乃復啟棺納焉。行間死事之慘。未有過於魏君者也。事聞。以同知例賜卹。州人思之。立祠祀焉。其龕主書從九職銜者。悞也。民間所稱郴州三忠祠者。君其一。吳君湖南湘潭人。壬午舉孝廉。考取覺羅官學教習。以知縣改教職。部選衡州府萊陽縣教諭。旋以憂歸。咸豐二年。署安仁縣教諭。是年八月二十七日。賊由江西安福竄茶陵。所至焚掠。無人理。賊氛日逼。倉卒間募勇設防。實不可恃。九月至二月。居民紛紛遷徙。驚呼曰。賊至矣。翌日。知縣城守等出禦城外五里之寶塔嶺。實將借詞他遁也。君獨持議守城。以待援師。堅不肯出。然度不可支。作書並檢平日詩文稿付其僕荀林。馳歸鄉里。泣諭之曰。事已至此。死固吾分。願家人勿以為念。五日。賊果自子尖闌入。攻南門急。君登陴禦之。俄而賊從北門闕口攀援而上。勇丁散走。君北向再拜曰。城亡與亡。義不可去。欲下城。回署自盡。甫過書院側。遂被執。賊勸之降。不可。或叱之跪。君怒目視賊。皆盡裂。厲聲罵賊。痛毆之。體無完膚。猶罵不絕口。遂殺之於城外沙洲。次日官軍至。賊遁。地方官斂其尸。面如生。其子熙。甫在襁褓。未能聞於當道。然死事之烈。不可以湮沒也。其

友張君雲。方官御史。為之請於朝。建立專祠。以旌忠節。甚盛事也。

逸史氏曰。魏君以不世奇才。投筆從戎。身經百戰。觀其前後功烈赫然。其韜略豈出古名將下。猝值危地。卒以身殉。亦可哀已。如吳君者。雖當時無所表見。而大難當前。矢死不顧。詎不足以激頑勵懦哉。噫。吳君職司學校。不過一備位枝官耳。獨嬰孤城。效死弗去。不其難哉。其志節皎然。固為加於人一等矣。千載而下。聞其風義者。猶將興起焉。

張秉中事

張秉中。湖北人。幼讀書。多才力。以應童子試。不就。去而就耕。附近有磻徒。頗兇悍。與飲食相交結。中有陳大綱者。尤猛橫。二人結為刎頸交。互相標榜。以號於眾。黨人遂推張為長。張自謂得遇異人。授以天書三卷。能占望氣候。時楚地連年亢旱。歲穀不登。斗米幾值千錢。饑民載道。而粵寇警信日逼。張遂乘機煽惑倡亂。揭竿而起。時龐邑令。陝西人。頗知兵。聞變即率壯士三百人馳入其寨。擒陳大綱。磔之於市。市人素受其虐。皆大呼以助官軍。以簞食壺漿來餉者。不絕於道。賊人奪氣。黨羽盡散。張妻子均被殺。隻身得脫。逸於永州。投入粵賊中。每遇官軍。輒捨命相撲。多獲勝。賊中呼

之為張拚命。沿途裹掠。得衆二萬餘人。他賊率報虛數。羸弱老幼。無不收錄。獨張挑
選精壯。日加訓練。器亦擇犀利者。前隊二千人。皆用洋鎗。衝鋒陷銳。發無不中。號之
曰。此張家背寇軍也。薄賊所為。決其必不成。於賊陷廬州府時。率其黨徒投苗逆。而
依於一山頂。結土寨焉。由是時出劫掠。不辨兵賊。有載重貨者。輒擄之。雄視一方。而
待貧民頗善。撫御。因此避難者屬至。立堡相依。居然成一村落。官軍至。則以團練自
衛。為名。賊至。則謬稱貢獻之地。少饋以土物。謂必不可。惟有出於戰耳。賊素知其能。
憚不敢發。因此雖當要衝。竟能自立者四五年。及寇氛既靖。道路皆通。地方官招張
語之曰。方今桀逆投首。閩境肅清。閩閩共安枕席。民庶喜覩昇平。汝擁此巨衆。何為
盍速散遣。若猶岷強如昔。大軍必萃於汝。必傾巢盡殺。乃止。勿悔也。張乃與衆商曰。
汝輩願棄劍戟。以事糧餉。燬營堡。以就田里乎。衆曰。我儕素慣行伍。若國家有用。余
者。當效馳驅。即戰死疆場。以馬革裹尸。亦男兒分內事耳。若鬱鬱鄉閭。老於牖下。所
弗願也。張知其衆尚可用。率之而西。道出山東。適捻逆下窺。勢甚披猖。見張衆至。悞
以為官軍。即與接仗。歷三晝夜。捻匪所殺無算。乃委之而去。張核其人數。止剩萬餘。
傷者過半。不禁喪氣。因就捻逆舊壘養傷。是夜官軍援師猝至。鎗砲之聲不絕。張又

誤以為賊匪復集。亦鳴角應之。彼此交轟。天明始止。張中砲身殞。營軍傷殘者過半。張之黨見係官軍旗幟。乃詣營告以故。統兵官視之信。收錄其眾。隸之麾下。而飭英張於近側山。并立墓石。請於朝得旌卹焉。

劉主政殉節

刑部主事劉鍾祥。浙江錢塘人。咸豐乙卯登賢書。丙辰入詞林。改官刑部主事。旋請假回籍。正值東南不靖。劉主政目擊時艱。恒以保衛鄉里為念。十一年。賊再逼杭州。前撫臣王中丞有齡。稔知主政篤誠可恃。商會督團守禦。分防錢塘北鄉之花園村。化龍墟三墩鎮等處。相持數日。賊不敢近。九月。賊攻杭州益急。分巨股擾北鄉。勢尤鴟張。眾以主政非守土官。勸其挈眷他徙。主政勃然曰。危難至此。妻孥存亡。聽之可也。吾當効死以酬國恩。仍苦戰無稍怯。迨九月二十三。四等日。賊焚殺北鄉。益慘。團民十喪八九。主政身受重傷。謂鄉人曰。事已不可挽回。吾惟以身殉之。特不願以賊刃污我頸身。遂於花園村投河殉節。時咸豐十一年九月廿五日事也。

帥觀察死難

帥遠鐸觀察。湖北黃梅縣人。由翰林院編修報捐道員。咸豐七年。前撫臣耆齡奏留

江西委用。時值名逆首偽翼王石達開率悍賊數萬將犯撫建。九江鎮李總兵扼守東鄉縣。苦戰匝月。耆中丞恐李總戎戰守力疲。遂命帥觀察率自募勇丁千人。偕副將周鳳山營勇馳往助剿。然賊勢披猖。勢不能禦。觀察慷慨謂眾曰。軍事有進無退。我當以死相持。結營築壘於要隘。以與之抗。賊至圍之三重。觀察日夜巡警。無懈志。賊前後環攻。屢為所却。卒以眾寡不敵。營陷。時猶手刃二賊目。陣亡。其姪帥疇與其記室萬泰亦同時授命。同治十年。由督臣奏請於朝。議於東鄉縣及原籍黃梅縣。建立專祠。以同時殉難之帥疇萬泰從祀。以慰忠貞云。

田玉梅小傳

田玉梅字鼎臣。蜀之酉陽人。貌文弱而多力。屈其臂。數人不能伸。粵寇入長江。將犯金陵。玉梅方在京師。驅車南下。欲詣當事獻方略。至金陵則城已陷。向大帥連營城下。攻之不能拔。玉梅願見大帥。徘徊無與通。其鄉人有帶勇駐善橋者。往投之。居數月。卒闕寂無知玉梅者。胡貳尹恩愛。奉大帥勾當內應事。道經善橋。見玉梅。懼若平生。玉梅出所著論。涵涵數千言。皆切中時弊。凡艱險難為之事。輒慨然請自效。貳尹竒之。為言於趙太子。太子召與語。亦竒之。乃薦諸大帥。玉梅乃說大帥曰。官軍圍賊。

今既數月矣。無水師以扼其吭。僅城之半耳。城高而備多。急攻之無益也。余聞城中近有內應者。請先為公入城。覘其虛實。許之。乃衣賊衣。佩利刃。散其髮。蓬蓬然下妻。覆以黃巾。至江東門。蓋即賊出入要道。所謂買賣街也。玉梅手持筐。實以餅餌魚肉。若買而歸者。遂自水西門入。訪內應者之居。潛召諸人。問其謀。則曰。吾屬誓不為賊用。願開門迎大兵殺賊。問其眾。則或千焉。或百焉。問聚否。則皆散處焉。玉梅復遍歷賊巢。又至各門視其路之寬隘遠近。為進兵計。皆默識之。越三日。復自西門出。孑然孤行。守者眈眈視。玉梅故從容坐城門下。若有所待。遙見一騎馬賊來。前後導從數十輩。玉梅遽拂衣起。且自言曰。至矣。昂然出城。守者以為同夥也。竟不之詰。玉梅至大營。備述其所經。且言內應不可恃狀。惟官軍向神策門進。守者寡。距賊巢稍遠。賊即知有變。不及救。或可濟。乃約某夜預伏精兵於神策門外。玉梅率內應者殺守門賊。迎官軍入。計既定。玉梅復入城告眾以期。眾果以賊耳目多。慮未行而洩。又應者皆金陵人。素怯弱懼難。玉梅曰。噫。吾固知若屬不足恃也。吾已結壯士五人。苟得入吾事濟矣。遂復出告大帥。必偕五人者入而後可。玉梅用奇計。五人俱入城。及期至會。所以待內應者僅來十餘人。夜深矣。遂率以行。遇邏者斬之。城上守者悉睡熟。亦

盡鐵馬。偽恭護卧門樓上。驚而踰垣。玉梅以矛衝其喉。擲頭於城外。遂下城。將令三人合攻守門賊。而斬關開門。則阻於木柵。不得至。蓋賊於是夜新立木柵。大如柱。高且密。繞以鐵鎖。長尺許。守賊悉在柵內。大砲五。皆外向。稍覺炮即發。無所避。天將明。他賊之夜巡者。從城上至。見殺賊盈城。便嗚嗚吹角聲。他處亦吹角應之。玉梅曰。噫。事不濟矣。賊且大至。吾寡不敵衆。宜權避之。乃皆退而匿。賊援兵屬集。不知殺賊者誰何。大譟。下令閉門。大索三日。收百四十人殺之。城啟。玉梅竟偕五人出。先是大帥與玉梅計事定。遣諸將如期往。天已明而城不開。忽聞角聲。城上黃旗簇簇至。知謀已洩。遂整軍回。既見城閉三日。歲曰。田生死矣。至是五人偕歸。衆益竒之。大帥以玉梅為能。將賞以官。玉梅上書。大概謂內應既無功。則惟鼓我士氣以下此城。將不可使怯。兵不可使驕。語太激。拂當道意。乃寢其賞。玉梅遂往依趙太守。亦無所用之。玉梅構小樓。終日吟嘯其上。出則輕衫佩玉。風致翩然。當時聞玉梅事。皆咋舌。絕不料三入虎穴。殺人如草。出此一書生也。顧玉梅益自韜晦。無矜色。然每與同志者言時事。則聲情激憤。目眦裂。恨不得尺寸柄。為朝廷殺賊。嘗大言曰。某百無一長。惟不敢愛此身。置國事於度外。苟有用我者。雖死不惜耳。玉梅之再入賊中也。胡貳尹願與

偕懼賊覺。玉梅乃偽為賊渠。以大索繫貳尹頸。率以入城。若鄉民之得罪者。蓋亦奇事也。

孫文川曰。田生其非常人耶。使田生計得行。玉帥拔金陵。逆賊伏誅。則所以稱田生者。其功名豈出古名將下哉。不幸而無成。要其膽略才智有足多者。諸將皆如田生。於滅賊乎何有。吾聞田生家貧好客。不知生計。弱冠後。五獄遊其四。凡遇險要形勝。古人爭戰之處。必停車登眺焉。則觀田生之所為。豈徒然哉。田生僅以趙太守薦官。從九品。賞戴藍翎。吉撫軍督兵鎮江。授為偏裨。經數十戰。未轉升階。後聞其隸勝帥麾下。攻捻於潁毫間。沒於陣。嗚呼。田生已矣。韜按此殆澄之悞信傳聞之說。澄之此文作於戊辰而咸豐十年五月猶見之。

於胡文忠公奏贖且以功保升知縣矣其考語有曰河南知縣田玉梅膽略任戰則田君固未死也。

此傳為孫君澄之所作。孫名文川。江寧上元縣名諸生也。避兵滬上。橐筆幕府。雅為當道所重。詩文卓然自異於時。一別再再十年矣。茲偶於敝篋中檢拾得此急錄之。以志田兼以慰孫。

張繼庚小傳

張繼庚。字炳垣。江甯府學廩生。幼孤。工會計。貧而能自振。湖南藩司潘鐸與其父故

湖南桃源縣知縣介福。為同年。生因徃依焉。潘方伯甚器重之。會湖南軍興。炳垣以省母辭歸。賊犯九江。東下金陵。戒嚴。祁方伯薦藻。聞炳垣習軍事。與語大悅。凡方伯所舉防守團練諸政。多忝議焉。無何會垣不守。炳垣亦陷於賊。里人吳偉堂。自幼費漢上。賊半為所舊識。佯受偽職。陰以偵賊情。圖反正。炳垣遂因吳徧結諸賊。相與為忘形交。一日縱酒乘醉太息曰。吾觀公輩勞苦矣。去鄉里捐妻子。攻下十數城。然祿僅足自給。小有過失。朝夕不自保。以公等之才。顧不能謀一飽耶。何鬱鬱久居此也。諸賊默然。有泣下者。炳垣知其可用。笑曰。吾能送公等歸故鄉。富貴惟所欲。諸賊愕然問故。炳垣語之曰。天子遣大將督兵五十萬蒞城下。所以不即舉發者。知公等良民。投鼠忌器也。公等誠以此時率所部啟城。迎官兵入。斬六偽王。函首詣軍門。不世之勲也。且事成公等受上賞。不成請殺我以說。皆感泣許諾。由是炳垣密書達欽使。請以賊裝間道至軍前。面陳機宜。欽使許之。期月日黎明進兵。神策門。炳垣率眾以應。殺守城賊十數人。適賊建木柵於城內。扃鍵甚密。炳垣啟門稍遲。官軍已抵城下。疑有變。却顧而退。炳垣知不就。急麾眾回。以泯其跡。特事起倉猝。賊窮治無所得。有劉鴉頭者。炳垣所糾健兒能手。刃十數人者也。隸賊沈獸醫下。慮事洩。禍且不測。欲

逸去。賊法凡因事出城。皆有偽官符節。以為憑信。謂之關憑。劉恃沈素同里巷。欲得關憑為脫身計。密以情告。沈賺得事實。遂報偽東王楊秀清。拘炳垣至。究同謀。炳垣嘗密書點賊姓名。預藏於複壁。至是給秀清曰。吾同謀者。有籍在。吾不敢匿。秀清大喜。按籍收之。俄而秀清疑曰。汝所糾獨無江南人耶。曰。江南人素柔弱。畏兵革。不可與圖大事。凡吾所糾。皆楚粵健將。身經百戰者也。於是賊悞殺其黨百數十人。炳垣卒以砲烙死。上元諸生賈鍾麟。與是謀。奔詣軍門。陳事洩狀。欽使聞之。嗟歎不已。許以聞於朝。江甯管嗣復曰。炳垣沈密寡言。以機警聞於鄉里。是役也。糾合六省之衆。至數千人。與欽使書問往復數次。賊竟無知者。幾事可謂密矣。然卒殞其身。哀哉。劉鴉頭就執時。語人曰。事洩由我。我一身當之。所以報張君也。及被賊榜掠。無完膚。卒不承一人。後與炳垣同繫一室。炳垣教之曰。事洩由沈獸醫。汝盍誣沈同謀。賊必殺沈。不猶愈於徒死乎。劉從之。沈知劉反噬。已夜遁。於是賊信沈果與其謀。購沈甚急。時城外官民聞沈媚賊敗事。亦懸金購之。沈進退失措。賂鄉民求活。鄉民縛送大營。肢解以徇。炳垣事雖不成。然自是諸賊互相猜疑。勢漸渙散。旬日間投誠者以千計。厥功亦偉矣哉。

逸史氏曰。管君嗣復。字小異。余文字交也。其先人異之先生。有雋才。古文規法。廬陵可與桐城姚姬傳相伯仲。小異稟承家學。造詣精邃。是篇亦可窺見一斑矣。小異與余別後。就紹興懷午橋太守聘。至未數月。以風鶴之警。請歸。時蘇郡亦陷。小異方僑寓於鄧尉。勢不可居。竟以憂死。

夏廣文

夏履常先生。名慶保。揚州儀徵人。為上元縣校官。飭躬率物。為士林所推重。癸丑賊圍金陵。先生知不可守。誓以一死報國。二月十日。賊陷城入。先生服朝衣冠。端立學宮外。牆上大書一詩云。首着何堪繼采薇。坦然全受復全歸。半生養就凌雲志。化作貞魂一片飛。賊至呵之不屈。乃交刃之而死。嗚呼。先生之死。光明磊落。兀然不懼。更難於堆經仰藥者。非志節素定。何能若是哉。

汪馬二秀才事

江寧汪生星垣。讀書清涼寺。癸丑賊東下。城陷。僧報賊至矣。生危坐不動。賊刃之。僧給賊曰。是吾寺中供糞除之役者也。汪生大呼曰。否。我汪某也。僧復給曰。是有狂病。汪生又大呼曰。我無病。我秀才汪某也。賊竒而釋之。曰。吾視汝非凡人也。而老於諸

生。吾將言於東王。以展汝才。汪生大罵曰。吾不能詭合於俗。况從賊乎。遂遇害。命垂絕。猶大呼我上元縣諸生汪某也。同時有馬秀才者。以屠沽為生。頗不齒於鄉里。賊至。扣門急。其弟請死。生慨然曰。吾不可以徒死。殺一賊而死。吾命取償於賊矣。若殺二賊。是為國立功而死也。遂設酒食於庭。迎賊入。潛殺之。投其尸於井。日以為常。殺賊甚夥。既謂弟曰。殺人而不使人知。不武。汝取賊首榜諸門。遂與其弟俱遇害。論者謂汪秀才。能守正矣。然不如馬秀才之為尤難。余則以為之二生也。皆能殺身以成仁者也。

張廣文

震澤張淵甫先生。名履。為句容教諭。句容士習。素稱靡惰。先生至。嚴設月課。為定法程。諸生有不赴者。面加訓督。無敢視為具文者。暇至街巷。輒令門斗携短鐵鍊。從其後。見有婦詈姑。子忤父。幼逆尊長者。即以鍊繫之。必飭其自悔乃已。由是邑中之不帥教者。咸懼為先生知。每祠宇間。賽神演劇。或涉淫褻之戲。立拘班首。折楊警眾。先生之言曰。朝廷設立是官。本以整飭風化。文章其末耳。始而邑宰紳士。憚其嚴正。皆側目。而閭里小民。咸嘖嘖頌先生之德不衰。後邑宰以折糧增價。幾激民變。賴先生

一言而定。於是上游咸器重之。夫教諭在今日。特閒曹末秩無足重輕者耳。而先生獨為上官欽企。下民仰望如此。豈非在自為之哉。是真能於卑官冷署中自行其志者矣。

蔣劍人軼事

寶山蔣劍人。幼時有神童之譽。當六七歲時。塾師指几上墨令對。蔣即應聲曰。泉。塾師以為未工。蔣曰。白水對黑土。何不工之有。塾師於是大奇之。十許歲時。與家人負氣出游。竟附便船過江。逕詣維揚。既登岸。囊中不名一錢。信步至平山堂。時阮枚叔方燕客。聞者攔不納。蔣必欲入。反叱聞者。請訶之聲徹於內。枚叔遣价詰之。則云寶山神童蔣某來見。枚叔命之入。既見。長揖就席。蔣體既短瑣。貌又不鵬。枚叔視之。意其十一二歲耳。遂笑問能詩否。曰能。遽援筆作一絕。以獻云。東風吹我過蕪城。入夢繁華記不清。花外笙歌樓外笛。不知誰是庾蘭成。是日曾賓谷轉運亦在座。犬加稱賞。因問今日誰可當庾蘭成者。蔣指枚叔曰。是當之矣。枚叔於是招致其家。待若上賓。凡大酒花月之醺。靡不從遊。時揚州鹽務尚盛。張筵演劇。靡日無之。蔣慷慨揮霍。皆取之於枚叔。枚叔無吝色。故將有揮手千黃金。主賓淡如水之句。後將客遊如畢。

幕中。以忤同事辭去。中途資斧告絕。又患瘡瘍。於是效伍員。吳市吹簫。夜宿佛寺中。一夕大醉。月光射櫺。見佛睛閃閃。疑為寶珠。攀緣登佛頂。憊甚。因踞而卧。及醒不能下。大呼。寺僧以梯來。乃得下。遂大書寺壁曰。大才人佛頂偷珠。山高月小。老名士街頭乞食。海闊天空。有江北宦者。見而竒之。指廟中魁星以楹聯請。將信口集杜句云。是何意態。雄且傑。不露文章世已驚。某宦歎為絕才。乃資之歸。繼劉光斗為寶山邑令。當縣試邑童時。出題稍悞。將率諸童闕於堂。劉令銜之。覆試日。借他故扑之。將作文痛斥其短。榜於通衢。劉令聞之。怒甚。復以別事羅織。禍且不測。將乃削髮為僧。募鐵舟之為人。自號鐵斤。常書鐵脊生。前寄塵上人。方以詩名江浙。故亦自名妙塵。謂當超出其上。然將雖為僧。頗不守戒律。其詩有云。綠酒獻花詩獻佛。青樓聽雨寺聽鐘。足見其風致矣。辛丑春。西事方亟。劉光斗移署上海縣事。偶公出遇將於道。劉令謂此必為西人作內應來者。因下令閉城大索。將以智免。然亦危矣。越數日。上海大樂局以失火焚。劉令又謂此必將某所為。方欲稟上憲窮其事。幸劉令去官。遂寢。將詩詞清雅雄健。大江南北無與抗手。諸友人皆憐其才。惜其遇。僉曰。隱於禪非計也。勸返初服。遂易今名。重就試。張小坡師拔冠一邑。謂人曰。是非一邑之冠。亦蘇

太兩屬領袖也。將後在上海應敏齋觀察署中。以文字交。極相契重。蔣亦人傑矣哉。

又記蔣劍人事

蔣君劍人。名敦復。江蘇寶山縣人。名諸生也。七八歲時。即有神童之譽。始名金和。字純甫。後又易名爾諤。字子文。屢應小試不利。足跡遍大江南北。狀貌不揚。而性情竒傲。喜詆肆人。江淮間人因名之曰怪蟲。後以事削髮為僧。號鐵岸。自名鐵脊生。有祭髮文行於世。棲棲於雲間海上。駐錫村落中。蘭若。仍以詩酒自娛。後有憐之者。勸返初服。始改名敦復。應試。張學憲帝拔之冠軍。閱其所作。歎曰。此江南才子也。其名遂噪一時。願僻嗜阿芙蓉膏。有所得。輒以供養烟雲。坐是竒窮。青衫藍縷。幾至納屣踵決。然每至黃夜。一燈呬唔。讀書自若。弗悔也。其姊嫁一士人。頗有所蓄。時周其乏。後喪偶。矢志空門。法名曇隱。大師捨己貲築菴於上海北門。為清修習靜所。即今竹林禪院也。時劍人已娶。乃羅店村人女。仰其才名。願供箕帚。寂寞家居。往往晨炊不給。乃往依其姊。故劍人蹤跡在上海時為多。所交皆知名士。琴歌酒賦。慷慨激昂。海昌李善蘭。吳郡王韜。皆與為莫逆交。雲間胡遠。為繪海天三友圖以貽之。願其貧困無

聊日益甚。為之友者。雖憐之而莫能為之地。適西儒慕維廉。方有英志之輯。余力薦其才。遂為西人司筆削。今所刻大英國志序。為慕名者僅其初稿。其自著名英志。尚藏度未刻。詞簡意該。實為傳作。自投西館。詩名益播人口。而所獲脩脯較豐。足以自給。晚年乃客應敏齋。方伯幕中。時方伯猶觀察海上也。劍人沒於同治六年。易簣前一夕。貽書方伯曰。老病顛連。僅屬氣息。恐遂奄忽。化為異物。愧負知己。無以報德。雖知己必不責報於我。然天下滔滔。斯人誰與。有心同志。能有幾人。徒使魯仲連陳同甫一流人。長埋泉壤。豈不痛哉。一生勤苦。祇剩好名二字。然亦望後世知我心耳。文集八卷。望為先刻。詩詞諸稿。能次第開雕。大妙大妙。自題其函為鳴鳥道音。此何異鮑辛浦臨沒。貽全謝山書也。讀之彌為沈痛。身後應方伯為刻其嘯古堂文集八卷。屬齊玉谿學義。為之刪定付梓。嘯古堂詩集八卷。詞集四卷。生前係諸友助資鐫木。論者謂劍人詩優於文。文頗縱橫馳騁。有似大蘇。特按之無實際。多空言。有戰國辯士習氣。其自許魯仲連陳同甫一流。則所抱負可知也。所趨向亦可知也。

甕牖餘談卷二

清 吳郡王鞠紫詮撰

孫女割股

長洲彭相國之孫女。秉性純孝。言笑不苟。每讀烈女傳。見古之具孝行者。輒肅然起。敬思則儆之。後許字同邑蔣氏。即今刑部員外郎蔣君鳳藻也。未嫁之前。適相國病。亟家醫咸束手。孝女乃默禱於天。潛割臂肉和藥以進。時作呻吟痛楚聲。家人方竊疑之。及適蔣氏。病卒。家人驗視其臂。創痕宛然。始知割肉進藥。果有其事也。嗚呼。其懿行至誠。豈今日女子所可及哉。而行之於大父。尤未易得也。蓋體尊分遠。情殺故也。志之以為薄俗勸。

紀質貞女事

為烈女易。為貞女難。烈女激發於一時。暫也。貞女持守於平日。常也。閨閣中之不幸。而自見者。曰死節與撫孤兩端而已。而撫孤之心。彌苦。今於巾幗中得一人焉。從容警守。茹藥含辛。以為守節。則雖嫁猶未嫁也。以為撫孤。則又非己所自出也。是則其志彌堅。而其事亦愈難矣。貞女姓質氏。浙江鎮海縣人。質君增壽長女也。從父寄居

湖南善化縣。少時許字於李氏。子有銘。籍本江西蓮花廳。其父維丙。以同知需次湖南。游升湖南補用知府。仕族相攸。遂成姻好。女年十九。誦詩禮。舉止端嚴。不輕言笑。戚串間無不敬而愛之。時李氏方謀為其子成合昏禮。已卜吉矣。不意期已近。而李氏子忽遺沈疴。李氏請緩期。貞女聞之。涕墮如縷。縻白於父母曰。女幼字於李門。無人不知。今于歸有日。猝遭此變。其命也夫。兒聞一絲既繫。萬劫不更。兒其往也。何庸復議緩期。壻而無變也。兒當親侍湯藥。設或不幸。立志終身守之。無異言。兒意已決。之死靡他。父母知其意不可奪。遂以之歸於李。迎娶次日。李生竟疾卒。女擗踊哀號。幾不欲生。縗服謁見舅姑。恪遵婦道。而其事尤奇者。無子而忽有子也。先是李氏有婢曰綠雲。年已及笄。而姿容頗麗。有銘因引與私。久之遂有孕。及有銘沒。逾匝月。竟婉一遺腹子。體貌頗偉。廣額豐頰。女遂請於翁姑。列婢於侍妾數。而勉與同守。共撫此孤。取名志輅。冀其成立。是可為閨閣型坊矣。楚撫劉公為之奏請於朝。特旨旌表。以維風化云。

書彭孝女事

孝女為彭君永禮之長女。素居山東肥城縣。少就里塾。略涉詩書。稍長。尤工於針黹。

性柔順。孝自天成。事親尤能先意承旨。以是雙親愛之為掌珍。女心既慈婉。而容尤妍媚。雪膚花貌。艷絕人寰。里中人無不嘖嘖羨之。女無字。戚串間皆呼之為彭姐。咸豐十一年間。女年十七。許字里中。未婚時。值南捻縱橫。竄擾縣境。女父母挈之倉皇出避。僦屋於近城村舍中。賊攻城未陷。先肆掠村鄉。一日遇賊猝至。不及避。賊目將劫女偕行。曰。第從我往。不憂無快活處。女父母急前號哭阻之。賊目怒甚。舉刀示之曰。汝殆欲嘗此風味耶。再來即當斫去汝老頭顱。勿悔。女乃垂涕盈腮。婉白父母曰。女年既長。終當有家。今若輩既劫女兒。願以身許之。不從將併命而死。從則猶可生也。乃顧謂賊曰。勿傷我父。當惟命是聽。賊許之。揮令即去。女遂促親速行。自慨然從賊。賊以女纖足不任行。將扶持之。女曰。無庸。因飛步以示之。速行時與賊絮話家常。賊以為女真心從之也。遂信之不疑。出村落甫數里許。適至河畔。清水滔滔。其深莫測。女默念此即我葬身所矣。計父母此時相去已遠。追之必不及。因詭言足痛。令賊覓雙竹縛一椅作為板輿。以昇己。賊從之。良久始成。女伺賊不覺時。躍入水中。賊救之。則湍流迅急。竟如逝水桃花。杳然無跡。賊去後。里巷中人見聞其事者。互相傳誦。莫不為之嗟嘆。一時名士雅流。多為詩歌以紀之。稱為中饋完人。邑中李秋江者。名

諸生也。與女家有姻婭親。謂女節行如此。宜沐旌揚曠典。遂具稟丁巡撫。求為請於朝。夫女以幼穉之年。而處倉卒之變。乃能設計救親。殺身明志。其慧心。心為何如哉。聞遺芳而彰孝烈。采之輶軒。附之志乘。是在當事者。

孝媳割股

割股療親。孝矣。然非庸行也。聖王懼其毀體以戕生。雖一時暫加旌表。而不以為恒例。然孝發於至誠。當親疾彌留之際。惻怛哀懇。此衷迫切萬分。遑計傷生為非理。而一概以庸行繩之。毋乃非聖朝所以教孝之意乎。我國家以孝治天下。凡孝子慈孫。貞姑節婦。無不列於旌典。務從優恤。近計前後割股以獲旌者。已數人矣。如長洲彭相國之孫女。剝股以療祖。黃巖吳廣文之妻。割臂以療姑。靜海陳明府之女。陳婉。割臂醫親。皆其彰彰最著者也。今又得一人矣。直隸漕運通判丁崇欽之妻錢氏。世家女也。父諱忻和。曾任直隸布政使。錢氏幼好讀書。孝出至性。每見烈女傳之孝義節烈者。未嘗不慨然慕之。曰。此當為巾幗之型坊也。雖不能至。不敢不勉。于歸後。事長撫幼。竭誠孝愛。旋因姑患病。值夫以有事赴山東。調藥量水。惟氏一人。晝夜侍奉。衣不解帶。目不交睫。累月後。見姑病勢日劇。氏泣涕不勝。夜半焚香籲天。願以身代。潛

割臂肉。和藥以進。既而姑病尋愈。氏恐姑知。言笑如平日。家人見其衣袖沾血淋漓。窮加詰問。始告之。越一年。錢氏遽歿。戚屬視殮。猶見瘡痕。爵督李公。為之奏聞於朝。以為似此。至孝性成。未便聽其湮沒。鑄恩旌表。建坊入祠。亦所以維持風化也。

一門節烈

殉夫易。撫孤難。殉夫謂之烈。烈者激於一時之所發。撫孤謂之節。節者要諸恒久而不變。從夫而死。雖非庸行。而聖朝亦在旌表之列者。所以維風化而肅閭閻也。今於一家之中。而得節烈二人焉。夫亦可為巾幗之光。門閭之慶已。編修蔡壽祺。生有二女。長女許字內閣學士袁希祖之子。晉為妻。未嫁而婿以病死。閱三日。即過門守貞。捐棄鉛華。衣布茹素。十年如一日。次女嫁江夏縣監生彭元善為妻。隨祖姑在京。洗手調羹。聞雞視膳。能得重闈歡。元善患病。奉侍湯藥。晝夜罔懈。衣履不解。卒至無效。氏痛不欲生。料理身後事畢。即仰藥而亡。前一日。請於祖姑。為夫立嗣。姑許之。遂不復言。氏深明大義。毅然殉夫。鄉里間聞之。共相歎異。論者謂蔡家姊妹貞烈。萃於一門。名節昭於一省。人心共憫。風化尤關。夫亦可傳也已。

陸節婦事

羊城西關有陸氏婦守節四十餘年。家小康。可以自活。繡佛長齋。晨起必朗誦高王經一卷。寒暑無間。從未出閨闥一步。忽一日在神前羅列香燭。拜畢而起。語人曰。我神女也。偶撻天譴。小謫紅塵。今罪緣已滿。將西返矣。語畢而僵。異香繞室。三日不散。街衢間傳為美談。按此節婦。嫁後三日。夫即棄世。遂如茶飲藥。矢志不嫁。雖柏舟之操。不是過也。平居無疾言遽色。待婢媪極溫善。即有過失。多曲喻而不痛斥。常私謂常侍之媪曰。妾雖嫁。猶處子也。媪問何以不改適。則曰。妾離火坑矣。而復蹈之乎。或謂其持身之修潔。立心之慈祥。御服容止之清妙。見者固疑其天上人。謫降之說。其在疑信之間乎。不知此婦操履貞靜。固足以遠旌異。而必以神女降世荒謬不經之談參之。適足為其累耳。有識者不取也。

記錢江事

錢江字東平。浙之長興縣人。少時讀書。目十行俱下。穎悟冠常兒。皆曰。此錢家千里駒也。稍長。習帖括。不肯竟。曰。此徒足以困頓英雄耳。喜步獵。卜筮術數之學。最好。其家言。於孫吳之書。皆能洞其底蘊。偶得許洞虎鈴經。如獲拱璧。晝夜研讀。不釋卷。久之。曰。吾得之矣。於是所學益進。顧里中人未之奇也。君益發憤自雄。旁究地理。於天

下扼塞險阻之處。常反覆致意。為人負奇氣。以豪傑自命。肯濟人之急。數千金可立。致被酒談兵。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南游於粵。所交多俊彦。時禁烟議起。海氛甚惡。當事者慮跋扈不可制。易剽為疑。已有成說。東平因激眾忿。將發義舉。作討罪檄文。傳示遐邇。當事者聞之。以其梗沮大局。禍且不測。亟逐之出境。粵民集貨饋其行。於是義聲振於嶺東西間。後卒以事遣戍。東平慷慨就道。無難色。在塞上馳馬擊劍。與諸健兒友。皆能得其歡心。無何遇赦還。浮沈江浙間。浙折節讀書。將赴都。應北闈試。以博一第。秀水詩人于源。贈以二絕云。乍脫蠻鄉又塞垣。十年奔走別家園。勸君休再誇雄略。杜牧談兵是罪言。思量塵土染京華。何似青山學種瓜。歸去扁舟應不惡。一湖碧浪采蘋花。東平讀之。笑曰。此豈我輩可隱時耶。承平日久。人不知兵。積弱生玩。茅葉已萌。粵西小寇陸梁為患。涓流潰環。燭火焚原。方為殷憂。吾恐天下無一片乾淨土。欲令我在何處學老圃耶。時咸豐紀元辛亥也。人皆笑其言之妄。明年盜自桂管蔓延及湖湘。江皖震動。君已至北方。要結齊魯燕晉間諸壯士。將收為己用。冀得一當以報國。時南北道路梗塞。鄉人之南歸者。皆藉其力。常曰。滕縣以北。雖啟篋囊行。可以無虞。滕以南。我不知之矣。北方豪傑聞其名者。無不樂與相識。願出門下。

癸丑春。陷金陵。聞之為扼腕椎膺。泣數行下。所親私問以天下大勢。曰不可為矣。然我已募得壯士三千。將渡江而南。與賊決生死。特不知天心人事何如耳。後竟以所募馳抵淮揚。時左副都御史某募勇為一軍。駐東路之萬福橋。以保裏下河各州縣門戶。東平逕詣其營。陳自願募勇殺賊狀。副憲將留以為己助。東平曰。擒賊當先擒王。今逆酋負固金陵。我當先擣其巢穴。則餘賊不戰自潰矣。又何能為。時以軍務初興。艱於籌餉。東平乃始創釐捐議。由是各省效之。大營藉以資給。有在營某同知嫉其能。時譏之於副憲。副憲亦以其常拂己。爰於謁見時。令武士刺之。武士為張小虎乃虎頭之子由錢為引而以通賊聞。或曰曾見奏牘中言錢江久在營中作記室。見其蹤跡詭秘。密入營者。乃得其與賊交結狀。搜其篋笥。得往來書累累。乃寘之法。其實皆莫須有事也。惟東平酒後放言。有似灌夫罵座。又復不知忌諱。動言事不可為。而謂天下之壞壞於官。以此叢忌。卒至於身敗名裂也。哀哉。副憲旋升授刑部侍郎。幫辦軍務。六年。以揚州再陷。褫職去。

日本宏光

日本宏光。字順私。行三。素居日本京都江戶。為將軍貴冑。世襲華職。年僅二十六

歲瑰奇英偉。超卓不羣。固其國中之俊傑也。同治丙寅五月。來遊香港。曾往英京倫敦。覽其山川風物。詳觀各機器水火二力之妙用。而悉會通其旨。於英國之語言文字。皆能洞曉。英人無不羨其聰穎。而嘖嘖歎美。敬禮有加焉。又嘗遊歷金山。所至輒詢以有用之學。於奇技淫巧。視之蔑如也。既至香港。往來羊城。文人才士。皆樂與之交。順叔亦皆一一延接。務極賓主歡。於是投贈詩章。盈於行篋。求書者戶外屢常滿。順叔於書各體無不工。而尤擅鐘鼎篆隸。因此書名大噪於粵東。比將返。辭於諸故人。祖道東門。自梅觀察以及士大夫。悉贈詩以壯其行色。即下至閨媛。亦以詩歌贈答。順叔之震耀於時如此。吾觀日本近來人才迭出。務在留心經世實學。歐洲文士所譯天文歷算醫術格致各書。無不深研力索。其所著如三語便覽。歷代紀年。於西國情事洞若觀火。而國中亦有輪船炮局。力講富強。嗚呼。志豈在通哉。今順叔亦如是耳。順叔來訪予於旅舍。與之敷衽論心。歎相見晚。順叔謂予曰。邇來國中政事風俗。大有更革。蒸蒸丕變。日臻上理。六藝之內。既捨弓矢。而專習劍舞。騎乘則教之以坐作進退。火器則訓之以施放縱擊。水師則導之以駕駛輪船。俾供洞悉運用之妙。又教舵工以航海之術。今國中已有火輪軍艦八十餘艘。按此乃誇詞。日本所購輪船祇二十餘艘耳。可

謂威矣。前日江戶政府。選子弟十有四人。遣往英國倫敦學校肄習文字。皆係英秀。穎異之士。年齒由十二歲至二十二歲不等。衣冠之制。多倣歐洲。剪髮持棍。效其裝束。長官左右袖則以金線五匝。以別等差。皆能通英國之語言文字。所異乎西人者。惟腰繫二刀而已。江戶政府督理船務將軍中濱萬次郎。月前親抵上海製造輪船局。知其機括關鍵。深悉其微。近已啟行回國矣。國中。共有二百六十諸侯。由大君頒諭。召至江戶京師。咸集議事。務欲整頓武備。奮揚國威。以征不庭。現有興師往討朝鮮意。粵稽日本往古崇神。天皇六十五年。任那國王聞日本有聖王。始遣使朝貢。此當中國漢元帝竟寧元年也。垂仁天皇三年。新羅國王子歸化來朝。獻寶物。此當中國漢成帝和平二年也。神功皇后元年。女帝親統六師。渡海征新羅。新羅王稽首稱臣。願備藩服。貢珍寶八十艘。高麗百濟亦皆恪順內附。三韓悉服。女帝之功烈遠矣哉。此當中國漢獻帝建安六年也。後陽成天皇文祿元年。上將軍平秀吉。遣兵伐朝鮮。取之。大敗明之援師。明遣使乞和。此當中國明萬曆二十年也。凡此皆載在史冊。武功震耀。不遑枚舉。西北諸藩。歷來臣服。朝貢弗懈。即如琉球最爾邦。向為日本西國諸侯之屬。隸於薩桐摩一島。久奉正朔。懾我王靈。凡遇國君踐位。必詣江戶拜

謁大君。至於朝鮮。五年一貢。至期親至京師。此各國貢獻之古例也。今朝鮮王負固不服。久廢此例。是以將厲兵造艦。聲罪致討云。此皆順叔所述者。稽古稱今。言皆有物。鋪張國家之宏功。揚厲君相之偉業。赫赫乎。令人想見其國之方興未艾也。真可謂華國之儒。學古之彥矣。

英人倍根

倍根。英國大臣也。生於明嘉靖四十年。少具奇慧。聰警罕儔。既長。於格致之學。心有所得。生平著述甚夥。其為學也。不敢以古人之言為盡善。而務在自有所發明。其立言也。不欲取法於古人。而務極乎一己所獨創。其言古來載籍。乃糟粕耳。深信膠守。則聰明為其所囿。於是澄思渺慮。獨察事物以極其理。務期於世有實濟。於人有裨益。蓋明泰昌元年。倍根初著格物窮理新法。前此無有人言之者。其言務在實事求是。必考物以合理。不造理以合物。倍根仕於英王。惹迷斯第六朝。其時朝政不綱。羣奸當道。倍根無所匡正。惟攬權瀆貨是聞。英一千六百十七年。上院首輔依勒斯米。覺倍根代之。英王封以世爵。號巴倫弗魯藍。頗寵任焉。一千六百二十一年正月。巴力門集議。言王政多病。民廷議諸官府不法事。倍根與焉。時倍根官蓋瑟勒。掌王詔。

令行國律法。王方深倚畀。不欲卒究其事。倍根不能彌眾議。自首其罪。冀以求宥於眾。上下兩院公議。黜倍根職。且下之獄。捐金贖罪。王不許。僅使去位閒居而已。越四年。倍根死。年六十五歲。跡倍根生平為人。交友則忘恩。秉政則受賂。其人固碌碌無足取也。然其所著之書。則後二百年之洪範也。西國談格物致知之學者。咸奉其書為指歸。其後哈爾非始為血絡周流之學。醫術為之一變。觀象儀器。其製更精。其術益驗。於是哈畧測日面有黑點。又有人測水星過日面。為今時新法之證。紐敦始為光學。容勒格力始為遠鏡。兼始造反照之器。弗藍斯得始明行星定星旋轉排列之理。哈力始考察彗星往還。別一軌道。按時而至。英國諸學。蒸蒸日上。無不勤察事物。講求真理。祖倍根之說參悟而出。蓋倍根之前。專心於學者。如磨旋之牛。徒費力行。莫出跬步。自倍根闢其機緘。啟其橐籥。於是醫法日新。而治病多效。農具巧而播種省工。觀天文。察地理。他如測遠鏡。量天尺。電氣標。報時表。火輪機。輕氣球。潛水鐘。諸器之有裨於人者。指不勝屈。此皆效之共見者也。英國自巨紳顯宦。下逮細民。共習倍根之書。然皆欽其學。而薄其行。殆愛而知其惡者歟。言固不必以人廢。而公是非。百世不能掩焉。

英人侯失勒

侯失勒約翰字弗留特留客別字維廉英國時人之最精者也。又維廉初居於阿諾威。乾隆二十四年為軍營樂工。隨軍至英達罕。侯用為英國軍樂教習。先後為約克巴得兩邑會堂樂工。暇輒構思歷學。詳論測量變星及月中諸山。於是名始噪。著作得載於博物會歲冊。乾隆五十六年測得天王星。聲譽益藉甚。維廉起自寒微。以天算故得躋顯列。與諸名流相往還。五十七年二月二十八日。生約翰時已五十二歲矣。約翰幼入堪比日大學肄業。嘉慶十八年考居首列。旋著書論微分理。是年四月二十七日。選入博物會中。述撰甚富。初著數學。備論算式。道光元年。獲賜金牌一。約翰以父維廉天文鏡甚精。於昔格致家喜於窺測。故與會中議別創一會。專講天文。有闕孫者。聽其議。會成。約翰為司理之一。由是天學日進。得雙星三合星之距角與方位。及星氣星叢。因借沙耳特同著一書。詳論列之。天文會復贈二人以金牌。後又作雙星表六。表內最少有二百八十四。最多二千有七。測定此表。必於夜半。冬時更況瘁。約翰固知此功艱鉅。冀他人為之續成。道光十一年。英主賜約翰功號。十三年。在公會考究雙星環繞之理。著有成書。會中亦以牌贈。總領索塞公嘗言約翰不特